

衛聚賢編

楊家將及其考證

(附楊文廣平蠻)

說文社出版

楊家將及其考證目錄

緒言	一
楊氏世系	三
潘氏世系	九
宋太祖親征上黨與太原	一三
宋太祖征服北漢與楊業降宋	一七
楊業的立功與戰死	二二
楊六郎與孟良焦贊	三一
楊宗保與穆桂英	三五
楊家將滅亡的時代	三七

楊家將及其考證 目錄

楊家將目錄

- | | | | | | |
|------|---------|---------|-------|---------|---------|
| 第一回 | 三漢主屏逐忠臣 | 呼延贊激烈報仇 | 第十四回 | 驕將士趙普辭官 | 宋琪賊 |
| 第二回 | 李建忠力救義士 | 呼延贊夢神教武 | 第十五回 | 曹彬出兵征大遼 | 懷德戰死歧溝關 |
| 第三回 | 金頭娘征楊門 | 高懷德大戰幽州 | 第十六回 | 太宗駕幸五台山 | 淵平戰死幽州城 |
| 第四回 | 講和議楊業回兵 | 迎鑾駕豪傑施龍 | 第十七回 | 宋太宗議征北番 | 柴太郡保奏楊業 |
| 第五回 | 宋太祖遺囑後事 | 潘仁美計逐英雄 | 第十八回 | 呼延贊大破遼兵 | 李陵碑楊業死節 |
| 第六回 | 潘仁美奉詔宣召 | 呼延贊單騎救駕 | 第十九回 | 瓜州營七郎遭射 | 胡原谷六使遇救 |
| 第七回 | 比漢主義守河東 | 呼延贊力擒敵將 | 第二十回 | 六使汴京告御狀 | 王欽定計圖八王 |
| 第八回 | 建忠議收接大關 | 大遼出兵救晉陽 | 第二十一回 | 宋名臣辭官解印 | 蕭太后議圖中原 |
| 第九回 | 郭建大破耶律沙 | 劉鈞救書召楊業 | 第二十二回 | 楊家將晉陽門武 | 楊郡馬領海三關 |
| 第十回 | 八王進獻反間計 | 光美奉使說楊業 | 第二十三回 | 樵夫詭計捉孟良 | 六使單騎救焦贊 |
| 第十一回 | 小聖感夢取太原 | 太宗下議征大遼 | 第二十四回 | 孟良智盜驢驢馬 | 岳勝大戰蕭天右 |
| 第十二回 | 高懷德幽州大戰 | 宋太宗班師還汴 | 第二十五回 | 五台山孟良宿兵 | 三關寨五郎觀象 |
| 第十三回 | 李漢雲智擒番將 | 楊令公大破遼兵 | 第二十六回 | 九妹女認陷幽州 | 楊延德大破番兵 |

楊家將目錄

卷之十一

- 第三十七回 樞密計傾無佞府 金吾拆毀天波樓 第三十九回 宋真宗待勝班師 王樞密權運反奸
- 第三十八回 焦贊怒殺謝金吾 八王智救楊郡馬 第四十回 八賢王三回宿吳 衆英雄九龍鬥武
- 第三十九回 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節銅台交兵 第四十一回 四郎暗中付糧草 宗保戰北番兵
- 第四十回 八王睿詔求六使 焦贊大鬧陳家莊 第四十二回 重陽女大破幽州 蘇太后自縊身亡
- 第四十一回 呼延贊途中遇救 楊郡馬大破遼兵 第四十三回 平北敵班師回朝 靖邊疆大封功臣
- 第四十二回 蕭后出榜招英雄 真宗遣兵征大遼 第四十四回 六使取公骸 孟良誤殺焦光贊
- 第四十三回 呂軍師排天門陣 楊六使明下三關 第四十五回 禁宮中星拜斗 無佞府郡馬歸天
- 第四十四回 聖母兵法授宗保 真宗出榜請醫人 第四十六回 西夏國讓舉伐宋 楊宗保兵征遼蠻
- 第四十五回 孟良取髮哄龍母 延昭轅門怒斬子 第四十七回 東大神大戰南兵 百花女陣斬宋將
- 第四十六回 穆桂英棄營投宋 楊宗保登壇掛帥 第四十八回 楊宗保被困公山 周夫人力救兵
- 第四十七回 黃瓊女毀辱辱夫 柴太郡陣中產子 第四十九回 杜金娥大敗妖黨 殷元帥中箭陣亡
- 第四十八回 五郎怒斬蕭天左 宗保大破天門陣 第五十回 楊宗保征伏西夏 十二婦得勝回朝

新編文廣平蠻全傳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許進貢南閩探宋邦

識奸謀包公讀貢表

第二回

路花王上朝保奏

楊文廣率旨南征

第三回

謁武當神聖賜寶

破吳州魏化投誠

第四回

獻計策魏化入越州

顯歸降高明遵母命

卷二

第五回

福梁城兩軍相對壘

二太子臂上中飛刀

第六回

顯神通趙明吹角

求法寶公主借旛

第七回

迷魂旛迭挫宋將

細妖索縛斬番奴

第八回

番邦將被擒詐降

楊元帥乘機生計

第九回

宋兵攻破福梁城

閩王逃走飛鵝洞

楊文廣平蠻

卷三

第十回

戰鶴岳雷雲遭劫數

化道院妖怪逞神通

第十一回

飛鶴山損兵亡大將

霧雲姑奉命送靈符

第十二回

宋將勢困黃河陣

軍師敗歟風壓龍

第十三回

金精娘大施妖術

四仙姑共破黃河

第十四回

犯邪淫金精初設戒

求釋放小將詐聯婚

第十五回

放淫風軍師獻計

射奪人小將歸天

卷四

第十六回

自傷殘番邦誅大將

報仇恨宋陣出陰兵

第十七回

扮道裝神意成佳耦

識龍脈暗地掘飛鶴

第十八回

收法寶攻陷飛鶴山

領殘兵敗走蜘蛛洞

第十九回

逃東海水竭現原形

放金精仙姑饒死罪

第二十回

了塵緣衆仙回洞府

寶臺表狹路遇奸臣

第二十一回

害忠良張太師匿表

搜府第包相兩仲冤

第二十二回

施國法奸佞充軍

詔班師英雄封爵

楊家將及其考證

衛聚賢

緒言

余嘗擬作有關抗戰小說的考證，在民國二十四年有薛仁貴征東考之作，即將考證放在前面，征東附在後面，在上海自印了三千本。到了國軍西撤，巡捕房仰敵人的鼻息，禁止征東在租界上出售，於是贈送給孤軍營數百本。後擬在渝再版，設法由滬帶來一本，友人借去看時被轟炸了。

渝地書荒，繼續作這些工作不易，今年有售潘氏譜給余，此潘氏譜卽楊家將中潘仁美的族譜，因考其真偽翻閱宋史等，牽涉楊家事甚多，因而引起我作楊家將的考證了。

楊家將及其考證

楊家將固是以楊業父子作中心人物，但是關於宋平北漢及宋遼之爭，對於北宋初年的史蹟牽涉太多了，考證的文字也不能太忽略，因而有十萬字左右的一篇楊家將考。但是這樣長的考證放在原小說——楊家將前面，似乎太繁瑣了，故而節其大綱，作爲考證，其詳文將放在明年春出版的說文月刊吳稚暉先生八十大慶紀念號中。

楊家將的故事，在楊業死後六十五年，歐陽修說「父子皆爲名將……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在當時就宣傳甚盛了。至金元時已搬上了舞臺。

至於楊家將中的事實與人物大半是有的，不過往往擴大其事，或將他人的事蹟也附會到楊家去了。這是作小說的一種技術，不如此不足以表現楊家功勞之大，即不足以使人動聽。但是站在歷史的立場上

講，要將其事蹟考個實在的，是以我就作此楊家將及其考證了。

楊氏世系

楊氏原在甘肅西部的河西，或爲羌人，後移居陝西北部神木縣。其世系是（楊氏世系據友人云於民國二十四年有山西代縣人持其譜在北平出售，惜不能據以爲系）。

楊弘信——繼業——延昭——文廣

（某）

（某）

延浦

延訓

延環

延貴

延彬

延玉

重勳——光辰——琪——叟——祖仁

楊弘信爲麟州刺史，以武力雄其一方。小說中名楊袞，爲火山王楊令公。

楊繼業爲北漢節度使，北漢主劉繼元賜楊繼業姓劉，故在北漢時名劉繼業，降宋後復其姓爲楊，去繼字留業字，故名楊業。楊業降宋爲鄭州刺史，後爲代州刺史，大兵北征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副使，以獲遼民甚契丹賊於凍家谷，番美之敗兵不至，殺賊敗波曠，不食而死。

楊繼業有子七人，卽楊延昭，楊延浦，楊延訓，楊延環，楊延貴，楊延彬，洪楊延玉。

次郎——楊延昭，本名延朗，楊家將名淵平，常隨楊業戰爭，降宋後爲供奉官，楊業死後爲崇儀副使知景州，又爲江淮南都巡檢使，後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又爲莫州刺史，以戰敗停職，復爲都巡檢使，又爲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徙高陽關都部署，大中祥符七年卒。死時年五十七。

楊家將以楊繼業長子爲楊淵平，元曲以大郎爲楊延平，小說中以楊延昭爲六郎，而宋史本傳亦有「自爲湯六郎」，或皆在大非子中楊延昭爲第六，故有六郎之稱。

二郎——楊延浦，楊家將作楊延定，元曲同。

三郎——楊延訓，楊家將作楊延安，元曲作楊延光。

四郎——楊延環，十國春秋作楊延瓌，楊家將作楊延輝，元曲作楊延昭。楊家將言四郎楊延輝被遼所擒，改名木易，爲遼駙馬，京歲中有四郎探母，按此爲韓延徽事，燕劉守光遣韓延徽聘遼被留，居久之懷其鄉里，遂亡歸，省親幽州，復走契丹，遼以韓延徽爲相。

五郎——楊延貴，楊家將作楊延億，元曲作楊延郎，楊家將以五郎楊延德在五台山爲僧，元曲中亦有此記載。

六郎——楊延彬，楊家將作楊延昭，元曲作楊延景，其事蹟與楊大郎混。

七郎——楊延玉，楊家將作楊延嗣，元曲同。宋史以延玉與楊業同死陳家谷，楊家將與元曲均云爲潘仁美害死。

令婆——余太君，余氏宋史作折，折氏於唐初居陝北，折從阮於晉漢時雄視一方，爲周靖難軍節度使，其子折德戾在周爲永安軍節度使，於宋乾德二年卒，其孫爲折御卿亦永安軍節度使，其孫女卽折太君爲楊業之妻，嘗佐業立戰功，以楊業死時之事，上疏力辯，乃削潘美王侁爵。卒於大中祥符三年，葬於山西保德縣折窩村。

延昭之子——楊宗保，小說以楊延昭長子爲楊宗保，次子爲楊文廣，而宋史以楊延昭有子三人，楊文廣之事蹟與楊宗保同，或者楊宗保以宋仁宗有族弟趙宗保，以其同名而改爲楊文廣了。曾隨狄青南征，爲涇州鎮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卒於熙寧七年。

楊宗保之妻——穆桂英，山西保德州志以楊文廣之妻爲慕容氏。係保德州慕塔村人，雄勇善戰。慕容爲姓，而楊家將作穆桂英，或係

以慕容問穆，桂英拼音爲容。

楊業之弟楊重勳，後周時爲防禦使，宋初爲建甯軍留後，後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

楊重勳之子楊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娶韓氏封南陽縣太君。

楊光宸之子楊琪，爲供備庫副使，後同隄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世以武顯，而好儒學。皇祐二年卒於淮南，娶慕容氏及李氏。

楊琪之子楊政，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遷大理寺丞，是爲文職，而使之平湖南獠人，卒以戰儂智高而敗績，坐爲知諫院，知光化軍，降太常博士，遷起居舍人，吏部員外郎，嘉祐七年卒，卒年五十六，葬于洛陽。

陽啟之子陽祖仁，陽啟卒時陽祖仁年方二歲，其後則無聞。

潘氏世系

文繹——季明——好禮——璘——美——惟德——克——以忠——櫛

以和

惟固——襄——以升——機

惟正——兌——以平——權

以道

以德

惟清——允——以正——朴

惟熙——夙——以隆——杞

潘仁美的父親潘璘，後周時以軍校戍常山，據譜注云「進爵太師進封武惠王」。

潘美爲後周世宗供奉官，以高平之戰功遷西上閣門使，監陝州軍。宋太祖征石守信爲行都監副使。爲潭州防禦使，平劉鋹之亂，知廣州兼市舶使，爲嶺南道節度使，平南唐爲宣徽北院使。平北漢時爲北路招討太原府事。征范陽知幽州府事。留北邊爲三交都部署，封代國公，爲忠武軍節度，封韓國公。雍熙三年北征，拔寰朔雲應等州，以曹彬敗績，詔徙雲應等州之民於內地，遼兵至，其副使楊業以潘美所期之兵不至，戰死陳家谷，乃削潘美秩三等，授檢校太保，明年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未幾卒，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

潘美之爲人，以怒卽殺人，及怒息而知所殺之人無罪。楊業爲北

漢降將，爲宋舊臣所排斥，楊業遼人畏之，號爲楊無敵，如楊業不死，則晉冀人民或可免遼人之侵擾，故以楊業之死潘美不能無咎，於是二切罪過加在潘美身上，在楊業死後六十五年北方普遍宣傳楊業的功績，在元曲中已指潘美爲奸賊。

潘美的兒子，楊家將說是潘昭亮被呼延贊戰死的。據宋史潘美是五個兒子：

1. 惟德——至宮苑使，
2. 惟固——西上閣門使，
3. 惟正——西京作坊使，
4. 惟濟——崇儀使，
5. 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

此外尚有：

6. 惟晉書潘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

潘美的女兒，其一給張昭允爲妻，其第八女被宋太宗聘給宋真宗爲妃，封高麗夫人，於端拱二年卒，卒年二十二歲，後來宋真宗卽位，追冊爲章懷皇后。潘美追封爲鄭王，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此外有潘美的叔祖潘慎修從宋真宗至澶州，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潘美的從孫潘夙爲光祿大夫等職。潘夙的從子潘松年爲太學錄。潘松年的從子潘剛中爲兵部侍郎。潘剛中的從子潘大臨爲宗正卿。潘大臨的從子潘良貴爲中書舍人。潘良貴的從子潘時爲登仕郎。潘時的從子潘友貴爲提舉。

宋太祖親征上黨與太原

楊家將第三回「高懷德大戰潞州」，以開寶元年謀征北漢，以潘仁美爲監軍，高懷德爲先鋒。北漢方面以趙遂爲行軍都部署，劉雄黃俊爲正副先鋒。事實是周昭發軍節度使李筠不滿趙匡胤之代周，向劉鈞求援，劉鈞與李筠會於太平驛，北漢遣盧贊范守圖衛融爲援。結果盧贊戰死，衛融范守圖被俘。

宋征上黨的人物，有：

關南副都部署駙馬都尉——高懷德——以此役功遷忠武軍節度，

檢校太尉。

高懷德的外甥——蓋遵誨。

歸德節度使——石守信——以此役功加同平章事。

昭化軍節度使——慕容延釗——此役知潞府事。

彰德軍節度使——王全斌。

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高防

昭義軍節度——李繼勳

澤州西南都部署——楊承信。

此外則有趙普，王審琦，郭廷謂，杜漢徽，張勳，蔡審廷，李處耘，楊廷璋，向拱，王晏，羅彥瓌，輔超，姚內斌，馬仁瑤，徐興，范廷召，康再遇，共計廿四人。楊家將中祇有潘仁美，高懷德，黨進，楊光進，蕭華，趙凝，高懷亮，楊延漢，潘昭亮，共計九人。根本潘美與黨進并未加入此役的戰爭。

上黨方面有閻丘仲卿，儻珪，李廷玉，孫孚，劉繼忠，王廷魯，

王全德，劉守節，趙處愿，史交通，馬廷禹。

戰爭結果，李筠自焚死。李筠子李守節以潞安城降，而趙處愿，孫孚，史交通，馬廷禹均降。

此役并無楊業參加。而楊家將第四回是「講和議楊業回兵」。以
北漢劉鈞戰宋太祖不勝，乃向山後召楊業父子與戰，楊業斬宋二將，
宋太祖欲班師，恐楊業襲擊，乃與楊業構和。這是作小說者作爲楊業
降宋的張本。

楊家將說宋太祖征上黨回去就「遺囑後事」而崩，未去征太原。
而宋太祖自征上黨歸，常遣將征太原，互有勝負。經過八九年之久，
北漢主劉鈞死了，劉繼恩立，宋太祖於開寶二年乃乘機親征太原，時
劉繼恩爲其下所殺，劉繼元立，宋太祖親至太原城下，共住二十五天。

，築長連城圍住，又引晉水潑水以灌其城，宋攻城死了橫州團練使王庭義，殿前都虞侯石漢卿二員將，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以炎蒸暑雨，恐河津泛溢，阻其歸道，宋太祖乃班師。

斯役宋方爲李繼勳，黨進，曹彬，何繼筠，趙贊，孫方進，王庭義，石漢卿，趙廷翰，李光贊，郭進，司超，梁文陟，張績，趙彥，趙普，趙翰，王審琦，韓重斌，慕容德豐，掘御勳，曹翰，陳承昭，祁廷訓，李懷忠，趙逢，薛居正，盧文遜，王祐，蔡審廷，周廣，石曦，荆嗣，解暉，李謙溥，劉進，何承睿，李進卿，李漢超，田欽祚，錢守俊，徐興，孔守正，蔡守恩，田仁朗，張去華，趙安仁，李神祐，韓守英，趙文度，劉孝忠，張永德，共計五十二人。

斯役楊業在太原城中，當宋太祖親至城下，師未成列，楊業乘機

領數百騎出，黨進率數人逐楊業，楊業緣縋入城。在乾德初年宋太祖遣李繼勳征太原，進薄汾河，楊業扼住橋路，荆嗣與楊業戰，射中楊業從騎，楊業退保城中，荆嗣焚其南門而還。是楊業與宋將戰爭過。而與宋太祖講和議一事，於史無徵，但「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宋太宗購求楊業，而是「素聞其名」，「其名」是否與宋太祖講和事有關？則不得而知了。

宋太宗征服北漢與楊業降宋

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從汴京出發，四月二十一日到了太原城下，五月六日劉繼元降。宋太宗先遣潘美分兵攻下汾沁嵐諸州，又以郭進守石嶺關斷遼援北漢之路，劉繼元以外援不至，糧道又絕，其

內官徽使范超，馬軍都指揮使郭高超，都出城降宋。宋攻甚急，宋太宗以詔書射城中，許劉繼元不死。劉繼元乃於端節夜遣省密使李勳奉表降。

斬沒人物，宋人方面：

楊家將爲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李建忠，耿忠，耿亮，柳雄
者，金頭馬氏，高張，郭進，楊光美，牛思進，八王，共十三人。在
宋史中於斯役未有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郭進，牛思進的，而李
建忠，耿忠，耿亮，柳雄，金頭馬氏，高張等宋人，則不可考。至
楊光美爲說降楊業之人物，但楊光美（楊美）於前一年死去，斯役當無
此人。

宋史方面，則有潘美，高懷德，呼延贊，郭進，牛思進，劉通，

右保興，韓崇訓，符昭憲，折御卿，尹憲，趙延溥，李繼隆，郭守信，曹翰，劉漢瓊，劉過，米信，田重進，劉廷翰，崔翰，張鐸，高繼先，張守明，李穆，薛居正，盧多遜，李至，王沔，扈蒙，馮贛，侯陟，陸萬友，輔超，解暉，趙延進，荆嗣，馬仁瑛，梁迥，史珪，田欽祚，王侁，劉審瓊，尹繼倫，田仁朗，劉保勳，王昭遠，王贊，楊瓌，錢守俊，徐興，曹彬，王嗣宗，高瓊，范廷召，夏侯瞻，王延德，張質，蕭興，劉漢凝，宋白，杜審進，周承晉，孫方進，慕容福起，楊重進，劉知信，劉文裕，劉美，竇紳寶，李神福，李神祐，周紹忠，張崇貴，張繼能，衛紹欽，蓋繼宗，錢俶，韓文寶，宋捷，張洎，荀中正，史業，李繼筠，共計八十人。

李汝漢方面，楊家將是邵遂，王文，陸亮方，袁希烈，吳昌，張公

璵，李業，李信，李傑，劉炳進，郭有義，宋齊邱，馬風，丁貴，楊業，重貴，張文進，趙遂等十八人。宋史則有折令圖，李詢，郭翊，馬延忠，范超，郭英超，史溫，劉續，李勳，李憚，馬峯，劉繼文，共十七人。

北漢的將領，被宋所擒的，有范守圖，衛融，傅廷彥，楊璘，鹿英，張環，石斌，折令圖，馬延忠，李詢等十三人。北漢將領降宋的有路貴，王超散，元威，信霸榮，杜延韜，冀進，侯美籍，周審玉，關章，樊暉，任恩，胡遇，李瓊，梁文陟，張續，史昭文，趙文度，這是在宋太祖時降的。史溫，郭萬超，李勳，這二十人都是在劉繼元未降宋以前降的。至劉繼元既降，而有馬峯，蔚進盧，尙有北漢宰相李憚，繼續降宋。

宋對北漢是「優賞歸順將校」，故「授官有差」。至於楊業降宋，有兩種傳說：

1. 「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旣而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旣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衛大將軍」。

2. 「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召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

一說是楊繼業勸其主降宋，一說是楊繼業不願降宋。二說孰是？按宋除楊繼業爲鄭州防禦使，制有云「知金湯之不保，慮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爲謀」。按楊繼業的弟楊重

勳，楊繼業的丈人折德晟，早已降宋，楊業的降宋，是可能的。

楊業的立功與戰死

楊業降宋爲宋右領軍大將軍，時宋太宗以乘平定北漢之餘威，一舉滅遼，乃從太原到河北，遼易州涿州的守將降宋，宋太宗到幽州城下，與遼兵大戰於高粱河，宋兵敗，宋太宗乘驢車逃歸。這就是楊家將第十二回的「太宗單騎殺出重圍，落荒望汾壩而逃」，即指此事。

楊家將中故渲其事，說太宗遇楊業父子救駕，其實斯役，楊業攻應朔，楊延昭爲先鋒，戰朔州城下，是楊業父子并未到幽州城下的。宋太宗自幽州返汴京，楊業也到了汴京，宋太宗卽以楊業爲鄭州刺史。不久以楊業老於邊事，復遷爲代州刺史，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

楊業在代州時，遂以十萬人攻雁門關，楊業偵知其事，率百餘騎由西面小徑出，繞至遼兵後，從雁門關北口向南擊，遼兵大敗，殺遼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人畏楊業，見楊家旌旗卽引去，號楊繼業爲楊無敵，楊業以功升雲州觀察使。

楊業在代州任內有大功於邊疆的，但作小說的人要故意擴大其事。說太宗駕幸五臺山，淵平戰死幽州城，以楊大郎在金沙灘釐王死，二郎三郎亡於陣，四郎被擄去遼，招了駙馬，五郎怕死到五臺山上爲了和尚，祇餘了六郎七郎二人，後來七郎被潘仁美射死，一家都盡忠於宋，只留下楊六郎一人。

宋太宗是沒有到過五臺山的，而到五臺山還願，是元仁宗事，諱

元仁宗在五臺不可久留的是王約。不過在遼聖宗統和二年，宋曾除道五台山，將入靈邱界。或者宋將北伐，曾遣使到五台山上告祭過，小說因而有此附會。

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州」，宋太宗乃於雍熙三年分兵三路北伐；以曹彬攻岐溝關直取幽州，田重進一路攻飛狐口，取靈邱蔚州，潘美一路攻雁門趣雲應。原計畫以曹彬的大兵緩進，遼必集大兵對曹彬，則田潘二路師攻城奪地，繞幽州後以爲攻取。

田重進攻飛狐口，擒遼將大鵬翼與馬斌及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人，又攻下靈州蔚州。

潘美與楊業出雁門與遼兵遇，擒遼刺使趙彥辛，又攻克應州雲州

曹彬的軍隊進行太快，使軍餉不繼，又爲退下，曹彬部下以田潘二路進攻得地，又欲前進，至涿州與遼人遇，大敗於岐溝關，劉保勳父子死於斯役，小說說死的是高懷德，其實高懷德於此役前太平興國七年就死了。

曹彬一路大敗，於是召田重進潘美兩路退兵，有詔瀋雲應寰朔的人及吐渾部族，徙於內地，安置於河東京西。楊業是護送這些內徙的人，遼乘機以十萬衆來追，攻下寰州，楊業的計畫是：

「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

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

西上關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說「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王侁之說。楊業以爲不可。王侁說「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

楊業見諸將相逼，乃說「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

斯役潘美是以忠武軍節度使兼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以雲州觀察使兼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故楊業將行對潘美泣曰：

「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

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

因指陳家谷曰：

「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之，救之，不然，無遺類矣！」

潘美與王侁領兵陣於谷口，而王侁使人登臺望不見動靜，以爲遼人敗走，欲爭其功，率兵離谷口。潘美亦率兵緣交河向西南走二十里，聞楊業敗乃遁去。楊業轉戰至谷口時日將暮，而不見援兵，乃大鬪，部下只餘百餘人，楊業令去，不聽，復戰，身被數十創，馬重傷不能進，時部下盡死，部將王貴賀懷浦，賀令圖及楊業第七子楊延玉隨楊業均戰死。楊業匿深林中，遼將耶律希遣望見袍影，射之，楊業墮馬被擒，遼素畏其勇，欲勸其降，楊業不食，三日而死。雲應朔州將

吏聞楊業死，悉棄城走，其地遂爲遼有。

楊業爲太原降將，人多忌之，故宋太宗先使爲鄭州刺史，以其近於京師。後知其忠，以其老於邊事，使爲代州刺史。但當時攻擊者甚多，宋太宗厚予賞賜也。要『密封囊裝』以避人耳目。時『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是宋太宗對於楊業認識的很深。是以有：

『死，帝聞之痛惜，俄下詔曰：

『執干戈而衛社稷，聞鼓聲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

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

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効邊陲之用。

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

勁果森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

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意！

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

對於不盡職將吏的處罰：

潘美「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

王侁「侁性剛愎，以語激楊業，業因力戰陷於陣，侁坐除名，配

隸金州」。

劉文裕「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

楊家將第二十回爲「六使汴京告御狀」，說楊延昭「來至闕庭，

擊登聞鼓』，按在宋代告御狀是『擊登聞鼓』的，而楊延昭曾告過御狀，則不得而知。按楊業將死告其下云『還報天子』，則六使告御狀似有其事，但山西保德州志載告御狀者爲佘太君。

楊家將第二十回以告御狀，傅鼎臣按問此官詞，傅受潘家的賄而袒潘仁美。按張昭允爲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是小說所云，不能無因。

至於潘仁美對楊繼業使用奸計致死，在元代已有此傳說，元曲昊天塔孟良盜骨有：

『楊令公云』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廷壽交戰，被他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脫，撞李陵碑而亡』。

〔七郎云〕只恨那潘仁美這個盜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

〔寇準云〕楊令公功勞最大，父與子保駕勤王。潘仁美賊臣姦賊，陷忠良不得還鄉。李陵碑汝父撞死，連七郎并命身亡。

楊六郎與焦贊孟良

楊延昭凡是他父親楊繼業出戰，他都是隨從着，降宋後爲供奉官，幽州之役，從攻應朔有功，知景州，又爲江淮南都巡檢使。楊業死後改爲崇儀使，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這就是小說上所謂楊六郎鎮守三關日，據元曲孟良盜骨云，三關是——梁州邊城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按邊城在河北徐水縣，瓦橋關在河北雄縣，益津關在河北霸縣，均在河北境內。因守邊城有功，拜爲莫州刺史。

宋真宗至大名，楊延昭對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說：

「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獲寨有父風，深可嘉也。」

先是傅潛握重兵不進，楊延昭，楊嗣，石普等屢請益兵以戰，不許，錢若水奏應斬傅潛擢楊延昭，故召楊延昭詢安邊之策。楊延昭果於斯冬敗遼兵，乃以楊延昭楊嗣均爲本州團練使。帝謂宰相曰：

「嗣及延昭并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爲保庇，以及於此。」

咸平五年遼攻保州，楊延昭與楊嗣提兵出援，未及列陣而爲遼人所襲，軍士多死傷，乃召楊延昭及楊嗣還，以李繼宣，王汀代。將治其罪，帝曰：

「嗣輩素以勇聞，將收其後效，卽宥之。」

這也許是楊家將中第二十八回的「八王智救楊郡馬」吧？

咸平六年以遼人來侵，李繼宣逗留不進，削秩，復以楊延昭爲都巡檢使。繼又爲寧邊軍部署，至景德元年乃詔楊延昭兵滿萬人。

澶淵之役，楊延昭上攻遼策，真宗未採納，及與遼和議，選邊將，真宗親筆命楊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景德二年又升爲本州防禦使。繼徙爲高陽關都部署。

楊延昭於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

楊延昭是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先必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及卒，遺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

其部下有焦贊，孟良，岳勝等。

焦贊是元焦德裕的遠祖，是焦贊實有其人。焦贊的驚人之作，就是王欽若拆毀楊業在京城所賜的官邸，其發動的爲王欽若壻謝金吾，楊延昭私下三關，焦贊隨從，夜潛入謝金吾宅殺了謝金吾全家，被拿問罪，八王智救楊郡馬，纔得無事。楊家將中固是如此說，但在元曲謝金吾訴拆清風府中亦是如此載。人多忽視元曲而信宋史，而宋史爲元修，在時代上是不相上下的。况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有打樞密鑾，是在金時已有此傳說了。

孟良的得意之作爲盜骨，卽楊業死於遼境，其骨骸在遼地，着孟良去盜，在楊家將上說孟良去盜，焦贊也潛往，孟良誤殺焦贊後，以骨骸附入而自殺。但在元曲昊天塔孟良盜骨上說，六郎與孟良二人到昊天寺，取出楊業的骨骸，六郎撈骨骸先行，孟良斷後，六郎行至五

台山入興國寺住宿，遇見了五郎，時遼兵來追，五郎將番將驅入廟內殺了。

岳勝爲楊延昭部下大將，元曲中也有記載。

楊宗保與穆桂英

宋史楊延昭傳說「錄其三子官」，「子文廣……」。是楊延昭有三個兒子，其一爲楊文廣。楊家將以楊昭延有子二人，長子楊宗保，平定遼夏，次子楊文廣征南有功，按楊文廣南征，在楊家將只題了一筆，另有小說爲楊文廣征蠻十八洞，盛行於福建一帶。此事葉國慶先生另有考證，將來再發表。

宋仁宗有族弟爲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與楊宗

保同時，或者楊延昭的長子楊宗保因與趙宗保同名而改爲楊文廣？按楊文廣字仲容，當係行二，或者實有長兄楊宗保其人，而史失載？以俟將來得到楊氏譜，或在晉冀北部廟中碑上找些材料以證明這件事。

楊宗保之妻爲穆桂英，於史無徵，而山西保德州志云楊文廣之妻爲慕容氏，係保德縣慕塔村人。或者楊宗保卽楊文廣，慕容音誤爲穆桂英，因慕穆同音，桂英拼音近容。但其堂弟楊琪亦娶慕容氏，究何爲是，則甚難考。

楊文廣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從范仲淹宣撫陝西，從狄青南征廣西，知順德軍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遷爲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沿平中爲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興州防禦使。從韓琦鎮陝有功，知涇州定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

。於熙寧七年卒，死於楊業死後六十七年，死在楊延昭後四十六年。其子何人。史未書。

拳術中有楊家拳，明時抗倭寇，以五台山寺僧善於楊家槍，曾計畫組織爲軍隊，是楊家在武技方面曾有特長的。故楊家將中以楊家婦孺均善戰，似有可能。

楊家將寫成書的時代

在楊繼業死後六十五年，民間對於楊繼業的傳說已盛行，至金元時已將楊繼業的事，搬上舞臺去了。但在乾隆時曲海總目提要上所書與現在的楊家將相同。是楊家將一書在乾隆時已編成了。此書多認爲是明代作，其中并無特徵；不過依其時代背景，在元清兩代，對於邊

地部落侵入，尤其是東北的遼人，明白作爲小說宣傳，是不可能的，故以此書成於明代，似有幾分可能性。

楊家將

敘述

宋運泰開先聖主，將星明明應相聚，邊疆建辟敵人降，四海蒼生望霖雨，太原靈氣產英豪，慷慨沉埋世所遺，寶劍磨利新出匣，憤然有志入中朝。鉄甲堅兵會輔陣，保鑾從駕建功勳，東澗西除羣寇賊，晉國聲勢又相聞。楊家父子真豪士，萬里威風人仰慕，一旦欣然思遠圖，八駿齊奔向南路，太宗重命賜恩深，義士功崇報亦誠，大戰幽州兵敗歸，二門忠厚盡亡傾，六位棲棲依北道，七郎遭矢最堪憐，真宗命領三關鎖，攻伏英奇智策深。汝州發配堯坤藏，魏府銅台羽檄忙，振撼三軍齊救駕，番兵胡浪虎驅羊。七十二陣真奇絕，楊府英雄兵法熟，世界鬧動天地昏，樸教蕭后歸邦域。西番倡亂又揚塵，鎗鼓聲震馬生頻，十三寡婦能效力，乾坤重整請邊庭。仁宗統馭昇平盛，蠻主高兵急營，楊府俊英文廣出，旌旗直指成歸命。更有姣娘法術奇，炎月晴雪降龍池，天生豪傑真一偶，將如聖明異帝基，於今去古幾千場，荒草寒煙又夕陽，故國不殊風物異，令人如此重悲傷。

按前集述於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壽國正，茲後集述宋太祖再

下河東，至仁宗止。收葬楊將等傳，並參入山鑑年月編定，蓋取其揭始娶終之章云。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歲起，至太宗改元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年，凡二年。

第一回 北漢主屏逐忠臣 呼延贊激烈報仇

却說北漢主劉鈞，聽知中國平定各鎮，與羣臣議曰：先君與周世宗宋帝，其志不小，今既削平諸國，寧肯與孤自霸一方乎？諫議大夫延廷奏曰：臣聞宋君放武之君，諸國盡已歸降；今陛下下一隅之地，何況兵微將寡，豈能相抗乎？不如修表納貢，庶免生民之厄，而保河東無虞也。劉鈞猶豫未決。忽樞密副使歐陽防進曰：呼延廷與中國通謀，故令陛下納降，且晉陽形勝之地，帝王由此而興，無事則藉民而守，有警則枕戈而戰，此勢在我耳，何必輕事他人乎？乞斬呼延廷以正國法。倘或宋師致討，臣願獨當之。鈞允奏，令押出呼延廷斬首。國舅趙途力奏曰：呼延廷之論，忠言也，豈有通謀中國之理？主公若輒斬之，使宋君聞之，則征伐有名耳。必欲不用，只宜罷其職，而遣之，庶全君臣之義也。劉鈞然其言，下令削去官職，罷歸田里。呼延廷謝恩而退，即日收拾行裝，帶家小直向絳州，而歐陽防尚不遂意，深恨延廷，欲謀殺之；喚過親隨人張青李得謂之曰：汝二人節健軍數百人，密追呼延廷安下處，盡殺之回來，吾重賞汝。張李領諾，即引健軍，追呼延廷去了。却說呼延廷與一起人行至石山驛，日已晚，歇下鞍馬。是夜與夫人對席飲酒，自敘不幸之事。

。將近三更，忽聽驛外喊聲大震，火炬連天，人報有劫賊到來。呼延廷大驚，令家人速走。張青李得，擁入驛中，將呼延廷老幼盡皆殺了，財寶劫掠而去。是時隨從人等，各自逃。只有妻和夫人劉氏，抱着幼孩，走入廁中，保得性命。至四更，劉氏嘆道：誰教我遭此劫數，使我母子無依？放聲大哭！忽有一人在後，口叫：小娘子，何故號哭？劉氏在星光下，淚眼相看。其人又問曰：汝是誰家女子，獨自到此？劉氏泣曰：妾是本國諫議大夫呼延廷側室，因回歸鄉中，至此被強人劫掠，一家盡皆殺死；只留得妾身同乳子，逃於此間，無計可保，望尊官見憐。其人聽罷，憤怒長吁曰：吾乃河東府兩院領給，姓吳名莊，適聞殺汝恩主者，却是歐陽叻親隨人張青李得，假作強人到此，汝宜速抱其子而走；不然二命難保。道罷而去。劉氏正慌忙間，忽驛外喊聲又起。一夥強人擁入，見劉氏捉住來見。馬忠道：汝何處女子？抱着孩兒在此。劉氏曰：妾含冤負屈，將被害之故，備述一番。馬忠曰：道夜巡人來報，驛中有官宦被劫，我等正要來奪分金寶，原來有此苦事。汝若肯隨我回莊，撫養孩兒長成，與汝報此冤仇可乎？劉氏曰：妾有莫大之冤，何惜微軀！願隨大王而去。馬忠即引劉氏，回至莊上，將近五更；馬忠安頓劉氏居住，自與手下諸人，復回山寨去了。劉氏密遣人去驛中，收險其主屍首埋於一處，立意只圖報仇，撫養孩兒。不覺時光如箭，日月如梭，將近七年光景，孩兒已長成矣。馬忠與其子，取名曰福郎，遂至名師學業。福郎生得面如鉄色，眼若環珠，貌類唐時尉遲敬德，雖具被害，暇時便習兵

法；年至十四五，走馬射箭，武藝通曉，使一簇混鐵槍，有神出鬼沒之能。忠見其雄勇，不勝歡喜，改名曰：馬贊。一日隨馬忠出莊外，見一脚夫，扛着石碑來到，上寫道：「上柱國歐陽防」數字。馬忠見了，憤怒變色，馬贊曰：大人見石碑，何故有不悅之意？忠曰：看歐陽防名字，甚有傷吾心也，此人十五年前，害却呼延廷一家；吾聽得呼延廷有子尚在，我若見他，便與他同去報仇矣。贊怒曰：可惜孩兒，不是呼延廷之子，不然即日報仇。忠曰：此事汝母，便知其詳，可入問之。贊回莊，入見母親劉氏，問歐陽防害呼延廷一家之故。劉氏嗚咽滿涕而言曰：吾銜此冤恨，今十五年矣！汝正是呼延廷之子，此父是託養汝者也。贊聞此言，昏悶在地。馬忠遷入，倉皇救醒。贊哭曰：孩兒今日辭父母，便去報仇。忠曰：他是河南橫宦，部下軍士甚衆，如何去得！須用計策圖之。汝今後只稱我爲叔。贊拜曰：叔叔有何計策故我？永不忘恩。忠正思量間，忽報耿忠來相訪。馬忠即出迎接入，至莊裏坐定，令贊相見。耿忠問曰：此位是誰？馬忠曰：養子馬贊也。乃問耿忠來此之故。耿忠曰：適與強人相爭，贏得一匹好馬，名曰：烏龍馬，將要送往河東，賣與賈丞相；因過尊兄莊上，特來相訪。馬忠：既賢弟有此好馬，不如賣與小兒，就中更有事理。耿忠曰：吾與尊兄義難結契，勝如嫡親，汝之子即吾侄也。倘承把個軍機，情說出來，此馬便當相送。馬忠大悅！具酒肴相待。馬忠席上，因道：呼延廷一家，被歐陽防所害，此子是呼延廷親生，正欲報仇，不知其策。耿忠聽罷，憤然曰：尊兄勿慮，吾有一計。

可以殺歐陽防也！馬忠曰：弟有何策？須指教之。耿忠令贊近前，乃謂之曰：汝今只將此馬，送入歐陽防府中，稱作拜見之禮；他得此馬，定問汝要何官職！須道不願爲官，只願跟隨相公養馬，彼必喜而收留；待遇機會處，因而殺之。此寃可報也。贊拜其計。是日席散，耿忠遂歸山寨。次日贊拜別馬忠劉氏，上馬登程。後人有詩爲證：

豪傑英雄膽氣粗，軒昂人物世間無，此行必定冤仇報，方表男兒大丈夫。

却說呼延贊，離了馬家莊，逕赴河東，訪到歐陽防府中。家人入報曰：府門下有壯士牽匹好馬，要來獻與相公。防聽罷，卽令喚入。贊至階下曰：小人近販得駿馬，特來獻相公以爲進見之禮。防曰：汝是何處人氏？贊曰：祖居馬家莊，小人性馬名贊。防曰：此馬價值幾何？贊曰：連城。防聽得，自思此人必圖做官，令左右問之。贊曰：不願做官，只願服事相公。吾願足矣！防見贊儀貌奇特，又送他這馬，不勝之喜！卽收爲左右使喚，贊思欲行事，盡意奉承，得防之歡喜。開寶三年，八月中，佳節，歐陽防與夫人，在後園涼亭上，飲酒賞月。怎見得中秋好景，有蘇子瞻水調歌頭詩爲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上天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珠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歐陽叻飲罷酒醉，衆人扶入書院中，策几而坐。贊隨至院中，自思此處不下手，等待何時！正欲拔出短刀，忽窗外有人持燈籠進院。却是管家，特來請叻去歇。贊就藏刀入鞘，嘆曰：此賊尚有餘福，須再圖之。却說趙遂，以歐陽叻專政已久，恐惹兵端。一日奏知北漢主曰：叻有損殺之權，陛下若不早除之，爲患深矣。會帥將工費等，力劾其罪。劉鈞乃降歐陽叻丞相之職，宣授爲團練使。叻恥與趙遂等同列，上書辭歸鄉里。漢王充其請。叻即日收拾行李，領衆人離晉陽，望鄆州而去。不消一日，已至其家，諸親眷皆相賀。叻具酒禮相待。九月九日，却是叻之生誕，準備筵宴，與夫人暢飲。呼延贊獨住外房，悶坐無聊；將近三更時分，出意外閑行。但見月明如晝，西風拂面。贊因仰天嘆曰：我本爲父母報仇，到此不遂其志，蒼天能無憐及我耶？言罷揮淚入房，偃身而臥。忽窗前起一陣怪風，贊睡中見許多人，滿身鮮血，向前抱着贊曰：汝父母被叻所害，今日可以報仇矣。贊聽得，忽然覺來，只是夢中。正在憂疑間，忽從人來喚馬提轄，相公有事喚汝。贊藏了利刃，逕入書院，見歐陽叻睡在床上。叻曰：吾飲數杯，宿酒未醒。汝在身旁，好生伏侍。贊應諾，暗思曰：此賊命合休矣！約近四更，贊見院外寂寥，下是：一怒從心起，惡向膽邊生。一腰邊取出利刃，寒光凜凜，殺氣騰騰，復入書院，拿住歐陽叻曰：汝認得呼延廷子麼？叻驚得心膽飛裂，連告曰：饒我一命，家私盡歸於汝。話聲未絕，贊即揮刀，刺入咽喉。歐陽叻大叫一聲。命歸陰府。贊既殺歐陽叻，逕入內去，將夫人并至親男女，四十

餘口，盡皆屠了。靜軒詠史詞曰：

氛穢凌雲孰可加，懷冤必雪振中華；全家盡戮伸深恨，始信皇天報不差。

贊殺出庭中，只有老嫗跪在階下，乞饒殘生。贊曰：不干汝事，快去收拾金寶與我。老嫗進房中，將緞帛金銀，裝作一袋，與贊帶回。贊隨行以血書四句於門曰：

志氣昂昂射斗牛，胸中舊恨一時休；分明殺却歐陽叻，反作河東切齒仇。

呼延贊寫罷，騎了烏龍馬，并帶寶物，連夜回見其母劉氏，具道殺了歐陽叻一家四十餘口；并取得金帛而回。劉氏大喜！次日與馬忠相見。忠問曰：報得仇否？贊答曰：賴叔叔之福，將叻一家老小誅戮殆盡，臨行留有字跡四句。馬忠問曰：字跡如何道？贊以其詩道之。忠驚曰：倘漢主得知，則吾家有滅門之禍；汝速宜收拾盤費，直往賀蘭山，投耿忠耿肅二叔叔，以避其難。贊領命，拜辭父母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李建忠力救義士

呼延贊夢神教武

時十月天氣，寒風襲人，落葉蕭條。贊在路，行了數日，望見前面一座高山，贊思曰：此處必有強人出沒。道未罷，忽山坡後一聲鼓響，走出幾個強人，攔住去路，問贊要買路錢。贊怒曰：天下之路，安得你賣！勝得我手中利刃，則與汝錢；不然將汝頭來試刀。小頭目大怒，揮刀向前，與贊攙交一合，被贊劈死馬下。內中見的，急上山報知耿忠曰：山

下有一壯士經過，小頭目問索金錢，已被殺死。耿忠大驚！急上馬來，看見贊正與衆圍圍爭鬧。忠認得是贊，忙喝道：你原不得動手。贊捻頭視之，慌忙下拜。耿忠引贊上山，與耿亮相見畢。忠問所來由？贊將報仇之事，并血書四句，一一道知；今父親著小姪，巡投二位叔叔處避難，不想有傷部下，望乞恕罪。忠曰：汝乃誤耳，何罪之有！即令手下排酒相待。忠因曰：我等屯聚於此，以觀時變；汝既來，則爲第三寨主。贊當即叩謝就職。一日贊謂耿忠耿亮曰：河東旁郡，多有錢糧，叔叔借我軍十三千，往絳州劫掠而回，可應十年之用。忠曰：絳州是張公瑾鎮守，此人有萬夫莫當之勇，若去必遭其擒也。贊曰：小姪若折一卒，情願償命。耿忠見贊如此志氣，便與軍士三千。贊披掛上馬，扯起令字旗上寫：「河東劫齒仇」五字。引着三千兵，來到絳州城下，將城圍了，大叫將府庫錢糧獻出即退；不然攻入城中，妾意却掠。守軍報與公瑾知道。公瑾自思，贊關山有新賊呼延贊。英雄之士，必是此人作亂。吩咐軍士一百人，多設弓弩，埋伏吊橋兩邊，待吾誘而擒之。軍士得令，自去埋伏不提。公瑾披掛上馬，引五百軍士出城迎敵。呼延贊跨着烏龍，直奔軍前大呼曰：我來別無他意，只問庫中借黃金三千兩。公瑾怒曰：強賊即退，尙留殘生；不然，擒汝生獻主，碎屍萬段。贊大怒！舞槍躍馬，直取公瑾。公瑾取槍來迎。二人交戰三十餘合，直如猛虎相投，不分勝負。公瑾再戰伴輪，走下吊橋。贊勒馬攢過橋去。忽一聲鼓響，兩邊伏兵並起，箭如雨落。贊大驚！急撲馬殺回，所部三千墮囉，射死一半。公瑾亦

不追趕，收兵回入府中。却說呼延贊不敢回見耿忠，單騎奔小道逃走。將近一更，又恐喫囉捉住；正是：「纔脫虎坑逃得去，又遭鐵網捉將來。」衆囉囉將贊縛上山來，見馬坤父子。坤問曰：汝乃何人？贊曰：小人是相國之子，復姓呼延名贊。走錯路途，被大王部下所捉，乞憐性命。坤乃大怒曰：近聞汝圍絳州，將劫府庫，尙來瞞我？卽令將監軍圍起，連夜點二百餘人，解送呼延贊入絳州請賞。囉囉將囚車解出山下，衆人相議曰：我大王與八大王有隙，只恐前面奪了呼延贊，我等如何分說？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罷，行行譏說，前到攔路虎門首，叫聲借宿。有守門者，出來看之，見一夥強人，解帶囚車來到。守門者曰：夜已深，汝等借宿，休得驚動大王。衆人齊道：我等自有方便。那監軍推入後亭去了。時有寨主李建忠，爲入西京勾欄內看戲，被官拘察拿住，囚於牢中四年，因越獄走回，亦在攔路虎家借宿；步出門外，聽見守門的人，大驚小怪，乃問曰：汝等相議何事？守門者曰：太行山馬大王，令二百人，解呼延贊與張公瑾請賞。建忠聽罷，我在西京牢內，聞得贊乃英雄之士，因何被他捉住，我當救之。卽提短刀入亭後，大叫曰：誰敢監囚贊將軍者休走！衆囉囉驚散而去。建忠打開陷車，取出呼延贊，在星光之下相見。贊曰：是誰恩澤救我？忠曰：我乃第八寨李政忠也！都是一家弟兄，卽賜與衣服。次日帶贊回新建寨，入報知寨主柳雄玉。雄玉大驚！卽出寨迎接，果是真寶。雄玉邀入帳中坐定，不勝之喜！因問何以得回？建忠將越獄之事道知。雄玉曰：自尊兄離寨之後，手下羸弱，被六

寨主羅清，每年討平士錢，甚覺擾害。建忠大怒曰：「此賊再來，吾當生擒之。」雜玉因問同來此位是誰？建忠曰：「相國之子呼延贊也！」雜玉曰：「久聞其名，今幸相會；即令左右設酒慶賀。」三人正飲之間，忽見羅清同五百人來，山下討半年平士錢。柳雜玉聽得，不敢應。贊勸建忠曰：「乞借鞍馬衣甲，生擒羅清來獻，以報吾哥救命之恩。」建忠大喜曰：「吾知賢弟足與其敵也！」即付與鞍馬衣甲，點起騎馬二百，隨贊迎敵。贊披掛齊備，辭二位而跑，到山下大叫：「羅寨主來此何幹？」清曰：「特來照柳寨主討半年平士錢。」贊怒曰：「汝既以兄弟相處，急早退去，免傷和睦；不然，特擒汝入山以獻。」清曰：「無謂匹夫，與汝何干，而來相撩耶？」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即舉槍來迎。二人交戰，及五合，贊輕舒猿臂，將清捉在馬下；殺散餘衆，綁縛羅清上山，來見李、忠。建忠大喜！將清吊在柱上曰：「待緩緩誅此逆賊，今且酒慶賀。」不意羅清敗衆，報與第五寨大王張吉，再點二百人，全裝齊起，喊哨連天，來攻新建寨。李建忠與贊正在飲酒，聽得山下金鼓不絕。忽見驍兵入報：「五寨主引兵來救羅清。」贊怒曰：「今一起勦此賊，以除腹心之患。即辭建忠，引衆人出寨，排開陣勢，喝問前下強賊誰人？」張吉認得是贊，乃曰：「好好放出羅寨主還我，饒你性命；若不從，叫你刀下受災。」贊大怒，挺槍直取張吉。張吉掄刀來迎。剛鬥二合，贊贊一槍，刺於馬下。衆人見殺了主將，各自丟戈拋戟而走。贊乘勢追入寨中，將所聚金銀，盡數劫取，放火焚其大寨而回。建忠雜玉，見贊又勝一陣，大喜曰：「賢契威風，果不虛言。仍令坐席飲酒。」

。建忠陽左右，殺取羅清心肝，作供酒之具，三位開懷暢飲不提。却說敗兵走入太行山，見馬坤說知：羅清張吉被贊所誅。馬坤大怒曰：不諱此匹夫，何以泄吾憤？即令長子馬華，率五百英雄，殺奔新建寨來。驪山又報知李建忠。建忠曰：馬坤欺人太甚，誰能出馬擒之？贊曰：不勞尊兄神色，待小將明日，定下計策，擒此惡黨，以伸其恨。建忠依其議，令衆人堅守寨棚，明日出戰。衆人得令，各自整備去了。呼延贊回至帳中，思量捉馬坤之計，俄然睡去；忽見火球滾入帳中，贊夢中趕將出來。至一所在，纔是金窗朱戶，宮宇巍然，贊直入內，却不見了火球。旁邊走過一人曰：主人候將軍多時矣！贊曰：汝主人是誰？其人曰：請入內便知，還引贊入內中。見一員猛將，端然而坐，觀看！延贊曰：你道天下只你一個會武藝麼？贊答曰：小人一夫之勇，何足掛齒，那員將道：且去教場亭上坐下。那將即令左右，以鞍馬軍器付與贊曰：你有甚武藝？請試一遭，與吾觀之。贊領諾上馬，將生平所學顯出。那將笑曰：此不足爲奇，喚左右牽過自己馬來，謂贊曰：吾與君較一陣勝負。贊自思適間留一路槍法未試，且與他比較一下，乃上馬與那將場中比較。二人鬥上數合，贊揮起銅槍，被那將鞭過驢腦，挾下馬來，連喝曰：吾弟牢記此一法。贊愕然驚醒！却是夢中，視身上衣甲尚在。贊甚奇異！便喚小卒入問曰：此地莫非有神廟乎？小卒曰：離此二里之地，有一座古廟，年深荒廢，無人祭賽。次日贊帶小卒，來看其廟，見牌額寫道：唐尉遲恭祠。步入殿上，見神像與夜間所見無異。贊曰：怪哉！此乃神力所助也！

即儼身四拜，當神祝曰：若使呼延贊久後發跡，必有重整祠宇，以報神功也。拜罷，與小卒同見建忠。建忠曰：賢弟那裏得此衣甲？贊道：知夜間所夢之事。建忠喜曰：此乃神靈相助，吾弟當有大貴人之分。正講話間，忽報馬華在外搗戰。贊辭却建忠，續槍上馬，引衆人出寨迎敵。對馬華舉鞭指而罵曰：誅不盡的狂奴，好好將羅清放出，免害了家相併；不然，碎汝屍爲萬段耳。贊笑曰：汝將來與羅清同處一死。華大怒！舉槍直取呼延贊。呼延贊約退數步，兵刃相迎。未及兩合，被贊夾住劍頭，活活捉住；令人押上山來見李建忠。呼延贊之敗兵歸報馬坤曰：小將軍被贊活捉而去！坤大驚曰：此賊真乃英雄！即令次子馬榮，部領健勇二百人，前去教取。贊聽知大行山人馬已到，列下陣勢。馬榮橫刀立於馬上，叫曰：好將吾兄送出，僮眼相看；不然，殺汝片甲不留。贊怒曰：待擒着汝，一同發落；即挺槍縱騎衝過陣來。馬榮槍刀回戰。二人在山脚下，鬥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贊乃佯輸，退回本陣。馬榮不捨，驟馬而追。轉過坡後，贊按住神槍，專待馬榮將近，絆起金釧，喝聲從背上打下。馬榮口吐鮮血而走！回到寨中，見馬坤說贊英雄難敵。馬坤憂悶不已。坤有女金頭馬氏，見父面帶憂色，因問曰：爹爹近日爲何神色不安？坤曰：新建寨副賊呼延贊，捉去汝長兄，又打傷二哥，思量無人敵之，是以納悶。馬氏曰：爹爹不須煩惱，待女孩兒前往擒之。坤曰：此人英雄草敵，只恐汝不勝得他。馬氏曰：當用奇兵捉之；先埋伏勇於山側；如戰不勝，即便引入伏地，必落圈套。坤依其言，即與七千人前去對敵。

呼延贊知之，當先出陣，大呼來將，卽令與寨主歸順，免遭屠戮；不然，汝死無葬身之地。馬氏大怒！舞刀躍馬，直殺過來。呼延贊拍馬迎之。二人戰上三十餘合，馬氏跑馬而回。贊勒騎趕上一里地位，見山後隱隱有伏兵之狀，遂回馬不追。兩下各自收兵。馬氏回見坤曰：呼延贊深知兵法，不能勝之矣。坤愈不悅，忽小卒來報：山後有一彪軍馬來到，不知是誰？坤聞知，急令去哨探；回報：第一寨主馬忠也。坤出帳迎接。馬忠與劉氏安人下馬，入寨中相見畢。坤曰：自違賢弟，消息一向不聞。忠曰：懷烈大哥多日，今特來相訪。坤令左右設酒禮相待。二人飲至半酣，馬忠見坤面有憂色，因問尊兄，何故不悅？莫非以小弟來擾乎？坤曰：賢弟差矣！吾兄弟卽同一家人，豈有厭惡之理？爭奈第六寨有新來呼延贊，每與各寨相併；近又捉去吾長子，無人救得，是以納悶。忠聽罷，乃曰：既如此，不須煩惱，小弟當出力相救。坤曰：此人亦是勁敵，不可小視。忠曰：自有方略降之。卽辭却馬坤與劉氏，引本部人馬，來到山下。要知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頭娘征場鬪藝

高懷德大戰潞川

却說馬忠劉氏，果見對壘呼延贊全軍環帶而出，大呼曰：殺不盡的黨類，尙敢來相爭耶？劉氏拍馬向前，認得分明，乃喝曰：福郎不得無禮。贊聽罷，猛然抬起頭來，見是母親，卽丟槍下馬，拜伏路旁曰：不孝兒得罪母親，緣何至此？劉氏曰：汝起來，去見叔叔。贊乃

隨母入軍中，見馬忠。忠曰：聞汝在忠寨裏，誰知在此相鬥？馬坤是我結義兄弟，汝即宜前去伏罪。贊曰：前日孩兒擒他長子入山，又打傷馬榮；若去相見，恐有不測之禍。忠曰：有我存無妨事。贊乃領諾，隨馬忠來入寨中見馬坤。忠曰：小兒不識尊兄，冒犯罪重，望乞恕宥。坤驚問其故。忠以贊之本末道知。坤嘆曰：不枉相國之子也。贊向前拜曰：小姪肉眼不識伯伯，全賴提携，恕小姪之前愆。坤曰：汝本不知，豈有相仇？即令排筵宴慶賀。坤喚馬榮等相見。榮見贊似有親愧。贊曰：冒犯哥哥，望乞赦宥。榮亦以禮待之。見日寨中大吹大擂，衆人歡飲。有詩爲證：

參寥傑相逢不偶然，一時聚會義全堅；未交扶佐中朝主，先有威聲振太原。

馬坤因謂忠曰：吾有一事相稟，未審尊意允否？忠曰：尊兄所命，未敢有違。坤曰：小女金頭娘貌雖醜陋，却有武藝，共不嫌棄，願與勢結爲百年之歡。忠拱手謝曰：尊兄若肯憐愛，厚德難忘。坤入內與夫人道知此事。金頭娘待他父親走後，向家人笑曰：嫁與他亦無妨，只不知呼延贊武藝如何？前日交鋒，未分勝負；今再與比試，若聽勝我，則許從之。小卒出告知馬坤。馬坤曰：小女幼習拳棒，要與呼延將軍比試，然後聽命。忠叫贊與馬氏相較。贊領諾，披掛上馬，出場中。馬氏亦環帶而出。二人立於教場中，再決勝負。馬忠劉氏馬坤等，立於寨門外觀望，見二人舉軍器，鬥上二十餘合，勝負不分。馬氏自思贊之槍法極熟，宜試他箭射如何？即勸轉馬，望將臺而走。贊思曰：此必欲以箭驚我，待趁

去看他如何？亦驟馬緊追之。馬氏待其相近，彎弓架箭，一連放着三箭，均致贊閃過。贊曰：欺我不會射箭麼？復回馬引馬氏來，拈弓在手，扣鑿而射之。其矢正中馬氏頭盔；衆人嗚呼。馬忠跑出陣來，呼曰：一家人休得相併，二人乃各下馬，進入寨中。坤笑曰：贊將軍武藝精乎？馬氏低頭不語。坤知其意，即令焚香爲誓，將馬氏嫁與呼延贊。是日衆人盡歡而散，明日贊歸見坤曰：小兒回山，見李建忠，送還小將軍。馬坤大喜，即令人送贊登程。贊歸見李柳二人，備道會着父母，及與馬氏成親之事。建忠曰：此皆非偶然。贊曰：日前捉得馬華當還淨之。建曰：如此即是一家，豈有相害之理？但着人於寨後，取出馬華。馬華疑是謀害，嚇得胆戰心驚，汗透重裘。建忠曰：茲有事相報，幸勿驚疑。把成親之事，一一次序道知。華變愛爲喜曰：既如此列位都該讓過小寨相會。建忠曰：將軍先請，吾分付手下便來也。馬華即辭建忠而去。時柳雅玉不徠行。建忠曰：若不去，恐被生疑，正當與之相會，以釋其怨耳。即日與贊等，一齊到太行山，令人報知馬坤。馬坤即出寨，迎接衆人入帳中，相見畢。建忠曰：如今同美兄弟，患難正當相救，勿使再致相爭，有傷和氣。坤大悅！請馬忠劉氏相見。忠曰：小兒得賢兄救護，恩德不忘。建忠曰：贊將軍終非久淹之人，他日必當大貴。坤令安排筵席慶賀。是日衆豪傑依次而坐，開樽暢飲。酒至半酣，忽報：山下有五千餘兵來到，不知是誰？贊曰：幾行安靜，又有爭鬥，便點人馬迎敵。馬坤曰：待吾自去看之；即引三百人下山看視，却是幽州耶律皇帝殿下，名將韓延壽。

坤曰：將軍來此何幹？延壽曰：耶律皇帝已沒，令蕭邦立太皇后登寶位；我奉命旨，來取將軍回國，共扶新主。坤曰：既奉命旨，敢不回國！將軍且同入山寨，與兄弟等相見，再作商議。延壽應諾，將人馬屯山下，與坤入到山寨。坤令衆兄弟出來相見畢，仍舊筵款延壽。坤席中謂贊等曰：我只因耶律皇帝無道，隲入太行山，今近十五年矣！聽得國中已立蕭太后爲主，有旨來取；寨中約有七千餘人馬，留二千與汝同馬氏鎮守；善率五千，帶華榮二人回國，若有書來相召，即便相應。贊等應諾。次日坤辭坤入，與延壽辭太行山。馬忠，送出五里路外而別。坤父子帶人馬，自赴幽州不提。耳說呼延壽同衆人回至寨中，招軍賣馬，專待朝廷招安。開寶元年三月，宋太祖聞劉鈞廢設警令，日夕撥練軍馬，當與趙普等議征伐之計。普奏曰：未有可乘之機，陛下尙容再議。帝意未決，適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入奏邊事，乃言：河東文武不睦，陛下宜乘其亂而圖之。樞密使潘仁美力奏親征。太祖乃下詔以潘仁美爲監軍；高懷德爲先鋒，統精兵十萬，尅日離汴京，取潞州征進。哨馬傳入晉陽，劉鈞大驚！卽召文武商議。趙普奏曰：主公勿憂，宋主連年征戰，軍士懷怨；臣提師旅之衆，出潞州迎敵。劉鈞允奏，卽以途爲行軍都部署，劉雄黃俊爲正副先鋒；點兵五萬，前禦衆師。趙普得令，卽部兵來到潞州界下寨，遣人哨探宋兵動靜。忽報：宋師離潞州二十里駐營，旗鼓相接，聲勢甚盛。趙普得報，次日與劉雄黃俊引兵殺奔潞州來。宋先鋒高懷德，已列下陣勢。兩軍對壘，高懷德橫立馬於陣前。北陣中趙普捨刀來迎，手

擦銀刀，厲聲大罵曰：宋將不識時務，敢侵犯我界。懷德大怒，挺槍躍馬，直取趙遼。趙遼掄刀來迎。兩軍相交，戰上十餘合，不分勝負。遼先發劉雄，見趙遼鬥不得宋將，舉方天戟出陣助戰。宋高懷亮怒目猶睜，舞竹節鋼鞭來迎。劉雄鬥不數合，被高懷亮打中頭腦而死。趙遼撥回馬便索。懷德驟馬追殺。潘仁美催動殺軍，乘勢掩殺；北兵大敗，死者無算。高懷德兄弟，直趕二十里而回。趙遼大敗一陣，走入澤州駐軍，與黃俊等議曰：宋兵勢猛，宜先遣人於晉陽求救，以保此城。俊曰：事不宜遲，若待宋兵圍城，則難爲矣！遂即差人星夜赴河東，奏知劉鈞。劉鈞曰：趙遼始出兵輒敗，誰可押兵以救之？丁貴奏曰：此行他將，非宋之敵；主公須再召山後楊令公，發兵來應，可退宋師。劉鈞依其言，即遣鄭深壽爲使，齎金寶選詣山後，來見楊令公。遞上詔書曰：

北漢主劉鈞詔書：近因中國入虜，命趙遼率兵拒禦；潞州之戰，敗逃澤城。孤以羽書報知，實有燃眉之急！今公擁重兵於山後，志孝忠義，當赴國難。詔書到後，即定發兵來應，勿負孤望。

楊業得書，與諸將議曰：往年周主下河東，吾父子大勝其軍，足爲振旅矣！今宋師又至，漢主復下詔來召，還當救之？宋子七郎進曰：中國軍馬之盛，大人此一回，且莫發兵；待宋師將困河東，救之未遲。王貴曰：小將軍道差矣！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嘗言：「救兵如救火。」若待宋師來城，則成涓涓之勢，徒勞無功也！正須亟出兵相援，庶盡忠國之

志。楊業然其言，乃令兒子淵平守澤州，自與王貴引步兵，即日赴晉陽，來見劉鈞，山呼畢。劉鈞以賓禮相待，且管轄其原。業拜謝而退。次日劉鈞宴於中殿，款待楊業。楊業奏曰：陛下召臣退敵，未始寬假主愛，何敢受賞！劉鈞曰：卿之威望，馬到成功，何患敵人不敢耶？但飲數杯，明日出兵未遲。業拜受命。是日劉鈞親賜黃金盾，君臣盡歡而散。次日業又見劉鈞謝宴，因請旨出兵。鈞曰：今日卿可部兵先行，若退得宋師，寡人當以重律處卿。業即日條朝而出，引兵前到澤山下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講和議楊業回兵

迎變駕豪傑施能

却說哨馬報入宋軍中，太祖曰：朕往年隨世宗下河東，未得利而回；今日又勞救援，可回軍以避其鋒。潘仁美曰：楊家之兵雖雄，統屬不一；臣與諸將，當以奇兵勝之，勿勞聖慮。太祖從其言，乃下令出兵。潘仁美高懷德、潘光業等商議。懷德曰：楊業武藝，河東有名者，明日交鋒，可令蕭華打初陣，趙凝打二陣；吾弟懷亮打第三陣；君暨大軍相應，作此長圍，戰之無不可勝也。潘仁美大喜，即分遣而行。平明鼓罷三通，蕭華引軍前進，恰與楊業軍相遇，兩軍對敵。蕭華攔槍勒馬，呼曰：北軍敵早納降，以免殺傷之厄；不然長驅而進，隨河東為平地耳。蕭提刀縱馬，跑出陣前，左有王貴，右有楊延昭，厲聲罵曰：無端匹夫，死在目前，尚敢口出大言哉！遂舞刀驟馬，直取蕭華。蕭舉鎗迎敵。看官且

交，鬥不數合，被楊業一刀斬於馬下。宋兵大敗而走。業揮動左右趕來，宋陣中一軍排開，乃趙彞出馬，綽斧來與楊業交戰。戰至二十餘合，趙彞亦被楊業一刀，連人帶馬，分爲四截。餘軍大潰。高懷德聞知大驚，急與懷亮引馬軍一萬來迎。澤州趙延德知敵兵來到，亦開門以應之。楊業直殺入宋陣中；懷德提槍迎之，兩馬相交，戰有五十合，不餘分勝負。楊業抽馬復回；懷德驟騎追之。旁道轉過楊延昭挑懷德於馬下。却得懷亮拼死力戰，救撥懷德入陣。王貴揮軍掩殺，宋兵折去無數。懷德引兵回見潘仁美說楊業英雄，連斬大將二員。仁美曰：可見主上商議，徐定議戰楊家將之策。仁美奏知太祖說：王師已挫一陣，楊家之兵難敵。太祖歎曰：莫非天意，不與朕平定河東乎？即與諸將商議班師。楊光美進曰：楊業之衆，已與趙延相併，聲勢頗振；若令班師而去，倘或敵人趕來，吾軍見北軍之盛，不戰而潰，反取辱於外國也！爲今之計，可遣人於楊業講和，然後回兵，可無後顧之憂矣。太祖曰：誰能爲使前往？光美曰：臣願奉詔而行。太祖然之，即令文臣草詔，與楊光美齎往澤州，見楊業道知講和之事。業笑曰：汝主削平諸國，曾亦有講和者乎？光美厲聲曰：我祖英武，而承大統，恩威加於諸國；伐征逆命，如泰山之壓危卵，繁顛稱臣者不可勝計。今駕下河東，將收功於指日，但不忍生靈肝胆塗地，又將軍名累素車，勿肯相憐；況中國謀臣勇將，擁兵未動，若使開知河東未下，車駕淹留，激怒前進，汝晉陽能保無事乎？將軍又保全勝乎？楊業被光美說了一遍話，無言可答。王貴進曰：機會難遇，將軍可

尤其讓，勿使激怒中國，非河東之福。業乃回報使者，回奏中國，吾當領部兵歸矣。光美辭退，再入別營見趙遂，道知通軍之意。遂喜曰：中國吾之尊主也，既有還和之意，安敢不從！光美辭遂，歸見太祖，奏知允和之事。太祖大悅！乃下詔班師。時軍中亦因糧盡，聞命無不大悅。一日車駕，由潞州回軍，行至太行山駐紮。有小卒報寨中：道知宋太祖下河東，不利而回。呼延贊大悅！與李德忠議曰：吾與河東有切齒之仇，今當下山攔住車駕，特求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吾衆人演習；待車駕再下河東，充爲前鋒，建忠續於中國，豈不勝於爲竊乎？建忠然其言，即與八馬五千。贊披掛齊備，引入馬於山下，排開陣勢，阻住去路。哨馬報入寨陣中，前有賊阻去路。前鋒副將潘昭亮出馬問曰：誰敢阻攔車駕？呼延贊答曰：擋住聖駕，不爲他事，只求留下衣甲三千副，弓弩三千張，與吾寨中演習；待車駕再下河東，願充爲前鋒，以破仇邦。昭亮怒罵曰：中國多小英雄，要你無名草寇何用！急急退去，尙留殘生；不然擒汝以獻。贊曰：贏得手中槍，枉放車駕過去。昭亮激怒，挺槍躍馬，直取呼延贊。贊與槍迎敵，兩馬相交。呼延贊掣出銅鞭，打死昭亮於馬下。前軍報入中軍；楊延漢挺刀出馬來戰。呼延贊虛退幾步，放延漢殺進。不數合，被贊擒於馬下，令手下解入寨中去了。潘仁美聞知其子昭亮被贊所殺，正在憂慮，適欲進見曰：前有賊兵阻路，殺傷官軍甚衆，公安得高枕無憂？倘土上知之，無以回答。仁美曰：正在憂慮，未得其計耳。進曰：吾當部兵戰之。仁美曰：太尉若肯出力，國家之幸也。黨進

卽披掛上馬，跑出陣前曰：無窮匹夫，不知重駕在此，敢來尋死耶？贊曰：小將非是阻駕，欲盡忠於王邦，而衣甲弓弩小事，何故吝惜？贊進大怒，舞刀直取呼延贊。贊舉槍迎敵。戰上數十合，不分勝敗。贊佯輸走入本陣。黨進驟馬追來，綽起鋼刀，劈頭就砍。呼延贊回身閃過，挽住鎗頭，儘力一捲，挑翻黨進下馬；衆驍一齊上前捉了。贊亦令解上山去。宋軍中高懷德聽此消息，大驚曰：此處安得有此雄將！卽跑出陣前，與贊交戰。二人鬥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騎凌奏知太祖。太祖親部侍兵，出陣前見二員虎將，鏖戰不止；太祖冷楊光美諭旨，跨馬出陣前曰：二將軍且歇，聖上有旨到來。高懷德遂勒轉馬韁；呼延贊亦退立於門旂下。光美曰：阻駕將軍，有何議論？贊曰：聞中國征河東不利回軍，小將願留衣甲三千副，堅實弓弩三千張，留在寨中，招募壯士練習；待主上再下河東，充爲先鋒，以破強敵，此其願也，豈有他意哉？光美聽罷曰：將軍少待，奏知主上計議。卽入軍中，見太祖，奏知前軍阻路之由。太祖曰：朕堂堂中國，何惜三千副甲弓弩！使彼果能建功；爵祿且不吝也。卽令軍政司，撥運精細衣甲三千副，堅實弓弩三千張，與光美交付呼延贊。光美領旨，卽出陣前，遣軍校送衣甲弓弩入贊棹中。贊大悅！因拜受命，引人馬遁入寨中，與李雅忠說知。建忠曰：旣聖旨允賜衣甲弓弩，便當送還擒將，自至駕前謝恩請罪。贊然其言，請出楊延漢黨太尉，入帳中相見。贊曰：適聞冒犯將軍，萬乞恕罪。黨曰：此是吾輩，不能曉達勇士之意，而遭擒辱，有負慚愧，何爲怪乎？贊令設酒禮待之。

獨忠命手下取過黃金二十兩，謂延漢曰：適間衛猛二位，聊作歷驚之費，乞引小弟詣駕前見主上，面，死生不忘。營漢曰：今受勇士之禮，何面目以見天子乎？厚陞太受；遂引忠忠呼延贊至馬前，拜見聖上，三呼畢。營漢奏知呼延贊的本意，因言二人皆欲盡忠於陛下，乞陛下旌獎之。太祖曰：朕之誥命，未隨軍行，權封李建忠爲保康軍團練使，呼延贊爲團練副使。朕回汴口後，即遣使宣召。建忠與呼延贊謝恩畢，自回山寨，聽候○提。

第五回

宋太祖遺囑後事

潘仁美計逐英雄

却說宋太祖回至京師，因途中衝冒風寒，養疾宮中，累日不朝；延至冬十月，更加沉重，因遺母后臨終遺命，其弟晉王光美入侍，囑以後事曰：朕觀汝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但延德昭，當善遇之。再有三事，汝宜承之：第一件河東近邊之地，不可不取；第二件太行山呼延贊，當召而用之；第三件楊業父子，朕愛之，欲召爲將。吾觀彼國空趙遂，與此人通好，必誘彼來降；且楊家父子，只圖中國之富貴，可以金水河邊，造無佞府以待之，使人通消息於山後，其家必無疑也。至朕中年，在五台山，曾許鵲願，蓋因國家多事，未曾還得；汝若值國家無事之日，可代朕還，數事牢記勿忘。光美拜而受命。又囑其子德昭曰：爲君不易，今傳位於叔王，以代汝之勞也！今賜汝金簡一把，在朝如有不正之臣，得專誅戮。德昭曰：君父之命，安敢違忘！太祖嚀罷，大聲謂晉王曰：汝好爲之。俄

而崩，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後人賦史詩曰：

歌歎陳橋見帝心，宏開宋運際光明；干戈指處狼煙滅，士馬驅來宇宙清。雪夜訪尋謀國士，酒杯稍釋建封臣；專征一念安天下，四海黎民仰太平。

時涌下四更，宋后入見晉王，愕然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懸於陛下矣。晉王泣曰：其得當貴無幾也。次日晉王光義即位，更名昷是謂太宗皇帝。羣臣朝賀畢。贈宋后爲開寶太后，遷之兩宮，大赦天下。太宗以即位之初，注意將帥。時元朝符延卿馬全義等，皆物故。一旦謂羣臣曰：河東邊夏，皆吾敵國；先帝臨崩之時，以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兩將屬朕，須下詔召之。楊光美奏曰：李建忠等當先帝曾有封授，正宜宣其入朝。任以帥職。陛下欲下河東，是人必能建功也。太宗依其議，即日遣高瓊爲使，赴太行山召取李建忠等。高瓊領命，徑赴山寨，傳宣詔命曰：

朕初即位，注意將帥。乃者河東未下，烽煙有警。今特招募雄勇，再議征舉。近有太行山李建忠呼延贊，弓馬嫻熟，武藝超羣，部士精銳，不下數千。朕以先帝之遺和，曾有授封，未願詔命。今特遣親臣高瓊，費詔來宣。卿聞命之日，其卽赴闕，勿負朕望。

建忠等得詔拜受訖，請高瓊入帳中相見畢。瓊曰：主上以二將軍之名，遣下官卽催赴都，王公當隨詔而行。建忠曰：旣聞君命，豈敢違詔。奈此處與河東隔一帶之地，若將軍

馬一同赴關，彼得乘虛以奪吾寨；今令呼延贊隨詔面君，吾留於此，專候聖駕下河東，則效命從征何如？瓊然其言。明日與呼延贊同馬氏，部衆二千人，辭建忠離太行山，不日來到汴京。高瓊引贊朝見太宗畢。高瓊復以死忠留寨之故，一一奏聞。太宗宣贊上殿，見其身軀魁梧，凜凜英氣，稱羨不已！贊既退。高瓊又奏曰：新將初到，陛下當以府第處之，庶歡來歸之望。太宗問羣臣曰：近城有何壯麗所在？羣傷與贊安止。潘仁美出奏曰：臣訪得汴城東郭門，有所皇府，原其龍猛寨，惟有此處宏闊，現有壯士一千看守，此實可居。帝允奏，即下旨着呼延贊入皇府安止。贊得旨，即引本部與馬氏退出東郭門，來到皇府第，却是一所破屋；兩廡倒塌，中堂傾頽，庭除深草，屋角蛛絲，全未整理。只有五百守軍，皆是些疲癯老弱之輩，贊甚不悅！憂形於色。馬氏力勸曰：將軍息怒，此不過暫時棲止，待聖上有下河東之舉，吾等便離此地耳。贊依其言，權令軍校掃除安頓。次日下令部軍勿忘戈車，每日下教場教練，却說潘仁美遣人密探贊，動靜探人回報呼延贊自到府中，不以荒殘爲意，惟日夕教飭部下戈伍，號令嚴明。仁美自忖此人，久後必得大位，欲思逐去之計，乃與心腹劉旺商議。旺曰：此事不難，彼今新到，未得重職，三日後必來參見大人。待其至，生一枝筍，苦虐之；彼必辱羞，必自逃去，安用逐爲！仁美大喜曰：此計甚妙！即吩咐左右嚴設刑具以待。第四日人報呼延贊入府參謁。仁美令召入。呼延贊趨趨階前，拜曰：小將蒙樞堂提攜，得入於朝，誠願盡忠於陛下，以報先帝知遇之大恩也。仁美半響

有答，乃曰：汝曉得先帝留下法例麼？贊曰：初到不省其由。仁美曰：先王誓書，若遇招伏強人下山，皆要二百殺威棒，以禁其後，汝今亦當如是。贊曲罷，悚然莫解。仁美喝令手下依法施行。左右得命，將呼延贊搥倒階下，重責一百。可憐打得他皮開肉碎，鮮血迸流。帳下見者，無不酸鼻。仁美令府門下從人，卽遣之去。呼延贊回至營中，馬氏接着，見其容顏改色，步履差池，驚問何故？贊將被打殺成棒事，說了一遍。馬氏曰：既先帝有此例，亦當順受。將軍只得忍耐；吾罷。暖過醇酒，遞與飲贊。贊正在飢渴之際，接來便飲；酒杯未放，忽然大叫一聲，仆地悶絕。馬氏大驚！倉皇失措，下計撫摩，扶救不醒，遂放聲大哭曰：吾夫婦本欲盡忠於朝廷，誰想自送其命。忽旁邊轉過一老軍曰：夫人不要啼哭，小軍還能救之。馬氏泣曰：汝若能救得醒，勝如重生父母。老軍曰：此是將軍被杖之時，必以先淬毒藥，浸入肌肉，遇熱酒卽發，故悶絕去矣！待將靈藥救之，立時可醒。馬氏曰：既有此藥，卽來施治，報恩有日。老軍取過丸藥，調而灌之。呼延贊口通藥氣，漸漸甦醒，衆人皆喜。贊問老軍丸藥，何如此之妙？老軍曰：小軍曾遺強人（參）受杖而死，得遇方外道人救醒，因而傳得此藥。贊以白金重酬，老軍不受，乃曰：將軍居此處，難免潘仁美當朝陷害，適被毒杖，亦必是此人之計；公若不亟去，性命終難保矣。贊聽罷，怒曰：權臣當國，吾等何以立身！卽今所部，收拾行李，連夜與馬氏走回太行山。侵早已到寨外，小卒報知李建忠。建忠不信，出寨視之，果是贊也。問入寨中，問其所歸之由。

了贊將破責之事，一一訴知。建忠曰：此蓋因汝殺其子，故設此謀以報怨；今且守於此，待聖駕行下河東，擒此匹夫，碎屍萬段。贊然其言。建忠令手下排酒歡闔。忽報：山下一夥人馬到來，不知是誰？建忠即率部軍出寨相迎，乃是耿忠耿亮也。建忠喜曰：正待來請實兄，不期自至，甚慰吾望；即邀入帳中相見，列席而飲。席間耿忠問曰：近聞賢姪受宣入朝，今日何又在此？建忠答曰：一言難盡，吾弟隨使赴闕，欲盡忠於朝廷，誰想奸相潘仁美懷着宿怨，屢屢謀害吾弟。將前事訴說一番。耿忠聽罷大怒曰：賢弟此處有多少人馬？建忠曰：大約有八千餘人。忠曰：借我二千，同贊去把懷州城圍了，挾其上本，奏知潘仁美之計，以伸吾弟之冤也。建忠然其言，即日分撥二千人馬，與耿忠呼延贊等，來至懷州城，把城圍了。城下金鼓之聲，徹於內外，州人無不驚駭！知州事者，張廷臣，知之，登城觀望，遙見耿忠等，耀武揚威於城下喊叫。廷臣問曰：汝等來圍城池，將有何意？耿忠曰：我等不爲劫掠而來，特爲吾姪洗雪不白之冤。廷臣不知其故，乃問要雪何冤？忠曰：前日太行山呼延贊受朝廷之宣命，赴闕面君，被佞臣潘仁美陷害；又假捏加杖殺威棒一百，欲了其命，只得潛歸山寨自保；今朝廷不知其由，反坐贊有私奔之罪；今特部衆圍城，要泉州主奏知此事，除去佞臣，吾等皆願效命中國也。廷臣諭之曰：既有此事，汝衆人且退，勿驚百姓，我當即具本奏知，定得朝廷復來，旨召何如？耿忠乃下令，將人馬退去，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不知果來宣召否，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潘仁美奉詔宣召

呼延贊單騎救駕

却說張廷臣回至府中，寫下奏章，遣人星夜赴闕，奏知太宗曰：臣張廷臣具奏：

近有太行山呼延贊，奉詔入朝，蓋爲潘仁美生計害之，彼懷憤逃歸。今陛下卽位之初，注意邊將；且營豪傑之士，未顯其能，輒發大臣陷害，屏逐遠方，非陛下親賢任能之意也。乞將仁美體究的實，復頒詔宣召。使贊欣然從事，邊陲之功，指日可收；則

國家幸甚！

太宗覽奏大怒曰：潘仁美何得擅專殺伐，屏逐忠良乎？卽令右樞密楊光美根究其由。光美得命，差人請潘仁美至府中謂之曰：主上欲究問公逐呼延贊之罪，公有何言？仁美曰：事由下官所爲，內杖樞使善觀，常報厚德。光美曰：主公之命，豈可私於公？但得公同入面奏，吾自有救公之策。仁美深謝，卽隨光美入見太宗。帝問曰：卿追究潘仁美之事，果得實否？光美奏曰：臣受命追問呼延贊歸山之由，實與潘仁美不甚相關；今仁美知罪，隨得面訴其情，乞陛下寬宥之。太宗聞奏，召仁美於殿前問之曰：呼延贊先帝經念之將，於臣以宣之入朝，豈顯其能，汝何得屏逐而去？仁美奏曰：臣看呼延贊之赴闕，彼誓挾快欲歸久矣！非因臣所逐也。願再奏詔入朝，宣召赴闕，與臣面實是非。果如贊所言，則甘受斧鉞之誅，萬死無辭也。太宗未諭未應。八王進曰：陛下以將帥經心，仁美雖有罪，願准

其請，再往召之。潘仁美仍堅不肯，則更可想其罪矣！太宗然其言，仍下詔付仁美前召呼延贊。仁美領旨，即日出朝，迤邐太行西來。驍兵報入山寨。呼延贊曰：吾還此賊毒手，性命幾喪，恨莫能雪。今乘其來殺之，以伸我仇，誰他不過。建忠曰：不可，我等正欲立功於朝，豈以小怨而忘大謀？不若承奉聖旨，冀免竊殺之罪。贊從其言，乃與建忠出寨迎接。潘仁美進入寨中，宣讀詔書曰：

朕以立國之初，若外詔卿，將以及時重用。何以未經一月，任意欲行？還自返騎？且卿文武之才，正當據忠獻策，寧忍憤沉埋，自甘久屈乎？再命使來朝，即往赴國，以補前日私奔之罪，故茲詔示。

建忠拜受命畢，請潘仁美坐於軍中。二人各謂曰：重勞輕使，秦詔至此，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仁美見贊面有慚色，因答之曰：下官冒觸將軍，深自追悔；今聖旨復來宣召，即宜赴闕，以慰皇上之尊。建忠大喜！即令成筵，以待朝使，款留寨中一夜。次日仁美催呼延贊下山。贊與建忠百議。建忠曰：仁美當朝大臣，今既領聖旨來召，當隨其赴京，以弭舊怨也。贊然之，即共請披掛披掛，同馬氏隨仁美下山。建忠送出大路而別，自去抽回耿忠等人馬不在山下。且說呼延贊來到京師，朝太皇宗首請逃歸之罪。太宗曰：朕以卿未見奇功，暫留皇城居住，候下河東，則當重用於卿。贊謝恩而退。太宗宣入八王謂之曰：朕以贊新將，未見其武藝，今欲試觀之，汝有何策？八王奏曰：陛下欲觀贊之武藝，此事極易；當

效先朝榆窠園故事，便見其能也。太宗曰：單雄信之士，軍中或可有；小秦王之類，難爲其人也。八王曰：臣願裝作小秦王，使呼延贊爲尉遲敬德，惟單雄信，陛下降旨於百萬軍中選之。帝允奏，因命羣臣擢將帥中，誰可爲單雄信者？潘仁美終懷毒恨，又欲生計害之，出班奏曰：臣塔揚延漢，弓馬嫻熟，堪充此職。太宗允奏，卽下令傳至軍中。延漢受命，自思此必岳父欲埋毒贊之心，特舉我充此職，而與其子報仇也。昔我初贊一捉，已蒙不殺之恩，隨行又贈黃金；今日若不救他，則爲不義人耳。遂進，王府中，道知其事。八王大駭曰：汝若不言，幾乎弄假成真也！汝且逃，我自方賂。延漢辭出。八王入奏太宗曰：陛下聖旨，議擇帥臣，以楊延漢充作單雄信。臣以延漢爲贊之仇人，恐有不測，反備朝廷大體；今將於偏將中另擇一人，縱有微傷，不致成隙。帝深然之，乃下令再令羣臣，於偏裨將校中選。高懷德奏曰：教練使許懷思，武藝精進，可充此實。帝允奏，卽令懷思，明日於教場山頭候。羣臣奉命而退。次日，教場中旌旄四立，軍伍齊備，鎗刀出鞘，盔甲鮮明。不移時，太宗聖駕到。文武各官伏俯而迎，依班站立。只聽鼓樂喧天，砲聲動地。太宗宣過八王，呼延贊許懷思三人入軍中，謂之曰：朕本試卿之武藝，且欲軍中信服，各宜一心走馬，勿徒相傷。八王等各皆受命。太宗因賞呼延贊金鞍一條；賜許懷思鎗櫃一柄；賞八王畫弓翅箭；三人各軍馬出帳外。那八王跨着高頭駿馬，額繫兜頭而走。許懷思縱馬綽鎗來迎，虛聲叫曰：小秦王休走。八王轉過箭梁邊，彎弓架箭，覷定許懷思射來。懷

患眼快閃過一矢，挺鎗趕。八王再發一矢，又被懷思躲過。中軍中，無不凜凜！呼延贊見許懷思勢氣漸逼，可劃馬離轡，其教諭一段，在後大叫曰：呼延贊將駕來也！許懷思見贊追來，軍顯出生平手段，欲擒之思慮；遂勒回馬來敵呼延贊。贊拍坐騎，與懷思交鋒。二人在場外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贊自思我在此擒他，不見我之威風，待引於御前算之；即回馬伴轡旋繞教場而走。懷思曰：不提此賊，何以明心！揮馬追。將近御前，贊轉過身綽起金鞭，將懷思打下馬。潘仁美等見之，無不失色！時八王回馬，復見太宗，太宗大悅曰：不枉爲先帝所知，贊果真將軍也！親賜贊黃金一百兩，駿馬一匹，命於天國寺安止。贊謝恩而退。君臣各散。時值太平興國元年二月初一日，太宗親朝畢，下命詣家廟行香。時群臣皆於內前，着起居碑，以防御駕出幸；若無此者，卽爲衝攔御駕。忽入報知於呼延贊，今日太宗駕出行香，各官皆在內前立起居碑，將軍何以不爲？贊聞報不知其由，欲待披公裳出迎，恰遇聖駕來到。當御前者恰是潘仁美，便問護衛變爲？從軍報道：新歸將呼延贊。仁美大怒曰：諸臣皆立起居碑，彼何得故違朝例！喝騎將趕赴法場處斬。尉駱得令，卽將贊綁縛而去！當下文武皆不敢諫。直待太宗行香已回，八王乃歸府中，經魏法場，見着許多兵衛，擁一綁縛犯人。八王問曰：今日聖上行香吉日，何故斬人？從軍報曰：侵早聖駕方過，新歸將呼延贊未省迴避，得了衝駕之罪，今將處斬。八王聽罷，大驚曰：險些折去一樑棟也！卽近前令人解縛，帶贊回府，問其衝駕之由。贊泣曰：臣初下

山，不知國例；適聖駕出幸，未立起居碑，得罪當死；若非殿下來救，命在頃刻。八王憤怒！自思未立起居碑，此乃小節，何以竟至死地？此必讒佞，又要圖害之計。因留贊於府中，逕入朝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曰：朕本不知，須願旨赦之。八王曰：以陛下深處禁庭，縱有冤枉，不能上達，乞降優詔，以安其心。帝允奏，即日降旨，付與八王給贊執照。欲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北漢主議守河東

呼延贊力擒敵將

却說八王領旨，歸至府中見了贊曰：今詣得朝廷聖旨一道與君，但謹守法令，自保無虞矣！贊拜謝而去。不意馬氏聞知夫主犯罪處斬，恐有波及，與從人密地逃歸寨中去了。贊舉目無親，嗟嘆不已！只得棲止寺中。却說河東劉鈞，聞知太宗新立，招安太行山呼延贊爲將，乃集文武商議曰：中國宋太祖在日，以孤境爲界國；今彼新立太宗，河東之憂，豈能免乎？丁貴奏曰：往年因召楊令公解潞州之圍，講和而回；今軍士蓄銳有年，兵甲堅利，陛下高枕無憂。近年之弊，多在防備不固，使敵兵長驅而來。即下令邊關，嚴設隄防，勿使宋兵輕進，乃爲長守之策；彼勞我逸，勞而無功，自不敢正視河東矣。劉鈞然其言，即下令於各州關通知去了，又於晉陽深溝高壘而待。消息傳入汴京，太宗會羣臣議征河東之策。楊光美奏曰：河東預備堅完，未可猝下；陛下果欲圍之，須乘彼有隙，然後進兵。

，則可決其成功。太宗流吟未決。曹彬進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一孤壘，如摧枯拉朽，尙何疑焉！帝聞彬言，意遂決。以潘仁美爲北路都招討使，高懷德爲平先鋒，呼延贊副先鋒；八王爲監軍，領十萬精兵，越日御駕親征。旨命麾下，潘仁美等遇朝，於戰場中分撥軍馬。呼延贊之部，皆以老弱者與之高懷德進曰：先鋒之職不輕，逢田開路，遇水造橋，今以老弱之兵，付與老弱，倘遇朝廷大事，試問招討，誰任其咎？仁美默然。曰：老弱之兵，付誰部下耶？懷德曰：所謂老弱，非竟不堪用者，但斬殺入陣則不及。仁美無奈！當以此兵分與隨駕之將，前軍皆選精勇，平分與高懷德呼延贊統之。次日，仁美入朝，請御駕起行。太宗以園專付太子少保趙普分理；以郭進爲太行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分遣已定，即日重駕離汴京，冀河東進征。但見旗旛閃閃，劍戟層層。一日兵至懷州界，忽哨馬報入，第一中隊前有擗伏攔住，不知是誰？呼延贊聽得，便引所部跑出軍前來，看却是李建忠耿忠耿亮柳雄王金頭馬氏一起。不執槍下馬，立於道旁曰：哥哥何故不守山寨，來此爲何？建忠曰：前日馬氏回寨，與衆知說汝犯罪尋戮，我等抱憤多時；今聞御駕來征河東，是以部衆擋住去路，要捉管汝之人報仇也。贊聽罷，乃稱感八殿下相救之由。言未畢，高懷德一軍已到，見是贊兄弟，乃曰：既此相遇，事非偶然，何不奏知天子，同征河東，以取富貴？建忠曰：此我等之素願，必效命以爭先。高懷德即傳奏太宗御前，左右贊之兄弟，八員猛將，願隨陛下進征。太宗大悅曰：此一回取河東必矣！即宣授建忠等八人爲

團練使之職，候平定河東回朝，領受詔命。建忠等謝恩而退。有詩爲證：

聖主飛龍重俊良，英雄雲集豈尋常？于戈直指風蕭蕭，營取河山獻履臚。

次日大軍到天井關下寨，守關劉鐵槍邵遂，有萬夫不敵之勇，聽得宋軍來到。與部將王文商議迎敵。王文曰：宋兵勢大，難以交鋒，將軍只宜堅守，遣人求救於普陽，待援兵來到，前後擊之，可以取勝。遂曰：目前劉莊之命，勿使敵人輕進，全正定乘其疲乏，一戰可破，何待救兵乎？即部兵五千出關迎敵，兩軍對個。宋先鋒呼延贊趕槍躍馬，跑出陣前曰：北將何以不降？自取滅亡之禍。遂曰：汝今急宜退去，猶不失爲勝也；不然殺汝片甲不留。贊大怒，舉槍直取邵遂，邵遂捨刀來迎，兩騎相交。二將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贊欲生擒邵遂，乃停鞍步回本陣。遂不捨，驟馬追之。贊聞其來迎，回轉馬大喝一聲，將遂活捉於馬下。後人有詩贊曰：

兵馬南來氣勢雄，將軍志在遠其功；旌旗展處風雲急，敵將身亡頃刻中。

次除高懷德，見贊慮了敵將，率兵乘勢殺入。北軍大敗，死傷甚衆。王文不敢迎敵，乘騎走投陸亮方而去。宋兵遂襲了天井關。太宗駐兵關中，贊聞邵遂以獻。太宗曰：留此逆臣，亦無用處，令左右押出斬之，烏首懸令訖。次日，兵到澤州，守將袁希烈聞知宋師已到，與副將吳昌議曰：宋兵利銳，且呼延贊世之虎將，若真交鋒，難保必勝，當用守計，勞其師則可。昌曰：澤州城高池深，軍士精勇，戰守之計，皆不可失。仗小可生平之學，

出退宋兵，如其不勝，守亦未遲。希烈從其言，與兵五千。吳昌全身披掛，開東門列下陣勢。對面宋先鋒呼延贊，提槍躍馬，立於門旗之下。吳昌曰：我主漢王，自守一方，何故驚擾無厭？贊曰：我太宗以仁義之兵，而清六合；惟有河東未下，汝輩如魚遊釜中，死在頃刻，不降何待？吳昌大怒！舞刀躍馬來戰。呼延贊舉槍來迎。兩騎鏖合，宋兵鼓勇而進。北軍先自擾亂。吳昌勢力不敵，墜馬望本陣逃走。贊乘勢掩殺。昌見宋軍雄勇，不敢入城，率衆繞出汾陽遁去。贊殺得性激，逐驟馬追之，大叫賊將慢走。昌回頭見贊追緊，按住刀，彎起弓，一矢放來。吳昌慌忙只顧前走，忽連人帶馬陷入汾澤中。贊部下向前捉住，其部下降二十餘人。贊將吳昌解見太宗。太宗命搗出斬之，令急攻城池。昌之敗卒走入城報知。希烈大驚曰：不依吾言，果致喪師，如何能退勁敵？道未畢，其妻張氏乃緯州張公蕪之女。形貌極醜，人號之爲鬼面夫人。只有一身武藝，萬夫難近。問得丈夫之語，近前謂曰：將軍休慌！妾有退敵之計。希烈曰：城中勢若燃眉，夫人用何計策？張氏曰：宋兵勢大，須用智以破之。君明日先引部兵伍出戰佯輸，引入於叢林之中，吾預埋伏射騎，於此待之；四下反擊，必獲全勝。希烈然其言，下令分遣已定。次日，部精兵六千，出城迎敵，兩陣擺開。宋將呼延贊首先出馬，高叫：敗將，如何不獻城池，尙敢來戰耶？希烈曰：今特來擒汝，以報吳昌之仇，言罷，舉斧直衝宋陣。贊舉槍躍馬交還，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二十餘合。希烈勒馬便走。贊率部將祖興，乘勢追之。將近叢林，希烈放其響

趙，聲徹山川。張氏伏兵齊起，千弩俱發。宋兵死者，不計其數。贊知中計，急勒馬殺回，正遇張氏阻住，被張氏刺中左臂，贊負痛而走。祖與衆隨後殺出。希烈回騎追到，將與一刀劈落馬下，宋兵大敗。希烈與張氏合兵追擊，勝了一陣，乃按軍入城。贊歸至軍中，深恨張氏一鎗之仇，與馬氏議曰：今日之戰不利，折去大將祖與，部下傷損大半。馬氏曰：是誰出戰？能勝吾衆？贊曰：袁希烈不足懼，其妻張氏鎗法，不在吾等之下，且有智識；若令嬰城而守，未可卒攻。馬氏曰：此無虛也！彼之伏兵只得用一番，我當以計取其城。贊曰：汝有何計？馬氏曰：且將各營按下，只說因軍敵人傷重，不能出戰；彼聞此聲息，必怠於防守，却令老弱之卒，罷却戎事，日於汾澤中洗馬，似有回軍之狀；吾與君伏精兵於城東高阜之處瞻望；俟其出兵，先約高將軍先戰；吾等乘虛搗入城中，則澤州唾手可得矣。贊喜曰：此計足伸吾恨。卽密下號令各營，按兵不動。果在數日間，哨馬報知希烈。希烈請張氏議之。張氏曰：前日匹夫被我傷着一鎗，宋軍中苦無此人，衆心必怠，宜乘其虛，出兵擊之；宋兵不足破矣。希烈曰：善。卽點下精兵七千，揚旂鼓譟，出南門衝擊。宋師不戰而走。希烈自以爲得計，驍兵直殺入中壘。高懷德當先抵住交鋒。兩軍纔合，後軍響道：宋兵已直攻東門矣！希烈大驚！卽勒馬殺回。恰遇呼延贊突至，厲聲曰：賊將慢走。希烈不敢戀戰，潰圍而走。贊勒馬追之。不上半里之遙，趕近前來。綽起金鞭，打落馬下而死，盡降其衆。有詩爲證：

精兵北下勢如龍，慷慨英雄幾陣中；敵國未平心激烈，旌旗斬將顯威風。

時張氏避過東，馬氏大殺一陣，只剩得數百騎，奔絳州去了。高懷德合兵遂取了澤州。贊遣人報知太宗。太宗大悅！遂命駕入城駐紮。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建忠識取接天關

大遼出兵救晉陽

却說翌日大軍進抵接天關，守將陸亮方，與王文議曰：宋師長驅而來，當何計以退之？文曰：關隘險固，只宜堅守，待宋師糧盡，一鼓可破矣。亮方然其言，遂接兵不出。宋先鋒呼延贊，屯關下，令部下急攻。關上連放弓矢木石之類，軍士不能近前。贊無計可施，與李建忠議曰：陸亮方堅守此關，將何以取之？建忠曰：關勢危險，難以卒下，若急攻之，徒傷軍士無益。爲今之計，莫若徹圍而待，乘有可取之機，然後遣兵，庶不能費軍力也。贊沉吟半晌，退入軍中。又過了數日，遣人暗探關前消息，回報關上守軍堅固，人馬不能近，贊越憂悶！忽報營中有一老卒，要見將軍。贊令喚入。老卒進至帳前曰：聞將軍取此關不下，特來獻策，以成將軍功績。贊愕然曰：汝有何計？能取此關，當保奏天子，不失汝之富貴。卒曰：此關地勢極高，故名接天關，守將陸亮方，不過是一勇夫，進攻亦易；內有王文輔之，此人智謀宏遠，用兵得術，若使固守不出，則將軍之衆，雖守一年亦只如此，將軍不知山後有一小徑，雖是崎嶇，實係此關私路，現有李太公把截，將軍遣人問

之，借此而過，直出河東北境，坦然無阻。贊聞之大悅曰：此天交汝，吾實臺上之洪福。卽留老卒於營中，候功成日保奏之。老卒曰：小可不愿陞賞。還辭而去。忽營兵入報，適老卒出外忽然不見，唯有一陣清風耳。贊驚訝之！卽望空而拜。次日，遣柳雄玉步兵五千，往李太公關中借路。雄玉步兵選從山後小路，直抵關下，遣人通知夫，守將李太公名榮，有二子，長曰：李信，次曰：李傑，二人皆有武藝。太公聽知宋兵圍了接天關，因亦嚴守此地。忽報宋將遣人來見，太公喚入問之。來卒曰：接天關中守備嚴密，中國兵未能卒下。聞此處路可進河東，特來借徑；倘有成功，朝廷重有封贈。太公大笑曰：此處乃是河東咽喉之地，令我與前關互爲聲勢，以拒宋兵；若許汝進軍，則是割肉喂人，自取其敗也；吾不殺汝，急回報知主將，有勇早來交鋒。差人驚慌走歸，報與柳雄玉知道，不許進行之由。雄玉大怒！部兵關下搦戰。忽關上鼓響，却是李信部伍百餘卒，前關而下；雄玉退步不迭，發信刺死關前，大殺宋兵一陣而回。雄玉聞走報知。呼延贊大驚曰：事關不成，一損大將，若使敵人兩下合兵來戰，何以禦之？卽與建忠商議別計。建忠曰：事可謀其先，恐前關不可出兵，可令高將軍攻之；我等率兵先取前關，若得是處，前關亦可下矣。贊然其計，遣人告知高懷德。懷德出兵，自與建忠率部來關下搦戰。守軍報入帳中。李太公與二子商議曰：宋兵來戰何以禦之？李信曰：彼素我寡，難以力敵。可遣人於接天關，令其來助，方可議戰。太公依其言，卽遣人還往前關報知。陸亮方與王文議曰

宋師過不得此關，從背後攻擊，倘或彼處不保，則我關亦危矣！吾當率兵連往救之。王文曰：將軍所見亦是，小將願行，卽引精兵二千，前來三鎮關相助。李太公遠得王文來到，不勝之喜！因與商議迎敵。王文曰：平川之地，利於急戰，公但堅守此關，吾與令郎合兵破之。太公歛其言。過了一宵，次日王文與李信開關出戰。宋將呼延贊亦掛下陣紗，馬上指王文罵曰：喪敗之將，不卽獻關而降，尙敢來尋死耶？王文笑曰：宋軍知足不辱，今日殺汝片甲不留！言罷，縱騎舞方天戟，來戰呼延贊。贊援槍迎之。兩下交鋒，戰未數合，王文佯輸而走。贊久知王文善於用兵，要生擒之，驟馬追之。一聲炮響，關左一彪兵殺出，乃李信也。舉鎗繞贊之後殺來。贊怒激，趕近前揮起一槍，挑王文於馬下；部兵竟追捉之。贊回馬與李信交鋒。信見王文捉去，心慌戀怯，不敢戀戰，卽收兵走入關中。贊亦勒馬回營。軍校解帶王文來見。贊親出帳外，手解其縛，請入坐中謝曰：適聞簡督關下，望乞恕罪。文曰：小可被捉之人，死生係於將軍，何致勤殷若耶？贊曰：小將本共河東出身，今歸命天朝，盡忠則一也！公有如此膽略，何以屈節於義賊，投珠於暗地乎？不若同事宋主，以建奇功，留顯烈之名，於後世也。王文被贊說了一遍，呻吟半響，乃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文也愧非賢臣，願從將軍帳下，早晚聽命。贊大喜！因問攻取之計，文曰：事當隨機應變，今李信以吾被擒，必死守不出，將軍其奈之何？不如先取接天關，然後來攻此處，有何難哉？可令李將軍，率壯士埋伏於前關下，小可乘令公衝將

軍之陣。亮方必出兵來應，將軍部兵環我而進，其關立破矣。贊曰：此計縵妙！只不可走漏消息。卽分遣布置已定。贊先行，贏卒來接天關攻擊。陸亮方聽知宋軍復來，自思此必後關難攻，又來攻此地，乃下令部下，嚴兵固守。將近二更左右，贊令軍士點火炬，哨賊放炮，僻刀攻擊，關上連發矢石抵之。忽東北角王文引兵來衝圍，宋兵大亂。王文直殺進關下，高叫宋兵戰敗，關上可出兵救應。守將聽得是王文口氣，報知亮方。亮方卽出關接應。旁邊轉過呼延贊，斷北兵爲兩截。王文乘虛殺出。亮方知事有變，卽勒馬逃走。呼延贊一槍刺於關下。李建忠伏兵齊起，殺入關中。北兵進退無路，皆棄甲拜降。平明衆軍都集，贊不勝之喜！謂王文曰：此一座雄關，非足下妙算，卽守一年亦不過也。王文曰：僥倖成功，何足掛齒？贊遣人報捷於太宗，車駕遂進接天關，望河東一帶之地矣。哨軍報人三鎮關。李太公大驚曰：宋師真乃神兵也？卽引二子。棄關逃入河東去了。却說絳州守將張公瑾，聽知宋兵已取接天關，驚疑終日，不知爲計。牙將劉炳進曰：兵法云：『多算則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今之宋師勢如山岳，長驅而來；前之堅關關隘，已發攻破；况絳州平低之地，健卒拔壕可登，且有數之兵，焉能拒敵；不如投降以救生靈之危。公瑾然其議，卽遣劉炳到宋陣納降，呼延贊奏知太宗。太宗曰：不戰而降，是知時勢也。可允其請。贊得旨，次日軍馬抵絳州城下。公瑾開門，迎候太宗車駕入城中，安撫百姓。太宗下令前鋒呼延贊高懷德等，合兵進攻河東。贊等受命，依次而進不題。消息傳入晉陽城中。

鈞聞之，亟集文武商議。丁貴進曰：宋師遠來，糧草糞竭，豈能久駐乎？陛下——面遣人於大遼太后處，乞出兵以拒宋之強道，一面調集人馬，爲城守之計。劉鈞從其議，遣人齎書前往大遼求救；一邊分遣官軍，嚴設戰具以待。却說使臣，齎文書，逕往大遼見蕭太后，奏知求救之事。太后即與文武商議。左直蕭天佑進曰：河東地控遼界，實唇齒之邦，願陛下發兵救之。太后允奏，即命兩府軍節度使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敬烈爲監使，率兵二萬救之。耶律沙得旨，卽與監使出離遼地，到白馬嶺下寨。哨兵報入絳州。太宗聞遼王出兵，以援晉陽，怒曰：河東逆命，所當圖罪，北番焉敢助逆？督命諸將，先戰北兵，後攻晉陽。諸將得令，呼延贊與高懷德郭海議曰：遼兵萬有餘室，公等何計破之？郭進曰：兵貴先聲，使人不暇爲謀，此取勝之道也。今遣屯兵於白馬嶺，離城四十里程，有橫王澗，正扼遼兵來路；公等縱兵來助，破之必矣。贊曰：是所論極長，卽令遣軍當，卽進引兵前進。遼將耶律沙與敵烈議曰：宋兵以急戰爲要，初來其勢必銳。我軍若橫阻山澗而列陣，待其兵渡將半，出而掩之。敵烈曰：不然，若使敵兵先渡，我衆望見其勢，皆有怯志也；正宜乘其勢而逆之，可以成功。卽率所部，渡澗來迎，欲知交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郭進大破耶律沙

劉鈞勅齊召楊業

却說耶律沙固執不從，敵烈染去及登岸，忽正東金鼓齊鳴，喊聲振天。乃郭進軍馬殺來

敵烈排開戰馬，兩陣對圓。郭進舞刀縱騎，大罵北朝待死之寇，尙敢來惹逐亡之禍也？敵烈亦罵曰：汝中國窮武連年，貪心無厭，是以出師援寇；若早退兵，免害遺民下之誅。郭進揮兵衝入。敵烈掄刀迎之。兩馬相交，戰上三十餘合，調在一彪軍殺出，乃呼延贊也，挺鎗躍馬，縱橫斷其陣。敵烈激怒，力敵二將不退。對壘耶律沙望見敵烈勢危急，催後軍涉澗救之。南陣右側，高懷德之兵又到。兩下鏖戰，箭下如雨。郭進奮勇向前。敵烈勢功不支，潰圍而走。郭進緊追臨近，揮起提刀，斬落於河中。可憐這地英雄，化作一場春夢。異時宋兵競進，北軍大敗，淹死澗中者不知其數，屍首爲之堆積。澗水不流。耶律沙引敗衆望小徑逃走。呼延贊高懷德率兵追之。耶律沙殺取危急，忽山後一枝軍馬殺到，乃遼將耶律斜軫。蓋蕭太后恐前軍有失，故令耶律斜軫屯兵山後，以救不測。恰好遇着耶律沙殺敗走到。耶律斜軫，乃整兵奮力殺退宋軍，保得耶律沙尋去了。高懷德每合兵一處，報捷於太宗。太宗大悅，仍下令選取晉陽。城中劉鈞困甚，遂兵大敗而奔，萬糧無地。乃集羣臣商議。左相郭有儀奏曰：宋兵勢雄，難以抵敵，不如奉表稱臣。一則可以免怒，一則救滿城百姓。劉鈞默然。中尉宋齊邱奏曰：河東城空池深，精勇之士，不下數十萬；若使背城一戰，成敗未可知也。何以輒屈膝而事他人乎？臣舉一將，可以破敵。劉鈞問曰：卿舉何人？齊邱曰：世居幽州八氏，姓馮名風。當黃巢作亂之時，聞此人名聲，兵不敢入州；彼執一根鐵桿鎗，與王彥承齊名，今棄武學道，隱居嵩山，此人雖老，尙可用也。陛下若

陳謨旨，召其爲帥，率兵以退宋師，必收萬全之功也。劉鈞曰：誰可諭詔召之？有捲旆將軍徐重進曰：臣願齎詔前往。鈞即下令，遣重進詣嵩山。重來到山前，遠遠望見一所茅庵，逕進庵門，窺見內有一人，鬚長八尺，黑面銀鬚，端坐於石墩看經。重進前揖曰：此處莫非馬將軍莊上否？其人起而問曰：閣下從何處來？重進曰：小可奉漢王之命，齎詔來宣馬道士下山，以退宋兵。其人曰：貧道成就馬風，但我年已老邁，不比往年矣！今既奉詔旨，不敢不權爲拜受。因喚山童擺設香案，拜受詔旨畢，遣重入山後，分賓主坐定。因問之曰：宋君舉兵北征，誰爲正將？重答曰：宋軍貫戰之將極多，惟有先鋒呼延贊，英雄莫敵。近來攻取關州，皆此人之方也！今有宋中尉舉足下能禦宋師，特遣下官齎詔來宣，乞承旨下山，以慰我主之望。馬風笑曰：貧道筋骨衰老，鬚髮霜侵，年近九十，大非昔日之比。且弓馬荒廢，何能堪在重任？今山後楊令公擁重兵於應州，何不舉之退敵，而來召我耶！公宜急復君命，勿誤軍情。徐重聞言，不敢相強，只得拜辭馬風，歸見北漢主，把馬風口內情辭，如此這般，一一奏上。劉鈞聞說馬風不肯應命，悶悶不悅。與羣臣再議退敵之計。于貴進曰：事勢如此，陛下只得再召楊令公來救國難。劉鈞曰：楊令公屢次出兵應我，往年澤州之戰，與宋師講和而歸，頗稱中國恩德；寡人疑其有通謀情意，故不欲再召之。貴曰：陛下以仁義待人，楊家父子實有忠信，甯肯負國耶！劉鈞准奏，復遣使齎敕命，遣讀山後來見楊令公，宣讀詔旨曰：

孤守晉陽，僅保一鎮，雖有湯武之德，實難爭大之名。自周世宗忿仇不絕，屢被見伐。而今君繼立，復帥精兵，長圍城下。百姓抱死亡之患，誠郭巨累卵之危，惟爾父子，忠心效命，詔書到日，即宜引兵赴援，以衛國難。成功之日，當頒重典。故茲詔示。

楊令公得詔，與王貴議曰：宋兵屢侵河東，若不救援，則有違詔之責；若逕行師，則前番與宋議和，豈宜失信？君何以計之？王貴曰：將軍河東鎮臣，主上有難當救，何用執小信而遲疑。令公從其言，即令王貴領鎮州，自率七子，部精兵三萬，前來救應河東。有詩爲證：

萬馬南來氣勢雄，旌旗閃鏗蔽長空；全憑國士擒龍策，一定封疆頃刻中。

哨馬報入宋軍中，主將潘仁美召集諸將商議。高懷德進曰：楊令公乃勁敵也！自周世宗之朝，每與對敵，未嘗得利；今又舉兵再至，當以深謀遠計，戰則未可卒抹也。呼延贊曰：小將亦聞楊家父子，天下無敵；我領本部先於來路衝擊一陣，且觀其勢如何。仁美允其議，即令贊前往。贊得令，率馬軍八千而行。却說楊令公兵馬來到臥龍坡下營。哨軍報入，宋軍於十里之外，阻住去路。令公笑曰：敵賊不知兵勢，自來取敗；問軍中誰先出馬？言未畢，第五子楊延德進曰：不孝願先上陣。令公許之，即付精兵五千。延德全身貫帶，部精兵鼓譟而來。兩陣對圓，延德綽斧騎馬跑出大叫曰：宋將何不即退，乃何目取滅亡耶？贊大怒曰：無名小卒，今日休走！即挺槍躍馬直取。延德綽斧來迎。兩騎相交，二將連戰四

十餘合，不分勝負。督馬上白忠，人稱揚令公父子英雄，果非虛語。二人欲復鬥，馬不堪馳。延德曰：馬力困乏，明日再戰。南北乃各收兵回營。延德回見令公，告知宋將與兒連戰四十餘合，未決輸贏。令公曰：近聞宋將有呼延贊，武藝精銳，莫非便是此人，吾明日親自戰之；因下令前進，離宋營數里下寨。有楊七郎欲建首功，密引兵步三千，潛地來寨來劫宋營。正直潘仁美與高懷德郭進等在營中議論兵法，忽然燈爆火滅。仁美曰：莫非楊家有人劫寨，天公預使見報下。當令諸軍多設弓弩以備不虞，不可出兵擾動。高懷德等，按營守，遵令多設埋伏。楊七郎自料宋兵無備，引部兵賊聲殺入。忽營後一聲梆響，伏兵萬弩齊發，箭如雨落。此兵騎死者，不計其數。七郎急回馬，被高懷德郭進兩騎衝出，追殺五里而回。七郎步兵折去大半。次日令公知之大怒曰：，不由軍令，致損許多人馬，按法當誅；即令軍士司押出七郎斬首示衆。軍令纔下，牙將張文進曰：七將軍雖有罪，其志乃爲國也！誤致傷折，情有可原，乞宥之。令公曰：父子雖至親，法令不敢私，務必斬之。衆將力爲勸解，令公怒始稍緩，乃令軍政跳剗七郎。即於帳前綁打四十，血肉淋漓，觀者無不凜凜。七郎旬旬謝罪而退。令公謂曰：吾初到，未可便交鋒，須待養息數日，遇機而戰，豈有不克。衆將得令，各人堅守不出。却說宋師潘仁美，聽知楊家軍馬已到，遂撤圍迎敵。南北對壘立營，一連拒守十數日，各不出營。仁美遣健卒緝探北軍動靜。回報楊家軍馬各嚴整軍器，欲與我軍大戰。仁美聞報，即下令諸將分營出戰。高懷德爲左翼，

呼延贊爲右翼，郭進爲前後救應，分遣已定，衆將各整備迎戰。次日平明鼓鼙三通，兩陣中潘仁美當先出馬。上首高懷德，下手呼延贊，兩匹馬一字排開。對壘楊業亦部兵出戰，金盔銀甲，白馬紅袍。左有延朗，右有延昭，父子將兵，威風赳赳。仁美在門旂下，暗暗稱奇！出陣問曰：河東違命之國，特來討罪，公何屢次出兵救之？令公厲聲曰：汝軍據有中國，尚不自足，連年窮兵遠討，既不免貪兵，何況向年請和而退，盟血未寒之日，又來侵犯，是何道理？河東唇齒之邦，吾受劉主厚恩，特來救援，急急退兵，猶存舊好；若說半個不字，吾當驅太原之兵，殺你片甲不留，那時悔之晚矣。仁美聞言大怒！問陣內誰先出馬，擒此匹夫？言未畢，呼延贊挺槍出馬，望楊業刺來。郭邊延昭一馬上先，截住厮杀。戰到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宋陣中鳴金收軍。原來太宗看見楊家父子，盡是英雄豪傑，心中正要收撫，故此鳴金收軍，以待圖策招徠，那時河東不難下矣。欲知招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八王進獻反間計

光美奉使說楊業

却說是夜太宗回歸營中，只是悶悶不樂，無計可施。惟八王揣知上意，因進言曰：陛下悶悶不樂，豈非無計招降楊家父子乎？太宗聞言驚問曰：汝今有何妙計？八王頓首言曰：依臣愚計，只可遣人往河東，行反間之計，管教楊家父子來歸。太宗喜曰：此計甚妙！

只恐無人可行？八王進曰：此行須得楊業去，事可萬全。是時光美正在旁邊，即出班奏曰：臣不才願往。太宗大喜，即日給與黃金千兩，錦緞千疋，前往河東。光美星夜到趙府中。却說趙途是漢主檀口驍侍。趙途所言，鈞無不從；光美來到，先賂其左右，引見了趙途，送了他黃金錦緞。趙途本是小人，貪其厚利，便喜不自勝，問光美曰：大人天朝大臣，何意收養遐陬之老？若承有所教，何敢不從。光美曰：吾主深知大人驍侍於漢主，言無不從，今使光美布其愚意。河東中原本無大仇，所以與兵，不過欲來講平；奈有楊業父子，恃其驍悍，專肆兵威，遂使兩國和好不成；且彼戰不利，則謫移河東，彼戰一勝，則阻兵而驕，劉主必大加寵幸，於大人之遇，未免少棄矣！且以我主願乞大人一言。疎之劉主必勒兵而回。那時與大人定共和議，使河東中原永爲兄弟之國，則大人之寵幸益固，不讓他人得專其美也！願乞大人裁之。趙途接受了許多東西，又聽見他這番言語，遂有擁護他人得專其美之心，因曰：大人放心！趙途自區區管教除了楊業父子；當即款待光美，又潛地送回。趙途自思得了宋人許多禮物，若不與楊業，他日成功，反議他得專其美，豈不失了宋人面皮？於是日夜散布謠言，說：楊業受了宋人金銀，約與反兵助宋，同勦河東，迨功既成，便與宋朝共分其地；此言一時傳播。却又密與宋人通訊，宋人勿與交戰，須逗留十日半月，管教成功。太宗得此消息大喜！向光美曰：此事可信否？光美曰：臣視趙途小人，只知貪利固寵，又且忌妬楊業，此事可信無疑；陛下只須傳諭各營，堅守勿戰，俾得

於中取事，離間楊家父子，伺設有隙，然後臣奉片言詔諭，管教山後軍馬，入吾彀中。太宗擊節稱善！乃下令戒諭軍中，各宜堅守，勿與交戰，若其請戰，但聽之而已。此令一下，各營果是堅守不出。劉主見此猶豫，每日只促楊業出陣。楊業奉令布軍，言出討戰；奈何宋營人馬只是不出。楊業無計可施，又且河東紛紜，說是令公得宋金珠，禍廣欲叛，楊業愈驚！只每日督軍索戰，宋軍半分不理，故每日只是悶空。趙遂入見劉鈞說：楊業受宋金珠，欲與衆降敵。鈞大驚曰：國舅何以得知？遂曰：此事臣知已久，往年澤州之圍，楊業提兵來援，已與宋人通和而回；臣因國家用人之秋，未敢輒奏；今稽延不進，與宋師爲觀望之計，此反間已露，中外皆知，流言四起，百姓倉皇，非獨臣一人所知也。劉鈞信其言，因問趙遂奪楊業之計。遂曰：陛下須降勅宣其入國議事，預先埋伏甲士於殿下，待其來，投刃爲號，齊出擒之；只消二十多人，便能成事。次日，劉鈞遣使逕往北營中，宣召楊業。楊業隨至殿前，拜見畢。劉鈞拔所佩刀，投於殿下。兩邊聽見刀聲，伏兵一齊迸出，將楊業捉下。業不知其由，大驚曰：臣無罪，陛下何以捉我？劉鈞怒罵曰：汝與宋軍通謀作反，由說無罪？亟令推出斬之。宋齊邱苦諫曰：楊業父子，忠勤爲主，焉有反情？陛下勿信謠言，而誤大事。鈞曰：彼有三罪之情，豈是謠言無據？屢自不出師一反也；不遣人通知出軍二反也；往年私自受和而歸三反也；有此三反之情，難以容留。丁貴保奏曰：即日宋師臨敵，待其出敵，不勝斬之未遲。劉鈞依奏乃赦之，令退宋師。令公默然而退。

回至軍中，謂諸子曰：此必宋人行賄賂之計，使漢主誑我等父子。頃聞若非宋丞相方奏，險然一命不保。今命殺退宋賊，則免我誅戮，不然，便要問罪，怎奈宋兵不出，何以退之？延頊進曰：大人何用深憂？既漢主信謬而屏逐我父子，則將人馬復回靈州，待宋兵攻破河東，那時思我父子，悔之晚矣。令公曰：我今本欲盡忠於國，既出兵來援，豈有引退之理？汝衆人明日只管出戰，再作商議。延頊憤憤而退，與諸將密議，欲有歸附大朝之意。延嗣延朗兩弟兄出陣搦戰，宋營中無一騎來敵者。日晚延嗣等只得退去。太宗聞劉晏諜楊業消息，因與謀臣商議招徠之計。楊光美曰：陛下正宜乘此機，以誘楊家來降也。太宗曰：朕正苦無其策。楊光美曰：臣有一計，不消半個月，河東唾手可得，使楊家父子遷入我朝也。太宗悚然曰：卿有何妙計？光美遂進於太宗耳邊，連道幾句，如此如此。太宗大悅曰：此事非卿不行。光美欣然領旨，逕詣楊家寨中，先使人通知楊業。楊業曰：往年正因此人來議和，至厚待之而去，致漢主疑忌，今又至此，必有說詞；先令三十健卒，伏於帳外，若喝聲，即出擒之，分布已定。須臾，光美昂然入見。楊業端坐帳中不動，兩邊七子，齊聲立開。業問光美曰：汝來欲何爲？光美曰：特來勸將軍歸順中國也。業大怒，喝一聲，帳下走過二十人，將光美登時捉縛，叱令斬之。延嗣曰：大人暫息雷霆，審其來語；如有不是，然後斬之。業曰：汝試說來，若說不通，即當試刀。光美全無懼色，朗聲謂曰：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且將軍出兵來援河東，本欲盡忠，今猜忌日深，以無

以自明心跡，事必敗矣！我宋主仁德遠敷，諸鏡仰嚮，只有河東未下，其能久安乎？背暗投明，古人所貴，願明公垂察焉。業聽罷半響無語，既而曰：惡不殺汝，汝汝去，速令勇將來戰。光美不慌不忙，退出帳外，拂袖際落一密書於軍中而去。左右拾得，即延熈接着，拆開視之，却是畫成圖局一張，有無佞宅，梳妝樓，歇馬亭，聖旨坊，內寫接待楊家父子之所，極其美麗；延熈將與七郎細玩。七郎曰：莫說與吾等居住，俾得一見，亦甘心他。延熈曰：且莫揚露，看漢主勢頭如何！不善待我父子，即反歸南朝也。衆人隱下，不與令公知之。過了數日，劉鈞遣人督戰，糧草賞軍之物，又不給應。令公愈惱，與共子商議出戰。延熈進曰：非我衆人不肯盡心，軍中糧草未敷，衆人各無鬥志，若硬出戰，必先自斃，焉能取勝！不如引退應州去了。消息傳至宋營，太宗知之，即召羣臣商議。楊光美曰：且令諸將緩河內攻之，先定計降了楊家父子，不愁河東不下。今乘其軍馬已退，可布謠言於應州，稱道：北漢主以楊家父子，有托孤私逃之罪，欲結大遼，出兵討之。彼聞此消息，人懷內懼，陛下遣人說之，事必成矣。太宗依其議，即命軍中布傳謠言，傳入山後不提。且說楊令公尋夜歸至鎮下，不數日間此消息，軍士皇皇，統屬不一。令公坐臥不安，憂形於色。夫人余氏問之曰：令公自晉陽歸山，何以日夕抱悶？令公嘆不已，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告知。夫人曰：曾與衆兒子商議否？令公曰：多有勸我投降，只恐非長策也。夫人曰：天朝甚厚待汝父子，歸之亦具長策，何必深憂！令公曰：正不知待我之情，如何

上若使不及漢主，反受負忠之名，那時進退無及矣。令公言罷，選出軍中。其時五郎延德，入問曰：方纔將軍所言何事？余氏以令公之言告之。延德曰：事非偶然。善父子有王佐之才，定亂之武，何所歸而不厚哉？言罷，即以所得宋人繪圖展開，與母看之。延德一見，指證甚詳。時有二妹在旁，長曰：八妹，年十五。次曰：九妹，年十二。聞說如此之富貴，勸母喻父歸順天朝。母曰：汝等且勿言，待我以機會勸之。次日與令公對席而飲，酒至半酣，夫人曰：妾聞將軍日夕懷大違出兵之憂，此事甚爲可慮！令公值此進退不決之地，光景易去，年華日逼，致使功名不建，深爲可惜！不如從衆孩兒之言，棄河東而歸順天朝，上酬平生之志，下立金石之名矣，不勝幽沉於夷俗，致萬古只是一武夫乎？令公聞言欣然曰：夫人所論極是矣。我明日當與諸將商議歸降。令公思付一夜，次日出軍中召集諸將，宗義歸中園之計。牙將王貴進曰：令公此舉，亦非細事，必先自重，然後人重之；須先遣人通知宋主，待其差大臣勇將，帶勅書來到，然後歸之，可保全美。令公然其言，先遣部將張文，前詣宋軍中，來見太宗，遂知令公將歸順天朝之意。太宗因集文武問曰：令公今欲歸順，當何以處之？八王進曰：楊家父子若有此舉，陛下難以等閒待之。須以文武班中，選二人前往，登詔通意，則彼必傾心歸順，無所疑惑。太宗問誰可往？道未畢，楊光美進曰：文臣牛思進，言詞清朗；武臣呼延贊，英雄慷慨；此二人若去，事必萬全。太宗允奏，即下詔遣二人資厚禮，詣麟州，來見令公，宣讀詔書曰：

朕以國家多事之秋，所難得者人材也；是以即位之初，注意邊將。茲聞山後驪州楊令公父子，文能與邦，武可定亂；隈屈抑於篤遠之方，捨置於閒散之地；朕甚惜焉。且河東克在目中，君將何歸？今特遣親信文武二臣，賚來勅命，道明朕意。爾父子果有幡然之志，投降中國；朕將授以重責，使子孫受莫比之富貴，而令公得金石之高名，豈不偉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楊令公得詔拜受命畢，即請牛思進與呼延贊入於帳中，分賓主坐定。牛思進曰：「主上以令公傾心歸命，特遣小臣二人，敬來麾下，而定其約；且衆人公之到，如大旱之望雲霓，幸勿疑貳。」令公曰：「區區守此僻方，上不能盡忠漢主，下不能立切留朝，實爲中國所羞。呼延贊曰：『令公道差矣！君有文武全才，效忠爲國，志亦勤勞，奈劉鈞佞臣，用事之日，不欲令公父子建立奇功，致使進退沉滯，而有歸天朝之念，此誠大意，使公等立不世之名於本朝，豈偶然哉？』令公見二人理通詞順，甚加敬服。因令左右設酒以禮相待。衆人盡歡而散。次日，令公入與夫人，商議歸降之事。夫人曰：『令公既有志歸於天朝，何必再議！』因令其子，調集邊方軍馬，裝着府庫金帛，先令差來二臣復命，準備起行。後人有詩證曰：

山川鍾秀不徒然，致使英雄產太原；父子重教歸大宋，契丹拱手定三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小聖感夢取太原 太宗下議征大遼

却說牛思鴻與呼延贊同奏太宗，楊家父子隨着衆將來降。太宗謂八王曰：「既楊業將來，卿率軍臣於中路迎之。」八王領旨，即日率軍臣於白馬驛中等候。忽報北地旌旗蔽日，塵土遮天，想必楊家軍馬來到。八王聽得，引衆人出驛觀望。不移時，前哨報入楊令公軍中，道知中國官員驛前候令公。卽下馬前進，見兩邊百官，衣冠侍立；門上擊鼓相迎。八王當先施禮曰：「奉主公宋君之命，爲令公遠涉風塵，特遣衆臣於中途迎候。令公初到，尙未知是誰，猶有懼色。呼延贊恐其失禮，乃近前謂令公曰：『此是宋君嫡姪，金簡八王也。』令公大驚，便拜伏於道旁。八王連忙扶進驛舍，與令公同行，早已安排下酒禮相待；衆臣濟濟，殷勤相勸飲酒。楊家軍馬駐紮於驛營，宿了一宵。次日，八王與令公並轡而行，前到宋營中。近臣奏知太宗。太宗下令宣入。八王引令公朝見，拜伏於帳外，稽首請罪。太宗深加勞，授楊業同練使之職，統率所部，候班師回京。再擬陞擢，業受命而返，以帶來軍馬。駐於城南，按甲不出。太宗下令諸將，仍前急攻河東。是時劉鈞聞報，應州反了，楊業歸順天朝，驚得神魂飛落，寢食俱廢。宋齊邱與丁貴等，只得嬰城自守。宋師連攻數日不下。潘仁美令諸將築長圍攻擊，金鼓之聲，達於內外。城上矢石交下如雨。丁貴等，欲捨死抗敵，入見劉鈞，乞借兵於大遼，以救國難。劉鈞允奏，遣人星夜詣大遼求救不題。

却說太宗以太原久圍不下，於二月初三日，親至軍前督戰益急。高懷德呼延贊等分門緊攻，城堞皆崩，殺傷甚衆。太宗手詔諭漢主出降。使者至城下，守陣軍不納。太宗大怒。與諸將衛士，進屯城下，列陣於前。南北軍兩下對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夜太宗宿於中營，隱几而臥，忽聞報云：夫人至矣！太宗開眼視之，見三四十黃巾力士，擁着一乘轎來，須臾有婦女，從轎中出，取過白帖一紙，付與太宗。太宗問曰：卿乃何人？婦人答曰：妾乃河東小聖，今獻一計，來見我王。太宗看紙上，有八字個云：「壬癸之兵，可破太原。」太宗看罷，觀那婦人，忽然不見，覺來却是一夢。時已五更，亟召八王楊光美入營中詳夢。光美曰：壬癸屬北，莫非教陛下從北門攻打，可破太原。太宗從其言，次日下令諸將攻打北門。是時漢主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先夜夢見金龍一條，從北門隨水滾入，城皆崩陷，驚覺失色！平明忽報宋君降手詔，遣人於城下諭降，總係富貴。劉鈞見勢傾危，又得此夢，亟稟文武諸臣議曰：吾父子在晉陽二十餘年矣！不忍以禍加百姓，若不卽降，必有屠城之慘，我心不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羣臣聞之，無不下泪。人報國舅趙遼，已開了北門，與宋師入城矣。劉鈞乃哭入宮中。潘仁美當先進城，遣人傳言北漢主，宋君寬仁大量，並無加害之意。鈞始放心，乃遣李勳賈印殺文籍，奉表乞降。太宗下詔許之，車駕過北門城臺，設宴奏樂。與從臣臺上歡飲。漢主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賜以襲衣玉帶，召使登臺。漢主叩頭謝罪。太宗曰：朕以弔民之師至此，豈有加害？

放心無憂也！漢主謝恩已畢，因請車駕入太原府。百官香火燈燭，排開迎接。太宗升堂坐定，北漢百官皆拜降於堂下。太宗宣授劉鈞爲檢討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越郡公，仍領河東。按北漢劉崇於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據太原稱王，統州十二，迄劉鈞四十二年，至是降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如是河東悉平，靜軒咏史詩曰：

投降敵國胆生寒，聖主驅隨駕兩驂，總爲弔民非好戰，馬前不信是強堪。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下議班師。潘仁美進曰：河東地控幽州，契丹屢爲邊患，今陛下車駕在此，軍士用命，可乘此破竹之勢，平定遼東，千載一時之功也。道未罷，楊光美進曰：河東初定，軍士披堅執銳日久，且糧餉不繼，陛下且回車駕，徐定進取。是時衆論紛紛，太宗未決，起入行宮，召八王高懷德郭進一班戰將，入議其事。先是圍太原時，從軍或不知太宗所在，軍中或欲議立八王，八王不肯。及太原既歸後，太宗聞之，故意久不行賞。八王曰：太原之賞，未及將帥。今又將有大遼之行，軍士實不堪！莫若依光美之議，班師回京，誠爲上計也。太宗怒曰：待汝有天下，當自爲之。高懷德曰：潘招討所論，欲窺邊方之大計，此去幽州，只咫尺程也，若使功成，則大遼指日而見矣！望陛下從其議。太宗意乃決。次日下令，以禮部郎中劉保勛，知太原府事；車駕留太原進伐。遂分遣諸將及楊家將，望幽州征進。時值暮春天氣，但見：

山桃撲錦，岸柳拖金。時聞春酒出籬香，每見鶯花沿路吐。絲鞭鳥鼻，穿紅杏之芳菲。

；驍馬馳馳。野橋之綠水。從寬心忙趕路遠，隨征意急恨行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易州下寨。潘仁美遣人下戰書於城下。守易州者，遼之刺史劉宇。聞知宋兵來到，正與牙部郭興議戰守之策。忽報宋營遣人下戰書。劉宇得書，回問郭興曰：公所見何如？興曰：小可之見，宋師近日平定河洛，乘此勝氣來到，安能拒之？不如遣人前詣軍中，察彼動靜，獻城納降，可保萬全也。劉宇曰：此行非公不可。郭興領命，逕詣宋營，見高懷德端坐營中，興心甚忿，及入帳，懷德問曰：大兵臨城，汝來見我，有何見諒？興曰：天兵如雷霆，逆而當之，無不塗粉。今主特遣小可，來陳乞降之狀，以救一城生靈。懷德大喜！即引見潘招討，道知其由。仁美曰：彼既投降，當令明日開城迎接車駕。郭興拜辭而去。次日與劉宇開城出郭，迎接太宗車駕入府中駐紮；凡得兵二萬，糧草一十五萬，駿馬六百匹。太宗封劉宇官職如舊，下令進取涿州。守涿州者，遂判官劉厚德。當知宋兵已下易州，召部下商議。部署齊廷珪進曰：宋君仁明英武，統一存機，不如開城迎接，以圖富貴。厚德聞言，即遣人於宋營中乞降。仁美得報，次日遣車駕進涿州。厚德拜於堂下請罪。太宗撫而納之。是時太宗軍馬二十餘日，平定二州。後人有詩讚曰：

干戈一指入遼封，敵將開城節使通；聖主威風千里遠，黎民爭迎道途中。

消息傳入幽州，蕭太后大驚！急聚文武商議。左相蕭天佑奏曰：陛下不特驚慮，臣憂一

人，可敵宋兵。蕭后問曰：卿舉誰人？天佑曰：大將耶律奚底，耶律沙，智勇兼備，若他部兵迎敵，必能成功。蕭后允奏，即令耶律休哥爲監軍，耶律奚底與耶律沙爲正副先鋒，統領五萬精兵前行。休哥得令，部兵出城；南北營旂鼓相擊，兵勢甚盛。哨馬報入潘招討營中，仁美集諸將議戰。呼延贊曰：小將先一試陣，以挫遼兵之威，仁美允之，付與步兵八千。高懷德曰：小將前往相助，共建功勛。仁美亦與兵馬八千。懷德引兵去了。分遣已定。次日鼓罷三通，列陣於幽州城下。宋軍北向，遼軍南向。遼將耶律奚底，全身披掛，躍馬當先。宋將呼延贊，橫鎗勒馬，立於門旂之下，問曰：來將何人？耶律奚底怒曰：蕭太后駕下大將耶律底奚也。贊罵曰：遼蠻匹夫，敢來爭鋒耶？即躍馬舉鎗，直取奚底。奚底綽斧來戰。兩下叫喊，二將戰上數合，不分勝負，番將耶律沙一騎突出，雙敵呼延贊。呼延贊力戰二將不退。忽宋營中鑼鈴響處，高懷德縱馬當先。舞鎗抵住耶律沙交鋒，四直馬踏起征塵，南北軍箭矢交射。從早晨戰至日午，勝負未決，兩下互有損傷。呼延贊揚聲曰：馬力已乏，明日再戰。乃各收軍。欲知翌戰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高懷德幽州大戰

宋太宗班師還汴

却說高懷德與呼延贊，歸至營中，道知番將英雄，未決勝負。在美女曰：耶律沙乃番之驍將，汝等當慎而戰之。贊等退出。仁美乃入奏太宗曰：番兵勞銳，今日之戰，恐不能取勝。

，臣甚憂慮。太宗曰：朕須親臨戰陣，與番將決一雌雄。八日，遣曰：陛下當慎重，自有諸將出力，不必親冒矢石也。太宗不聽，次日，竟下營，命諸將夾城。却說那律哥哥，正與諸將議敵兵之計。哨報宋軍領營而來，要與番陣決一雌雄。那律哥哥聞報，謂耶律沙曰：大將耶律學古屯兵於燕地，正扼宋兵之後，可令其出兵，襲其後陣，與諸軍擊其梁河。於是列開陣勢，驟見宋軍漫用塞野而來。前鋒呼延贊騎馬出營，高叫番將有勇者來鬥。番軍宋絕，北陣中耶律沙橫刀而來，厲聲喝道：宋將速退，免受刑戮。呼延贊挺鎗而來。耶律沙搶刀來迎。兩下相交，連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北將耶律奚底助陣，揮斧從旁攻入；高懷德一馬當先抵住。兩下金鼓齊鳴，旌旗混亂。回將歷戰之間，忽宋陣後一聲炮響，如山崩海湧之勢；遼將耶律學古率勁旅衝擊而來。宋兵正不知何處軍馬，先自潰亂。陣腳團結不齊。耶律奚底在將台之上，望見宋軍已動，出一枝生力軍馬，直衝其中。太宗急下令，諸軍護駕。仁美聞此消息，驟馬挺死來戰，正遇耶律奚底到。交鋒只一合，將仁美斃於馬下。郭若石見，一騎搶出，救之而起。是時番營中，諸將過看敵手，戰之未下。及聞太宗有難，各拋柴而來。太宗已冒箭殺出圍中，營荒草紛紛而逃。殺耶律奚底將兀環，如重鎗二聲，乘勢追逼。高營楊業將士，領諸子曰：主上在難，何以救之？楊業即驅馬當先，厲聲激奮而走。兀環激怒，捨刀一砍，延昭挺鎗迎敵。戰不兩合，發延昭當胸一槍，刺落於馬下，殺退追兵。見太宗立於城上，延昭曰：陛下之馬何在？太宗曰：已被亂矢所傷。

不堪騎乘。延昭曰：可急乘臣馬，臣當步行殺出，太宗恐無馬，不能勝敵，乃曰：卿當馬而戰，吾只乘驢車而走。延昭曰：敵兵來得多矣！陛下速上馬，當可傷臣，望勿顧惜。正在危急之際，遇七郎單騎殺入，見延昭曰：宋兵戰陣已亂，哥哥何不緊保主上而走？延昭曰：汝以所乘馬與聖上騎，吾當先殺出。七郎即扶太宗上馬。延昭怒聲如雷，突出重圍，正被兀里奚乘軍攔住。延昭咬牙覷定兀里奚，一槍刺去，正中咽喉而死。延昭又遠過西營，北軍矢石交下，延昭透不出重圍；恰遇楊業高懷德呼延贊三將衝圍殺來，救出太宗奔走定州。此處可見楊延昭之勇，後人有詩讚曰：

斬堅入陣救君王，敵將爭迎致滅亡；未入中朝先建績，將軍名義至今香。

潘仁美收拾殘軍，但見屍首相疊，血流滿野，宋兵折去八九萬，喪其資械不可勝記！於是易涿等州，復歸於遼。耶律休哥已獲全勝，乃收軍還幽州不題。却說太宗走入定州，衆將陸續都到。八王等進前來賀了帝曰：今日若非楊業父子力戰，幾一命難保。八王曰：陛下百靈之助，賊兵自不能傷，自當保重聖躬，不宜親冒險地；設使諸將一時不及救應，誰爲陛下計哉？太宗點頭以應，即召楊業入帳中，賞以緞綿二十疋，黃金四十兩。因謂之曰：嘗以賜卿，卿爲護駕之禮，候班師之日，再議報功。楊業再拜受命而出。八王曰：糧餉不給，軍士凋傷，乞陛下班師回京，以慰臣民之望。太宗從其議，即日下詔班師。楊業爲中隊，其餘各以所部，護駕在後。旨令已下，諸將准定起發定州，望汴京而還有詩爲證：

澤圍江山入職圍，生民無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印，大將功成萬骨枯。

大軍一路無詞，歸到汴京，文武羣臣朝見畢。太宗曰：朕以幽州之辱，須懸胆以報仇，汝衆臣各眾所見，爲朕熟籌之。司徒趙普與參知政事齊鄆郭贊等奏曰：陛下以甲兵之利，庫之富，何患醜不滅哉？但以軍士圍太原已久，瘡痍未復，須待秋高馬肥，蓄威養銳，徐圖進取，未爲晚也。太宗從其議，下令宴征太原將士於崇元殿。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次日，降勅封楊業爲代州刺史，發兵馬元帥之職。其長子以下，俱封代州團練使，築第於金水河邊無佞宅，賜資甚厚。羣臣奏以楊業未立大功，封賜過重。帝曰：朕以信義處人，豈可有失於臣下；竟下令。楊業復上表辭其衆子之職。表曰：

臣楊業頓首言：竊謂聖明在上，萬物同春。臣僻身野鄙，賦性粗率；文不能立國，武不能定亂。蒙陛下覆戴之恩，浩蕩之德，賜第宅於金水之河，授勅命以代州之任，如此宏恩，使臣雖碎身損骨，莫能效命於萬一；日夜懷懼，惟思報本。臣愚蠢之子，未見寸功於朝廷，而皆得團練使之職；恩命既下，中外駭焉！臣何敢當。乞陛下以賞

罰！爲慎，追還衆子之誥，使臣得免濫受之罪，以圖盡職。類思與命，不勝幸甚！

太宗覽表降旨，准其所奏。楊業謝恩而退。是時邊警暫息，烽火不聞，太宗日與羣臣，在宮中，講論治道，討遼潘鎮將帥，或陳或詞，皆得其宜。詔分兩頭，耶律休哥自勝宋師以還，頗有張大之勢；蕭后甚倚爲重。正值蕭后設宴以待文武諸臣，耶律休哥進曰：往者

以麾下屬，出軍迎敵宋師。臣仗諸將用命，殺得敗虜而去！今臣欲乘中國走歸之後，入懷內，請領精兵，直搗汴京，以報國恩。陛下允臣所請。蕭后曰：以卿所論，誠善言也。恐中國人恐壯夫，未可遽取。燕王韓匡胤曰：臣願與耶律將軍出兵伐宋，誓死而進，自有成。齊太后降旨，以韓匡胤為監軍，耶律休哥為救應，耶律沙為參贊，率兵十萬伐宋。匡胤領命，即日，出關，直趨滑州。時值九月天氣，但見，一寒風吹，葉秋容淡，鴻雁歸鄉。韓匡胤與副將蓋彥進率漢軍，進將以主上敗歸而回，乘此銳氣，特來圍城。將何以退之？蓋彥曰：若與之戰，勝敗未可知；當用奇計，豎起降旗，誘其入內，擒之，可一鼓而虜功也。廷翰曰：此計固妙，但恐其見疑，不納我等投降何如？漢瑁曰：先以糧餉進之，彼見我情，真決無不用。劉廷翰大喜！即遣人於燕營中，濟餉納降。韓匡胤曰：汝主來降，將何為信？差人曰：先獻一糧與元帥，亦軍餉之用；然後率衆納降。匡胤信而允之。耶律休哥曰：宋氣氣不弱，今主交鋒而投降，此誘我之計也！元帥宜整兵待之，勿信其言。匡胤曰：彼以軍餉與我，豈有不聽？遂不聽休哥之言。次日休兵，城下。廷翰得差人回報之言，即整點人馬，令蓋彥進率兵一萬，屯城東門，待遠兵入城後，欺殺其營。蓋彥領兵去一萬，屯城西門，敵人若到，放下吊橋，乘勢橋之。漢瑁亦領命而去。劉廷翰分遣已畢，自率勁卒，密開南門，作救應之兵。要

知誘計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漢瓊智勝番將

楊令公大破遼兵

却說韓匡嗣遣人緝探方歸回寨。宋人大開西門，並無隻騎往來。匡嗣不信，自率輕兵來看，首先進入城壕，吊橋裝斷齊歇。燕雲驍尉劉耀武，進前諺曰：「元帥不可輕入，適望城中陣隱似有兵力之狀；若不速退，墮其計矣。」匡嗣猛省曰：「汝之言是也！」即令移軍拔起壕備，開邊一聲炮響，如天雷轟雷之勢。李漢瓊引步兵抽起原備，首先殺出。匡嗣大驚，撲馬而走。漢瓊揮刀追來，將劉耀武奮勇迎敵，二人相交，戰不數合，被漢瓊一刀劈於馬下；宋兵競進，遼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耶律沙一騎飛來，保救了韓匡嗣，殺回營。漢瓊引馬軍斬首而入，正遇耶律沙交鋒。耶律沙見宋兵勢大，不敢戀戰，拼死與匡嗣奪圍，走奔州。漢瓊掩兵擊退，遂而拔營而逃，並棄重鎗盡。劉廷帝從南邊進城，與漢瓊等合兵追趕，獨耶律休哥、以中軍力戰不退。廷翰乃率軍追趕。休哥引殘騎回見匡嗣言：「宋兵勢甚，一時無策，可亟轉幽州，再作商議。」匡嗣憂懼無已，只得引衆歸奏。后。后聞知敗兵折馬之言，亟召耶律休哥問曰：「出師未遇大敵，如何便致喪師？」休哥以宋人用詐計相誘奏知。后曰：「軍中有汝在，何不參其議？」休哥曰：「臣亦曾諫匡嗣，以臣慮太過，乃至誤違奸計也。后大怒！下旨斬韓匡嗣以正國法。耶律沙等力救曰：「匡嗣之罪

，本不容辭，念其爲先帝之臣，乞陛下救之。后怒稍解，乃削其官職，嚴遣爲民；下令着耶律休哥爲主帥，耶律斜軫爲監軍，再統十萬精兵，伐宋報仇，旨令既下，休哥便尅日出征。哨馬報入遼城。劉廷漢策諸將議曰：遼兵乘統而來，要與我等死戰，只宜堅守。一面遣人中報朝廷，待救兵一至，而後議戰，破遼蠻如拾芥耳。衆人遵令，各各堅守門戶，接兵不出。是時汴京已有邊報奏入：近日崇遼鏖戰，宋師大勝。君臣正在議論間，忽報遼兵已入遼城，乞發援兵相濟。太宗聞奏，謂羣臣曰：遼城乃燕幽之咽喉，遼兵旣出，勢必相爭；若使遼城有失，則澤潞二州，必不可守，誰能領兵救援？楊光美進曰：楊業父子常欲立功，以報陛下，若委以此任，破遼師必矣。太宗依其議，卽授楊業幽州兵馬使，步兵五萬，前救遼城。業得命，欣然而行，令長子楊延朗領餘軍，自率延德延昭，尅日兵離汴京，望遼城進發。來到赤崗下寨，隔遼城不遠，先遣人報知城中。劉廷翰知是楊業來救，大喜，召諸將議曰：楊業世之虎將，遼兵非其敵也！汝等管轄飭器械，以相應，彥進等各出準備不題。却說楊業父子之兵，於平原曠野排開陣勢；忽見一彪軍，旌旂蔽日，塵土漫天。楊業出陣視之：一員大將，唇黑面黑，耳大眼睜，乃耶律沙。橫刀勒馬上前曰：來將是誰？先通姓名。楊業笑曰：無錯逆賊，安生邊賊，今日救死且不暇，尙敢問吾大名哉？耶律沙願謂軍中曰：誰先出陣，挫宋師一陣？言未罷，騎將劉黑遷應聲而出，縱馬舞刀，直取楊業。楊業正待親戰，五子楊延德一騎飛出，搶斧抵住交鋒。兩下哨馬，一起應戰。

剛開戰到第七個回合，延德賣個破綻，轉馬遶陣而走。黑達要建首功，驍馬追來，馬尾相接，延德繞起利斧，回馬當面一砍，黑達連頭帶盔，撞翻馬下而死。番將耶律勝縱騎提刀，要來報仇。楊延昭挺鎗力戰，兩馬相交，殺成一團。延昭奮力一鎗，把耶律勝翻身奪馬，血騰塵埃正是：「陣上番官拚性命。征場楊將顯威風。」楊業見二子戰勝，驅動後軍，衝入番陣。耶律沙舞刀力戰，不能抵敵。望陣中逃走。楊業一騎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番兵大亂，死者無數。劉廷翰看了，從西門引兵抄出。耶律斜軫拔寨奔走瓦橋關。延翰與楊業合兵進擊。殺得番兵，屍首相疊，血流江河，奪其輜重衣甲甚多。楊業旣獲全勝，駐師遼城之南，與諸將議曰：「遼將走退瓦橋關，我當乘此銳氣，勦滅番兵。」劉廷翰曰：「耶律休哥智勇之將，今既遠遁，元帥暫且息兵，遂城，審機而進。」楊業曰：「兵貴先機，使人不暇爲謀，此取勝之道也！公等勿慮，只管進兵。」諸將得令，直殺奔瓦橋關。楊旂鼓舞，列於黑水東南，兵勢甚勇。是時耶律休哥等，聽知宋師長驅而來，與斜軫議曰：「楊家父子長勁敵，殺我將如斬瓜切菜，無人敢當；今來攻開瓦橋關，只可鎮守，不可與戰；待彼糧食盡，而後擊之，可雪前恥。」斜軫然其言，下令諸將，堅守關口，按兵不出。宋師乘勢攻擊，關上矢石交下，人不能近，路遠遠圍關而已！一連攻擊數十次，不能成功。楊業親引數十騎出關，審視地勢；遠望靠左一帶，盡是草崗，乃遼兵屯糧之所；左邊通黑水，番兵皆操罕而營。楊業看了一區，入軍中召劉廷翰議曰：「賊兵不戢，其志將恃茂食盡，而爲攻襲之計；好

在寒冬天氣，今北風又緊，關上草木焦乾，若用火攻之計，可破此關也。延翰曰：令公之論，與小將暗合；惟虞耶律休哥難破。楊業曰：吾自有計伏之。即分軍卒提一鄉老來問之。曰：吾鄉間有小路可入否？鄉老曰：止有一條樵路，人馬不堪行；只今適逢水漲，水漲斷其路，難於進。令公聽罷，以酒食賜鄉老而去。召過延德問曰：汝引步兵五十，歸去戎裝，密密偷過樵路。人各帶火具，候在交兵之際，即便舉火。延德領命去了！又喚延昭入曰：汝帶軍馬五千人，乘黃昏時，直渡黑水。敵賊必出兵半渡來襲，便登岸而走，吾自有接應。延昭亦領計而去！楊業復對延翰曰：公與崔彥進率所部，待我兒退去，沿岸接濟；敵兵若見關後火起，必先驚亂，可獲全勝。延翰慨然而行。楊業分遣已定，自領中軍，在高處瞭望，却說耶律斜軫，見宋兵攻關不下，日與諸將飲酒談論，遣人緝探宋師消息。回報：宋兵將渡黑水，暗襲燕城。斜軫笑曰：人言楊業善用兵，徒有虛名耳！因令耶律高、郭精兵五千，沿岸防守，乘其半渡，迎擊之可破其軍。耶律高領兵去了！又遣耶律沙、韓德、部兵一萬，襲宋營。未撥已定，自與休哥、精兵接應。將近黃昏，楊延昭引兵，盡黑水，衆人各帶土壘，從下流而渡。未過一半，耶律高率精兵乘勢殺。楊延昭、馬信奔回岸，遼將丁茂過河，與延昭接戰。延昭且戰且走，俄而大砲響，兩岸各都督劉延翰等，却斬擊而入，正迎着取律高交鋒。耶律沙與韓德二將，突入宋營，賊軍如雷，奮勇而進。楊延德步兵已逾過樵路，聽關前鈸鼓不絕，知是交兵，令部點起火具。正值風驟起，火

勢迸發，一時滿天紅霞。番兵守寨者，各自奔潰。耶律高見圍後火起，急殺回原路，被廷翰趕近前，斬落水中。比及耶律沙已知中計，復引兵來救。楊延昭劉延翰等合兵進擊。番兵大敗，各拋戈棄甲逃生。楊延昭引兵從圍後攻出。耶律休哥保斜軫殺奔朔州。宋兵遂乘勢奪了瓦橋關。天顏未明，燿燿而熾，殺不番兵無數。次日平明，諸將各上其功。楊業曰：乘此破竹之勢，敵節之後，迎刃而解，可進兵攻燕城。廷翰曰：令公成名已振，遼將已皆門落，然今糧餉不繼，未可深入敵境。令公然其言，遂註師於瓦橋關。却說耶律斜軫又敗一陣，不勝憤怒！與衆將整兵，將來決一死戰。休哥進曰：勝敗乃兵家常事，元帥不必深恥，可奉知主上，助兵夾應，然後宋軍可破也。斜軫從其言，即差人來奏蕭后。蕭后聞知屢敗，乃大驚曰：宋軍是能用軍，能如此勝敵。來兵奏道：河東山後令公楊業也。蕭后曰：久聞此老，號楊無敵，名不虛傳矣！即遣大將耶律奚底，率兵五萬救之。奚底得旨，即日出兵朔州不遠。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驍將十趙普辭官

宴羣臣宋琪賦詩

却說哨馬報入楊業軍中，業與諸將議曰：旣遼兵復出，且緩其戰，待我報捷朝廷。趙普的充足，須平定朔州然後班師。廷翰等贊其議。業即遣圍圍使蔡岳奏知太宗。太宗聞知遼勝遼兵，且大軍直進幽燕，心中大慌！因問遼之消息如何？岳曰：遼將不勝其辱，今復

兵來驟，楊主帥屯扎瓦橋關；近因糧食不充，未敢遣兵，特遣臣赴關奏知。太宗與羣臣面議，欲親征大遼。樞密使張齊賢上疏奏曰：

聖人舉動，動出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陣地深溝，蓄力謀銳，自逸以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士，乘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以內外養，可知五常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天下之民爾。推恩之道何在？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望矣！

疏上，太宗以示趙普田錫禹王樞諸臣。趙普奏曰：樞賢所陳，當今之急務也！乞陛下召還楊業之兵，飭帥將嚴設邊備，卽幽燕不能爲中國患矣。太宗允議，卽日下詔，遣使召還伐遼之師不題。却說楊業在關中，得聖旨來到，與諸將議曰：朝廷既有班師之命，可將其衆分作前後而行，以防北兵追擊。延德進曰：所難得者，機也！大人連勝遼敵再殺十數日之程，擄幽薊其地而歸，以報朝廷知遇之恩，豈不美哉？業曰：吾亦有志如此，奈何君命旣下，若不還軍，反有違遠之罪，縱建德功，亦不足償也。延德乃不復敢言。次日，令劉廷翰等堅守遂城，自率所部，離了瓦橋關，逕望汴京而回。諍臣咏史詩曰：

功存垂成詔即行，嗟楊言竟難慰；聖家各口忠勤念，千古令人恨不平。

楊業既至京師朝見太宗。太宗深加撫慰，賜資甚厚！因令犒賞征遼軍士，君臣盡歡而散。次日，趙普辭罷丞相之職。帝曰：朕與卿相布衣知遇。朝廷賴汝扶持，何辭職位哉？普曰：臣現老邁，不能理政，乞陛下憐臣枯朽之體，忙解政事，則死生而骨肉矣。太宗見其懇切，遂允其請，罷趙普爲武勝軍節度使。普拜受命，即日辭行。帝於長春殿賜宴餞行。酒至半酣，帝於席中謂趙普曰：此行卽遂卿之志，若有急事商議，卿聞命之日，當卽隨行，勿負朕望。普離席領命。帝深有眷之意，親作詩以送之曰：

忠勤王室展宏猷，政事朝堂賴彙扶；聖職暫酬卿所志，休教一念忘皇都。

普奉詩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勸之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太宗聞其奏，亦爲之動容；君臣各散。普至中書省辭僚屬宋琪等，因道：主上之恩不勝感慕。琪曰：主上以公極知之愛，而有眷戀之情，此去不久當復召也。普取出御詩滿泣曰：此生餘年，無以上報，惟願來世得效犬馬之力。琪撫慰甚至，送之而出。普還赴武不題。翌日太宗設朝，羣臣朝見。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謝，不欲勞以庶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賜詩以道其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墜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省，與臣道知陛下之恩，且言來生願效犬馬之力今復聞陛下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帝然之，以宋琪李昉知平章事；呂穆呂蒙正李至公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僉署樞密院事；寇準爲樞密臣

瑋士。瑋等拜受命而退。是歲，元爲嘉熙元年。冬十月，太宗想起，自隰州還，擢宣州真
州，常與唐長與中進十不，遂不，以山水爲，因，日飲數杯而已。
歷二十餘年，乃隱。山巖台觀，每多百，日不起。故常人有大陸，小隱八百之說。
先是陳搏乘驢過天津橋，聞太宗克汴乃大笑隱曰：天下自出太平矣。我太宗遣使召之
赴京，搏得旨，隨使朝見。太宗待之甚厚，問空臣曰：搏善養生，不干名利，所謂方外
之也，乃遣中使搏至中使書省。宋琪等迎接殷勤，中使從容問曰：先生學得元歙修養之道
方可以教人乎？搏曰：小道山野之人，於時有用，不知神仙煉丹之事，吐納養身之理
，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龍顏秀表，通達古今，深究治理，
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皇君同，與化致治之秋，勤行修德，無出於此。瑋深服其
言。次日奏對，以陳搏所言上陳。太宗詔號希夷先生，賜華山石室四字贈之，放還華山
，陳搏再拜受命，即日辭帝而出，自同華山不題。却說太宗以邊境寧靜，欲與臣民共享天
下太平之盛！因下詔賜京百姓飲酒三日。其詔曰：

王者賜餽，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
；蓋因多故，務要聚興。今四海同，萬民康泰；慶履始異，慶澤均行。其令士庶，
共慶休明，可賜餽三日。

詔旨即下，軍師士民，無不歡躍。至期太宗親自與羣臣，登丹鳳樓，觀士民樂飲。自

前至朱雀門，設音樂，作山車阜輿來往；御苑至開，諸縣，及諸軍樂人，排列於道路。晉
樂齊奏，觀者滿坑，富貴無比。後，右詩歸曰：

烽火通取安，君臣作樂夜深闌；幽涼未下中園患，忘却當時保治難。

時齊熙二年春二月。次日太宗宴羣臣於後苑，在宰相新發開酒賞花，謂之曰：春氣暄
和，品物榮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宴諸卿賦詩賞之。玉音既下，一人
進曰：小臣不才，聖承命賦詩，此乃平章事宋琪也。卽展其紙呈進，立書七言八句以進
。其詩曰：

聖志飛龍俗美純，乾坤總是一般春；四方風澤被休教，萬國歸來慕至仁。浩浩舜恩邦
盡賡，巍巍薄惠仕皆聞；微臣有愧無能，披舞昇平沐化新。

太宗嘗詩大驚！命白玉鸞賜酒。李防繼進一首曰：

侍班上聖擬旋疎，融煦昭然德意孚；獨煖四方成底定，供輸百姓自無虞。仰風環寶來
續續，香澤飄歌揚道途；際遇太平何以報？鳳麟嘉瑞有珍符。

步知故事呂蒙正亦進一律曰：

思心喜勸萬方民，御極龍飛慶聖人；願治及將休運啓，喜祥日發好音頻。尚沾零露曾
懷德，絕無限不逾臣；感世願同儒節頌，德音榮滿玉卮春。

帝覽後二詩，卽曰：宋平章之詩，詞語優遊，太平氣象也。李防詩，清麗可愛，呂蒙

正詩，品格清高，忠勤庶最，皆可爲法。然視平章詩，氣魄絕倫，自與二人不同；因令中官將三人之詩，勸於賞亭下，以記君臣同樂之盛。中官承命而出。太宗又曰：國家雖值暫安，而武事不可怠荒；遂勸太平，朕旦夕爲憂！當今在席武臣諸王，各務走馬射箭，以較武藝。宋琪曰：陛下所慮甚遠，誠社稷之福也。帝卽命軍校於後園隙地，立起箭架，以百步爲界。武官分爲兩隊，諸王穿紅，帥將穿綠。詔旨既下，各帶雕弓長，箭立馬聽候。帝傳令曰：能穿射中紅心者，賞其駿馬錦袍；若有射不中者，降其藩鎮調用。道聲未絕，紅袍隊裏，一人驕馬持弓而出。衆視之，乃秦王廷美也。勤動其騎，彎弓射箭，指定紅心發矢，正中其處。看者暗暗稱奇！廷美射中紅心，竟跳下馬於太宗御前請命。太宗喜曰：廷美扶掖竄揚，真可禦武。遂賜袍馬。廷美謝恩而退。忽穿綠班中，一將湧身而出曰：小將願試一試。視之乃是大將曹彬。縱騎開弓，拈弦架箭，一矢正中紅心。觀者無不欣羨！曹彬亦下馬拜伏於御前。太宗深加撫勞，賜袍馬而退。是日君臣盡歡而散。秦王等旣出後苑，暮過楚王元佐門首。元佐係太宗途子，少聰慧，貌類帝；帝鍾愛之。後曹彬狂疾，時以新弊不覺染瘳透於室中。因問左右曰：是誰夜過府門？而音樂徹透！左右曰：今日聖上宴諸臣武將於苑，皆射樂樂，適秦王與箭，當賽袍馬而出，經過門首，遂奏之樂音也。元佐大怒曰：他人皆得待上宴賞，獨我不在，且棄我也！因發憤醉至夜深，其火焚其宮室。城中大驚！官軍一時赴救不減；可惜梁黃棟，繡閣瓊樓，盡成灰燼。次日太宗知其由，下詔廢元佐爲庶人，遷於均州安置。旨令一下，元佐懷漸無及，帶從人逕赴均州不題。

如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曹彬出兵征大遼 懷德戰死歧州關

却說耶律休哥等，以宋師既退，欲乘遠蹙之恥，未嘗機會。每遣人入汴京探訪臣報；中國日以玩賞爲樂，君臣耽歡飲之事。休哥聞此消息，入奏蕭后曰：臣以出師未得，致敗歸之罪！臣該萬死，且臣職在戎伍，近聞中國君臣縱逸欲之樂，不修國政；令將部兵直搗汴京，定其疆界，以報前日之恥。后明奏乃曰：卿違年出師，不測而還；宋之天下，未可即圖，須徐議進取。耶律沙又奏曰：難得者機會，易失者時月，當正乘其中國無備，一舉可以功成。蕭后見衆臣意同，乃下令以耶律休哥爲監軍；耶律沙爲先鋒；其下將士，各依調遣。休哥得旨，即日偕蕭后，率精兵十萬，由朔雲等川進征。消息傳入汴京，太宗聞之大怒曰：醜羯奴恣生邊釁，朕當親征之，因下詔示知。宋琪等諫曰：遼衆犯邊，帥臣雲集，何勞陛下親冒矢石，以損威實乎？只須遣大將禦之，足矣！帝意未決，張齊賢下力諫；若使車駕再動，四百姓勞，乞陛下念之。帝允奏，乃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前馬步軍水陸都步署；以招討使潘仁美、高懷德呼延贊副之。率兵十五萬，征討大遼。曹彬等得旨，分遣諸將，尅日入辭。太宗謂曰：潘仁美但先趨朔雲，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宜持重緩行，不可貪利；彼聞大軍至，必率兵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等受命而出，大軍離了北京

潘仁美楊業高懷德，率兵二萬，由靈州進。曹彬延誤，新開進發。時值暮春天氣，但見：一路上殘花隨馬足，中原飛絮踏春衫。且說曹彬高大來到新州，五十里下寨，守新州城。遼將賀斯，聽得宋兵來到，即引騎出城迎敵。曹彬披掛甲冑，精神抖擞，立于門旗之下，謂遼將曰：吾主英明仁武，統一天下，何速降？以圖富貴？賀斯怒曰：汝何敢領兵入境！直得吾手中刀，即與投降。曹彬謂將曰：誰去擒此賊？一路懸旌而進，乃呼延贊，挺槍躍馬，直取賀斯。賀斯縱馬揮刀相迎。兩下哨城，二將戰上，十餘合，賀斯力怯便走。呼延贊奮勇追上前，兜背一槍，刺斯下馬。遼兵遂潰。曹彬驅動後軍，乘勢擴了新城。次日兵進至孤嶺，守將屈行德聽知遼兵已到，與招安使大鵬翼等議曰：宋軍勢大，難以迎敵，不如搦甲投降，庶免軍士之苦。大鵬翼曰：宋兵遠來，必然疲乏，正好破之，如何便思屈膝！遂率所部兵馬來迎。遠見宋兵漫川塞野而來，大鵬翼令軍士圍住陣脚，當先甲馬，大罵宋軍，貪得無厭，深入敵境，殺得汝片甲不留。宋陣中呼延贊，挺槍出戰。大鵬翼捨箭來迎。兩馬相交，戰上五十餘合。贊伴輸走入陣中。大鵬翼騎趕來。贊冷眼窺其漸老，大喝一聲，驕驍休趕！大鵬翼被贊捉於馬上。宋師湧進，賊兵降者無數。曹彬將鵬翼斬於城下號令。次日呂行德舉國投降。宋師又下靈州，長驅圍雲州。守雲州遼將胡達引兵迎敵。宋將呼延贊驅馬厲聲出曰：來將速下馬投降，免受其戮；不然，我前者爲何。達怒曰：猖狂匹夫，請教以獻吾主！即捨刀直衝宋陣。呼延贊奮鎗交還。二將戰上一百

回合，不分勝負。贊思此賊勇力過人，須以智勝，即勒回馬繞陣而走。胡達拍馬追之。轉過東壘，贊拔下長鎗，掣出金囊。敵將追騎圍到，呼延贊睜睛，舉鞭劈腦一鞭；胡達一命悠悠，死於鎗下。曹彬驅兵大殺，賊兵大敗，遂襲了靈邱。得真降卒五千人，牛馬輜重無數。曹彬誦贊曰：近來之戰，將軍功績居多，吾固不及也。贊曰：皆出於元帥之妙算！小將何功之有？彬大服其量，因遣人投報於太宗。太宗驚曰：彼安得進兵如是之速耶？乃遣使詣靈邱，令曹彬及仁美之衆，一同進兵，庶能克敵。曹彬得旨，正在沉吟之際，忽報潘招討大軍已出雄州，特來與元帥相會。彬大喜，即遣騎軍迎候。翌日仁美來到靈邱，入見曹彬，道知已克寰朔等州，降其刺史趙彥章，節度副使趙希賢等，十數人。彬曰：此皆出於招討制勝之功，且主上有旨，候在齊發，今當進兵前進。仁美然其言，即日大軍望涿州而行。却說耶律休哥等兵，屯雲州，聽得宋師已進涿州，下令衆軍急進；於涿州城南下寨，與宋營只去五十里之地。休哥召律沙入謂曰：宋軍深入吾地，勢必跋涉，汝引馬兵二萬，屯於城南堅而守候，其用力稍竭出動兵襲之。耶律沙依令去了！休哥又謂華勝曰：汝以步兵一萬，屯靈邱，設埋伏於林中，以絕宋之糧道。華勝亦領計而行！休哥分遣已定，夜則令其輕騎，入宋營掠其軍弱，晝則以鎗銳張其聲勢。是時曹彬督諸將於城南搦戰；遂營接兵不出。宋師望見遼兵精銳，不敢輕進，夜間不堪其擾，一連駐了十數日，有言：糧餉不繼，倘被敵師得知，出兵來襲，是自取其敗也！不如撤圍退雄州，以待糧餉充

是，再議定進取。仁美然其言，即下令，將軍馬退入雄州，遣人入汴，奏以知諸糧餉。太宗聞知大驚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饒駕護，失策之甚也！即時遣使止賈彬等，引兵沿白溝河而進。使者得命，進詣雄州，見彬傳示救命。彬等與諸將聞命，竊議進兵。潘仁美曰：賊兵方銳，且地勢不熟，莫若遣雄州待之，是上計也！高懷德進曰：若逗留不行，使敵人知吾糧盡，乘虛來襲，反為失計；不如先聲而進，或可得志。彬見衆論紛紛，不得已乃下令，各懷糧帶食而進。將近涿州，耶律休哥聽得宋師驟至，令人道知耶律沙等，乘虛出兵。又令：耶律啗部軍一萬，埋伏巢林待敵。休哥分遣已定，自與耶律奚底引勁兵出岐州關迎戰。將近日午，宋兵行了一日一夜，且兼暑，人馬飢渴，恰遇耶律休哥軍馬，一齊排開，威勢甚壯。宋師頗有懼意，南將高懷德，首先出馬，大罵遼將速降，饒你一死。耶律奚底激怒，縱騎舞斧，直取懷德。懷德取鎗來戰。兩馬相交，戰將五合，奚底撥馬便走。德懷引騎追之，曹彬催賊中堅而進。耶律休哥接着交鋒，且戰且走。宋師已入關口，忽巢林中一聲炮響，耶律啗伏兵齊起，將宋師衝作兩截。曹彬大驚，跑馬便回。番兵萬箭齊發，彬所坐，已中流矢而倒。正在危急之際，呼延贊一騎衝到，急叫曰：主將可隨吾殺出。贊在前，彬在後，拼死殺透重圍。時耶律沙之兵，抄入潘仁美之營，將仁美圍在垓心，高懷德力戰不退。贊保彬走回本陣，見南方殺氣連天，謂彬曰：必是宋師遭圍，吾往救之，即勸馬而逃。正遇仁美面盔盡落，徒步而來，贊殺散追兵，保仁美而回。懷亮與耶

律沙大戰，後面無接應軍馬，那律沙趕到山谷，一刀斬之。比及高懷德衝圍求救；耶律休哥會同遼兵追殺。懷德見勢危急，從騎中有一人，名曰曹彬，乃耶律休哥部兵又到，箭如飛蝗，懷德臂中巨弩，拔矢酒血復戰，手斬番兵數十，見勢危急，料不能退。乃思曰：吾爲中國大將，莫被敵兵所辱，遂馬上自刎而死！可憐懷德兄弟二人，竟死於難。薛軒讀至此，有詩嘆曰：

血戰當年報主忠，斬堅入陣幾千重；英雄功績今何在？回首沉吟夕照中。

高氏兄弟，陣亡之後，耶律休哥等，合兵一處，乘勢追趕。又值暑雨驟下，宋師無整齊行伍。呼延贊保着曹彬潘仁美等，走到馬河，聞後軍報到；高懷德兄弟二人，俱戰死陣中。彬等不勝哀感，忽聽賊炮連天，耶律休哥追兵殺來。曹彬不敢停留，連夜渡河而走。遼兵已追及，殺死及溺河中者，不計其數。休哥等，只宋師已渡河去，乃收軍還營。次日，河中浮屍滿水，水亦爲之不流；岐州圍下，委棄盔甲輜重，積如邱山，曹彬等退保新城，計點將士，折去六萬餘人，遣人入汴上表請罪。太宗聞奏大驚曰：此乃寡人慮事不週之過矣！即下令，遣使召曹彬等班師。使臣領旨，至新城宣知。曹彬得旨，以兩將朱信守新城，自與大隊回汴京，朝見太宗，伏於階下。太宗慰之曰：不知地勢，遣賊兵所算，卿等今後當以是爲戒。彬謝恩而退。帝下詔：令呼延贊屯定州，田重進屯靈邱，以防遼兵再入。贊領命而去，不在話下。曹彬即以出師無功，因而不悅！上表力辭兵柄。太宗允奏，乃降彬爲房州刺史。又追念高懷德之功，賞其二子，高麟高鳳，爲代州團練使之職。曹彬既受命，即日

赴虜州而去！自是閉門讀書，不與人事相涉。却說耶律休哥大勝宋師，遣人報捷於蕭后，且欲舉兵南下。蕭后得報大悅！因遣使詣涿州止之曰：須候秋高馬肥，然後進兵。休哥得旨，乃按兵不動，邊報傳入京師，已知遼兵留鎮雲州，將爲再寇之計。太宗得報，與諸將商議拒禦之策。八王奏曰：遼兵勢頗猖獗。陛下只須救邊將，修理戰事，隨機勦捕；使敵人渡於奔命，遼患自息矣。太宗然之，卽下詔傳示近邊帥臣不題。一日太宗坐朝元殿，與侍臣議曰：先帝在日，於五台山許一番願未酬，臨終之日，囑朕親往遊之！至今國事少息，宜備法駕一行，卿等當爲朕料理。王晉旣下，寇準出奏曰：先帝雖有此命，然事當急其本，而緩其末。近來與遼兵戰鬥，連日兵馬不寧，且五台山實爲遼之界限。耶律休哥擁重兵在雲朔等州。倘陛下車駕一動，敵人窺知，乘勢來阻我衆，那時誰爲陛下計哉？寧可延緩數年，候在邊境安息之時，還之未晚，此則決不可行也。太宗半響未應。潘仁美奏曰：臣舉一人，保陛下前往，萬無一失，太宗問所舉是誰？仁美曰：代州刺史楊業，長子楊淵平。此人文武兼全，敵人畏懼！若護軍駕而行，積若泰山之安。太宗大悅！遂下詔：以淵平爲護駕大將軍，命帶禁兵二萬，前往五台山。楊淵平得旨，准備戎伍侍候。不日車駕離汴京，三軍迤邐，望太進原發。時值三秋天氣，但見：「落葉蕭蕭風乍冷，雁聲悲切客情孤。」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太宗駕幸五台山

淵平戰死幽州城

却說太宗車駕既離汴京，一路行來，看看望見五台山不遠。寺僧智聰長老，率衆迎接於龍潭津。車駕來到寺門外，引班官，迎太宗進入方丈中龍椅坐定。文武立於兩班，帝因下命：着司儀官賞過香牘，與寺僧排列於供佛案前，羣臣隨同詣佛殿中。寺僧敲鐘撞杵，太宗躬下拜禮曰：朕以此來：一者爲了先帝之願，今特來敬還；二者爲生民臻太平之福，仰仗洪慈；三者乃願皇圖鞏固，四海清寧。帝視罷，主典僧宣讀誦文畢。是夕太宗齋宿於元和宮。次日，衆臣奏曰：陛下香願既酬，車駕當即還京，恐有細作不便。太宗曰：朕居九重。難得來此，與卿等暫留一日而行，衆臣再不敢奏上。太宗因令寺僧引路，命侍臣步出寺外，觀望景緻。果見一座好山，前接幽州，後接太原，端然隈谷中，聳出一奇峯，層巒聳翠，萬峯在目。有詩爲證：

擁翠拖藍滌秀奇，巍然勢下利華夷；分明指處失峯巔，縹緲雲霞接碧巖。

太宗看之不足，因指前一望之地問曰：野草連天，却是何境？潘仁美曰：此幽州也。古來建都之地，最是好看。太宗曰：朕與文武諸臣，同游玩一還。八王急奏曰：幽州乃遼主蕭后所居之地，陛下若往，是自投機阱也！速宜整車駕還京，免遭恥辱。太宗曰：昔者唐太宗平定遼東，未嘗不親臨戰陣。今朕有千軍萬馬在此，豈懼蕭后哉？汝衆臣但隨朕往

無成。八王不敢再諫。卽日車駕離五台山，前至汾陽城地面。忽見旌旂蔽日。塵土遮天。哨報：前有番兵攔路。太宗問曰：誰可去探視？一人應聲而出，身長七尺，威風凜凜，乃保駕將軍楊淵平也。奏道：前去擒取阻兵。太宗允奏。淵平率軍馬前來，將番軍營門開處，一員遼將，生得面如黑鐵，眼若流星，使一把六桿刀，跨一匹赤鬃馬，乃耶律奇。大尉：宋人好好送去，饒你一死，不然，自取擒戮矣。淵平大怒曰：養得番將，尚不歸國遠避，敢來阻駕尋死耶？卽提刀躍馬，直取番將。番將舞鎗來迎，兩下哨報震天，二將戰個一境。耶律高力怯，撥馬便走。宋兵乘勢趕入。番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淵平追去五里，回見太宗，奏知殺敗番兵之事。太宗大悅！車駕遂進汾陽駐扎。耶律奇收殘兵入幽州，奏知蕭后。今有宋帝車駕駐扎汾陽，臣獲殺敗而回。蕭后大驚！問帝駕何以來此？是臣奏道：前日在五台山還願，順便來此遊玩。后曰：往者衆臣，尚要興師伐宋，今有此機會，何不出去擒之？言未畢，天慶王耶律尙奏曰：臣願部兵前往搶取宋帝以獻。后曰：更得一人助卿爲上策。令公韓延壽曰：臣願往。后大悅！卽與騎兵一萬前去。耶律尙卽日部出兵幽州，前抵汾陽城下，圍城四匝，水泄不通。太宗車駕困在汾陽。深自悔。遣令楊淵平出兵退之。淵平奏曰：遼師初至，其勢甚銳！若卽與交鋒，必不得時，須待數日，一戰可退。太宗允奏。是時耶律尙親督番兵於城下緊攻，喊聲雷動，城中震駭。太宗登敵樓觀望，只見四下番兵，烏屯雲集，連營數里攻擊，謂侍臣曰：番兵甚衆，如何脫離此地？潘仁美奏曰

：陛下勿憂！今有楊業屯堅兵於代州，與幽州連境地方，得一人前往諒救，必能退敵。太宗問曰：誰可往代州討救於楊業？淵平應聲而出曰：臣當一往。太宗卽付以救旨。淵平密藏，披掛上馬，往東門殺出。正遇番將劉弼攔住。淵平也不打話，奮勇一鎗，把劉弼翻鞍落馬。淵平殺出重圍，逕投代州，來見父親，將勅旨呈上，道知主公被困汾陽，四面皆是番兵，父親當盡引代州之衆，前去救駕。令公得旨，遂發兵起行，父子八人，離了代州，望汾陽而集。哨馬報入營中，告知天慶王。天慶王諸將議曰：楊業乃勁敵也！此來救駕，父子必將死戰，我衆人誰能抵當？不如以軍馬撤退，放他入城，然後復兵圍之；不消一月，將他君臣盡困死於城中。衆然其計！乃下令：將軍馬撤退，離五里之地。哨騎報入楊業軍中，楊業聞此消息，乃曰：番人不戰而退，必有謀矣！我衆人且入城見駕，徐圖脫離之計。淵平殺入，視所見極明，即整軍馬入城，朝見太宗。太宗大喜曰：不是卿來救，敵人安可退去？遼國卿名特達人所畏，信不誣矣！業奏曰：番兵乃夷狄之性，意不可測，此後必將復兵圍之，望陛下即整軍馬，臣父子殺出。太宗曰：朕明日准定回駕。語聲未絕，忽報番兵長驅復來，仍舊圍了城郭。太宗驚曰：不出卿之所料。業奏曰：番兵甚衆，軍駕難以親出，待臣審視敵人聲勢，然後定計破之。太宗曰：卿當盡心籌度。業承命而退。次日，率子登敵樓觀望，見番兵八面分布齊備，軍馬雄偉。令公嘆曰：若此堅兵，吾父子雖能殺出，如何能保衆文武無傷！縱諸葛復生，不能施其計矣。淵平曰：終不願束手於此，而

待斃也。令公曰：計策雖有，只是難得盡忠之人耳！淵平笑曰：大人往日常言，要以死報宋君。今吾父子自到中國之後，主上設極富貴之第宅相待，思無以報德！今遇患難，若有計可施，不曾情願捨死向前。業曰：汝若成此計，可保君臣無慮，我奏知主上，却便施行。淵平全無難色，凜凜然一走了敵樓。翌日令前奏曰：臣願敵兵，勢甚利銳，陛下若欲脫離此災難，除非皇紀信救高祖離榮陽之計，詐獻降書與番人，在西門迎受。臣保車駕與侍臣，從東門而出，則可保矣。太宗曰：此計雖妙：誰肯學紀信所爲乎？業曰：臣長子淵平願承此計，乞陛下急降旨，遣人通知番營；若更遲緩，恐事有漏泄不便。太宗聽罷，側然曰：朕以汝父子入中國，未沾大恩，今日何忍損卿之至親以救孤？非仁者之所爲也。馮平進曰：事已急促，若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雖留臣之父子，亦無益於事。今若救得陛下出此重圍，留萬代之名，也是臣子當行之事，又何惜焉？語未畢，守城軍來報：南城崩，人環將坂堞而上。淵平曰：陛下脫下御袍，臣父與六郎延昭七郎延嗣，保車駕出東門，小臣與第二郎延定，三郎延安，四郎延輝，五郎延德，出西門詐降，不然，君臣難保。太宗不得已！卸下御袍，龍軍法駕之具，盡付淵平，先遣人將降書前去。番將天慶王，接得宋帝降文，與衆人商議。韓延壽曰：宋人遣困，其事必實；不過與其誘和放回，寧有加害之理。亦請回書，與使者復命。次日，軍於城西，插其降旗。番衆遂離一壘之地，等候宋軍。宋軍出城，太宗急同文武，率輕騎望汴京而走！於是淵平端坐車上，黃旂大面，

遮前後擁，隱隱而出。番將天廐王，率衆將戎伍，齊備於城西旂下高呼：「既中國天子情願納降，請出車出相見，決無傷害之理。」淵平在車中聽得，令左右揭起羅幃，見番王坐於車上，旁若無人，大怒曰：「不殺此賊，無以雪吾恥也！」即拈弓搭箭，指定項下射去。一聲響處，天廐王應弦而倒。正是：「一時主將成何事，頃刻番軍箭下亡。」淵平卽射死番王，閃出駕外，厲聲曰：「吾乃楊令公之長子，淵平是也！有勇者來戰。」怒激韓延壽，下令番兵前進，捉此匹夫，卽挺槍躍馬，直殺過宋陣。淵平鞍馬未備，迎敵不及，被延壽一鎗鈎翻馬下。延定正待來救，那律奇拍馬而出，二將交鋒。延定雖勇部下先潰，被番兵爭先擁進，斬斷馬足，掀翻戰場，千軍亂蹙而死。延輝見勢不利，衝出重圍而走。不上一里，蘆葦草內，長鈎套索，一齊發出；先把延輝坐馬刺倒。延輝身離離鞍，已遭番兵所擒。延德知兄被傷，慌忙殺出。背後韓延壽，那律奇，精兵皆至，四下圍繞，遂被北衆所獲。部下宋軍死殆盡，欲知衝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太宗議征北番 柴太郡保奏楊業

却說楊延德，衝出重圍，後面賊聲不絕，回望番兵，乘虛衝來。延德轉過林邊，自思當日在五台山，智勝禪師猶道小匪真好，吩咐過難則開，今日何不祝之！卽在懷中，取出揭開，乃剃刀一把，度牒一紙。延德審其意，遂將關斧刀柄納於懷中，卸下戰袍頭盔，挂

於馬上，剃去頭髮，獨自走往五台山去了。却說番兵東衝西擊，殺至黃昏，始知宋若從東門而去，已離二百里程途矣。韓延壽等悔恨不及，乃收軍還幽州，奏知蕭后，宋若用詐降之計，遁出東門，止殺宋將二員，又生擒一將，大獲全勝而回。蕭后大喜曰：「既勝韓楊業將帥，宋軍已自費胆，再議征取未遲。因命解過捉將，問曰：汝係宋朝主將，現居何職？」延輝挺身不屈，厲聲應曰：「誤遭汝擒，今日惟有一死，何必多問？」后怒曰：「罕見殺汝一人耶？即令軍中押出。延輝全無懼色，顧曰：大丈夫誰怕死？要殺便殺，請開刀，何須多言！」言罷，慨然就誅。蕭后見其言語激厲，人物文雅，心甚不忍，謂蕭天左曰：「吾欲饒此人，將瓊娥公主招爲駙馬，卿意以爲可否？」天左曰：「招降乃盛德之事，有何不可！」后曰：「恐其不從耳！」天左曰：「以盛德待他，有何不允！」后乃令天左宣諭旨。天左傳旨，告知延輝。延輝沉思半響，自忖道：「吾本被敵擒，就死亦無益於事，不如承應之，留在他國，或知此中動靜，徐圖報仇，豈不是機會乎？」乃曰：「娘娘，既救我不死，幸矣！何敢邀匹配者？」天左曰：「吾主以公人物儀表，故有是議，何敢辭焉？」乃以延輝已允，奏知后。遂解其縛，問何姓名？延輝暗忖：「楊氏乃遼人所忌，即陰名冒奏曰：臣本姓木名易，現居代州教諫使之職。后大喜！命擇吉日，與木易成親不題。却說太宗既回汴京，文武朝駕畢。太宗乃宣楊業於便殿，慰勞之曰：「脫朕之難，皆卿父子之力也！然不知淵平等消息何如？」業奏曰：「長子性剛不屈，必遭其害。言未畢，近臣奏曰：淵平因射死番帥慶天王，全軍皆沒。太宗聞奏驚

嘆曰：良臣陷於死地，寡人之過也！因而下淚。業曰：臣曾有誓，欲以死報陛下，今數子雖死於甲兵，皆定分也！陛下不必深憂。太宗撫諭再三，乃遣楊業退出。次日設朝，與文武商議，楊業父子之功。潘仁美曰：邊境皆是楊業父子忠勤之將，陛下宜升帥臣之任，以顯其才。太宗允奏，即封業爲雄州防禦使。業將起行，帝出殿面諭曰：卿此行，但爲朕專備邊事，有召則至，無旨不宜輕離。業頓首受命而出，到無佞府，分付八姨九妹，好好看待母親，自與六郎父子四人，復赴邠州不題。話分兩頭，却說耶律休哥等，聽得宋軍殺敗於汾陽，屢遣人奏知蕭后，乘時進兵，以圖中原。蕭后因與羣臣商議征伐之計。右相蕭德偲曰：臣雖不才，願率兵進取。蕭后曰：卿此去，先討取金明池，飲馬井，中原旬，此三處與我屯兵，若允，暫且回兵；不允，則舉兵有名矣。撻懶領旨，即日與大將韓延壽，耶律斜軫部兵三萬，從瓜州關下。但見：「旌旗閃閃乾坤暗，戈戟層層白日昏」。人馬到胡燕陰下寨。聲息傳入汴京，侍臣奏知。太宗怒曰：遼兵累次犯邊，朕當御駕親征，以雪汾陽之恥。寇準奏曰：陛下車駕纔回，豈宜輒出？潘仁美素知邊情，可常此任。太宗允奏，即下旨，令仁美授招討使之職，部兵前禦。潘仁美得旨，回至府中不覺「末子潘章聞曰：大人何故不悅？仁美曰：刻有防禦番兵之命，聖旨又不敢辭，即去亦無妨；只是沒有先鋒，因此持疑不決。章曰：先鋒在眼前，大人何不舉之？仁美曰：何道是誰？章曰：雄州楊業父子，可充先鋒。仁美悅曰：汝若不言，吾幾忘之矣！次日侵早入朝。啓奏太宗曰：此

行缺少先鋒，除非召回雄州楊業父子，則可破番兵矣。太宗允奏，因遣使臣覓詣雄州來見楊業。宣讀詔書曰：

朕以國事艱難，乃忠臣義士立功之秋。近日邊報：北番大舉入寇，軍民驚擾，詔令潘仁美爲行營招討使防禦之。備留楊業，遠人所仰，是以充行。朕命到日，即速赴關衆議征進，不許稽延從事，故茲詔示。

楊業得旨，卽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見太宗。太宗賞賚甚厚，乃封爲行營都統先鋒之職。業受命而出，進府中，見令婆與太郡梁夫人在堂上閑道，令公相見畢。令婆曰：老將軍因何回朝？業曰：北番犯邊，主上有詔來取，任老將爲先鋒之職，尅日征進，特來見夫人一面。令婆曰：主帥爲誰？令公曰：潘仁美也！令婆愀然不悅曰：此人昔在河東，被公差辱嘗欲加害於汝父子，幸主上神明，彼不能施其計耳！今號令在其掌握，况長子四人，已各凋零，只有汝四人在，此去難道無相害之理，令公何不省焉？令公曰：此事吾所素知，主上之命，豈敢有違？大郡曰：妾明日親爲其奏，令朝臣保令公而行；彼則不敢生謀矣！令婆曰：我與大郡同往。令公大悅！因特具酒食相叙，過了一宵，次日楊令婆與太郡夫人趨朝。近臣先爲奏知，太宗降階迎接。爲何君王若是尊敬令婆？因他手執一龍頭杖，上掛一小牌，御書八個字：「雖無鸞駕，如朕親行。」是太祖皇帝遺勅所賜，以此敬重之也。太宗接上殿廷，命侍官賜二人綉椅坐定。問曰：朕未有命，令婆與太郡夫人趨朝，欲建何議

？太郡先起奏曰：陛下會將防禦番兵，主帥潘仁美素與楊充鋒不睦，此行恐非其利，須念其父子忠勤於國，陛下當善遇之。太宗曰：此王事耳，他人則不可行。太郡曰：陛下若准其行，須於廷臣中，舉有名望者保之同往，則無慮矣！太宗曰：此議甚高！遂下詔：令文武舉擇，誰可保楊業同征者？詔令纔下，八王進曰：臣舉一人，可保同往。帝問是誰？八王曰：行營都總管呼延贊，此人忠義一心，可爲保官。帝大悅曰：卿此舉甚稱其職，即日下詔，着呼延贊保楊業一同出師。令婆與太郡辭帝而出。是日朝罷，楊業聞贊爲保官，不勝之喜！復往雄州，調遣所部軍馬進征。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呼延贊大破遼兵 李陵碑楊業死節

且說潘仁美大軍已離汴京，迤邐往爪州進發，來到黃龍隘下寨，分立二大營：呼延贊屯東壁，自屯西壁。仁美乃與牙將劉君其，賀國舅，秦昭慶，米教練，四人議曰：我深恨楊業父子，懷恨莫伸，此一回欲盡陷之！不想有保官呼延贊在，又難於施計矣。米教練曰：對壘卽是番兵屯營之所，彼聽我軍來到，必出索戰；太師須下令先鋒未到，當得保官出陣，贊雖雄勇，奈何今年紀老邁，不能久戰。待他交鋒之際，按兵莫救，必被番兵所擒耳。仁美曰：此計極妙！准定明日行之。果是番兵聽知宋師已到，率所部會合而來，人馬雄壯，勢頭甚盛。哨馬報入仁美營中。仁美遣人請延贊入營中商曰：番兵長驅索戰，先鋒軍

馬未到，公有何計退之？贊曰：「軍來將對，水來土掩。」既承王命奮進，當盡忠所事，與番兵決戰，更待何言！仁美曰：「公先上陣，我率兵後應。」贊慨然諾行，披掛完全，率所部揚旂並譟而出！正遇番將蕭撻懶出馬。贊厲聲曰：「番兵速退，免受屠戮！」不然，殄滅汝等無遺類矣。撻懶怒曰：「老邁之將，養死且不暇，敢來爭鋒耶？」即舞刀躍馬，直取呼延贊，呼延贊舉槍迎敵。兩騎相交，二人戰上八十餘合，番將力怯，撥馬便走。贊驟驅追之。詎知四下番兵散而復聚，反圍將籠來。贊左衝右突，拚力剽殺，總算奪出重圍；但部下折傷大半，擬欲從僻路而走。騎校曰：「小路恐有埋伏，不如走大路爲愈。」贊乃殺奔大路，蕭撻懶復兵趕來。贊前後受敵，正在危急之際，忽正東旌旛捲起鼓震連天，一彪軍當先殺入，乃楊業也！策馬提刀，大叫番將休走。撻懶部將賀雲龍，縱馬迎敵。戰不數合，楊業手起刀落，斬雲龍於馬下。番將大潰，楊業父子衝入中堅，救出呼延贊。楊延昭挺身力戰，獨當其後，保護贊回至營中，卸盔卸甲。贊曰：「今日若非將軍來救，幾致傷命。」業曰：「小將遲來，致總管驚恐，望乞恕罪。」贊乃令業屯在本營。次日，哨報太師：楊令鋒馬軍，正從東殺來，救了總管呼延贊營。仁美聞之，憤恨無及。劉君弼曰：「楊業違令太師，若以軍法從事，殺之有名矣！」道未罷，楊業進中軍參見。仁美問曰：「軍情軍事，汝何得後期而到！」業曰：「主上令小將回雒州，召集軍馬，於十三日起程。仁美怒曰：「番兵寇邊至急，汝乃爲先鋒，稽延不進，尙以王命來推；喝令左右拿下處斬。」軍校登時將楊業綁縛於轅門。業厲

聲曰：我死不異惜，做甚麼酒肉英雄，將甚麼書也！道聲未罷，時從人已報至東營。呼延贊跑馬來到，喝開軍校，將酒灌了，領入帳中見仁美曰：汝居招討之職，昨日交兵，坐觀勝敗，不發一卒相應，豈非楊家將奮勇力戰，幾致敗事，今日何得擅自誅之？老將臨行，主上親賜金簡一單與我，專保其父子回京；不然翻轉臉皮，先與汝作對。仁美滿面通紅，不敢答應。贊邀楊業出帳中，挺身憤恨而去。仁美自覺羞慚，半向無語。米教練進曰：大帥勿憂！小將另施一計，去了呼延贊，則楊業死在旦夕矣。仁美曰：公再有何計？米教練曰：即日軍中缺少糧草，可令呼延贊前去催運；待他離了邊境，業再犯令，誰復保哉？仁美雖然其計，即差帖書，着令呼延贊領管前往運糧。差人以帖文到東營，見贊道知。贊得此消息，悶悶不悅！楊業進曰：軍糧實是大事，非總管去，他人不能當是任也。贊曰：非不去也！只有一件：潘仁美狠心野意，嘗有害吾之意；恐吾去後，以非親害將軍，誰能保耶？業曰：小將觀番兵，亦是勸散，終待總管到來，然後出戰。招討總管害我，彼亦無計可施。贊曰：此去未知幾時來到，汝父子堅守東營，待我復來，然後出戰。楊業領諾。贊即日出驛騎五千，回汴京催糧去了！後人有詠史詩曰：

忠勤王命領班師，何意英雄不遇時；邊境未寧良將減，令人覽此重傷悲！

西營潘仁美探知呼延贊已回汴京，不勝之喜！因與衆將商議出戰。米教練進曰：招討可發戰書於番人，約日交戰，徐徐定計。仁美即遣騎將卜戰書，去見番將。蕭提頓怒曰：明

日准定交戰，批回李書，合差將義曰：「潘仁美不無懼，楊業父子饒勇莫敵，近聞與主將不睦，正宜乘其隙而圖之。」隨出一帖之地，有陳某者，由勢險峻，得一人部樂，伏於兩旁，誘敵人進於營中，四面圍之，必可擒矣。耶律奚底曰：「小將領往。」撻懶曰：「君去足能辦事。」撻懶即引精軍七千餘人前行。撻懶嘆曰：「耶律奚底曰：汝引馬軍一萬，明日見陣；但楊家父子，深知兵法，須緩戰伴敵，誘入伏中，號炮一起，殺出力戰。」奚底領計去了！撻懶分遣已定，騎着軍前至采營，遙探動靜。潘仁美已得回書，與劉君其議曰：「明日誰當初陣？」君其曰：「楊先鋒出戰，招討出兵應之。」仁美召業入帳中，謂曰：「番將索戰，先鋒不宜遣次！倘有疏虞，重君之說氣也。」楊業稟曰：「明日是十惡大敗日，出軍不利；且呼延總管灌糧未到，番兵勢甚銳，須待審機而進，則可成功矣。」仁美怒曰：「敵兵臨寨，何所抵對？倘總管一月不到，尙待一月耶！今故推延不出，我當申奏朝廷，看汝能避罪否！業知事不免，乃曰：「番兵此來，奇變莫測，他處平坦之地，不足提防，此去陳家谷，山勢險峻，恐有埋伏，招討當發兵於此截殺；小將率所部，營中而入，庶或克敵，不然全軍難保矣。」仁美曰：「汝領兵自前山來。」楊業驚退，勿寧浦進曰：「楊先鋒要如此行，招討可遣將於陳家谷打應；庶不誤事。」仁美曰：「正無此機會，今乘此不發兵應之，看他如何設施。」懷浦曰：「招討若是推諉私怨，不以朝廷為計矣！仁美不聽，遂起入帳中去了。」懷浦歎曰：「豈子幾敗國事，吾安忍坐視不救！遂率所部，來見楊業曰：「公此行得非利乎？業曰：「吾非避死

，蓋時有不利，徒傷士卒，而功不立；今招討實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衝。懷請曰：潘招討之兵，難以指望，小將願與將軍同往，庶得援應。業曰：當與公分左右翼而出。商議已定。次日黎明，楊業率二子與賀正浦列陣於狼牙村，遙見番兵漫山塞野而來，鼓聲大震，耶律奚底橫斧出馬，立於陣前，厲聲曰：宋將潘驤，免動干戈！不然屠汝！無道類矣。楊業激怒罵曰：背我逆蠻，死限障頭，還敢來阻天兵耶！言罷，舞刀躍馬，直取奚底。奚底掉斧迎殺。兩人啖戰，戰未數合，奚底撥馬便走。業催騎追之。楊延昭賀懷浦，催勸軍乘勢殺入。番兵棄甲曳兵而遁矣！奚底見楊業趕來，且戰且走。業以平野之地，料無伏兵，盡力追趕。將近陳家谷口，蕭遙懶於山坡中放起號炮，耶律斜軫埋伏並起，番兵四下圍繞而來。楊業以爲谷中有宋兵來救，回望不見一騎，大驚！復勒馬殺回，已被斜軫截住谷口。番衆萬弩齊發，矢如雨點，宋軍死者不計其數！比及延昭延嗣拼死衝入，矢石交下，不能得進。奚底回馬抄入東壁，正遇賀懷浦，二騎相交，戰不兩合，被奚底一斧劈於馬下，都衆軍被番兵所殺。延昭謂延嗣曰：汝速殺出圍中，前往潘招討處求救；我殺入谷口，保着爹爹，延嗣聽了，奮勇衝出重圍而去。且說延昭望見谷中，殺氣連天，知是四軍被圍，怒聲如雷，直殺進谷中；正遇番將陳天壽交戰，交馬纔一合，將天壽刺於馬下，殺散圍兵。谷中楊業轉到東壁，剛遇着延昭來到，急叫曰：番兵甚衆，汝宜急走，免得兩遭其擒！延昭泣曰：吾衝開血路，救爹爹出去。卽舉鎗血戰，衝開重圍。蕭遙懶從旁攻入，將楊

業軍斷爲兩處。延昭回見其父未出，將復衝入；但部下從軍死盡，只得奔往南路，以待救兵。時楊業與番兵鏖戰不已，身上血映袍鎧，因登高而望，見四下皆是勁敵，乃長歎曰：「本欲立尺寸功以報國，不意至於此間，吾子存亡未知，若更聞番人被擒，辱莫大焉！親而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可棄崖山走回，以報天子。衆泣曰：將軍爲主，事至此，吾等安忍生還！遂擁業走上胡原；見一石碑，上刻「李陵碑」三字。業自忖曰：漢李陵以不忠於國，安用此爲哉？願謂衆兵曰：吾不能保汝等，此處是我報主之所，衆人當自爲計，言罷拋下金盃，連叫數聲皇天，皇天！實鑒此心，遂觸碑而死。可惜太原豪傑，今朝一命盡忠。靜軒有詩嘆曰：

矢盡兵亡戰刀催，陳家谷口馬難回；李陵碑下成君節，千古行人爲感悲！

楊業旣撞李陵碑而死，番兵喊聲殺到；業衆力戰不止，盡皆陷沒。番兵近前，梟了楊業首級。日將哺，蕭撻懶乃收軍還營。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瓜州營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

却說楊延嗣回瓜州行營，見潘仁美泣曰：「吾父被番兵困於陳家谷，望招討急發兵救之，不然死必決矣！」仁美曰：「汝父子素號無敵，今使交兵，便來解救，軍馬本有要備，吾豈難以發遣。」延嗣大驚曰：「吾父子爲國家計，招討何以坐觀其敗乎？仁美命右左推出欵斬。」

鬪立地罵曰：無端匹夫，使吾若得生還，與汝老賊勢不兩立。仁美大怒曰：乳臭豎子，仇恨莫報，今殺伐之權在我，爾遠來尋死路耶？因分左右，縛於高處射之。軍校得令，將延嗣繫於舟橋之上，衆軍齊發矢，無一箭能着其身者。仁美驚曰：真乃奇異！何衆人所射，皆不得中？延嗣聽得，自思難免，乃曰：大丈夫說死亦何懼焉！只慮父母存亡未卜。因教射者曰：可將吾目蔽障，射方能中。衆依其言，遂放下割着眉肉，垂蔽其眼；可憐七郎亂箭着處，體無完膚，而見者無不哀感！後人有詩嘆曰：

萬馬軍前立大功，斬堅入陣見英雄；如何不遂生平志，反致亡機亂箭中？

潘仁美既射死楊七郎，令將其屍，拋於黃河去了。忽報番兵困住楊業，於陳家谷，楊業已死，今募其首級，殺奔西營去了。仁美大驚曰：番兵衆盛難敵，若不急退，必遭所擒，卽下令拔營起行。劉君其等，心膽墜地，連夜走向汴京去。番兵乘勢追殺一陣，死者大半，委棄輜重甲盔，不計其數。蕭槿懶既獲全勝，乃屯兵蔚州，遣人報捷於蕭后不題。却說楊延昭部下陳琳柴敢，因交兵亂後，逃匿於蘆林中；直待番兵退盡，二人乃沿岸而出；忽見上流浮下一屍，將近岸邊，二人細視之，泣曰：此是楊七郎小主官，因何遭此亂箭所射？泣聲未止，忽岸側一騎飛跑來到。陳柴正待走避，騎已近前，乃楊延昭也。因見陳柴二人問曰：汝緣何至此？陳琳曰：戰敗避於此處，正待尋訪本官消息，不想遇流頭浮下一屍，却是七郎君，體無完膚，不知被誰所傷？六郎仰天號泣曰：吾父子爲國盡忠，何以遭此劫

數？此必是閻仁美取救，言語相激，致被老賊所傷！因令似琳撈起屍首，就於岸上埋訖。陳琳曰：本官今日欲往何處？延昭曰：汝等可隨處安身，吾密向小路，探聽吾父消息；若即困在谷中，須連夜去汴京取救，倘有不測，此仇亦當報也。陳柴從其言，三人洒淚而別。只見楊延昭單騎入谷中，至半途，遇見二樵夫問曰：此是何地名？樵夫曰：轉過谷之東邊，乃幽州泱泱之地，前去便是胡原。延昭聽罷，輕騎來到此處，見死屍重疊，皆是宋若旌號，吁嗟良久，近李陵碑處，一將橫屍於地，留下腰帶一條。延昭細視之，乃是其父所繫也！因抱其尸而泣曰：皇天不祚，吾父子致使喪於兵革，何不幸若是哉？乃掩泪，將所佩劍掘開沙土埋之，上留父名爲記；復勒馬出原口，已被番兵張黑搭攔住，高聲叫曰：來將何不下馬投降，以免一死？延昭大怒！提槍直取番將。二人交馬，戰上數合，四面番兵圍繞而來。延昭雖勇，寡不敵衆，不覺有些力乏，正在危急之際，忽山後一騎殺來，手起一斧，劈黑搭於馬下，殺散番兵；下馬來見延昭，乃五郎延德也。兄弟相抱而泣。延德曰：此處敵賊所在，可隨我入山中商議。遂邀六郎到五台山，進方丈中坐定。延昭曰：自與哥哥幽州失散，一向存亡未審，今日如何在此？延德曰：當日爹爹保嬰駕出東門，我同衆兵與番兵鏖戰，勢已危迫，爲脫免危迫之計，乃自髮投五台山爲僧。因前日望見陳家谷殺氣連天，人道邊兵交鋒，自覺心動，特下山觀視，不想恰遇吾弟，在急難之中。延昭泣訴七郎與父之事。延德不勝悲悼！乃曰：至親之仇，不可不報。昭言曰：小弟竊於御前，首

明父子之冤。是夕在寺中，過了一宵，次早辭延德自往汴京面行。消息傳入汴京，聽講楊業戰歿，宋師敗衄。宋帝急集文武商議曰：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今聞其死於王事，朕甚悼焉！八王進曰：近有呼延贊，催辦糧草，對臣言主帥潘仁美，與楊業不睦，臣便慮其敗事，今果然也。陛下當究治仁美喪師之由，與後人知所懲戒，太宗然其奏，因下詔羣臣，專究其事。仁美聞此消息，坐臥不安，與劉君其議曰：今朝廷要究我敗軍之由，人傳楊六郎將赴京陳訴其事；倘主上知之，呼延贊又力爲之證，我等全族難保矣。君其曰：事不宜遲，若待舉發，百口無以分晰；今乘六郎未到，可密遣人於黃河渡候之，謀死於外，所謂斬草除根，免得萌芽再發。仁美然之，卽遣心腹軍人，密往黃河渡等候去了。却說楊延昭自離五台山，從大路進發，來到一樹林，忽聽數聲鼓響，走出二十餘人，攔住去路，叫曰：若要經過，留下買路錢。延昭抬頭視之：見爲首二人，問曰：來者莫非陳琳柴敢乎？陳琳柴敢聽得，卽忙近前拜曰：原來是本官也，因引六郎入寨中，道知自別本官，後蒙得此處安身，不想却又相遇。延昭將父死情由道知，言要赴京於御前，告明主帥不發救兵之由。陳琳曰：幸得本官道出其事，今有潘招討，正防汝告御狀，特差數十健軍，於黃河渡等待捉汝；此間有一處可赴汴京，當令人送本官從小路而去，方得無慮。延昭聽罷，乃曰：事不偶然，此賊害我一家，今又來謀吾耶！遂往寨內，過了一宵。次日陳琳令手下驚透六郎，從雄州而去。話分兩頭，却說幽州蕭后，得蕭捷懼捷報，決意要圍中原。有內官王欽者，本朝

州人。自幼入宮，侍蕭后，爲人機巧便佞，蕃人重之。欽乃密曰：中國一統之地，若得成事，謀臣勇將，不計其數；區區一戰之功，安能取威天下哉？臣有一計，不消一年，使中國竟歸陛下，宋人縮首無計矣。后曰：卿有何計？若是其妙！王欽曰：臣妝作南方之人，報爲進身之地，若能成事，必知彼處動靜，兵數強弱，國之利害；再密遣人諜報陛下，乘其慮困，舉兵南下，可收萬全之功，何患江山不屬陛下哉？后聞奏，大悅曰：若果成事，當以中國重鎮封卿。次日蕭后，與羣臣議計，右相蕭天佑奏曰：王欽此計可行，乞陛下允之。后因下令即行。王欽準備齊整，來辭蕭后。蕭后見着笑曰：卿妝作南人，真無異矣；然此去，須宜緊密。王欽曰：臣自有方略。即日辭后出燕京，逕往雄州而來。且說楊延昭，鹽雄州進發。時值五月天氣，途中炎熱，來到綠樹林歇下行李，正靠欄杆而坐。未片時，遙見一人來到，頭帶烏紗巾，身穿綠羅衣，繫一條雙鞭黃絲絛，穿着一雙八比青麻鞋，乃是儒家裝束。將近亭中，延昭迎入問曰：先生從何而來？其人答曰：小可朔州人氏，姓王名欽字招告，幼讀詩書，居於此地，今將入中國求取進身，不想遇見閣下，動問高姓是誰？延昭不隱，道出姓名；且言胸中冤抑之事。招告聽罷，憤然曰：既君父子如此忠義，被人謀害，何不於御前訴雪其冤，而乃徒自傷悲耶？延昭曰：小可正待赴京訴明，只恐無人會做御狀，以此遲疑未決。招告曰：此非難事，既足下有此冤枉，小生當罄其所學，爲君作之。延昭下拜曰：君若肯扶持，真乃千萬之幸也！卽邀招告入館驛中，備酒禮相待。

；席上詢他平日之事。招告嗟嘆不已！乃問曰：君所陳訴，以誰爲罪首？延昭曰：以招討潘仁美，與部將劉君其，賀國舅，皆主謀害我父子一家人，皆難放過。招告然其言，乃騰出狀告，遞與延昭視之，果然情詞懇切，婉轉悲悼。延昭視罷喜曰：此足以雪我冤矣！酒畢，招告辭延昭而去。延昭曰：當與足下於汴京相遇。招告應諾，二人遂別。延昭將狀子寫正附白，徑赴京都。不知緝探人，已將此消息，報與潘仁美。仁美大驚！乃召劉君其等商議。君其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如進一道表章，奏知楊業父子邀功貪職，幾敗國事，今延昭越伍逃走，主君得奏，必先謀之。仁美曰：此計甚妙！即日具表章知朝廷。當日楊延昭來到京師，正值七王元胤行駕出朝，延昭取出御狀，攔駕陳冤訴告。左右捉住。正待綁縛，七王喝聲：不許動作！且允其告。侍從接上御狀，七王命入府中。延昭隨車駕入壽王府，伏於階下。七王將口詞審過一遍，再將御狀細細視之，內中詞語切切，筆力精到，歎曰：作此詞者，甚有憂世之才！因問此狀出誰之手？延昭不敢隱，將王欽來由道知。七王喜曰：孤正要得此人，既彼來求進身，當取用之；又問此人今在何處？延昭曰：寓居東角門，汴京龍津驛中。七王聽罷，乃曰：汝之冤枉，實是國家重事，此處難以決明，可于闕門外，擊登聞鼓，與聖上聞之，可以爲理矣！當速去，勿使奸佞所覺。延昭取過御狀拜辭七王，逕趨闕門外來。七王自遣人於驛中，尋取王欽不題。要知擊鼓鳴冤，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六使汴京告御狀

王欽定許國凡王

去說楊延昭，來至闕庭，聲言：欲面聖上陳情，要守軍提見魏徵官。提獄官審問明白，將狀奏呈太宗。太宗以狀，展於御案中視之，狀曰：

訴冤枉人楊延昭，爲誣謀深害，全軍陷沒，誤國欺君事。臣父楊業，生自太原，世仕河東。以宋先君之至仁，繼今陛下之宏恩，父子傾情，願效死報。近因契丹犯邊，干戈相尋，潘招討整防禦之節，臣父子盡忠之奮勇。不期招討商同部下，起陷謀於此日，窺私怨於昔時。軍牙村兵馬幾交，主帥則坐觀成敗，不發半騎相應。陳家谷矢盡力竭，番將則烏雲集，以致全軍皆沒。臣父楊業，殞軀命於李陵碑下；臣弟七郎，喪肌膚于萬弩叢中。父子八人，忠勤爲國，欲圖報於陛下，先見陷於帥臣；臣漂流獨身，孤苦無依，擊廷鼓以伸冤。乞天恩而明審。若使臣之父兄有靈，致陛下開日月之明，拘證奸人，斷省深冤；使九泉得以瞑目，臣即死於地下，無所憾矣！

太宗看罷狀詞，不勝憤激！忽稱密院牒上潘仁美表章，稱道：楊業父子，邀功失機之由，太宗得奏，沉吟半晌曰：潘招討以楊業有陷功之罪，楊先錄以主帥有陷害之情，各執一詞。南台御史黃玉奏曰：關外之事，任在主帥；若他號令不行，何以辦導乎？今楊業父子，違令邀功，以致全軍盡沒，其罪本有；今被番人所屠，而乃誣告主帥，是國陸言也；死者

上。當此楊延昭押出朝門，明正其罪斬之。黃玉本潘仁美內兄，故力救之。斯時八王急出奏曰：楊業父子有功於朝，先帝故以不次之任待之；今被奸臣所陷，兩陛下寧不為志雪其冤哉？此事臣知久矣，乞拘仁美於法司衙門，着落有職官與延昭對理，詢問明白，取自上裁。太宗依奏，即敕參知政事傅鼎臣，鞫問仁美一案。鼎臣領旨，遂開衙門，拘到潘仁美，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一千人，都在階下。鼎臣問曰：潘招討平日同僚相待，今乃君命也，難以容情；如畏法律，明招其由，勿使動用刑法無益。仁美曰：小可承君防禦邊兵，彼父子自失機宜，致發陷沒，反來誣告我等；若朝廷不察其情，屈坐帥臣，則後人何敢主事是職哉？乞大人明鑒，為上申知。鼎臣半晌無語，令左右將一千人押於獄中，退入後堂。忽報：潘府黃夫人，遣使女說有機密事要見大人。鼎臣即喚入後堂。使女跪在階下曰：夫人以太師發問參政臺下，沒甚孝順，薄奉黃金一百兩，玉帶一條，望大人善觀方便，再得重謝。鼎臣本是奸利之徒，見着此物，不勝歡喜！令左右收起，謂使女曰：汝歸拜上夫人，不須掛念，參政自有分曉。使女拜謝而出。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得財，恐潘家有人通傳關節，乃密遣手下在府門緝探；比及使女進府，走報八王。八王隨即來到，恰在府門外捉住使女，提過金簡，入後堂來。鼎臣看見面如土色，連忙下階迎接。八王厲聲曰：汝為朝廷顯官，何得私受潘府賂賄，要害楊家？鼎臣曰：小臣並無是情。殿下何出此言？八王乃奪從人，逼潘氏使女於階下拷訊。使女抵賴不過，只得實供。八王大怒曰：傅參政尚能

強辯乎？鼎臣噤口無言，自行脫去冠帶，伏於階下請罪。八王命備馬，隨卽入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大驚曰：若非卿有惻隱之見，險被奸人賣弄；因問當擬鼎臣何罪？八王曰：私受賂賄，其情尙未行，當得枉法之罪，該擬罷職爲民。太宗允奏。卽下詔罷鼎臣官職，發歸鄉里去了。八王又奏西臺御史李濟忠頗公正，可問仁美一起。帝允奏，卽勅李濟忠承問施行。李濟忠領旨，開御史臺，端坐於堂上；左右軍校，威風凜凜，排下刑具之類，見者無不駭然！正是：「生死殿前難抵諱，血冤台上不容情。」時提解官解過仁美延昭等，到階下審問一遍。仁美乃推楊業自被戰死，與我等無干。李濟忠怒曰：汝爲主帥，敗衄而歸，反以彼自家戰死抵諱，楊七郎有何罪！汝用亂箭射之？且傳參政因汝送了前軍。今日好好招承，免動刑具，不然休怪下官酷虐也。仁美低頭不應。李濟忠喝令軍校，將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一起推於甬道，極刑拷打。三人受刑不過，只得將陷害楊業，並陷死七郎情由，逐一供招明白。史司呈上李濟忠審案錄奏，仍將犯人監禁候旨發落。李濟忠離了御史台，次日以仁美情由，奏知太宗。太宗視畢怒曰：朕以仁美爲先帝功臣，屢次恕之，今如此侮法，不正其罪，何以激勵邊將？因問八王曰：當何以處治？八王奏曰：潘仁美罪該處斬，陛下以后妃之故，減二等罷職爲民；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等，謀向之罪，亦該處死減一等，調邊遠充軍；楊延昭有失軍機，發問配所；其餘干犯。隨旨發落。太宗允奏下敕：着李濟忠照原擬遣。李濟忠領命，於府中，將文案覆視；聽潘仁美爲民，劉君其問瀟州軍。

，智圍勇於州軍，米教隸密州軍。楊延昭配鄴州。擬議已定，將劉君其等決杖詔，依期起行，不在話下。後人咏史詩曰：

黨惡害人何所益？試看今日配君其；皇天有眼應無誤，只在須臾與報遲。

一次日李濟忠以發遣仁美一起，奏知於上，太宗謂侍臣曰：往者楊業父子，屢立奇功；不期死於王事，朕甚快快！欲將恩典旌之，卿等以爲何如？直學士寇準奏曰：陛下念及功臣，以慰其後，爲社稷計也，有何不可？且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人臣所難；今止有延昭一人在焉，正當厚恤之，使邊將知所觀感。太宗然其奏，因遣使臣於鄴州取遺延昭去了。忽近臣奏知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卒。太宗聞奏震悼，謂羣臣曰：趙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寇準曰：誠如陛下所言，臣等不及也。按趙普素性，深沉果毅剛斷；雖多忌克，能以王事爲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功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宗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闔門啓篋，取書誦之竟日；次日臨朝，應答如流。旣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在日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輔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二朝，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卒年七十一歲；後諡忠獻公，封韓王，是時太宗登位已久，未立東宮；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太宗怒，貶之於嶺南，自是中外無復敢言者。七王知此消息，密與心腹王欽諤曰：父王春秋已邁，未肯立皇太子；羣臣諫者，俱遭貶黜，莫非因八王之故；欲以

還下還之耶？若果有此意，則我失望矣。欽曰：所言正合我意，且志上以遺書爲重，必將殿下還八王無疑，若不預定其事，曠臍何及！七王曰：君有何策教我？欽曰：除非謀死八殿下，則大事定矣！七王曰：八殿下君父至愛如何謀得？欽曰：臣有一計，不知殿下肯依否？七王曰：君試言之。欽曰：可遣精巧銀匠一人至府中，打造鴛鴦壺一把，能貯兩樣之酒；當遇春景，百花盛開，特請八王於後苑賞玩，令隨人進食、侍官斟酒；先藏毒酒於外，後放純酒於內；八王飲之，不消半鐘，卽死於非命矣！有何難哉？七王聽罷大喜曰：此計極妙，然事不宜遲，卽須行之。乃遣軍尉，召城西胡銀匠進府中，打造鴛鴦壺。不出數日，其工完全，銀匠將壺獻於七王。七王視之，果是精巧，人不能測，請王欽曰：器物已造完備，當在何時用之？欽曰：殿下先將銀匠誅之，以滅其口。七王然之，因賞以純酒，登時醉倒。七王令左右丟入後苑井中去了。王欽曰：殿下當發書於八王府中，邀請明日輒行其事。七王遣內官齎書，逕詣八王府中，進上其書曰：

弟元佩，以春光明媚，花柳芳妍，適朝廷閒暇之時；與兄連日間隔，乞車駕於後苑賞玩，庶慰伊弟之懷，以酬春光之盛。

八王得書，着內官復命，明日准來赴約。內官拜辭，見七王，道知八殿下許允赴約之故。七王得報，吩咐隨人廚宰，準備筵宴齊備。次日八王車駕來到；七王親出府門迎接，進入中堂坐定，各訴相愛之情。茶罷三鐘，七王邀兄入後苑；只聽樂工歌女，絲竹奏品；七王

與八王分賓主對席而坐。七王笑曰：兄弟之愛，喜樂相同，難得如此春光，今幸與兄弟少盡一日之歡，以慰生平之望。八王曰：多蒙雅召，安敢推辭！奈數日因寒暄失調，廢膳因而失調；然而兄弟之情，祇得赴命，酒實不敢飲也。七王曰：親兄不十分飲，今日亦且開懷數杯；一伏時，應入先進品味；七王因令侍官斟酒。侍官得令，提過鴛鴦盞，先斟酌一金鐘，進於八王面前；藥酒纔入金鐘，毒氣衝逼。八王本是身子未痊，聞此酒氣，掩鼻不迭。忽筵前一陣狂風過處，吹倒金鐘，將酒傾翻下地；但見豪光燦爛，侍從皆有懼色。八王即離席，吩咐從人准備車駕，辭七王逕自回府中去了。七王以計不成，懊悔無及。王欽曰：殿下勿憂，八王不知王之所爲，諒彼不怪，俟再圖之。七王悶悶不悅，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宋名臣辭官解印

蕭太后議幽中原

却說太宗嘗以後事，決之趙普。普曰：先帝既謫，陛下豈容再誤。金臺之盟，未可全執。於是太宗遂有立子之心。至是偶染重疾不起，召寇準入王等，入謁後事。太宗曰：先帝以天下付朕掌理，二十二年矣！今當以此位還八王而立，庶不負皇太后之命。八王奏曰：陛下皇子長成，人心所屬，誰敢有異議？惟陛下善保龍體，臣決不願爲君，須與七王爲正。太宗良久，問寇準曰：卿且言孰可付神器？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

可也；謀及宰輔近臣亦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立之。太宗乃曰：八王既不肯爲君，當以元侃主社稷。準拜賀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遂卽決之。太宗又謂八王曰：朕此病莫保，卿善輔龍體；先帝嘗言：代代有讒臣，以亂國政。今賜汝鐵券，頭免死牌十二道；若遇奸臣當國，得專制之；且楊業有子延昭，此人必能定亂，須重用勿棄也！八王拜受命訖。俄而帝崩，壽五十九歲，時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後人咏史詩曰：

混一中原志亦勤。堪稱政善化維新；蒼天若假當年壽，竟使黎民望太平。

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混一中原，并包涵四海，中外謐安，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時旣晏駕於萬歲殿，衆文武乃立七王元侃於福寧殿是爲眞宗皇帝。羣臣朝賀畢，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命中宮奉太宗靈柩于僊陵；封王欽爲東聽樞密使，謝金吾爲樞副密使；進八王爵爲誠意王；其餘文武升職有差。次日參知政事朱琪奏曰：臣蒙先帝之恩，在位已久，無益朝廷，乞陛下允臣解職歸鄉，不勝感激！眞宗曰：朕初卽位，正賴卿等相扶，如何便舍朕而去？琪曰：朝廷清貴無數，區區微臣，何足念哉？帝見其意益切，遂准奏。琪卽辭帝而還。越數日，呂蒙正張齊賢等，奏章迭至，各稱辭解職。帝俱允之。自是朝廷重事，均委樞密使王欽所理。却說八王趨朝而出，忽有一人攔住車駕，伸免告狀；八王問曰：告狀者是誰？其人哭曰：小人胡銀匠之子，日前父親胡新王召入府中，打造駕捲臺，欲以害謀殿下；但數日不出，聞說被王樞密恐人知覺，謀死於府中；小人有冤無訴，只

得乞願下作主。八王聽罷怒曰：前日斟酒之計，吾意亦猜至幾分；惟見樞密王欽在旁調度，不想起此毒意也！令左右接過狀，取黃金十兩，與告狀人而去；復命駕車回入朝，正遇帝與樞密王欽在便殿議事。八王直前奏曰：臣於午門接得一紙冤狀，生稱王樞密、私謀胡銀匠爲准理，特來奏知陛下。真宗聽罷大驚曰：王樞密嘗在朕旁，那得此事。三兄勿聽奸人之言。八王笑曰：謀殺胡銀匠，本爲臣之故是，臣以忠心侍陛下，何用疑心？聽信讒言，要害自家骨肉？若非大宋皇帝有靈，社稷何如？臣若有意爲君，不到今日矣。王樞密進前奏曰：八王以勢來壓臣，故來於此說詞，豈有謀殺人，往日不告，而待陛下已立大位，敢向午門謗天子耶？帝未答。八王大怒！抽出金簡，望王欽劈面打去。王欽躲避不及，正中準鼻，流血滿面而走。八王直趕去。真宗忙下金階勸救曰：萬事皆看朕之面，饒他一次。八王乃住步，指王欽罵曰：汝若再爲惡，吾卽誅之。今且緩你之死。言罷憤憤而去。王欽伏於帝前請死。真宗曰：八王先君愛臣，朕且饒之，何況於汝！今後萬事俱宜避之。王欽，頓首辭謝，歸至至樞密府中，深恨八王，欲報怨之計；乃修下密書一封，遣心腹連夜送入幽州，見蕭后奏曰：中國太宗晏駕，新主卽位，朝中無甚良將，若發遣人馬入寇，則中國可圍。蕭后得奏，與羣臣商議。蕭天佑奏曰：耶律休哥屯兵雲州，屢請舉兵伐宋，旣中國遇其無備，正宜乘喪，一舉可以成功。道聲未罷，捲簾將軍王金秀出班奏曰：宋君善能用人，邊廷帥臣，皆是英雄之將；王欽所曾未見的寶，若卽舉兵南下，未定輸贏，臣有

一計，能使中國獻納山後九州之地，與陛下掌管，不勞興兵動衆也。后曰：卿有何計？金秀曰：陛下可遣人修書一道，與中國通和；臣與廬里招吉麻哩慶吉部衆五千騎，於河東界，約與宋人比較；且臣箭法，天下無雙，招吉善槍，慶吉善馬；若中國知其消息，定有武藝出衆者來，與臣等放對；果是臣之對手，則遲數年征伐；如敵臣衆不過，則知中國無人；那時陛下御親征，直抵汴京，宋之江山不難奪矣。后聞奏大悅！卽遣使臣賈魯遙赴中國，進上真宗書曰：

幽州君齋后，書奉大宋皇帝陛下：茲者，孤聞闕有喪事，未及弔唁，負罪負罪！近因通好之議，自古爲美；往年兵革不息，民遭荼毒，孤甚憫惻。今特遣駕下小臣三員，於晉陽分界，與宋之君臣會獵一會；且講息兵之由，早定封疆，以免邊疆日生，軍士震駭！千載之遇，惟願君垂意焉。

真宗得書，與廷臣商議。寇準奏曰：觀齋后來書，詞倨不遜，多是邀陛下觀兵之意；逆料北之來將，不過試刀比箭而已。堂堂中國，豈無敵手哉？須下聖旨，遣有武藝充足者，與之會獵。真宗曰：先帝良將，近但老邁，惟楊業父子止有楊郡馬，在先帝會遣使於鄭州調回，不見消息；其他帥臣，恐不能勝來將也。準又奏曰：陛下當再遣使於鄭州徵取。帝允奏，仍遣中宮賈勅詔，選詣鄭州尋問，不知下落。鄭州太守，因言：先帝會徵取回朝去了，中宮只得復命，奏知真宗。真宗憂悶累日。八王奏曰：臣往無佞府察探動靜如何？真宗曰：北

緊急事。總用必經問。八王即日出朝。奉封無後府。見今婆與大郡夫人。訪問得消息。命婆曰：六郎犯罪。發配鄆州。再不見回來。殿下今日尋訪。老妾誠不知也。八王曰：新王在位。既有敕文召取。當令投赦入朝。而與國家出力。何必探問？太郡曰：倘有數日。待命。於鄆州找尋。來見殿下也。八王會其意。遂辭却。令婆回朝。奏知。不日。下。真宗聞奏。正懷慮間。邊臣告急。遣兵於晉陽屠劫軍民。甚為深慮。乞陛下見定奪。真宗問文武中。誰堪此行者？寇準奏曰：禁軍教頭使賈進。文武足備。可稱是。進充。初。難以賈進充親軍使。帶領騎軍一萬。同寇準赴晉陽會戰。賈進得。併進漢汴京。望河東進發。是時無依府密遣人探緝。得官軍起行。來報楊金婆。令婆與六郎。曰：賈進非。國家竊立。我兒只得赴難。六郎曰：母不說。兒有意久矣。得一人相助。尤妙。言未罷。八娘九娘進曰：吾二人同哥哥同往。六郎曰：汝女流也。如何。得。八娘曰：姊妹裝作從。而行。人所不覺。郎依其言。且目醉令婆。一。不。却說。將正金秀。於河東地界立起一。朝夕劫掠邊民。縱。忽報：宋兵來到。得。與。招吉等。曰：我量宋。今無楊家父子。何。不。也。若。試。用。心。以。主之。招吉曰：使生平之所事。務。大。而。命。下。令。已。定。次。日。原。立。起。心。將。所。部。騎。軍。分。布。齊。備。遂。見。正。招。吉。下。首。府。哩。招。吉。下。首。府。哩。吉。三。四。陣。對。面。遼。將。王。金。秀。全。身。貫。帶。立。於。門。前。之。下。上。首。府。哩。招。吉。下。首。府。哩。吉。三。四。

馬齊齊排開，宋陣中寇準先出，賈能戎裝，立於陣後。寇準曰：汝幽州自爲君後，華夏有限，汝何故侵兵犯境，擾我生民？王金秀答曰：吾主以中國新立，欲與晉陽會獵，以誨息兵之盟，宋君如何不自來耶？寇準厲聲曰：今新天子卽位，皇風振發，無不仰服！特與文武論治，尙且不暇，那有暇時與你等會獵乎？王金秀語塞，欲知對答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楊家將晉陽鬥武 楊郡馬領鎮三關

左翼麻哩招吉挺鎗躍馬，跑出陣前叫曰：來將有勇者出馬比試，勿徒尙文。道未罷，寇準背後一將，應聲而出曰：大將賈能，舞槍縱騎，逸出陣前，喝聲吾與汝比試。兩下各按住營寨，金鼓齊鳴，麻哩招吉，與賈能在戰場中，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招吉槍法精熟，賈能終自懼怯，被寇將用賺敵計，佯走入本陣，賈能拍馬追來；及轅下，招吉回馬一槍，刺落地下，番兵大震，宋兵盡皆失色。招吉欲衝其陣，宋陣中走出一女將，跳上齊驄馬，出與招吉交鋒。不數合，被八娘拋起紅繯，將招吉絆於馬下，宋軍上前，一捉住。寇準大喜，便問那將是誰？八娘下馬曰：小將楊令公長女八娘也。準曰：將門之子，皆勁敵也，因令記功，錄其名字。王金秀見拆其招吉，大怒！正待出馬，麻哩慶吉一馬踏向前曰：親兄之仇，如何不報？掄刀要來比試。宋陣牙將趙彥亦來還鬥。二人戰上數合，趙彥力怯，撥回馬走了。麻哩慶吉直逼入中軍，宋陣中又走出一少年女將，舞刀躍馬，抵住追將。二

人戰上二十餘合。九妹揮起刀桿，喝一聲，劈慶吉於馬下。正是：「徒恃英雄來比武，不期鮮血染紅塵。」一丸妹既斬了慶吉，下馬來見寇準。道知名字。準曰：「楊家尚有汝等在，實朝廷之福也！」仍令記錄其功。番將王金秀躍馬出曰：「誰敢再來比試？」宋將楊文虎亦走馬進曰：「吾來與汝比箭。」王金秀先拈弓搭箭，走馬指定紅心射去，三矢皆中。衆喝采。文虎就走馬，連放三矢，只有一矢中紅心。金秀曰：「汝輸我二矢，當以提將與我。」文虎曰：「箭法難輸與你，敢來鬥乎？」金秀怒曰：「待斬此匹夫，以與慶吉報仇。」即綽方天戟，便來交戰。文虎舞刀相迎。兩馬相交，未及數合，文虎臂上被戟所傷，負痛跑馬而走。金秀厲聲如雷趕來。宋軍中橋上楊六郎，迎住番將交鋒。王金秀力不能敵，回馬叫曰：「宋將且緩比武，先與比箭。」六郎按住槍笑曰：「汝之箭法，有甚高處，敢在軍前開大口耶？」因分左右取過硬弓，馬上一連三矢，並透紅心。觀者無不喝采。六郎曰：「你莫想要射，試看能開得此弓否？」從軍傳遞與王金秀開之，王金秀接弓在手，睜目咬牙，儘力扳扯，半毫不動，乃驚曰：「能開若是硬弓，真神人也。」宋軍一連勝了番將，威聲甚厲；遼兵垂首喪氣，正待要走。寇準出陣揚言曰：「今捉得鬥將，且把還汝。」歸見蕭后，嗣後不得妄生惡念，天朝兵一至，屠汝盡無遺矣？因令麻哩招吉回北營。王金秀羞慚無地，部軍逕回大遼而去。後人有詩爲證：

氣勢南來勇雄，一時失計取甜中；軍前自有楊家在，爲輔皇朝建大功。

只說寇準將楊郡馬入軍中，甚加慰勞曰：「今日若非將軍來助陣，險被番兵所辱，可隨我

入朝，而奏以封公職。郡馬拜謝。寇準卽日下令，拔營回汴京，入見真宗。奏知楊家女將等門番兵而回，誠賴陛下之洪福也。真宗奏問大庖：「下詔賞楊郡馬上殿，而諭之曰：『卿父子忠勤國家，先帝稱羨不已，今尙有卿在，足爲邊境捍蔽也。』」延昭叩頭謝恩。真宗問準當封何職？準曰：「州缺一員節度使，下可封節度使。帝允其奏，卽降旨封楊郡馬爲高州節度使。郡馬得旨奏曰：『臣父子得敗兵之罪，蒙陛下赦以不死，恩亦厚矣，安敢受官爵哉？』帝曰：『先帝在日，尙要旌表爾門，今又有退番兵之功，當受實賞，何必辭焉！』郡馬力請曰：『陛下賜臣之官，情願受佳山寨巡檢之職，節度使不敢當。』帝曰：『卿居節度，則可與同列齊名；巡檢之官，卿何願爲是職？』郡馬奏曰：『臣爲巡檢有二便：一者聞彼處有幾員好將，二者佳山爲三關重要之地，與幽州隔界；收他爲將，使番人不敢南下，故願居是職也。』真宗聞罷，大悅曰：『卿真忠義也。』朕卽允其請。令東廳王樞密發兵，同郡馬赴佳山寨鎮守。郡馬謝恩而退。王樞密承旨，到府中商議，撥應軍兵三千，都是老弱不堪戰陣之人，付與郡馬。郡馬怒曰：『朝廷以佳山寨近番兵地界，着戰鎮守，如何盡此無用軍人隨行？』時軍有岳勝、齊州人，武舉出軍，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脂，使一柄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號爲花刀岳勝。因見六郎道及士卒老弱，突出軍前叫曰：『將軍是楊家出身，欺天下無敵。今日敢來比試麼？』六郎曰：『吾與汝鬥武。』然後比刀。言罷，綽槍躍馬，出橫門搦戰。岳勝披掛齊備，出陣來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六郎嘆曰：『此人刀法純熟，勇力

遇人，真烈丈夫也。岳母愈鬥愈烈，六郎伴取，跑出柵場。岳勝曰：待掛此匹夫，以抑其勝。即驟馬追之。不想六郎所乘，走得慌忙，前蹄已失，將六郎擡在馬。岳勝揮起鋼刀，連盜劈下。忽一聲響處，六郎頭上現出白額虎，睛金火尾，突突相交。岳勝驚守胸，即下馬扶起六郎曰：小將肉眼，不識好人。望本官恕罪。六郎曰：看可與否。岳勝曰：寨鎮守，共建功勳。岳勝曰：小將特願以所部下伏侍本官。六郎得了岳勝，不勝之喜，固無佞府，辭令婆而去。太郡令婆問曰：汝父爲代州刺史，汝爲佳山巡檢，豈不辱先人乎？六郎曰：兒非好爲小官，值國家多事之秋，佳山實近番邦地界，今於此處立寨，足可以顯能也；何必居清勞之職哉！令婆然其言，即備酒送程。六郎即領有令婆酒一杯，宿一宵，明日草佳山寨進發。時值二月光景，路上風和日暖，百花盛開，但見：一酒旗開處行人喜，芳草聲中去馬嘶。六郎一路行來，與衆人無詞，不日到佳山寨。原有官軍，俱來迎接。入帳中，稱賀不已。六郎下令曰：今朝廷以邊兵屢寇邊界，此處實控幽州咽喉，汝衆人各宜整飭戎伍，謹守該地，勿使敵人窺伺。用命者有重賞，退縮者以軍法從事。衆人領命而退。次日岳勝因出寨閒遊，遙見對面一座大高山，樹木蒼蔭，林樾層翠，乃問土人：前面那一座高嶺，是何所在？土人答曰：將軍請問那里，說起膽寒驚碎！岳勝曰：莫非有猛虎否？土人曰：比猛虎還很百倍哩！因指過轉灣一山過去，有山林潤，倚山石可築洞，洞有寨主，姓孟名良，鄆州人，使一柄大鐵斧，無人敢敵；聚衆數百人，專一打官劫舍，掠取莊

民婦女不勝擄害；那一個敢正視其山？岳勝聽罷，歸見本官，道知其事。六郎曰：吾久聞此處有猛將孟良，若得此人歸順，誠壯北寨威風。岳勝曰：小將策騎前往；哨探一回，徐寬擒捉之計。六郎依其言，即遣岳勝前到可樂洞。正值孟良部下，劉超張蓋，與衆嚷嚷，各將金銀纏疋，在洞中分派。岳勝拴住馬，佩短刀入洞中，大喝一聲。劉超驚疑官軍來到，各自四散奔走。岳勝近前，一連砍死十數嚷嚷，屍橫洞中，血流驚人。岳勝曰：不如留下姓名，報於他知，好來尋找，即蘸血大書於壁上曰：「寨前列槍刀，洞口布旂幟，殺了你家人，便是楊六郎。」岳勝題罷，逕上馬寨佳山去了。再說孟良，回至洞中，見殺死十數人，大驚，問手下是誰到此？衆嚷嚷曰：適有少年將軍，單騎來到寨中，衆人疑是官軍，不敢與爭；被其乘虛殺死十數人；臨去，留血字於壁上，大王看便知端的。孟良看壁上所題，乃曰：吾聞楊家有名之將，來日與他放對，定報此仇。却說岳勝回見六郎，道知殺死部下，並血書題壁之事。六郎曰：若此孟良必來爭鬥，汝等須提備之。道聲未罷，忽報孟良於寨外討戰。六郎却與岳勝帶領步軍二千，出寨迎接。遙見孟良濃眉大眼，人物雄壯，果好員名將也。六郎馬上謂之曰：君有堂堂之貌，何不納降於我，把守番地。立朝延，垂功名於後世，豈不勝於爲寇哉？孟良怒曰：汝父子八人，棄河東而走中圍，今皆作無頭之鬼；殘存此處，與你無冤，何故殺吾部下而來相撩耶？若勝得手中利斧，則歸降於你；不然捉歸洞中取汝心肝烹酒，爲人報仇也。楊六郎大怒曰：無知匹夫，辱人太甚！卽挺槍進

取孟良，孟良舞斧交還。二人戰上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六郎佯輸，望平原而走。孟良激怒拍馬追之，岳勝當中衝出，又戰數合。六郎見岳勝戰住孟良，按住槍彎弓架箭，射中其馬，將孟良掀跌於地；衆軍一齊向前擒住，押赴寨中，來見六郎。六郎曰：「已被我擒，肯降伏否？」孟良曰：「汝暗箭而害馬，誤還汝擒，如何伏耶？」六郎笑曰：「汝既不伏，肯放汝回去如何？」孟良曰：「汝若放吾回去，必再整部下與汝一決勝負；若能擒我，方肯伏也。」六郎曰：「便放汝回去，縱使能歸天上地下，亦能擒之，隨令人放出寨外而去。欲知降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回

樵夫詭計捉孟良 六使單騎收焦贊

岳勝曰：孟良賊心渠寇，今幸擒，本官何以放去？六郎曰：「吾與此人，連鬥數十合，武藝不弱，心甚愛之；且今英雄難得，吾心欲伏他，收爲部將，非徒捉之而已；汝等試看孟良，不久又被我衆所擒也。」岳勝曰：「今彼此去，必再整衆來戰，本官用何計捉之？」六郎曰：「吾觀孟良勇力雖有，終寡有謀；雖此不遠，佳山之南五里，皆峻巖峭峯，無路可行，汝引騎軍二千，於此埋伏；敵人若進其中，然後絕其回路，吾自有計較在也。」岳勝引軍去了。又喚過健卒五人分付曰：「汝幾人先往山谷，裝作樵夫；待敵人問路之時，汝等便如此答覆，軍入谷領計而行。六郎分遣已定，人報：孟良於寨外討戰。六郎即披掛止馬，出寨

高傑曰：今汝用心交鋒，若再被擒，更無釋放之理。孟良曰：此來定報昨日之仇。言罷，舞斧縱騎，直奔六郎。六郎舉槍迎之。二人鬥上數合，六郎撥馬望山路而走。孟良怒曰：汝復能以箭射吾乎？徑驅馬追之。六郎且戰且走，賺孟良趕至山中，故作慌張之狀，頭盔墮落，因牽馬往山奔逃。孟良性如烈火，亦下馬揮鎗趕去，轉過山坡不見六郎，良驚曰：反中其計矣！急催馬出，忽見一隊伏兵，將谷口嚴把住。孟良見有伏兵，迺還若回入山中，見小寨內。樵夫道：若上却有小路，出山林。良曰：汝家救得我，願以金珠相謝。樵夫道：汝欲相救，但恐將軍不從。良曰：只因有生路，如何不從！樵夫即將繩一條垂下曰：將軍把此繩繫於腰間，等我齊力弔將上來；將軍便可脫矣。良心中自覺驚事，且相從，樵從其言，未爲不可，便雙手接過繩頭，攔腰緊繫。樵人用力扯至半岩，即將繩縛大條，不上不下，停而不動。良叫曰：可故只在半空？不復弔上。樵夫曰：將軍且停少待，吾遣衆人來。孟良聽罷，大憂疑無定。一剎時六郎引岳勝都到岩上，叫孟良曰：此一番在天上捉汝，還不伏乎？良曰：汝詭計算吾，非戰敗之學，要殺便殺，決不心伏；除非和你大戰一番，陣上擒得我來，方纔心死，然後歸降。六郎曰：且放你去，必須地下捉汝，毋得再誤！叫令軍人依前放下，孟良去了。六郎自與岳勝等歸至帳中，商議曰：孟良發吾連捉二次，彼今不敢再戰，必乘劫寨，此回捉之，看他再有何辭！岳勝曰：本官奇妙計策，非他人所可及，只恐被

不來也。六郎曰：準定今夜至矣！因令衆人於帳下，掘下地坑，可深五六尺，上用浮木鋪定，着軍士遠遠埋伏，只留八九人藏於帳前，候敵人中計，卽出擒之。衆人依計而行，齋頓齊備。是夕六郎獨坐於帳中，乘燭觀書，將近二更左側，孟良果領軍士，悄悄到佳山寨，遣探人緝，回報寨中軍士，各安歇去了。孟良喜曰：今番軍其仇矣！迺到寨邊，着手下停止於外，自徑躡殺入帳中；見六郎隱几而臥，更無人；孟良舉着大斧，乘力向前，喝聲：六郎休走！舉斧未落，忽一聲響處，孟良連人帶馬，陷入土坑內。帳前健卒搶出，一齊用搭鈎擒住。孟良辭交部下二千餘人，被軍士圍縛將來，不曾走得一個。衆人押過孟良；六郎謂之曰：量吾可識，出不得吾神機，放汝回去，任意齊進人馬來戰；因令左右放之。孟良曰：我雖爲賊，頗知禮義，只願隨君未嫁，蔽知本來善惡，將軍神人也，我安敢不伏！情願傾心以事本官，無怨也。六郎大喜曰：君若肯歸順於我，久後必得好名目矣。次日平明，孟良稟過六郎，回本寨，召焦劉超，張蓋，管伯，關鈞，王琪，林銜槍，宋鐵棒，偕珍，岳縱，陳雄，謝勇，姚錫旗，董鐵鼓，郎千，郎萬共一十六員頭目，都來歸順。六郎於寨，擺犒軍筵席，與岳勝歡飲。至半酣，孟良曰：離此六十里有芭蕉山，其勢甚惡，內聚強人，擾害山莊，專一劫掠放火，官軍無奈他何！爲首者，乃鴉州元縣人氏，姓焦名贊性好食人，生的面如赤土，眼若銅鈴，四肢青筋突起，遍身統肉塊，無數；使一柄渾鐵飛鎚，有萬夫莫近；若得此人來歸，尤爲吾黨生色。六郎聽說，欣然起曰：吾當震空

頭官語，招來爲將。孟良曰：此人至頑，本官不可輕往，須領部衆而去。六郎曰：吾誠信待人，何以兵爲哉？是日酒罷，已交三鼓。次日六郎，令岳勝等守寨，自引精騎數人，單馬來到芭蕉山，將近山隘，隘口坐着一人，形容怪異，似樵夫裝束。六郎問曰：處此芭蕉山否？其人翻身答曰：你是何人？單馬來到。六郎曰：小可姓楊名延昭，楊令公第六子也；近授佳山寨巡檢，聞此處有焦光贊，勇力無雙，我特來相招爲將。其人曰：君要尋焦光贊，吾素相識，君可隨我來。引汝見之。六郎喜不自勝，如同其人進入山中，但見石壁巖巖，樹木叢雜，將近洞邊，其入曰：君且停待於此，我先入通報六郎允諾。其人進洞中，一伏時，走出數十嘍囉，將六郎細縛了，徑被衆人推入洞中，見上面坐着一人，正是方纔引路者。乃笑曰：不識吾焦光贊，汝自來尋死，復有何言？六郎面色不變，厲聲應曰：大丈夫視死如歸，憑汝如何處置！焦曰：吾嘆着多少好漢心肝，罕見你一個乎？即令手下吊起，親自下手開劍。正待舉刀，忽六郎頭上，顯出一道黑氣，氣中展出一白額虎來咆哮掉尾。焦贊大驚曰：此人乃神將也。即便叫手下放寬牢索，親解其縛，納頭便拜曰：小可不識好人，請願歸順。六郎曰：君若肯歸於我，不失官職，勝於爲寇多矣！乃取過空名官誥，付於焦贊。贊大悅曰：手下都來拜見，分付備筵席相待。六郎正歡飲間，忽山後喊聲大震，金鼓不絕，人報入寨中。六郎出洞視之，乃岳勝孟良一起衆人，見六郎乃各下馬相見，因說從騎回報本官，被賊人所捉，特來救取。六郎知道收復焦贊一事；衆人皆說：入洞中

依次序而坐，盡歡暢飲。次日六郎率衆人，離芭蕉山，燒其洞巢，送回本寨。後人以六郎連收三員勇將，有詩爲證：

天下英雄角逐秋，一時豪傑鶴歸投；三次兵馬中原勝，威振番廷志氣酬。

是時楊六郎招伏三員大將，遣人申報朝廷，欲求定封，以安其下。眞宗得奏，與廷臣商議。寇準奏曰：延昭既招伏羣寇，陛下當允其請。帝准奏，乃遣使賚勳，加封延昭爲鎮撫二州，卽正指揮使；岳勝孟良焦贊等，並授指揮副使，共有十八員。詔旨既下，使臣領命，逕詣佳山寨傳宣。六郎衆人拜受命訖，歛待朝使，又遣人往佳山寨招取陳琳柴敢來到。自是壯勇併集，兵馬盛於關上，扯起楊家金字旂號；從此番人畏服，邊患少息。時值八月中秋佳節，六郎在寨中與衆將賞月飲酒。怎見中秋好景，前人有念奴嬌詞爲證：

欲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色。玉宇瓊樓，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明滅。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飲成三人，起舞徘徊寒風下；今舞不知何舞！便欲乘風，飄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是夜酒至半酣，六郎於席上謂岳勝等曰：吾父子等八人，自歸大宋之後，與北番無仇；我父令公，因瓜州之戰，喪身於胡原谷，當時埋我骸骨於空陵山下，每欲遣人取回，葬於先塋，少盡人子之禮也；奈領心腹之人，代我前去，心常快快！不知何日得伸此志也！岳

勝曰：本官此志，誠乃大孝至情，爭奈番兵圍道，四下皆賊敵，難以取，須遲緩幾年則可計較。六郎因潸然出涕，遂避席而散。時孟良因聽本官所言，自思：我蒙三次不殺之恩，今日要人出力，所在無一人敢承其志者；不如乘今夜悄悄偷出營寨，密密往胡原谷，盜得骸骨而回，少報本官之萬一。孟良準備已定，不與衆人知道，徑往胡原谷而去。次日平明，寨中不見孟良，衆人便知六郎。六郎曰：昨日在席上，今日尋而不見了岳勝等曰：孟良總是賊性，莫非逃奔他處，不與本官知道。六郎曰：我觀孟良其性雖粗，志如金石，既歸于我，豈肯私奔爲盜乎？衆人懷疑未定，六郎亦悶想而已。欲知盜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盜驕驕馬

岳勝大戰蕭天右

只說孟良裝作樵夫，來到胡原谷，尋取令公骸骨，全無下落。忽遇一老番將，孟良乃學番語問曰：此處有楊令公骸骨，今緣何遺失無存？番人答曰：一月之前，幽州蕭娘，却令人掘取，已葬于紅羊洞去了。孟良聽罷，自思曰：專來幹此功勞，若不帶骸骨，亦難以回去，不如徑赴幽州，徐圖計較，遂假裝番人，與幽州而行。數日之間，將近其境，遇見一漁夫來到，孟良問曰：汝要入城否？漁夫曰：趕明日度魚，如何不入城！孟良曰：獻甚鮮魚？漁夫曰：八月二十四日，乃蕭娘娘壽誕，例當獻魚奉賀；今天已是二十三日，明日

清早喫過。孟良踴躍，暗喜曰：中吾計矣！乃曰：吾亦喫入城，當與公同往。漁夫在前，行不數步，孟良取出利刃，將漁夫一刀殺死，撇了屍首，剝下漁夫衣服牙牌，帶着了，捉魚在手，徑入城中。守門番兵見孟良，聽說漁魚壽誕者，番人搜檢牙牌是實，遂放他進。次早蕭后出朝，衆文武相賀畢。忽有太師奏曰：今黃河漁夫，獻上鮮魚，未敢擅動。蕭后下旨召入金階下。孟良獻上其魚。后曰：此魚比往年又小，鱗衣新鮮，如何進獻于我？孟良奏曰：臣往年獻者雖大，皆非美味，此魚極其難得，近日於河中調取，養之池內數日；蓋因天氣乍熱，其色不鮮，然滋味實與凡味不同，請萬歲試之，始知端的。后笑而喜曰：言之有理也，汝且退，須待遇却聖節，與各員役一同賞賜，然後回家。孟良喜不自禁，拜辭而出。蕭后令有司官，排下筵宴賞賜，在廷文武。是日宮中大吹大打，絲竹和鳴，君臣盡歡而散。前人曾江西月詞爲證：

斷送一生惟是，排除萬事無邊；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防人笑我。花癩等閒羸弱，春愁沒處遮攔；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君臣夜靜乃散，次日梁官趨朝謝宴畢。忽近臣奏知：今有西涼國進貢中朝：良馬一匹，路經幽州地界，執守官奪得來到。蕭后令牽其馬進視之，果是好匹駿嘶，碧眼金鬃，毛捲紅薇，四蹄立處，高有八尺。后曰：此馬果是難得，下命有司用心喂養，以備出入。有司承命，牽出不題。孟良聞知消息，密往殿中視之，稱贊不已。自思先偷取骸骨，然後計

鞍此馬；逕抽身來到紅羊洞中噴野所存，見一土墩，旁有小榻，上寫楊介公塚。孟良待至昏黑，掘開塚墩，下有石匣貯貯；孟良解下包袱，開匣取骨，包裹停當，忙走出洞中。却要番人攔住，搜檢包裹，乃曰：汝是何人？敢來作此勾當，汝必是中國細作。究從何處發掘而來？孟良泣曰：小人不是細作，乃漁夫矮張也，日前上朝獻魚慶壽，蒙太后勅旨，留吾父子賜宴；吾父親因見后封御酒，多吃有幾杯，不料醉死；路途遙遠，只得將屍首焚化，帶去骸骨歸葬，豈有細作，敢來此處尋死？言罷哭之甚哀。番人其言，遂放之，令其遠走。孟良得脫而歸，至旅館中，將屍骨藏好。次日帶着毒藥，來至馬廄中，見番人正值煮豆養馬。孟良裝作番人一般，近槽邊撒下毒藥，逕回去了。其馬中上毒藥，即時不食，餵養人報知司官。司官即奏知蕭后。后曰：此馬不食，莫非汝等調失其宜之故。司官奏曰：貴相良馬，本難調護，既不食必有病；乞陛下聖旨，招募有能醫治，重賞以禱，或得識其性情漁之保護，庶可萬全矣。后允奏，即出下榜文，招募善醫馬之人。旨令既出，孟良聽此消息思曰：此計若成，帶得此馬回朝，誠大宋之福力也，徑揭取榜文。守軍捉見蕭后。蕭后問曰：汝能善醫駿馬耶？孟良曰：臣即前日進魚之人也，亦能曉醫理。不消三日，保管醫好此馬。后曰：你若能醫得平復，更當封你重職。孟良謝命而出，有司引良到廐裏，看視此馬。孟良細省周到，乃曰：此馬中毒已深，當急治其標，然後調其本。有司然其言。原來孟良所放毒藥，只是一味麻藥，若教中了，便不能開口了，便似有病。直至將麻藥洗

去，撒有香豆，那馬立地吃盡，過了一宵平復如初。司官奏知蕭后，其馬已平復無恙。蕭后大悅！卽宣取孟良謂曰：醫好良馬，卿之功也。燕州缺一總官，就封此職。孟良謝恩，自思我本以爲此之故，還費却許多勞力，總管非我所願，卽生一計奏曰：蒙陛下深恩，賜臣官職；但此馬駭隘初瘥，血氣未固，若不隨時調之，恐其再發，便難療治；若與臣帶往治所，馳騁幾日方保無再發之虞。蕭后曰：卿言極有理。因令將此馬與孟良帶往幽州而行。孟良得旨領命，辭出就往驛中，取過骸骨跨馬跑出幽州連夜向着佳山寨而去。有詩爲證：

鶴驪良驥帶將來，壯士奇謀亦勇哉！本爲忠勤能保主，臨行又得令公骸。

選騎報入幽州，蕭后知之大驚曰：却被奸人所算矣！卽遣蕭天右部輕騎追之。蕭天右得旨，部幽州騎出，如風送行雲趕來。却說此時孟良已離幽州二日程途，離三關不遠，回顧後面塵土蔽天，旂旌遮日，知是番騎追趕，亟走至關口。已有哨軍認得孟良，連忙報入寨中知道。六郎聞知消息，急令岳勝焦贊等出兵接應。岳勝部衆，前來恰遇孟良，走得汗流滿面來，叫曰：後面番兵報緊，須宜仔細。岳勝曰：汝先上關，我自抵住敵兵。孟良逡遁馬關，進寨中去了。岳勝擺開隊伍，霎時間番騎蕭天右挺鎗躍馬而來，厲聲罵曰：賊人送我大驢驪良驥，好好獻還。俺一殘生，不踏土關來，草不草。岳勝見番騎敢來相接，耶！卽發刀躍馬，直取番將。蕭天右挺鎗迎戰。二入戰上四十餘合，焦贊感驪如雷，率輕騎旁攻之。番兵前後受敵，勢力不加，撥馬回走。焦贊乘勢追之，北兵大敗，自相踐

躍，死者不計其數。岳勝等直追至潭州界，乃收軍回營，來報六郎。道知殺敗番兵之事。六郎既見良馬，又聞殺敗番兵，大喜。問孟良曰：「因何私往幽州之故？」速道其詳。孟良將其本末詳細道知。六郎拜謝孟良曰：「既蒙大德，取還吾老令公之骸，即當與母命婆知道，然後安葬先塋；將此馬進與主上獻功。分遣已定，着人領驛驛，徑詣天朝，進見真宗。真宗得此良馬，大悅，上謂羣臣曰：「延昭鎮守三關，近聞捷報，收復良將，今又奪得良馬來獻，其功不小，朕當重賞之。」八王進曰：「那馬忠勤爲國，陛下賞之實當。請遣使臣賞撥正羊酒。前往佳山寨，賞那馬不題。忽近臣奏知番兵攻打瀋州，當邊廷寇，乞朝廷定奪。真宗問曰：「番兵犯邊，將誰部兵退之？」八王曰：「瀋州近三關地方，皆由那馬退敵，管放敵功。帝忿發，命下勅着楊六郎領兵北軍，領官將驛驛往山裏賞他。六郎得賜錢正羊酒，盡分與部下。召諸將曰：「今番兵屯止瀋州，近有邊患，朝廷又勅我等禦之，汝衆人宜用力向前，不宜置次。孟良進曰：「此患自小人惹來，我當率兵迎敵。」六郎曰：「蕭天有北番名將，汝引兵先行，我自後應。」孟良領兵去了。又喚過岳勝謂曰：「汝引驛馬二千出關，候離戰力乏，可引驛之。岳勝領衆而行。六郎分遣已定，自引步兵一千，隨後接應。驛騎報入番陣軍中，蕭天右與耶律弟誇曰：「太后令旨，着部兵來追敵人，今已進入關中，訪得乃是虜賊孟良也。今要來與我放對，汝衆人各宜用力，取得馬復回主上，必有賞。」耶律弟曰：「主帥不須掛慮，憑我衆人之力，必要義功而回。天右下令已定，次日天明，於平川曠野，排

蕭天右分遣已定，入報宋將揚聲搦戰。天右披掛上馬，列下陣勢。對面岳勝舞刀先出，大叫番兵，早日速退，免傷和氣！不然自取滅亡耳。蕭天右大怒，挺鎗直奔岳勝。岳勝掄刀來戰。未及數合，孟良焦贊左右衝出，接住番兵交鋒。蕭天右力戰四將，佯輸而走。六郎從旁邊追出，鎗刺之金火并起，槍不能入。六郎且驚且喜！孟良焦贊催兵而進。六郎見山勢險峻，停住馬曰：衆人且慢追趕，恐敵人用埋伏之計，以進退不決。孟良曰：此處我素慣熟，裏面乃絕地，只有小路，可通雁嶺，番將不知路徑，走入谷中，正欲乘勢擒之，如何不進？六郎從其言，率衆人趕入谷中，不見番將人馬。六郎驚曰：番兵已有計謀，若不急退，必遭其困。道未罷，谷口金鼓齊鳴，喊聲大震，那律弟伏兵齊出，將南軍盡皆困住。孟良岳勝等，拼力死戰；山上矢石交下，宋軍死者無數。直待尋雁嶺殺出，已被番兵截斷路徑；山後旂旗亂滾，那一個敢進前？六郎與衆被困在谷中，無計可脫。焦贊進曰：小將領部軍衝出谷口，救着本官出去。六郎曰：番將衆多，如何抵當？徒傷士卒無益；不如停待幾日，乘虛或可走脫。岳勝曰：寨中不知我等被困，倘若外無救援，內絕糧草，番兵乘虛殺入，豈肯坐以待斃？趁今人馬尚強，依焦贊之言可也。六郎曰：救援之處本有，若無人通透消息！此去五臺山，一望之地，若有一人前去，報於吾兄楊五郎得知，內外夾攻，則可脫此厄矣。孟良曰：本官率衆人忍耐在此，待我裝作番人，偷出谷口，前往五臺山求取救兵。六郎曰：汝去須用機密，見五郎求他。作急而來。孟良遂解下盔甲

，裝作番人，辭六郎而去。深夜偷過雁嶺，恰遇巡營番兵，被孟良一刀斬之，取其鉄鈴，滿營闖去。以內番語不依云：牢把寨牢把寨，休教走了楊都大！又云：牢把險，牢把險，休教走了楊巡檢！時番兵並無猜疑，任從孟良往來。迨至三更，走出嶺外，大踏步望五台山而行。不消一日，孟良來到山門之下，見一侍者問曰：你師父在家否？侍者曰：君從何處而來？孟良曰：楊六郎將軍差遣，特見禪師，有急事報知。侍者聞是楊家將帥，即引孟良進入方丈中，稟知師父，出來相見畢。五郎問曰：汝來寺中有何稟報？孟良曰：小人姓孟名良，近歸楊巡檢，鎮守三關，蓋爲北番犯邊，本官與其交戰；不期中了敵人之計，困于雙龍谷，外無救援，內無糧草，特遣小人來求師父，竭力相助。五郎笑曰：出家之人，豈可復隨陣相殺乎？且戎務久荒，武藝俱廢，縱去亦無益矣！君可往汴京，求救于朝庭，庶不誤事。孟良曰：去京都程途遙遠，知他幾時出兵，望師父念手足之情，親自一行，以救衆命，便是活佛出世，望勿推辭。五郎沉吟半晌，乃曰：我去容易，奈我戰馬已死，少一匹戰馬，難以趕行。良曰：師父若肯相救，小可即往寨中，取得馬來。五郎曰：吾所乘騎，難以中意，除非八王千皇鳳，萬里雲，若得其一，則可前往。孟良曰：此亦沒奈何！小人只得尋夜入汴京，向八王借得來用。五郎曰：若有其馬，當勝番兵矣。孟良即辭五郎，逕往汴京而來，不日到京城，進入王府中拜見，道知借馬之由。八王曰：馬事猶可，借此二馬，吾看之不捨，肯豈借人隨陣乎？不必再說，決難應允。孟良悶悶而退！赴無佞府來

見楊家婆，道知六郎被困之事。令婆洒涕曰：吾夫君卒，諸子歸于朝中，今只有六郎一人，能承家志；又被番兵所困，倘有不測，使吾倚靠何人？九妹道曰：母不必憂慮！既哥領軍，我當從孟良前去救應。令婆曰：汝去最好，邊廷事須當謹慎。孟良曰：汝先出汴京，于三十里之外等候，小人今夜，往八王府中，偷取其馬，即來相約。九妹依言，先自整備去了。只說孟良復來八王花園，驀地趨突，將近黃昏左右，即向書御樓中放起火來。一伏時煙焰漫天，滿天通紅，軍校即報入府中。八王大驚，即令人赴救。孟良乘其慌亂，選進馬房，騎去千里風一匹，從後園小徑出城。比及救滅火勢，中軍傳說：有一壯士，乘千里風，直衝門而去。八王罵曰：必是孟良用此計數也，即令帶過萬里雲，揮鞭趕去。天色已黑。時孟良偷馬出汴京，不勝之喜，不旬八王所乘，如騰雲霧，頃刻即至。孟良正行間，聽得後面如風之聲，八王罵曰：逆賊速留下馬還我，饒汝性命。孟良大驚曰：彼何速耶？忽心生一計，將千里風推入泥澤中，自跳入松林深處。八王道：趕近前，見馬陷在澤中，乃笑曰：此賊沒奈何，住枝節！推入澤中，且待從軍來到，朕而行；遂跳下坐騎，近視之。郭蓋在星光之下看見，即跳上萬里雲，叫聲八王，莫怪！吾借此馬逃番兵，當送還矣！言罷，揚鞭而去。八王悔恨無及。兩在後園，後再遣兵已到，八王道：知被孟良詭計，脫去萬里雲。臨軍曰：殿上勿憂，待共救出楊翻馬，必當送還。八王只得命從人取去千里風，復去汴京不題。將近平明，孟良與九妹相會，說知盜得萬里雲而來。九妹喜

曰：此得低馬。君往五台山見五哥出兵相助，我至三關等候。孟良領諾，遷往五台山見禪師，告知借馬已到，又與九妹同來救撿。五郎曰：若汝爲主，志亦勤勞，吾當下山相救；即點起頭陀五百人，推起楊家旌旗，離了五台山，到三關。九妹曰：六哥被困日久，乘今夜殺入救之。五郎曰：番兵衆盛，待遣人緝訪消息，然後出兵。衆人然其言，遂按甲不動。消息傳入蕭天右營中，天右與諸將議曰：楊五郎救兵來到，此人雄勇莫敵，吾有一計，可使救兵自退，宋兵盡死於空軍中矣。耶律琳曰：元帥有何妙策？天右曰：今軍中捉得有邊民，狀貌極似六郎者，將殺之，以頭懸於高竿；只說昨日被番兵所擄，部下誅戮殆盡；若彼見之，必信而退之。耶律琳曰：此計甚高！蕭天右即將其人殺之，遂斬其頭，令懸出陣前，傳說六郎被殺，今以首級號令。哨軍報入關中。五郎聞知消息，大驚曰：吾弟遭此困，爲番兵乘虛所殺，未知果否？即令九妹出關下認之。九妹連忙披掛出關下視之，令軍人前往通知番帥，若果是楊家首級，即便退之。軍人於陣前傳說，蕭天右傳知部下，獻出轅門與視。九妹看罷，面如脂似，號泣不絕，遙指番兵而罵曰：殺兄之仇，定要報復，乃回馬入關中，報知五郎。五郎嘆曰：本欲來救吾弟，誰想已遭殺戮，真乃楊家之不幸也。惟有孟良不信，乃曰：五將軍此事可疑，當時小人離雙龍谷之時，本官部下尙有許多人馬，旣被其殺，豈無一人走漏者乎；此事未可便信。五郎亦疑惑不決。是時秋風瑟瑟，月明如晝，五郎披衣出帳外視，當見將星明朗，正照於雙龍谷，自思六郎必然尙在。次日謂九妹

等曰：我夜來觀星象，六弟無恙，今得一人通知消息纔好。孟良曰：小人復入谷中，察探動靜。五郎曰：得汝去極好！孟良遙辭而出。九妹曰：孟良既去，小妹亦往左近探問其事。五郎曰：汝去須用橫謀，免得敵人測破。九妹曰：自有主見，卽辭別五郎，裝作打獵小軍，行至天馬山，路遙叢雜，進入林中；却有無數番兵來到，九妹轉出後山，見有一所小茅菴。九妹抽身入庵中，恰遇庵主迎問之曰：汝是何人？獨自來至深山。九妹答曰：實不相瞞，小可是楊家女流，蓋爲六郎哥，被番兵所困；今來探問的實，誰知走錯路徑，如遇番兵追逼，特投庵主相救。菴主曰：此是番邦境界，汝緣何深進？速卸弓箭，取過道衣穿着。一時聞番兵都趕到菴中，捉住九妹。菴主曰：是我弟子，在此出家，汝等何以捉之？番兵曰：既是出家，緣何帶着弓箭？庵主曰：汝等不知，我居此山，時有猛獸傷人；適纔我弟子打獵而回，弓箭何足爲怪？番兵遂放了手，因曰：汝旣能箭，必有勇力；若鬥得我衆人，卽放汝，不然定要捉去，見我娘娘也。庵主曰：汝等何出此言？番兵曰：近因南朝孟良過界，盜去驢驢馬，今無下落，各處巡視，恐防中國人入界，我等疑他亦是細作，故要比試也。九妹曰：師父待我與他比試，言罷，卽出草坪中等着，番兵無一人近之者，看來鬥他不過，各自回家去了。庵主曰：且靜待幾日；我令人訪問消息未遲。九妹依言，就留在庵中不題。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九妹女誤陷幽州 楊延德大破番兵

却說巡視番兵回幽州，見丞相張華，道知天馬山庵中，有一壯士修術，鐫的弓箭精熟，武藝超羣，我等十數人不能近之。張華聽罷，大喜曰：既有此人，當遣人領詔敕前往，招他來見。番官領命，徑到庵後往庵中，見庵主道知其事。庵主與九妹商議曰：幽州張丞相有詔命來召，汝肯去否？九妹曰：既有詔，安敢推辭！庵主愕然！邀九妹在庵後謂之曰：君乃女流，若被他識破機關，命亦難保，如何許其前行。九妹曰：蒙庵主相待，足知庵主好心，此去自有方便，內中用事，救得哥哥亦機會也。庵主曰：亦宜謹慎而行。即日九妹辭別庵主，與番官徑赴幽州進張丞相府，參見已畢。張華問曰：壯士何處人？須先通名，而後可錄用。九妹答曰：小原眉貫太原人氏，姓胡名元，幼年會習武舉，屢科不第，因棄家居庵修養。昨承鈞旨相召，只恐赴命。張華愛其言詞清利，人物出眾，不勝之喜！乃令人整頓淨室一所，與其安置。九妹辭出。張華入後院，與夫人商議要將月英小姐招胡元為婿。夫人允許，次日張華命番官通知胡元。九妹曰：此事大好，多蒙丞相相召，現今宋兵在境，平戈未息，憑小可生平所學，建立微功，然後允之。番官回報。張丞相曰：且看他武藝如何。即整朝衣，入奏齋后曰：召募得一壯士，英俊雄偉，要與陛下立功，乞宜授其職，以獎英。齋后允奏，下命封胡元為幽州團練使，付兵五千，前助蕭天佑。九妹得旨，拜受命

說：饒兵辭張丞相，徑到潼州，蕭天石兵會合一處，屯扎西營，正遇楊五郎，催軍索戰。九妹披掛上馬，跑出營前大叫：『來將速速，免受我戮。』五郎馬上認得大驚曰：『賢妹如何在彼引兵相爭？』九妹打暗號曰：『哥哥詐敗，我自計較。』五郎會其意，舞斧便戰爭，不數合大敗而走。九妹追上數里乃回。哨馬報入蕭天石軍中，新降將大勝宋軍一陣。天石大悅！即遣人請入營中，商議破寨之策。營寨將共有記得九妹者，密謂天石曰：『此人前年在宋營中，看六郎首級，元帥封為將軍。天石大喜，遂命將胡元監于獄中，正是：『本殺退宋軍之功，元帥何故殺我？』』汝亦聽朝樞密之將，敢欺我也？不由分辯，將囚車陷了，遣軍解回幽州。其後，車美亦情，蕭后得奏，賞與丞相問之。張華奏曰：『臣亦未知真實之乞發牢牢中，待楊家將到來一齊釋放。』蕭后允奏，遂命將胡元監于獄中，正是：『本爲成謀全骨肉，誰知私自受慈悲？』却說蕭后得聞，楊五郎應知其妹有難，亟與衆人商議曰：『六郎近聽無辜，但今九妹被繫獄中，當先救之。』軍校陳琳曰：『將軍有何妙計？』五郎曰：『幽州右控西番，是唇齒之邦，吾詐作西番人馬前去相助，蕭后必信，從中用事可救之矣。』陳琳曰：『此計極妙，本官先去，吾亦引軍於中路相應。』蕭后分布已定，遣起舊番旗號。都軍來到幽州，遣通人報蕭后。蕭后命引舊番臣引進西番國結兵士帥入見。楊五郎承命進于金殿，稱呼畢，蕭后曰：『有勞將軍，跋涉風塵不易。』五郎曰：『西番國王以娘娘與前軍交戰，勝負未決，特遣都臣相助。蕭后不勝之喜，即命設宴相待，親自舉三觴，賜贊甚

厚。五郎曰：軍情緊急。臣明日當出師，以退宋敵。蕭后曰：遠來疲乏，尚待數日而行。五郎謝宴而別，在城南北下營，令軍中乘番兵不知隄防，今夜殺入皇城。衆軍得令，各驚懼不眠。是時九妹在獄中，請獄官章奴，知其奸人，十分積毒。每要放他走脫，去遇機便。九妹因謂章奴曰：某官相待甚厚，適聞占下六壬課，今日當脫此繫，不如與君同奔南朝，當有相報也。章奴曰：我有此心久矣，只恐無人提攜，既將軍肯帶下官回去，今夜可越獄而出。九妹教點停當，將近黃昏左側，城百數聲炮響，楊五郎引七百頭陀，殺進城中，如入無人之境。後軍馬一湧改軍，四下鼎沸。近臣報入城中，西番國軍馬反了，蕭太后大驚。兩宮緊閉內城，章奴下馬，先殺入獄中，登時得九妹獄中殺出。番官各自逃生，那一個敢來爭鋒。軍被中國人圍困進，殺死番兵不計其數。五郎與九妹，左衝右突，大開丁幽州城，放火燒着南門，領軍殺奔瀘州。蕭天佑不知軍從何來，部下大亂。耶律第一驛先出，正遇五郎，兩馬相交，戰不兩合，被五郎一斧砍落馬下。陳林柴敢部兵夾攻，天佑不敢戀戰，只得逃走。楊五郎騎追之。蕭天佑回馬力戰，二人爭鬥二十餘合，五郎揮起利斧，當頭劈下，忽金光耀起，不能傷之。有郎曰：師父曾說番那蕭天佑，銅身鐵骨，刀斧不能入，尚在降龍咒一篇，關時誦之，待我念誦此咒，看是如何？五郎果然誦動，忽狂風大作，石碎走石，半空中降下金甲神人，手執降魔杵，天叫：妖怪，妖怪回去，饒汝萬方之誅。蕭天佑滾鞍下馬。五郎再復一斧，砍響響處，火光滿地，不見了蕭天佑。

楊家將

一煞時天晴地明，月色如畫。五郎殺入番營，提兵衝進雙龍谷。孟良聽得外面金鼓不絕，引衆人當先殺出，正遇番將黃威顯，一斧砍之，楊六郎等乘勢突出，與五郎軍合馬爲一處，殺得番兵四分五裂，屍首遍野，奪其羊馬無數。時值四更時分，五郎收軍還往山寨。次日平明，衆人相見，六郎曰：若非哥哥出力救援，幾被番人困矣。五郎曰：九妹反爲北番所囚，不得此機會，險然亦難保也。六郎嗟呀不已！九妹曰：多得獄官章敷，忒我殺出獄中，被亂兵所傷，深蒙此人，難報其恩。五郎因問被囚之故。九妹將庵中相救，及往番邦之由，一一告知。五郎曰：深出幽谷，亦有此好人，可令人送緞疋往庵中答謝。是時六郎至回寨中，廣設筵席，犒賞諸將，酒至半酣，五郎曰：賢九妹依前回去，奉侍母親，我亦領衆人轉五台山。那馬用心守此三關，以承吾父之志。九妹領諾，酒罷辭行。六郎親送兄妹離寨數百里之程而別。不說九妹五郎，各自回歸。且說六郎回至寨中，遣人送得萬里雲來還。八王笑曰：前日我不惜馬，非是吝惜，蓋試孟良之能耳！今既得此捷勝，馬亦無恙，真國家之福也。可令楊六將軍下令軍中，整飭戎伍，緊守三關，招募英雄，爲進取之計。話分兩頭，却說宋太宗聞捷報楊那馬大勝番兵，與八王議曰：六郎新建奇功，當何以報之？八王曰：陛下陛下賜以犒軍之禮；陛下再立功，則陞官職。帝允奏，即遣使齎賞花紅緞疋，前詣佳山寨犒勞六使部下諸將不題。是日朝散，王樞密歸至府中，自思：楊家帝賜英雄，如何能遂吾志？一時間計，且請謝金吾來商議。差人去不多時，邀得謝副使到府，分賓主坐。

定，茶罷。謝副使問曰：不知樞密見招，有何教誨？王樞密曰：下官蒙主上顧寵，入殿下屢懷不韋，惟前日下官，因公務過無佞府，被潏水天波樓前，不曾下得馬，被楊家大辱一番；待妾知聖主，那殿八下又來作對，真真沒奈何他，如今不如辭官歸鄉，杜門不出，省得吃此煩惱也。謝金吾冷笑曰：王大人何以廢其志？今朝中先官舊相，已皆凋謝，止存我數人而已。雖入殿下權勢尊隆，不理政事，楊家父子，並作無頭之鬼，一門催寡婦耳。先帝在日，重其功勞，起立無佞宅天波樓以示恩寵。今主上寧以此當事耶？下官即試往過之，若彼省改則止，不然即令行折之。王樞密暗喜：中我計矣！復以言激之曰：謝副使休要爭閒氣，若拆其樓，楊令婆必來相鬥，聖上爲他做主，我等反受辱矣。金吾曰：且看下官爲之，聖上若問，吾自有計策奏答。王樞密得意然之，因留酌飲。是晚金吾辭出。王欽直送出府門而別。未知拆得樓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樞密傾計無佞府

金吾拆毀天波樓

次日謝金吾擺列隊伍，前經無佞府門首過，近天波樓，令手下敲動金鼓喝道運聲，謝金吾躡坐馬上。潏却樓前，正值楊令婆與柴夫人在廳上閒坐，聞府外聲響響亮，令人出府探視。回報：謝副使縱馬打道口過。令婆怒曰：滿朝官宰，讓得我楊家，謝金吾何等人，特來欺凌？即令備車馬，趨朝來奏于帝，令婆以龍杖而入。真宗降階迎接，列坐因問曰：朕未

有宣命夫人上朝，將奏何事？令婆答曰：妾夫君親先帝厚恩，曾收賜無佞宅天波樓等處，使臣妾諸子榮耀；官學經過者，但下馬避避，非是敬老妾，蓋重君命也。今將謝金吾動用鼓樂，不下馬而過，分明輕慢陛下，欺侮老妾耳。真宗聞奏，即宣召謝金吾入覲之曰：先帝遺旨，汝何獨違令？今夫人劾汝輕慢朝廷，罪將誰任？謝金吾奏曰：臣非敢輕慢國法，容奏其故：前日陛下敕命，命賞楊郡馬，使臣預收經筵講書，亦下馬而過，斯時君命，反覺輕矣，臣等以爲相碍，正欲會同文武具奏，未敢擅進。且其樓雖無佞宅一望之地，實當前此要道，損聖節朝賀之日，由此而過，深爲不便；乞陛下拆毀其樓，使朝廷知所尊重，千秋盛事也。容再具奏。真宗默然，王樞密迎感而進曰：謝金吾所陳極當于理；且無佞宅離天波樓隔起，拆之說便於事。真宗曰：卿等其得，遂朕再與文武商議。令婆聞而出。私地王樞密力竊其事，真宗允旨不救，着謝金吾毀衆拆毀之。旨敕既下，王謝不勝之喜，消息傳入府中，令婆與柴夫人等議曰：不想謝金吾，劫奏朝廷，要拆天波樓，王樞密苟同主意。今聖旨允其奏，此賊必來拆毀，若不從做主，恐貽夫君羞也。郡主曰：待入見殿下商議，以算聖旨，或能挽天簾。令婆曰：事不宜遲，太都當即往。柴氏還辭命婆，來入玉府中相見。柴氏曰：主上奉旨謝金吾回奏，拆毀天波樓，且此劍置，乃先帝之命，望殿下念其父子忠勤，手勸手勸，勿復奏止，恩其事，則楊家必深報德矣。八王曰：聖旨既下，難以即奏，且此樓不便于天使，主上有意去之，如余之計，謝金吾好利人也，汝歸商議，余用金帛買

賄與他，寬容數日。遇有機會，我當奏上，皇上聖旨，命將此物歸還。見命接，遂知購買之實。令
曰：若得此物不拆，情自好。只恐金吾不肯接受。太師曰：命必親討之。無
有不接。命整然之，即帶金四十兩，至府一佈，遣人於府察進。果然金吾見楊府
禮物，便自不動，乃作傲曰：彼特朝廷，只在一家而已。今日送禮謝，可知人心刻憲。遂
曰：既楊家服命，小心于樞密，正可做一個大爵，殺與赤之。待朝廷誦諭，留此樓。則令
婆正有差。後，豈不同至其美。金吾曰：汝言有理，遂下禮物。遣人於楊府回覆。令
婆聞知私喜曰：若金吾肯息此事，聖上必不深較。仍遣人於天師府中，緝探複奏消息。不
想謝金吾所愛買，只漏於王樞密知道。力奏其宗，而術是薄。真宗得倖，復勸謝金吾作
急回朝。金吾領旨，不待已，既率入夫。將天波樓上層拆去，拘留神扈扶蘇。以庄進人報
知命婆，聖旨難回，可於今夜三更，召六郎與商議，則能較計。命婆得報，憂悶不已。九
妹進曰：臣親只得依八殿下所言，命六哥回家計較。雖至涓涓之勢，莫也。恐後日無依宅亦
滋削去。九妹與哀，辭對皇三。時值三朝天氣，途街喧熱，執蘇趕車而
行，不消一日，已到三關寨，見六郎道謝金吾奏上，拆毀天波樓，母親着兄尋夜回去計
較。六郎驚曰：朝中文武不諳，八殿下亦坐朝耶。九妹曰：八殿下力諫不允，是他着人來
議與六哥商議。六吏憂問話已，帝令九妹入後寮，曰：我鎮守此處，職責亦重。朝廷以無

詔命，倘被知覺，則有損離之罪。進退兩難，如何處置？九妹曰：母親立待，哥哥只得私離數日，待事定之日，仍復回寨。六郎乃喚過岳勝分付曰：母親有大事商量，着人來召，只得私下三關數日，事定後，即便到此；汝與孟良謹慎邊境，遵守號令，如焦贊問我所在，却說往眉山去打獵未回，不可漏此風聲。岳勝領諾而出。是夜六使辭岳勝悄悄離佳山寨，望汴京而來，有詩爲證：

單馬宵征恨不平，君王何以重奸佞；誰知禍起蕭牆內，詐死埋名不忍聞。

一騎行到半夜，將近烏鵲林，忽一人跳出林外，攔住去路，叫曰：本官分付，不與焦贊知之，我已聽着多時。六郎大驚曰：汝不守關寨，而私來此。焦贊笑曰：本官亦是私離三關，如何反說我來？小可近聞京中長好風景，平生未視，今日特來跟本官同走一遭。六郎曰：汝真惱煞我矣！此來正怕人知，汝心怪太急，若到京城，必生出禍來，那時誰任其咎？作急歸寨，回來重賞於汝。焦贊曰：若不允我去，先到汴京揚說，本官私離三關。九妹曰：只一個人，哥哥便帶他回去，叮囑勿生事便了。六郎依九妹之言，帶焦贊一同到無佞府來，入見令婆拜禮畢，令婆見六使汪然下淚曰：汝父子八人，投入朝中，於今凋零，只有汝在；先帝敕我楊府建設第宅，如今被謝金吾欺虐，奏毀天波樓，若不早爲定議，日務無佞宅莫得安矣。六使曰：母親勿憂，待孩兒密進八殿下府中商議，我父子有死難之功，主上豈肯相忘？令乃婆命柴太郡等相見。太郡曰：八王自有主張，此事決有好消息。六使

然其言，因安頓焦贊在偏旁居住，着府中軍校防守，勿令出去生事。時焦贊初到，亦且過得，一連數日，坐臥不安，與軍校談曰：我隨本官到此，正待看汴京風景，今着人監守於我，莫若不來，猶得散開。汝等若肯帶我向城中遊玩，多置酒食相謝。軍士曰：去且無妨，只恐你生面，被人識破，那時連累着本官也。贊曰：自有方法，決不與人識破。軍校乃背了六使，開後門與焦贊出得無依府，踏步望汴京而來，果然好一座城郭。有西江月詞爲證：

堪羨京師形勝，朱門十萬人家；汴京自古最繁華，絳管高歌月夜。市列珠璣錦繡，風流人物豪華；葱葱雲樹繞隄沙，真是堪描堪畫。

焦贊轉仁和門，但見車馬往來，人烟麇集，不覺失口以：若非本官挾帶，亦安得見此光景？軍校驚曰：汝膽好大，此處乃京城地面，緝訪軍家無數，聞此情形，如何是好？焦贊笑曰：便道一聲何妨！言罷行到歌管巷，見酒館中擺列齊整，贊曰：我們到裏面沽酒三杯罷！軍校曰：此間不是我等飲酒處。往城東望高樓飲玩。日色將晚，軍校催促回去。贊曰：難得來此，只在城中尋店安下，明日回去未遲。從人見他性急，只得依從。近一更時分，焦贊尚未安息，乘醉又與軍校別外，徑過謝金吾門首，聽得府中樂聲嘹亮，歌音不輟。焦贊問曰：此是那個家中？風送歌音，如此清亮！軍校笑曰：遠行，休問此處，汝本官正因其人，要拆橋水天波樓，才下三關，此便是當朝寵臣謝副使府中，想必正在歡飲，樂人吹

唱，故有此聲歌也。焦贊初未知謝金吾家，則全然無事，聽說本官對頭，便怒從心起，罵臥廳邊坐的請草履曰：汝二人只在外向等候，我及席前，謝金吾家，軍校嚇得渾身都發抖曰：叫苦曰：汝生出事，我等定過這裏，却急法店中，早見去，本官心下勿怪，奈然我先走去報之。焦贊怒曰：任汝二人去。定要負我行也。遇了軍校，問道：誰家，門前去來？軍校道：各自逃奔不題。要知那謝金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焦贊怒殺謝金吾

謝金吾智救楊郡

却說焦贊抹過東牆，見不高高，遂躡身而上，邁步於後花園內，又驚進房。時家人俱在屋下，伏侍謝金吾，止有小使女在灶前燒火。焦贊於後靴中，取出利刃，先將此女殺去。謝金吾吃着一驚，滿面是紅血，即或有賊人何在，焦贊踏進罵曰：弄權奸賊，今日認得焦贊麼？言罷，一刀從項下掠過，謝金吾頭已落地了。衆人看見因散逃走，焦贊殺後手活，搶入房中，不分老幼，盡皆屠戮。可憐謝金吾一家，並連焦贊所害。後人有詩為證：起處陷人終自陷，且看今日謝金吾；誰料侍隨官朝相，老幼全家被斬屠。將近三更，焦取筵中美味，恣食一餐，臨行自思曰：謝金吾一家盡被殺死，他是朝廷顯宦，待喻此事，豈不連累地方？不如留下數字，使人知是我殺，誰不稱及他人也。即將鮮血大書兩行於門曰：「天上有六丁六甲，地下有金神七煞，若問殺者是誰，來尋焦七燕叭。」

以罷，復欲將打從後門面出。傳諱二軍校，不知知往何處？因在場內盪盪過一夜，次日
趁早，逃歸楊家府去了。捕該巡更捕卒夜來，聞說討到使府中，劫劫，亟報知王樞密。王樞密
派人進府，視之，是殺死一家老幼共一十三口，屍橫滿地，血流滿階。差人見門上寫殺
凶身名目，王樞密下旨，王樞密聞奏朝廷。是時因動汴京軍民，真宗佛奏大將，王樞密
王樞密聞奏，王樞密奏曰：臣竊聞殺在謝金吾一家，乃六郎新撰之將，焦贊曰：楊家
關鐵守三關，何得部將入城殺人？樞密曰：前日私下三關，帶得焦贊回來，有違國法，因
王樞密曰：其罪，王樞密奏曰：臣竊聞殺在謝金吾一家，乃六郎新撰之將，焦贊曰：楊家
命而行。是時楊六使在府中，正與令望計議天波樓之事。忽報昨夜焦贊越牆入謝府，殺
了謝金吾一家，楊六使曰：今日朝中正差軍來捉。六使大驚曰：犯奴竟敢害我，道未幾
，將軍一齊搶過，捉住楊六使。焦贊在外面聽得，手執利刃，一直殺入禁軍，見其惡猛，那
一併敢進前。六使曰：汝生出如此大禍，尚敢來搶擄朝廷乎？好好自縛，同去請罪。焦
贊曰：我生平殺了幾多人，希罕一十三個，我與本官回山寨中去，看他如何擄得我？六使
越怒，曰：若不依吾言，今日先斬汝頭以獻。焦贊乃放下利刃，唯唯而進。禁軍正待來捉，
六使曰：不要動手，見天子自有分辯。六使乃隨禁軍朝見真宗。真宗問曰：朕無聖旨，卻
，何得私下三關？又帶部將殺死謝金吾一家，該當何罪？六使奏曰：臣該萬死，乞陛下寬
一時之鑒，容陳冤苦。臣父子有幸，蒙朝廷恩厚，雖九泉亦思補報。近因主命有拆天波樓

之語，臣世受虜疾，只得下關爲禱。部將焦贊因感其德，不知幾時進城，今殺死謝金吾之事，豈必是臣之使哉？乞聖明體察，如果是的，當鼎鑊之誅，以正朝廷法令也。真宗聞奏，半晌未答。王樞密進曰：殺人者的是焦贊無疑，當日本家侍從及樂工，親聞所賭，且臨去又留下筆迹，乞陛下將六使焦贊押赴市曹處斬，庶幾後人。真宗持疑不決。王力奏曰：楊六使罪責，本有情可原；果然部將殺人，念彼有鎮三關功勞，從寬發落。真宗允奏，敕法司衙門，擬定六使之罪來奏。六使既退，王樞密遣人於法司官處，囑咐發配去使等，遠方居住。時掌刑名官黃玉，最與樞密相氣，依其言語，以六使得私下三關之罪，發配在汝州做工，遞年進造官酒二百壺，三年功滿則回。焦贊以把邊之勤，寬其死罪，發問鄧州充軍，即日起程。黃玉擬議已定，申奏真宗，真宗依擬勅下，仍命收斂謝金吾等屍首以葬。近臣領旨宣示不題。只說楊六使聞此消息，不勝悲悼，來視母親，令妻與榮六郡，令婆曰：此我家大不幸也，使老身晚景依靠何人？六使曰：母親勿憂，多則三二年便回，母子復相見矣！且吾犯罪發配，八廡下必周旋天波樓一事，今焦贊殺了謝金吾，亦爲朝廷除去一惡，此不是八殿下方奏，險些性命難保。道未罷，焦贊入見六使曰：聞朝廷問本官充軍汝州，正要邀本官回三關義，我亦不往鄧州發配，我們再充什麼軍？六使曰：與官既下，汝只得找到其地方，候其有赦，仍轉山寨；營寨再遣法令，得罪反多。移時王樞密差遣軍四十人，來催楊六使等即行。六使先打發焦贊與解軍起身，自辭令婆太郡，亦離楊府。

八娘九姊，送出十里長亭而別。時焦贊在路等候六使到來，乃曰：「我此去，才日斗龍養料，報與哥哥岳勝等知道，當便來取本官也。」六使曰：「休得胡說！我罪不至死，汝且忍耐過一年半載，使得相逢。」焦贊大笑，分付自與解軍投鄧州不題。只說六使隨學一起上路。望汝州進發，正值夏末秋初，涼風透骨，正是「孤雁聲中愁莫訴，殘蟬樹裏恨難禁。」日不日來到汝州。公人將批文投至府中，見太守張濟。張濟看罷來文，先發問公人：「這六使久後堂間之曰：聞將軍把守三關，番人畏服，爲何故又犯發配之罪？」六使答復：「一言難盡。將部將焦贊殺死謝金吾之由，道知在末。張濟嗟呀不已！乃曰：將軍權且忍耐，此去城西有安驛衛要所在，可以監造官酒及時而進，多則一年半載，仍復歸朝矣。六使稱謝。餘太守自去做玉不題。却說王植密探楊六使已到配所，請黃玉來府中商議謀害之計。黃玉曰：「此事不難，今聖上以采種爲重，六使監造是職，關係最大，樞密使上一道本，劾其有私賣之罪，主上必處之以死刑矣。」王欽大喜曰：「此計大妙！即具醴酒，與黃玉對席酣飲，二人盡歡而罷。次日王植密上朝劾奏楊六使陰謀法禍，致汝州，未經一月，醴酒酷禁令放弛，私鬻發價，將爲造反之計，乞陛下正其罪，免生後患。真宗聞奏大怒曰：「彼全部下殺死謝金吾一家，朕念其先人有功，姑寬其死，今又在配所私賣朝廷祭物，罪再犯寬容。即教周練正使呼延贊，督旨到汝州取六使首級來回。旨令既下，延臣愕然。八王力保之曰：「楊六使忠誠之臣，豈有此事？陛下勿聽一時讒言，而誅英雄也。」帝曰：「卿屢爲六使求保，

前日展勝，領謝副使一家，不該處死否？八王語塞而出。是日朝散，寇準曰：幸得領勅命者呼延贊，可令見汝州太守計較，以罪人種類那馬者，梟取首級來獻納，令放其使逃走。後上遇困有難之際，又好保舉也。八王然其言，乃與呼延贊道知：贊曰此事老矣自有主張。即日辭衆臣，費旨經赴汝州，見太守張濟，詳說斬太使之用。張濟驚曰：彼到汝州未久，焉有此事！主上何故輕損豪傑？贊曰：此是王樞密劾奏其情，望上激怒老臣，八王保奏不允，合廷臣商議，要索太守，如此如此方便。濟喜曰：正與下官之意暗合。值今北番強盛，若無此人，邊境怎安？因令去請六使來，說與朝廷之意。六使曰：小人本無是情，既單官問我以死，只得承命，夫復何言？濟曰：若勿憂，正在商議要如此脫君之厄。六使曰：若得太守方便，當圖死報。張濟曰：管保那馬無事，即令獄官佐蔡相計議。蔡曰：牢中有蔡樞，問實死罪，當斬首。此人面目，與楊將軍異，可將此首以獻主上，必可信也。濟令取出蔡樞審視，果然相像。分付佐蔡多付酒肉賞之，醉至獄中，佐蔡密來梟首級，提見張太守。太守曰：事不宜遲，便交呼延贊來看首級，尋夜往汴京去了。張太守喚過六使，教之裝作商客，往遠處避難。六使拜辭出府，換着快衣服，悄悄離汝州，逕回無佞府不題。却說呼延贊單騎回轉汴京，正值真宗設朝，呈上六使首級。帝親自看驗，真道是實。羣臣見者，無不嗟呀！八王恐將首級變令，被人看破，乃進曰：既延昭得罪殺諫，乞緣此首級，與無佞府，與家人埋葬，亦見陛下不忘功臣之意。帝允奏，因發下首級，令蔡

實領去。將軍得令，竟送楊家府來。楊府家中，未知前因，只道是實，令婆舉家悲哭。上將首級遵旨埋葬不題。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節銅盞交兵

却說消息傳入佳山寨，岳勝、孟良等，聞知號洶而哭。聲振原野。孟良曰：「旣本官不幸，我衆人難以再守，不如散去，各安生理。」岳勝曰：「汝言正合我意，卽令劉超、張蓋于山下創立本官廟宇，傍塑十八員指揮使，遞年祭祀。分遣已定，將寨中所積，各人均分，拆毀三關，四散而去。陳林、柴政等率所部，仍前往佳山寨居止；岳勝與孟良等，復上太行山，稱草頭天子，部將仍分爲丞相、等職，打官劫舍，不在話下。是時焦贊在鄆州得悉，本官遭戮，亦越獄逃走。話分兩頭，却說王樞密見六使已死，不勝之喜。乃曰：「朝廷無了此人，我志得行矣！」乃修下密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帶過北番，來謁蕭后。蕭后拆書視之：

臣自解禁中，而赴南朝，又是數年；每懷報答君后之恩，無由得遂。今臣頗知中國強弱，所可慮者，惟楊六使而已。今日路施小計，梟其首級以獻。臣目所親，可乘擁國無備，盤點六師，大興征伐，邊境必望風瓦解。臣內中自生枝節，用特下書奏知，望陛下與一二文武商議，勿失此機會焉！

蕭后得書大悅，因以示文武。蕭天左奏曰：「王欽來書道得細詳，乞陛下早定伐宋之計，

以圍中原也。乃然其奏，忽一人進曰：陛下此舉雖善，只是難以取勝。衆人視之，乃大將軍師望也。師望曰：誠欲起兵伐宋，卿何意見得難勝？師望曰：楊家將亡，中國一統之盛，邊帥攜重兵不下數十萬，若竟提兵深入，未幾即勝，當用計策賺之，令其首尾不能相應，中頃垂手可待也。后曰：願聞卿之妙計？師望曰：魏府劉台，乃先帝時所任，近來戎兵凋落，武備不修，陛下可遣人整飭林園，開鑿玉池，多植名果奇花，許其採摘，池水成醇，樹葉成漿，以此特異之事，賜于中國，再使人命玉飲，戲中饋，辨其君來玩此景，然後出勁兵緊圍之。陛下親率精兵，乘虛直搗京城，圍中無主，則個敢來爭鋒？此時取宋天下有何難哉？蕭后聞奏大喜，遂發書入注京，與王欽知道，又遣龍鞍之次，前去銅台收築陵寢。二而下令蕭天左等整點馬軍備待。不一月間，消息傳入注京，近臣奏知魏府，大降奇瑞，池水成醇，樹葉成漿，附近邊民，各移家飲食。真宗聞奏，問羣臣曰：魏府沃野之地，有此奇事，卿等嘗免的實。一時文武皆上表稱賀，惟寇準等撓此事，乃奏曰：魏府乃晉陵寢之地，既有此事，何無一慮應之？陛下不可深信。帝未應，王樞密迎風旨奏曰：若此種事，使天下皆然，又不足爲瑞矣！今特魏府有此事，正是太平符運，千載難逢，陛下當整六師親視之；一者巡撫邊民，二者使番人不敢南下。真宗乃悅曰：卿乃忠言也。即敕詔巡幸魏府。八王諫曰：魏境地接邊界，近來帥臣調遣，城郭荒蕪，值今戎馬在郊之日，陛下車駕一動，北番乘虛而入，那時雖爲保守京城乎？萬望以社稷爲重，勿

韓儀盧謝之事也。眞宗曰：朕命柴駙馬寇丞相領禁兵守京，必保無事。八王見譴不從，悵悵而出。翌早救旨已降，以呼延贊爲保駕大將軍，充州節度使；王全節鄆州節度使；李明爲前後廬從；贊等得命，準備起行。越數日，眞宗重駕發離汴京，八王文武以下，皆隨侍前行。但見一紅塵起處，兵車盛，白日昏時羽籙姿。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魏府境界。時冬十一月，朔風颯起，北方寒凍，車駕進入府中駐札。次日眞宗與羣臣登晉之陵巖看景，果見林中樹葉，包藏有物，玉池中泉水紅潤。帝命取而嘗之，其味似酒，其淡若醴，軍校摘下樹葉，搗內視之，俱是時造粟漿。八王奏曰：陛下以祥瑞之故，而勞動車駕，邊民供給，不堪其苦，今觀此亦何祥瑞之有耶？此必番人之計，賺吾王來，若不亟避，恐落其圈套矣。眞宗亦疑，因下令退回車駕。不想北番已知消息，遣天左王金秀等。率馬步番兵二十萬，將魏府城郭圍圍圍了。飛騎報入駕前，眞宗大驚曰：不依卿等所諫，致被圍圍，將何以爲計？八王曰：番兵預定此策，長驅而來，氣勢正盛，陛下可命諸將嚴守各門，而遣人晝夜往汴京求救兵；待援兵一至，內外夾攻，則可破敵矣。眞宗依奏，卽命呼延贊等分門而守。時宋軍於城樓上，望見番兵烏聚雲集，聲氣甚盛，衆皆有懼色。呼延贊按劍而曰：凡兩國相敵，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我觀番兵雖衆，利在急戰，明日與其交鋒，當盡力而戰，必能存以勝之。衆軍得令，次日贊請旨，與充州節度使王全節，分前後出戰。旗鼓分處，兩陣相對。番將王金秀，跑馬先出，指宋將曰：汝等已中吾計，何不

降納，以免一死？呼延贊怒曰：「臊狗奴，速退，尙可留殘生片刻。若也邀阻御駕，直往兵至幽州，寸草不留。」金秀大怒，揮刀催馬，直取宋將。呼延贊舉鎗交鋒。兩下交戰，四十餘合，番將力怯，撥馬而走。呼延贊催動後軍掩殺。番將見贊來，彎弓搭箭，一箭，却中贊馬，將呼延贊掀翻在地。王全節正待救之，番兵擁裏攏來，活捉而去。全節不敢戀戰，跑馬殺人城中。蕭天佑從旁追之，宋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全節入見宗。奏知番兵勢盛，已捉去大將呼延贊。臣職敗而回。真宗聞之，憂憤不已。八王母，事已急矣。陛下可再遣人於沿邊帥臣取救。帝允奏，詔遣使臣而行。却說番將捉得呼延贊，用檻車囚下，卽遣人解往幽州。蕭天佑與王金秀、耶律處分門攻擊。宋軍震駭！八王曰：「番人所懼，惟有楊家，陛下可效漢高祖白登故事，以軍中胆壯者，假裝六使，友部下一十八員，攢擁使，城上扯起楊家救援旗號，陽使假者於城上走馬，番人視之，必引兵遠去。我軍乘虛殺出，可脫此難矣。」帝依奏，下令軍士依此圖將帥裝束。次日平明，扯起楊家救援旗號。番人見着旗號，軍輾入軍中。王金秀驚曰：「楊六使已死，如何又來救駕？卽率所部來探。」雲時，城上金鼓齊鳴，高响震天，假裝岳勝、孟良、焦贊等於城上走馬。番兵望見，那知虛實，就叫快走。不然無遺類矣。蕭天佑聞之，拆營而去。王全節與李四開城追索。番兵奔如渴鹿，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宋軍直追至數里而回。王樞密怒曰：「此番人真乃乳子，怎不怕着楊家？密遣人報與番兵得知。蕭天佑聞之，歎曰：「假若真是懼怯，若是真的，不戰而取，也不復率器。」

圍繞而來，攻打越緊。城中見番兵又至，報知眞宗。眞宗曰：此機已破，誰透？再有何策可退？八王曰：朝中音問不通，那個敢敵此兵？今既無楊家，臣等亦難爲計也。眞宗曰：倚之無及，朕將率衆將親臨番兵。潰圍而出。八王曰：北兵衆盛，陛下徒損威風，必不能出。只得緊守此城以待救兵。番兵一連圍困二十餘日，城中危急。眞宗親自登城，見北騎週迴圍繞，水洩不通。八王曰：陛下要脫此難，除待六使來此，殄此醜虜，如滾湯潑雪。眞宗曰：那裏再得此人？八王又奏曰：可出教書，遍行天下尋之，恐有六使也。眞宗不答，退出府中，自思八王所奏可疑，因召侍臣入問。侍臣齊奏楊六使消息，八王恐知下落，乞陛下發教書，往汝州究之。帝允奏，問誰齎教文一行？王全節曰：臣願前往。帝付與教文，次日令李明送出，開了城門。李明先殺出，正遇番將律耶麼戰敗。全節乘勢出重圍，投汝州而去。李明退往城中堅守。欲知六使出否，且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八王齎詔求六使 焦贊大鬧陳家莊

却說王全節齎教文星夜投進汝州，見太守張濟，道知主上被困魏府，官軍戰敗，今衆臣保奏，赦了楊六使前罪，着命提兵救駕，今齎教文到此。望太守作速根究其人。張濟曰：六使犯罪，首級已獻於朝廷，豈再有六使乎？今着下官根究，從那裏尋討？節使可即回奏，庶不誤事。全節聽罷，鬚鬢不巳，乃曰：若不得此人，項上之頭不能即脫。下官亦難回

報。張濟曰：君父有難，臣子何安？節使務要實究，除非到楊家府可知消息，我汝州決無是人。全節無奈，只得離汝州，逕赴楊家府來。見令婆，道知聖上敕討六使，將駕之事。令婆曰：吾兒首級埋葬多時矣，那裏復有此？衆臣無計可施，或誤爲此言，以安皇上之心。節使可即回奏，勿說軍情。全節快快不樂。次日，只得單騎復來魏府，愁開血路，到東門外，開城。李昶聽得是王全節聲音，即開門殺出，救入城中。全節見眞宗，奏知汝州並無六使消息，臣又到楊府究問，皆道已死多時。眞宗聞奏，大嘆曰：堂堂中國，遇着有難之際，無一人敢提兵救駕。又問計於羣臣。羣臣對曰：如此兵勢，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眞宗納悶無地，飲食俱廢。八王曰：事急矣！臣只得勸往楊家取討六使，如果不在，亦在潞鎮來援，惟乞陛下與衆將守此邊。帝曰：軍情事重，卿不宜造次。八王領命，帝傳命王全節、李明先覓開重圍，保出八王而去；二人復發回城中不題。只說八王，侵夜交還律無佞府，來見楊令婆，說知主上在危急之中，可着六使出來。商議救傷。令婆曰：前日王使節來召，老妾不與其知，既八王親到，當令出來相見。因令手下於後園地窟中，喚出六使，堂裏拜見八王。八王嗟呀良久，乃曰：若非昔日之計，今日那得稱馬？六使謝曰：多蒙嚴王方便，無恩可報。八王曰：主上被囚魏府，事勢甚急，今有敕書到此，那馬應救，恕不吝傳白；近聞三關之衆，人各散去，如何能够救援？須待小可商往寨中，招集義人，方可議行。八王曰：事不宜遲。我進朝中，調撥邊帥侯候，待君招集衆將，一同進兵。六使領書，八王

院去，六使便辭却令婆，前往三關而行。正是：「謀教豪傑依然出，去向銅台救駕回。」六使只一人，行了數日，先往鄧州界，訪問焦贊消息，並無下落，行到錦江，只見浮影僧家，唧唧噥噥而過，六使問曰：汝等要往何處？都有不說之意。僧人曰：吾豈解其事？此地有一頭漢，作發時便吃人，官司沒奈何？他自口稱有甚麼本官，被朝中所誅，但逢僧道，便要拿去，看經誦佛，那箇敢違逆？昨日來我寺中，着我等去作謀功，超度其主。我衆人只得赴命。六使聽罷，知此必是焦贊，乃問曰：此人全在何處？僧人曰：鄧州城西，泗州堂裏便是他居處。六使曰：我全汝等見之。僧人引六使到泗州堂，正見焦贊臥狂神桌上，鼻息如雷，六使視之不差，進前搖醒焦贊。贊睡夢中起來，睜出二隻怪眼，大聲喝道：那箇不怕死的？却來相擾老爺？六使喝曰：焦贊不得無理，本官在此。贊聽罷大驚，忙忙向前抱住曰：汝是人耶鬼耶？焦贊超度本官多日矣。六使笑曰：豈有自且之鬼來見汝乎？此處不是說話處，可隨我來。焦贊放手納頭便拜，衆僧人掩面而笑。六使引焦贊出城，道知主上遇難，今八殿下領教來召，命我救駕，速往三關招集兄弟全往。贊聽罷大喜曰：我這本官被朝廷所害，弄得窮人沒主，今日又得相會，真是快活殺我也。次日六使經過汝州入府中，拜見太守，道知八王領教救駕之事。張濟大喜，亦以王節度來山情管告知。六使並軍情緊急，我當往三關招集進兵。張濟然之。六使拜辭張濟出城，與焦贊望三關而來。路上二人，各訴其本末，來到楊家渡，日正當午，遙望水勢茫茫，榜無船隻。六使等待多時，

奈沒入渡，因令贊去問渡船。焦贊領諾，行至上流頭，見船夫問曰：勞汝渡過前岸，多奉渡錢。船夫曰：此船是楊太保掌管收錢，那個敢私放？汝要去時，可往前岸上視之。焦贊聽罷，逕奔亭中，來見一夥強人，在那裏賭賽。焦贊近前問曰：借問渡船過岸，多奉渡錢。衆人抬頭見焦贊相貌異樣，皆不答言。焦贊又小心問之。衆人罵曰：臭狗奴才，誰甚麼渡？焦贊大怒，掣出一對硬拳，打得衆人四分五落，正待往前打那太保，太保望後走去。焦贊向見六使，怒氣未息。六使曰：汝又去生事也。焦贊曰：今番被鄉夥好氣也，分明有船不肯借我，反出惡聲相傷，被我怒激起，打散衆人而去。六使正沒奈何，忽見強人各執短棍追來。焦贊曰：帶結果此賊，以除其害。逕提大捋刀，當中殺來。那強人不能抵擋，後面楊太保出與焦贊進出敵合，不分勝負。楊六使叫曰：不要相鬥。願開壯士姓名。楊太保曰：乃軸刺利刃，立於原上，焦贊亦住了手。太保曰：我乃鄆州突氏，姓楊名繼宗，小號太保。且問汝是誰人？要過此渡，而令手下強取？六使曰：小可太原楊令公之子六使也。今主上避難，要往三關，招集部下救駕，來到河邊無渡，告借一時，壯士何故不肯？太保聽了放了刃，近前拜曰：久聞大名，未得胆拜，今日幸見，甚慰平生。六使扶起太保。太保與諸六使到莊，以設酒禮相待，乃曰：君若不棄，願率所部同往魏府救駕。六使喜曰：太保如常相從，誠乃美事，有何不可？只待召集衆人，便來相約。太保領諾，是夕留六使宿於莊中，次日撐船渡過六使登岸。六使全焦贊望三關而來。時四月天氣，途中酷熱，古人有詩

爲證

六裂葉參差竹席徑，新荷跳雨泪珠傾；水搖扇影焦鶯卻，殘柳梢頭日放晴。
二人入行字日，歇坐於柳陰樹下，焦贊曰：本官且停待於此，待往前而問有酒食否？
意聊止飢渴，六使允之。焦贊巡往前來，沒處尋酒店。正煩惱間，忽一夥人挑着酒肉而過，
焦贊扯住問曰：汝有酒肉肯賣乎？衆人乃曰：此是春慶酒肉，如何肯賣？焦贊曰：甚
麼感？衆人曰：前面有楊六使神廟，威靈顯赫，鄉村賴之以安；但有祈許者，無不遂意，
拿住特往酬謝。焦贊聽罷，遂放手回見六使，道知其事。六使笑曰：那有此理？焦贊曰：
鄉人道：離此不遠，常與本官訪視。六使依首，巡與焦贊行來，果見一座廟宇，却造得極
其威儀。六使步入廟中，上望着本身神像，脫然無異。兩旁並塑十八員指揮使，香火十分
旺盛。六使謂焦贊曰：此像塑真乃相似也。焦贊乃笑道：本官更塑得真，我在鄧州發願吃
人，這裏如此供養，待先推倒本身，然後去推本官，言罷，一下等頭，一聲响，將塑
像拍碎，走下殿去，把六使神像一連推，全無不助，乃盡力推之，震斃而崩。衆人
看見，都走，衆人見之，便把像亂擊，一霎時劉超等，都倒，衆人來到廟前，六
使認得，曰：汝衆人做得好事來。劉張大驚，上頭使拜曰：衆人都道本官已死，今日纔
何到此？六使說知詐死之事，今要招集汝等，前往魏府效駕。劉張曰：既如此，請到寨
中商議。六使令折毀廟宇，打倒神像，隨衆人到寨坐定。劉張設酒醴相待。六使曰：岳

楊家將

一四九

居正何處？劉超曰：岳勝與孟良二將，反上太行山上，稱草頭天子。六使歎曰：使我不起，四境如何得寧？乃分付劉張等，整齊槍刀盔甲，在此候候，待我招了岳勝，一同進德。劉張領諾。六使乃與焦贊望太行山而來。行了一日，紅輪西墜，天色漸晚，六使曰：此去皆是山路，想無客店，汝石前村尋間借宿處。焦贊領諾，往前一望之地，並無人家，直轉過山後，却是個小鄉村。焦贊還前，入進莊所，看見一員外，在燈下躡坐。焦贊揖曰：遠行客商到此，日晚敢擾公公寶莊借宿一宵，當以酬報。那人答曰：平時做莊儘可安歇，今日難以相詳；君可往別處投宿。焦贊曰：夜已黑，萬望公公方便。主翁曰：汝有伴當否？焦贊曰：只有本主在莊外，共兩人而已。主翁曰：只兩人亦無相碍，與汝在別房歇宿。焦贊即邀六使相見。主翁見着六使，相貌堂堂，乃問曰：君從何而來？六使對曰：小可汴京到此，欲往太行山公幹。主翁曰：若提起太行山，老拙冤屈無伸。六使曰：有何善事？望說與小可知之。主翁曰：老拙居止在鄉，好名重義。此莊都是陳家一姓，離太行山數里之程；今山中有二位草寇，一名岳勝，一名孟良，號稱天子，都聚招聚五六萬人，打官劫舍，甚爲民害。老拙方纔半世，止生一女，被孟良瞞見，今夜要來入贅，沒奈何只得允從，不然一鄉之人難保。是此冤枉無伸也。六使笑曰：公公勿憂，孟良是小可故人，待他來，我有方法馮之。主翁曰：若得小女不辱，即乃再生父母也。六使辭出，外前傍听。却說主人，分付家人，安排筵席迎接。將進二更左側，忽聞金鼓之聲。燈炬輝煌，人報：孟大

王來到。那長者出莊外迎接。孟良進廳上坐定，從人各列於階旁，長者拜曰：有失遠迎，望大王赦宥。孟良曰：汝今是我岳丈，何必施禮。長者因令家人抬過繡榻，故意令百位娘子來把盞。那女回報：娘子領羞，不肯出來把盞。長者曰：如今既是你岳丈，懷甚惡意？仍令快攜之。孟良聽得，不勝歡喜。時六使與焦贊橫槊張弓，私笑曰：却是沒王法，被他橫行村落，今日不遇我來，被他騙去此女兒。焦贊曰：待我出去打折他一腳，看他還做得新郎否？六使曰：汝先去把住，我便來矣。焦贊怒氣多時，即踏進廳上一腳，將繡榻踢倒，再手將孟良緊緊抱住。孟良不知隄防，動手不得，喝聲手何在？遽舉正待向前，六使厲聲罵曰：不識廉恥之徒，敢如此無理耶。焦贊乃拖孟良出廳外，指曰：汝看此位是誰？孟良燈下認得，連忙拜曰：本官因何到知？萬望赦罪。六使曰：可急備鞍馬，回寨中商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呼延贊途中遇救 楊郡馬大破遼兵

却說楊六使偶見孟良，即欲轉回山寨商議救駕。陳長者進前拜曰：將軍是誰？願聞姓名。六使扶起，將其本末道知。長者大喜曰：久聞聲名，如雷貫耳，今特有幸相逢，因令百花娘子出來叩拜。六使看見，果是好個娘子，淡妝素抹，體態端莊，雖然難比西施女，却勝尋常窈窕娘。焦贊見罷，笑聲曰：孟哥哥，你真沒造化，撞着我等來到，若遲一日，亦

將上大書：「揚六使聽命救得」數字。一聲砲響，大軍離了太行山，但見刀槍蕩蕩，劍戟層層。時盛夏天氣，南風微起，六使正行之際，忽見前面一彪軍到，六使令人探視，知是楊太保兵至。衆人相見，一同進行。六使於馬上見軍容可掬，口占一絕云：

復合英豪勢更雄，萬里風色送行驄；此回專爲平邦國，說與番天迴避鋒。

大軍將進澶州城，八王亦率部兵四萬來會。見六使不勝之喜！六使曰：茲行前來救駕，殄滅醜類，平定幽州，在此一舉也。八王然之，遂駐紮澶州城中。次日六使召岳勝謂曰：主上被圍已久，汝爲先鋒，亟進衝開一陣，挫番將銳氣。岳勝領命去了。又喚過孟良、焦贊曰：汝同劉張陳柴等，各部兵二萬，分左右翼，攻入番營中軍，須用力戰，吾用後軍繼進，必獲全勝。孟良等亦部兵而行。六使分遣已完，具八王議曰：我與殿下率精兵後應，諸將必能成功。八王曰：那馬是，足能寬亂。六使誰不敢當。次日兵行之際，忽正北征塵蔽天，一彪人馬來到，番勝舞刀冲開其陣，番將劉珂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宋軍奪得囚車，送入六使軍中，不是別人，乃是保駕將軍呼延贊也。六使連忙打開放出，謂曰：天教相逢，不然竟遭俘虜矣。贊曰：老將被困之日，屢欲報知主上，來取足下，怎奈軍情嚴重，不能達意。若今日不是那馬相救，幾喪殘生。六使大喜！令見八王。八王曰：此天子洪福也，故使將軍遇救。六使下令諸將，兼程進發。是時真宗在魏府，與衆臣懸望救援消息，音問不通，城中糧草將盡，臣下皆宰馬而食；番將攻圍緊急，勢已危困。却說劉珂敗回，見

天左稱道：中朝以援兵到，捨去呼延贊。蕭天左大驚！即遣人哨探那路救兵，探馬回報曰：旗上大密，楊家字號，來得甚是猛厲。蕭天左下令，各營整兵迎敵。分遣未定，前隊岳勝軍馬漫山遍野而來。番將耶律慶怒曰：中國君臣，困死一半，汝來亦就戮屠耳。岳勝拍馬舞刀，殺進番陣。耶律慶舉槍迎之。兩馬相交，戰上數合，番兵圍將攏來。孟良焦贊分左右翼攻入。番將麻哩喇虎舉方天戟，繞出助戰。焦贊戰得激烈，掄利刀橫衝北營，如入無人之境，恰遇番將劉珂來到，交馬只一合，焦贊斬落馬下，宋騎競進，萬弩齊發。蕭天左奮勇來戰，楊太保一箭射落馬下；王金秀望見，殺出救之而去。耶律慶料不能敵，斜刺殺出。岳勝乘勢追前一刀，揮為兩截。麻哩喇虎潰圍逃走，被劉超張蓋用絆索攔倒其馬，向前捉住。師蓋正待來救，被耶千郎萬殺到，併將生擒於馬上。孟良直衝進東門，敵樓望見城下鏖戰。節度使李明王全節，開門接應夾攻。北兵倒旗棄甲，如風捲落葉而走。宋兵長驅追擊，殺得尸橫滿野，血流成渠。蕭天左與王金秀率殘卒，垂首喪氣，深夜走回幽州去了。宋兵奪其營寨，掠得牛馬輪重無算。蓋此戰成功有三機焉：一者番人攻圍已久，志意漫懈。二者不意六使尚在，先奪其心；三者宋兵新來，銳氣正盛，而且又攻其勿備也。後人有詩贊曰：

宋運興隆啓聖明，英雄効命發長征；番人棄甲拋戈遁，方顯楊家救駕兵。

時八王單騎先入城中，見真宗稱賀曰：賴陛下洪福，已取符楊六使來到，救駕殺得番衆

吳將，敗北而去。真宗曰：朕脫此難，卿之功也。因令宣進楊六使。六使俯伏御前，帝曰：卿因誤犯前罪，特悉赦之，今有救駕大功，朕決不有負。六使頓首奏曰：機會難得，乘陛下車駕在此，威風百倍，臣率所部，直搗幽州，取蕭后地圖以獻，永息邊患。此千載之盛舉，乞准臣奏。帝曰：卿言甚善！奈車駕久出，壯士疲困，須待回月議之。六使退出軍中，以所捉番將，盡梟行首號令不題，次日帝以代州節度使，楊光美爲魏州留守，下令各營班師回汴。軍中得令，無不歡躍，六使與文武護駕，直離魏府望大梁而進，但見：旌旗動處黃龍舞，畫角鳴時登晝聞。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京城，車駕進入皇城。翌日設朝羣臣賀畢。真宗以扈從文武，久困魏州，各賞使有差，宣六使入殿前，親慰甚厚，因謂之曰：三關賴卿以安，煩所部仍鎮此處，使北番不敢南下，是爲社稷蔽扞。六使奏曰：臣正待再往佳山寨，招募雄勇，以圖伐遼之計，未得聖旨，旣陛下允臣立功，即便前行真宗大悅，加封六使爲三關都巡節度使。旨勅一道，斬伐自由。六使拜命。帝於便殿設宴，犒賞救駕將士，君臣盡歡而散。六使邇來歸倭府，拜辭令婆起行。有子楊宗保年紀一十三歲，欲隨父同往三關。六使曰：佳山寨，乃苦寒地方，去則無益，只在侍奉令婆，待汝成了，即來收汝，宗保乃止。六使辭別府中，與岳勝孟良等軍馬，前望三關進發。有詩爲證：

大將南征得勝回，旌旂雲擁後車權；須知此去存銳氣，竟使皇家詣旨來。

三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佳山寨，六使入舊營中坐定，衆人參見畢。乃下令修整營棚，

築造關隘，分遣岳勝等爲十二團，各領所部，整點槍刀衣甲聽令，自是三關仍舊興旺，六使每遣選騎，緝探北番消息，與諸將征自讓征取之計不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鑿。

第三十二回

蕭后出榜召英雄 真宗遣兵征大遼

蓋唐自定鼎以來，歷傳相承，迨至昭宗失恩，遂致羣雄並立，天下紛紜，致有梁唐晉漢周，處稱五代，互角分爭，百姓有朝不保夕之虞，勢成割據，宇宙無片刻枕臥之寧。是故亂極思治，天生雙聖於趙氏，分久乃合，降一統於炎宋。自御極以來，英雄雲起，河東有呼延贊之來歸，山後有楊業之効命。南征北討，使劉鈞亡命於晉陽，東蕩西除，致漢主失國於河東。詎意將星隕墜，李陵碑下，英雄窺伺。甲十洞零幽州城內，憂憤喪師。二軍大起，遂使英雄繼父志，領帥出師，更得寡婦助國威。飄揚百戰，使敵人聞風逃避。坐鎮三關，中唐泰山安穩，賭此情形。蕭后何不安分？天命有在，幽州何至滅亡？豈不傷哉！今且慢奏。單講北方蕭后之事，蕭天左自敗回之後，蕭后日夕憂慮中國見伐，一旦與羣臣議曰：「近日北兵敗劫，不聽得南朝將爲征討之舉，今楊家人雄馬壯，倘或部領北征，誰可抵敵？道未罷，韓延壽奏曰：諺云：大國有征伐之兵，小邦有預備之固。今大遼宿將老帥，已不擔任，望陛下效選舉之例，出下榜文，招募英雄，任其帥職，以備宋人來侵，則爲長保。

之策。蕭后允奏，著文臣草詔，招募榜文，以進曰：

大遼蕭太后，爲招募英雄，以防御難事；蓋聞兵以將爲貴，將以才爲能，今值大遼多事之秋，戎馬相尋，于戈勿息。今出榜文招募各處豪傑，或有抱謀略而隱於山林，懷武藝而沒於窮壤，奪旗斬將，攻關取城，不拘一技一能，可輔定霸者，咸集幽州。孤視其才，且能稱職，即授重權，奪其爵位，故特爲示。

蕭后看罷榜文，即令張掛榜文於城頭，招募英雄，正是：「欲教勝敵揚家將，除暴神仙再世來。」大中原符四年，遼山有鍾呂二仙，適在山崗洞中，煉丹圍棋。鍾離問曰：爾曾憶黃鶴樓貪白牡丹之事乎？洞賓答曰：色慾之心，人皆有之；弟子尚且脫胎換骨，亦被迷戀，况凡夫俗子乎？鍾離曰：此理亦然，又問：黃鶴樓酒舍，汝何留戀三載，此豈仙家所宜食乎？洞賓曰：弟子存神煉氣，此味不能斷之。鍾離笑曰：紫道友論汝酒色二字，猶有餘染，果不虛也。洞賓言覺愧悔，尊敬師長，不敢與辯。忽然南北起一道疫氣，衝雲漢間，但見「萬丈紅光隨火入，千重殺氣逆烟來。」洞賓看罷，喚仙童撥開雲霧視之。回報道：却是南朝龍祖，與北番龍母相鬥，殺氣入於此。鍾離曰：吾以氣推之，尙有二年，殺氣未除，只是可傷，黎民受其荼毒。洞賓問曰：既師父以氣數之，還是龍母戰勝？龍祖戰勝？鍾離曰：龍母逆妖之類，走下北番，起一國；龍祖應天運而生，以仁萬民之主；今遭其擾亂，不久當爲龍祖所滅。洞賓曰：二龍爭攘，百姓何辜？吾仙家以救人爲心。師父何不

早與龍母以歸？鍾離曰：存心修養，莫將閒事惱心，言罷入洞中。洞裏見鍾離已去，身感衆仙笑。酒色爲戀，師父指道龍祖爲能，我今要親往凡間，扶助龍母，滅却南朝，又恐師徒分，有礙。遂見番界碧羅山有萬年椿木，今成精怪，不如令他脫身降世，以助龍母。卽着仙童喚椿木精來到。洞裏曰：吾今付汝三卷三甲兵書，上卷觀視天文，中卷變化藏機，此二卷汝不必學，只有下卷。凡人難得識，內中盡載陰文，透魂妖道之事。吾教汝熟視，卽今北番蕭太后出下榜文，招募英勇，欲與南朝交兵，爾可脫身降世，將此下卷兵書扶佐北番，待滅中國之後，我收汝同入仙道。椿樹精拜曰：小草下凡，雖可施展兵書，恐不能通耳。洞裏曰：汝先去揭取榜文，我卽親降凡間，代汝用事。椿樹精卽日拜辭仙主，逕變身化作一道金元，震聲如雷，走入北番，來到幽州城，正見各處壯勇空於城門外看榜。椿樹精躡道前叫曰：待我來揭。衆視之，其人生得面如枯鐵，眼若金珠，身長一丈有餘，兩臂筋肉突起，類極奇異。守軍以其揭了榜文，引進朝中，來見蕭后。蕭后視罷大驚曰：世上曾有此怪貌也？因問壯士何處人氏？椿樹精答曰：小可祖居碧羅州，姓椿名岩，蕭后曰：汝有甚武藝。岩曰：兵書戰策，一十八般武藝。無有不通。蕭后大悅。卽與文武議封官職。蕭天左進曰：壯士初進，未見其能，陛下權封以中職，候其建立奇功，再議未遲。后允奏，乃封椿岩爲副營都總使。椿岩謝恩而退。却說宋眞宗以魏府之恥，欲圖報雪，召集羣臣計議。八王奏曰：陛下以一統之盛，幽州一隅封字，取之不難。怎奈士馬未集，尙待

從容討之。帝未應，忽一人出曰：不待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是光州節度使王全節。又奏曰：臣有一計，可使北番拱手，隨即納降。帝曰：卿有何妙計？全節曰：若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乞陛下敕澶州一路，雄州一路，山後一路，此三路乃幽州咽喉。曷運糧餉；臣再提一路之師同四路進兵，北番雖有英雄之將，何能當之？帝依議，即命三路出兵，以全節爲南北招討；李明爲副使；部兵五萬前行。全節得旨，領兵離汴京望幽州進發。時初春天氣，風和日暖，但見一路上好花無意採，林中芳草動人情。大軍來到九龍谷下。消息傳入幽州，近臣奏知蕭后，中國起四路兵馬，聲勢甚熾。太后大驚曰：不意其來如此速耶？因問誰可部兵迎敵？道未罷，椿岩應聲出曰：陛下勿憂，臣舉一人退宋兵，如摧枯拉朽，取中原如反掌之易。太后問曰：卿舉何人？岩曰：臣之師父姓呂名客，現存宮門外，未敢擅入；若用此人退敵，何患不克？后即宣喚呂客於階下視之，見其人物清雅，舉止特異，自思此人必有奇才。乃問曰：卿要來應募求進身否？呂客對曰：臣聞陛下欲與南朝爭衡，幸來相助一臂之力，取其天下。后曰：卿要多少人馬而行？呂客曰：宋善戰者多，可用陣圖破之；依臣所論幽州軍馬，不足調遣，陛下須於五國借兵，可成大事。后曰：五國是誰？呂客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命往遼西卑鮮國見國王耶律突，獻送金帛，以結其心，向借兵五萬，彼必無推。又修書賚官話，往森羅國，賞賜國王孟天能，令他發兵五萬相助。又再遣一使進黑水國，許以功成之後，割西羌之地謝之，令助兵五萬，必定

說從。又差一使命赴西國，見國王黃柯瓊，說知中國利害，借兵五萬。再着親臣，往長沙國見國王蕭霍王，借兵五萬。若得此五國兵來，使臣平生所學，排下南天七十二陣，使宋君臣視之，心胆碎裂，拱手歸命矣！蕭后聽罷大悅曰：卿真子牙重出，諸葛復生。即日封呂客爲輔國軍師，北都內外兵馬正使。呂客謝恩而退，太后遣下五國使臣，資金寶往詣卑解國等而行，當下領旨使臣分投進見。自是五國得賜救濟，各國無不悅。鮮卑國王差黑龍令公馬榮爲帥，奔羅國王差太子爲帥，黑水國王差鐵頭黑太歲爲帥，長沙國王差謝馬蕤何慶與公十蕭爲帥，兵五萬陸續而來。不消數十日，都集幽州驛候。近臣奏知蕭后，五國兵馬齊到。后宣蕭后客曰：五國之兵已到，軍師何日調遣？呂客奏曰：臣此行不是等閒，陛下再召西雲州耶律依哥等，將州蕭楷懶等，起傾國之兵，與臣提調，管取克伏中原。后允奏，即下旨召西雲蕭二州。調同各處軍馬，以驪靬令公韓延壽爲監軍，都部署王金秀以下，並驛調遣，統率二十五萬騎兵合五國共五十萬，隨呂軍師征遼，韓延壽得旨，出往校場操演齊備，越數日，雲蕭二州軍馬偕呂軍師同率五國精兵，令北番人馬離幽州，浩浩蕩蕩，望九龍谷而進。此一去有詩爲證：

全憑與國扶主策，能仗英雄顯智來；三千世界風雲會，七十天門戰陣開。

此番兵馬來到九龍谷，平川曠野下寨，對面便是木營。次日呂軍師，召集諸將吩咐曰：三月丙申干支相尅之日，吾將排陣，各人須要聽時，如有後期者，先斬後奏。韓延壽進曰：軍節出令，誰敢有違？欲知排陣情形，下同分解。

第三十三回

呂軍師排天門陣 楊六使明下三關

呂軍師取過陣圖一張，吩咐中營騎軍五千，離九龍谷一望之地，築起七十二座將臺，每臺合五千軍守之；另外設立五道，豎立旗號，按着青黃赤白黑五色，內圍三道七十二路，徑來通遼；待築完備之後，提騎軍領旨前去，按圖豎立。不數日臺築齊，善結完固，回報呂軍師。呂軍師親往巡視，一週擇定某日下，衆將聽調。三巡鼓罷，五國草馬齊齊排列，呂軍師先令鮮卑國黑頭令公馬榮，率所部軍列在九龍正路，排作鐵長令鎖陣，分一萬軍，各執長槍，按爲鐵柱，把守將臺七座；又分一萬軍，各執鐵槍，按爲鐵柱，把守將台七座。馬令公領旨，一聲響，率軍排布去了。有詩爲證：

盤角齊鳴陣勢開，鐵門堅固巧安排；教縱敵將能擒破，陰是神仙秘訣來。

呂軍師仍下令，着黑水國鐵頭太叢，率所部軍靠九龍谷左，排作青龍陣，分一萬軍，手執黑旗，按爲龍鬚，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分四隊，各執寶劍，按爲四個龍爪，把守將台七座；又軍一萬，各執金槍，按爲龍麟之狀，守將台七座；鐵頭太叢領旨，所率部分布去了。有詩爲證：

青龍陣勢智謀淵，百萬雄兵亦凜然；自是中朝豪傑在，敢馳駿馬入南天。

呂軍師又令長沙國蘇何慶以部下靠九龍谷右，排作白虎陣，分一萬軍，各執寶劍，按爲虎牙，把守將台七座；又一萬軍，各執短槍，按爲虎爪，把守將台七座；再令耶律休哥左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前按朱雀，耶律奚屯軍一萬，守將台六座，於後按玄武；饒國右屯軍騎角之勢。蘇何慶耶律休哥等，各領所部而行。有詩爲證：

白虎交加陣勢雄。排前朱雀將台中；後居玄武藏機妙，敵國兵弱不易通。

呂軍師再遣森羅國，金龍太子，以所部軍，錯守將台中座，按作玉皇大帝，坐鎮通明殿。令董夫人裝作梨山老母。再繞中台，分軍一萬，各執青黃赤白黑服色，按爲四斗星名；另軍二十八名：披頭散髮，繞中台前後，按爲二十八宿。仍令王金秀裝爲玄帝。王金秀手執黑旗，排成龜蛇，把守二門之北。金龍太子等，領令部兵去了。有詩爲證：

玉皇駕下列星君，陣勢巍然智墮羣；不得仙家親降世，定教中國兩平分。

呂軍師又令西夏國黃瓊女，所領女兵，手執寶劍，按爲太陰星；蕭捷領率所部，各穿紅袍，按爲太陽星；又令黃瓊女赤身裸體，立於旗下，手執骷髏骨，遇軍大哭，按爲月孛星之狀；耶律沙率所部，巡視四方，按東西南北斗，結爲長蛇之勢；黃瓊女各引兵分布不題。有詩爲證：

戰鼓頻敲勢若雷，東西南北門陣開；仙家擺作拿龍計，不想英雄識破來。

呂軍師又令蕭后單陽公主，率兵五千，各穿五色袈裟，爲迷魂陣；內懸番僧五百，爲迷

魂長老，密取七個懷孕婦人埋旂倒下；遇交鋒之際，攬取敵人精神。單陽公王得令，引兵依法而行。有詩爲證：

陣陣相連法甚奇，鬼神夜夜魄精迷；分明一個安邦術，變作天翻地覆機。

呂軍師下令，耶律突選健僧五千，手執彌陀珠，按爲西天雷音寺誦佛；另以五百和尚分列左右，按爲鐵羅漢，總居七十二天門之首，以吞敵人威勢。耶律突領令而行。有詩爲證：

堂堂陣勢立方圓，萬馬爭馳遠將雄；若使英雄齊用力，儘教聖主定中原。

呂軍師排完陣勢，着椿岩與韓延壽督戰，每陣中並親紅旗爲號，指揮迎敵。果是仙家妙術，世人莫知。七十二陣，變怪奇異。晝則淒風冷雨，夜則河漢皆迷，好使人驚！正是：「不有神仙開妙祕，如何能破鬼神機？」次日椿岩以師父陣圖已完，與韓延壽議曰：「今宋兵列陣於對壘，可差人下戰書與知，看他如何出兵？延壽然其言，卽遣番軍來見宋將。王全節批回戰書。次日引李明等出九龍谷，平川之地邀戰；望見正北一座陣圖，如生成世界一般，卽驚曰：「番家必有奇才在軍中，且未可卽戰。」道未罷，番師椿岩韓延壽，二騎飛出，厲聲高叫曰：「宋將若只鬥武藝，卽便交鋒；如要鬥文，試觀吾陣。」全節顧李明曰：「北兵勢銳，若與交戰，終是不利；以陣圖而言，回兵計議乃可，明然其言。」全節曰：「鬥戰武夫效力之事，不足爲奇，待再整陣圖來破，方見高低。」椿岩笑曰：「任汝去排陣來戰，吾不

驟算汝也。乃收兵回營。全節歸至軍中，乃謂李明曰：陣勢小可頗諳，未見公日之異，當其奏朝廷，速遣能將辨視。李明曰：事不宜遲，須即行之。全節乃畫成陣勢圖局，遣騎軍騎夜赴東京。奏知其宗，宗看罷大驚，即逼示文武，無一人識得者。寇連奏曰：臣視陣圖，山中變化必多，除是三四符回楊六使，可識此陣，其他邊將，恐不能識。帝允奏，遂遣使馳赴三關，來見楊六使，宣讀聖旨。楊六使領旨，與諸將議曰：既主上有旨，當得赴命，因余陳林柴敢守寨，自率岳勝孟良等二十二員指揮使，統領三軍，離山拔寨，此一去，有諒為誰！

萬戰叢中爭六合，千軍隊裏定乾坤；英雄自有平戎策，直指旌旗入陣門。

軍馬一路無詞，不日到了汴京。六使以所部扎於城外；是日隨班朝見。真宗帝曰：近因北征帥將，道番人排陣勢圖局，文武皆不能識得，朕以卿太原名將，陣圖素識，卿試看此為何陣？六使承旨，接過陣圖觀之，奏曰：臣視此陣，必有傳授，番邦無人能排此陣者，須容臣親提士馬，隨敵境看過。方明其理。帝允奏，賜六使金卮御酒，即命起行。六使謝恩而退，即率所部，離汴京，望九龍谷進發。探馬報入，王全節聽是楊家兵到，不勝之喜！與李明等出營迎接。六使下馬，與全節並轡入帳中坐定，二人各叙起居。全節曰：近因小可北征，不想番軍於對壘排下陣圖，甚具奇絕！今得足下來此，想有定論。六使曰：主上以神圖視之，小可一時難明，還待出陣前觀視，看他變化如何。全節然其言，令具酒醴。

相待，夜靜乃勸。次日六使下令出軍，岳勝孟良等，披掛齊備，鼓鑼三通，宋軍鼓噪而進。北將韓延壽，亦率兵列於陣前。楊六使躍坐馬上，高叫曰：北兵休放冷箭，待吾看陣。延壽認得是楊六使，自思曰：此人乃是將門出身，深諳兵法，下令各營，依紅旗指揮，隨時變化。番營得令，一時響震，陣圍如山岳之勢。六使於馬上停觀良久，謂諸將曰：陣勢吾曾排着幾番，未嘗見此變化；道是八門金鎖陣，又多才六十顆門；道是迷魂，又有玉真殿，如此複雜，如何敢破？只得回軍高議。岳勝等乃回軍入營，北兵亦不追趕。六使歸軍中，與全節議曰：此陣果甚奇絕！小可亦不能識。全節曰：君若不識，他人愈難明白。六使曰：可急遣人奏知御親征，然後計議。全節仍差人赴京，奏知真宗。真宗聞報，與羣臣議曰：楊家不識其陣，必非小可，朕只得御駕親征。八王奏曰：此一回須用陛下鑿戰，方可成功。帝意決，竟下令寇道驚圍。大將呼延贊保駕，八王爲監軍，教令諸邊帥臣，俱各隨征聽調。旨意既下，諸將散備伺候不題。次日車駕臨大梁，望幽州進發。時值夏末秋初，但見：一旌旗舞西風急，斗帳深涼夜色寒。一大軍一路無詞，不日望九龍谷附近。楊六使王全節等，迎接於五十里之外。真宗下令於正南駐紮，諸將朝見畢，帝宣六使入御前，問其陣勢如何？六使奏曰：其陣勢排得奇異！臣亦參不透，必聖駕來觀。帝允奏，下令前日看軍。六使退出，吩咐各軍整備不題。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聖母兵法授宗保 真宗出榜請醫人

却說北番聽得宋君親到，與韓延壽棒岩議曰：宋君車駕親來，還由具奏，請君后車駕亦來監戰，則諸將知所尊命，可建大功。岩曰：此言正合吾意。延壽具表，差人入幽州奏請。蕭后得知，與羣臣商議。蕭天左奏曰：陛下此行，乃圖中原之計；勿阻其請。后大悅，因令耶律韓王監國，蕭天左爲保駕，耶律學古爲監軍；即日駕發幽州，大軍浩浩蕩蕩，望九龍谷而來。延壽等接見，具言宋人不識陣法，及宋帝親征之事。后曰：卿等各宜盡力建功，若得中原，高職寡人不吝。延壽拜命而退。蕭后立營於正北，分遣諸將，翌日見陣。平明鼓罷三通，正南宋真宗車駕擁出，將佐齊齊排列前面。對壘蕭后亦親部軍而出。遙見黃纛下，真宗高坐馬上看陣。蕭后跨着紫驛騮，立於黃羅傘下高叫曰：宋君一統天下，尙有不足，屢欲闖我山後九郡，今來決一雌雄；若破此陣，山後盡歸中國，不然還要平分天下。真宗厲聲答曰：汝邊界隔夷之地，從歸獻於朕，朕亦無用處，豈此陣勢，亦不難破。言罷抽身還營。蕭后亦退。帝回入帳中，召諸將議曰：朕觀此陣，魏龍極，卿等不能破之，將何爲計？六使奏曰：臣父在日嘗言三卷兵書，惟下卷難親，皆具陰符妖道之術；想此陣必出於下卷，臣母或聞其詳，乞陛下召問之可曉。帝大悅！即遣呼延顯領敕命一道，尋夜前去。延顯領旨，逕赴無佞府，見楊令婆。宣讀聖旨曰：

朕以御駕北征，適因番兵排下一陣，陰陽變化，軍中莫識。且番人口出不遜，必欲與朕爭衡。朕立意要破此陣。惟夫人久在大原，得先君之指示，當明其竅。特來宣召，聞命之日，隨朕臨陣，以慰朕憂。

令婆拜受旨畢，款待天使，因問陣勢之由。延顯答曰：前日聖上因與蕭后對陣，言語頗厲，故來宣取大駕，立待回奏。令婆曰：明日即行。呼延顯辭出，次日令婆吩咐柴郡主曰：聖上來宣，只得赴命，勿使宗保知之。太郡領諾。天使催促起行，令婆整點齊備，與呼延顯離楊府逕往幽州而去。適宗保打獵而來，因問令婆何往？郡主曰：入宮見宋娘娘，有國事商議，數日便回。宗保懷疑，逕進城中密訪，遇守北門軍校問曰：曾見令婆過比否？軍校答曰：侵早與天使赴御營去了。宗保聽罷，亦不回府，勒騎隨後趕去，一路問訊。路人皆道過去已久。看看日色將晚，宗保一直行去，不想走差路徑，來到窮源僻處，全沒有人烟。宗保大驚！欲待再走，林月昏黑，莫辨路途。正在慌急間，忽見谷中透出一點燈光，宗保隨光影近前，見一所大房，似廟宇之狀，遂拴了馬，連叫數聲。裏面有人開門，引宗保進入，見一婦人坐於殿上，兩邊儀從，甚是雄壯。宗保拜於地下。婦人問曰：汝是何人？夜深至此。宗保道知本末，且言因追令婆，走差路途至此。婦人笑曰：汝令婆赴軍中看陣，如何離得！因令左右具飲食款留宗保。宗保亦不辭，開懷食之，乃是紅桃七枚，肉饅頭五色。食畢，婦人取過兵書一本，付與宗保曰：吾居此間，近四百餘年，未嘗有人至。

此今君到平風綠也；汝將此書下卷熟玩，內有破陣之法，問去扶靈聖主，降伏北番，人作將門萬代公侯，不失爲楊家之子孫矣。宗保拜而受訖，婦人倚左右，指宗保出路，天色漸曠，左右曰：此去一直之路，便是汴州，言罷而去。宗保在馬上，且驚且疑，如何得深山，豈却是大路，問居民此是何處？居民指曰：前一座大山，乃紅羅山，內有齊天聖，每廟以迎年，荒廢，其址尚在，宗保默然曰：凡事不偶，此真乃奇遇也。遂取出兵書，玩之，熟讀詳味，不勝懽喜。後人有詩贊曰：

英雄何幸有奇遇，一本兵書術變通；此法定教扶靈主，將軍長倚倚靈廟。

却說楊令壽隨天龍到御營中，朝見真宗。真宗賜侍茶，隨詢此書新術，陣法之陣，令宗保曰：臣察先書，曾留下一書，未知此陣，得有不否？宗保與六使，出陣看視，見其書在，宗保辭退，次日率六使，及衆將登台，觀望其陣，但見刀兵隱隱，殺氣騰騰，紅旗動處，變化無窮。令婆細看良久，取兵書對之，不識出在那款，將治謂六使曰：此陣莫道我等不識，就有汝父在日，亦未見也。六使曰：似此如之奈何？令婆曰：我楊門不識此陣，他人豈難曉矣。正在問答，忽報宗保來到。六使怒曰：軍伍之中，汝來何益？進果罷言，宗保已進帳前，見父怒氣不息，乃曰：爹爹莫非爲陣圖不識而煩惱乎？六使曰：汝勿妄言，好好回去，免受鞭笞。宗保曰：我即回去無妨，誰人能破此陣？令婆聞其言，喚其妻問曰：汝在何處曾見此陣來？宗保曰：孫子頗識陣圖，試往觀之，自有定論。令婆令岳勝孟良等，扶

宗保登將台看陣。岳勝得令，隨着宗保登將台眺望良久，顧謂岳勝曰：此陣排得極巧，只可惜不全，破之易極。岳勝孟良等驚問曰：御駕將帥雲集，無一人敢正視此陣者，小本官何以識之？宗保曰：且回軍中細觀。衆人離了將台，岳勝入見六使曰：小本官深明陣法，實破之甚易。六使笑道：休聽他胡說！岳勝即帶宗保見令婆，道知陣圖可破之故。令婆曰：汝既能破，且聞此陣何名？宗保曰：說起此陣，非等閒可比，自九龍谷正北布起，直達西南一瀛，都是按名把守，內有七十二座將台，築開甬道，路路相通，名爲七十二座天門陣。靠右側黑旂之下，陰陰杳杳，日月無光，乃昏迷敵人之所，理得孕婦在地，更爲慘毒，此一處頗難破之。其外尚有不全處，中台玉皇殿前，缺少天燈七七四十九盞；青龍陣下，少了黃河九曲水；白虎陣上，少了虎眼金鑼兩面，虎耳黃旂二張；玄武陣上，欠珍珠日月皂旗一面；是幾處待孫子依法調遣之。破如風掃殘雲，霎時即消，有何難哉？令婆大驚曰：吾兒何處得此妙訣？宗保不隱，將所得兵書之事道知。六使聽罷，以手加額曰：此法上之洪福，使汝得此奇遇。次日六使進御營道知此陣名，且言有不全之處，破亦容易。厲宗大悅曰：卿既能識此陣，當何日用以進兵？六使曰：待臣與子宗保商議。帝允奏，六使出到軍中，召宗保計議。宗保曰：彼以下支相尅之弓布陣，吾當以子支相生之日入陣。六使然其言，下令諸將聽候。不想眞宗駕下，王樞密以陣圖不全消息，遣人深夜入番營報知。韓延壽接獲大驚！急入奏蕭后。蕭后曰：似此如之奈何？延壽曰：陛下可召呂軍師問之。

。后卽降旨宣呂軍師入帳中間曰：卿排下此陣，緣何有這處不全？呂軍師自思，彼軍中亦有識得其陣者？乃奏曰：果有未全，待臣按法添起，縱使軒轅復出，亦不能破矣。后曰：卿宜早設，勿使敵人翻破。呂軍師出到塲中，下令於玉皇殿上，添起紅燈；青龍陣上開起黃河；白虎陣內，左右建起二面黃旗，當中設立金鑼二面；玄武陣下豎起日月旗，分佈齊備，已成全陣。正是：「只因奸賊通計謀，惹起干戈大會戰。」却說楊六使分遣諸將，並依宗保指揮，擇定某日奏帝出師。帝聞奏不救，各營並進。宗保引了兵岳勝登將台觀戰，見天門布全。無路可入，叫一聲苦，跌落台下。岳勝大驚！連忙扶入帳中，報知六使。急令人救醒，問其緣故？宗保曰：不知誰洩漏軍機，使番人知之！今陣圍設完全，除是真仙下降，乃能破矣！六使聽罷，昏然悶絕！衆人近前扶起，不省人事。令婆放大聲哭，哭人着慌。宗保曰：婆婆且慢啼哭，可請八殿下計議。令婆乃收淚，着人請八殿下到得軍中，令婆道知其由。八王曰：既那馬有病，待奏知主上商量。即辭令婆入見帝，奏知六使得疾之故。帝驚曰：若使延昭不起，朕之江山奈何？八王曰：陛下掛榜文招募名醫，先救那延昭，然後議出兵。帝允奏，卽出下榜文，掛於轅門外。次日軍校來報。有老翁揭取榜文。帝宣醫人進於御前問曰：卿何處人氏？老翁答曰：臣居蓬萊山姓鍾名漢，人稱爲鍾道人。近因楊家軍陣圍得病，臣特來救之，又解破陣。帝見鍾道士一表非俗，自思此人必有廣學，乃令鍾道士往視六使病症。鍾道人回奏曰：臣能救治。帝問曰：卿選用藥醫，用針

衆乎？鍾道士答曰：臣觀其症，陰氣傷重，只難爲二味藥品。帝曰：卿試言之。道士曰：須要龍母頭上髮，龍公項下髮，得此二味來，可療其病。帝曰：二味藥出於何處？朕使人去求。鍾士曰：龍鬚不必遠取，只要陛下可辦，龍母頭上髮，須問北番蕭太后求討。帝曰：蕭太后朕之仇人，那裏去討？若有他藥代得，願出重金買辦。鍾士曰：偏要此品來，則可下藥。八拜奏曰：延昭部下皆能幹之人，陛下出旨道知，或能有人求得者。帝允奏，令鍾道士且退，卽着六使部下前去取藥。令婆聞旨，與岳勝議道：此物可討，只是難得機密。人前去。岳勝曰：敢問老夫人，有何計策？令婆曰：向聞我第鬪子，改名易姓，爲蕭后驢馬，若有人通知其由，必能求得。岳勝曰：軍中有孟良者，可幹此事。令婆卽召而行。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孟良取髮哄龍母 延昭轅門怒斬子

却說孟良慨然領諾，是夜來見鍾道士問要幾多？道士曰：汝去足可辦事，其髮不拘多少，特求得後，蕭后御苑中有匹白驃馬，可偷回來，與宗保破陣；又有九曲玻璃井，亦在苑中，今青龍陣上，九曲水，皆是在井中化出，汝密將沙石填塞了一眼，其龍卽早無用；此陣易破也。孟良領命，逕偷出未營，恰遇焦贊趕來。孟良曰：汝來此何幹？贊曰：因哥哥一個獨行，我心不安，特來相陪同往。良曰：此行要幹機密事，如何帶得汝去？焦贊曰：傷哥哥機密，而我洩露呢？定與同走一遭。孟良無奈，只得帶他同到幽州城中，安下。次日

良諤贊曰：汝且留住店中，我探駙馬消息，即來。贊領諾。良遂裝作一番人，入駙馬府中，見四郎道知本官現在染病，來求藥品之事。四郎曰：此間繹探者多，汝暫出，容我思計求之，過幾日來取。來取。孟良領諾，仍復變形而出。四郎思忖半夜，心生一計，忽爾心腹疼痛，不能停止。瓊娥公主大驚，急令醫官調治，四郎愈裝痛苦。公主慌張無計，問曰：駙馬此痛不止，曾用何藥可療？駙馬曰：吾因幼年戰力過度，餽血留於心腹，往時得龍鬚燒灰調服，已好數年，不想今又發矣。公主曰：龍鬚中國可有，今北番那裏討取？駙馬曰：得娘娘龍髮，亦能代之。公主曰：此尚不難，即遣人前詣軍中，覓蕭后知道取龍髮療駙馬之事。蕭后曰：既駙馬有疾，只要可愈，我安惜哉？遂剪下其髮，付與來人而回。來人將龍髮入府中，駙馬將此髮燒灰服之，其病頓差，公主大喜。次日駙馬將所剩龍髮藏下，恰遇孟良又來，便交與之。孟良接過，逕回店中，付與焦贊曰：汝將此先持去，我幹完日，隨即還矣。焦贊領諾，帶龍髮出幽州去了。真說孟良竊地入御苑，向琉璃井邊，連下沙泥之類，將中眼填實，抽身出到馬坊，正遇饒蔡番人在彼看守。孟良作番語云：太后有旨，道駙馬將用，着我索在教場跨演。守者曰：請勅旨來看。孟良身邊假造停當，即便取出看驗。番人無疑，遂將馬與之。孟良騎出教場勒走，其時將近黃昏，逃離幽州而行。比及番人得知，急急追趕，已走去五十里程矣。孟良偷出白驃馬，走了一夜，回到軍中，見饒蔡番人告知幹完大事，道士曰：不枉爲楊家之部下。水軍請皇上龍鬚及龍髮，醫治六使。

一服便痊。真宗聞道士醫好六使，不勝之喜，宣入帳中問曰：汝願官職榮身，還只圖重賞？道士答曰：貧道麋鹿之性，不願官職，亦不願重賞，貧道來此，非但圖楊將軍，還要與陛下破此陣而去。真宗曰：卿若能建此功勛，朕當勒名於金石，誦之不朽。道士曰：此陣變化多端，一件不全，難以攻打，容臣指示宗保而行。帝允奏，遂以鍾道士權授輔國扶運軍師，除御營以下帥將，並依發遣，不必奏聞。道士謝恩而退，見來六使，六使拜謝不已。鍾道士曰：尊恙幸得安全，貧道當與令郎破此陣圖。六使即喚過宗保拜鍾道士爲師。宗保拜畢。道士曰：軍中調遣，還要這幾人有用。宗保曰：要着誰人？乞師父指示。鍾道士即令呼延顯往太行山取得遠頭馮氏家御營，又差焦贊往無佞府，召取八娘九妹并柴太都；又令岳勝往汾州口外洪都莊調回大將王貴，遣孟良往五台山來見五和尚，道要破天門陣，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涇州救吾弟回後，一意皈依，忘却兵事，今日又來相擾乎？孟良曰：此爲國家大事，非由於己，師父可念本官勤勞，勿辭一行。五郎曰：北方有二逆龍，昔在涇州，降伏其一，尙留蕭天左在。除是穆開寨後門有降龍木二根，得左一根，可代其人，汝若能求得此木，與我作斧柄，則可成事，不然去亦無益。良曰：既師父務要其木，小可只得往求之。五郎曰：汝去索取物，吾當整備伺候。孟良即辭五郎往穆開寨來。寨主乃定天王穆羽之女，小名穆金花，別名穆桂英，生有勇力，武藝極精，曾遇神授三口飛刀，百發百中。是日正與部下出獵，射中一鳥，於鷲孟良面前，良拾得而去，行未數

涉，忽遇五六嘍囉趕來，叫聲好將鳥還我，饒汝一死。良聽料，停住脚步。嘍囉上前，一齊發作，被良打得四分五裂而走。良又行得一盞之地，嘍囉報得穆桂英，率衆追至。良聞後面人馬之聲，知是賊兵趕來，取出利刀，挺身待之。一剎時，桂英來到大罵：「誅不盡狂奴，敢來此處相鬥？孟良更不答話，歸刀來戰。桂英舉鎗迎之。二人在山脚下，連戰四十餘合。孟良力怯，退步便走。桂英不趕，與衆人把住路口。孟良進退無計，謂嘍囉曰：「吾將射鳥還汝，開路放我過去。」嘍囉曰：「汝來錯路頭，誰不知要過穆關寨者，留下買路錢；汝若無時，一年也不得過去。」孟良自思有要事，只得脫下頭盔當買錢。嘍囉報與桂英。桂英令放路與過。孟良離卻此地，竟回寨來，見六使道知五本官要斧柄，穆關寨主難敵，又將頭盔買路事，訴了一遍。六使曰：「似如此之奈何？」宗保曰：「不肯與孟良同走一遭。」六使曰：「汝恐不是其敵。」宗保曰：「自有方禱。」即日引孟良率軍二千來到寨外索戰。穆桂英聽得，全身披掛貫帶，部衆鼓噪而出。宗保曰：「聞汝山後有降龍木二根，乞借左邊一根與我，破陣事定之後，自當重謝。」桂英笑曰：「其木有的，贏得手中刀，兩根通拿去。」宗保大怒曰：「捉此賊人，自往伐取！」乃挺鎗直取桂英。桂英舞刀迎來。兩騎相交，二人戰上三十餘合，桂英賣個破綻，拍馬便走。宗保乘勢追之。轉過山坡，一枝箭到，宗保坐馬已倒。桂英回馬殺來，將宗保活捉而去。孟良隨後救應，寨上矢石交下，不能進前。良曰：「汝衆等勿聽，須待思着計策，救出小本官。」衆軍依言，遂屯北關下不題。却說桂英捉宗保入帳中，令

蟻之宗保厲曰：不必用刑，要殺便殺。桂英見其人物秀麗，詞慷慨，自思若得與成其夫婦，不枉爲人牛一世。密着囁嚅，以是情告之。蟻道知宗保，宗保半信，自思道：我要得降龍木，若不應承，死其難免，莫若承其情而圖大計。乃曰：寨主不殺於我，且許成婚，此莫大之恩也，敢不從命。蟻以宗保之言回報。桂英大喜，親扶宗保相見，今左右盤備酒醴相待。二人懽悅，飲至半酣，忽寨外喊聲大震。人報：宋兵攻寨。宗保曰：既蒙寨主不棄，還請開關，與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依其言，令蟻開關說知，放孟良入帳中。孟良見宗保與桂英對席而飲，知是好事，乃曰：小本官在此快活，衆人膽亦驚破！宗保以寨主相顧之意道知。良曰：軍情事急，當即回去再來會。宗保欲辭桂英而行。桂英曰：本待留君於寨中，既或事倏忽，只得允命。宗保徑出寨來。桂英直送至山下，似有不捨之意。宗保曰：倘遇救應之處，特來相請。桂英領諾而別。後人有詩贊曰：

甲士南來戰陣收，英雄到此喜相投；非惟免禍成姻偶，從此佳人志願酬。

宗保率衆人回見六使曰：不肯交鋒，誤被寨主所捉，蒙彼不殺，又與孩兒成親，特來請罪。六使大怒曰：我爲國家未寧，坐臥不安，汝尙貪私愛，而誤軍情耶？嗚呼推出斬之。左右正待捉之，令婆卽來救之曰：我孫兒雖犯令，目下國家大計，還請便宜放之。六使曰：因母所言，權因起於軍中，待事寧之後問罪。孟良曰：本官息怒，小本官結姻，誠不得已，特爲降龍木之故，望赦其囚。六使不允，經將宗保囚下。次日良密入軍中，見宗保曰：

適見鍾道士，言小本官，後有二十日血光之災，在此磨折過，只宜忍耐。宗曰保：吾之心事，惟汝知之；穆寨主英雄女流，且軍中用得此人，必得大利！汝再往見之，一者求降龍木，二者着他來相助。孟良領諾，即日徑詣穆開寨，見桂英說知，本官特來相請，并要索取降龍木之由。桂英曰：正待着人邀請汝主，我如何離得此地？速歸拜上本官，再不來問，我部衆來鬥也。孟良聽罷，愕然：既寨主與小本官成其佳偶，正宜往軍約會，何故出不瞭之言？桂英怒曰：我當日少見識，被汝引去，今又饒舌；若再說，試我刀利否？孟良不敢應，退出在外，思忖一計道：若不用着毒計，彼如何肯下山。至黃昏左側，孟良密往寨後，放起一把無情火。正值九月天氣，夜風驟起，霎時間烟焰冲天，滿山透紅，穆開寨四下延燒。嚙嚙大驚齊來救火，被孟良提刀入桂英寨內，將其家小殺去一半，比及得知來趕，却被孟良砍伐降龍木二根，昇往五台山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穆桂英棄營投宋

楊宗保登壇掛帥

却說孟良用火計焚毀穆開寨，尋夜逃往五台山。天色漸明，火勢已滅，寨之前後，燒得七零八倒。穆英桂怒氣填胸，便點部下軍士，殺奔宋營，報此仇恨。部長進說曰：此必孟良見寨主不肯下山，故行此計；今山寨凋零，家小拋棄，不如相助宋君，一齊往配寬全，二者建功於世，亦良會也，何必自傷和氣耶？桂英沉吟半響乃曰：汝言極是。即將寨中所

有糧草，用軍裝載齊備，扯起穆爾寨金字旗，率衆徑赴宋營中來。正是，有詩爲證：
只因奇計能成，引到英雄建大功。

騎軍報入六使帳中，道知穆寨主率衆來到。六使怒曰：深恨此潑賊，勾引吾兒，致誤軍事，今日又來相惑耶？卽統部軍五千出軍前，大罵賤人，好好退去，萬事俱休，若不收軍，汝命頃刻。桂英怒曰：好意來相助，反致凌辱之甚？遂舞刀躍馬，直取六使。六使舉鎗交戰。經數合不分勝負，桂英欲生擒之，佯敗而走。六使縱馬來追，一聲弦響，射中六使左肩，翻身落馬下；桂英勒回馬捉之，此時岳勝焦贊等皆不在軍中，無人救應。桂英命將六使解回原寨。忽山坡後旌旗捲起，一彪僧兵喊出，乃是楊五郎與孟良來到。桂英擺開陣勢。孟良拍馬近前，望見六使高叫曰：本官爲何被捉？六使未答，桂英問曰：此是誰人？孟良曰：正是小本官父親。桂英驚曰：險些有傷天倫，亟下馬親手解去六使，扶於上座，拜曰：一時不識大人，萬乞赦宥。六使曰：後且起來相見。楊五郎等都會一處，合兵回至軍中。六使令放出宗保，桂英拜見令婆。令婆不勝喜歡：此女真乃吾孫之偶也。因命俱酒醴，與五郎等接風。五郎見母哀感甚切。令婆曰：此吾兒當有佛緣，不必過傷，留得汝在時，終教相見也。五郎收淚謝之。酒至半酣，人報岳勝呼延顯等調取各處人馬皆到。六使大喜，卽出寨迎接。有王貴金頭馬氏，八娘九妹等，齊入帳中相見畢。六使請王貴坐土拜曰：有勞叔父馳騁風塵，姪兒之過也。貴曰：姪爲國專用我，安敢以勞爲辭？令婆等都

來，仍令設席相待，衆人歎歎而散。次日六使入奏，真宗曰：「臣等因發沿邊諸將，已各特請聖旨破陣。帝宗：卿既已請將齊備，亦須機密而行，勿使敵人得知，而輕動我。」六使領命退出，與宗保商議進兵。宗保曰：「師父昨言目下未到出師，尙容擇日而卜。先令諸將，前往探聽一回，徐議破陣。」六使然其言。平明鼓罷三通，宗保全身貫戎旂鼓噪而出。對壘番軍馬聽令公韓延壽，擺武揚威，跑出陣前。見南旂下衆將擁費二郎君，端坐白驃馬上。延壽認其馬是虜后所乘，大喝一聲：「乳臭匹夫休走！」其聲如一個霹靂。宗保跨了翻身落馬，衆將救起。番將亦收兵回營。時六使聞知消息大驚，即來到。時衆將已扶宗保入軍中坐。鐘道士進藥，「九吃了，始得甦醒。」六使問其墜馬衆將營道：「番人厲聲一振，不知小將軍因何便倒？」六使憂悶無計，乃曰：「未與交擺若果，倘臨戰陣，焉能成功？」鐘道士曰：「此非弟子不能戰陣，蓋因未滿年丁，難，必須奏請聖上，授以重任，賜其壯年，方能禦彼陣勢，而破遼衆也。」六使依其議，真宗，以宗保年幼難拒大敵之故。真宗與羣臣計議。八王奏曰：「陛下欲建不世之勳，大捷之臣，今北兵衆盛，不有韓元帥之識，安能討賊虜？乞重其宗保以破遼衆，平立見矣。」帝曰：「當封以何職？」八王曰：「陛下須效漢高祖登台拜韓信故事，使諸將令，摧堅斬敵，無不盡命。帝允奏，下命軍校於正南隙地，築立三層將臺，按着天五方豎起五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禮儀壯物，俱如漢時所行；不二日，軍校築完。」

所人，歲歸，聽往入？父著上一門差

。帝齋戒沐浴，擇吉日率羣臣至壇，宣宗保詣御前焚香告誓畢。帝親爲拊大元帥印，賜大霸王，楊宗保征遼破陣上符。宗保領旨謝恩。帝謂衆臣曰：朕以宗保年幼，寡一歲，以作滿丁之數。八王奏曰：旣蒙陛下賜一歲，羣臣亦贈一歲，共湊成一十六丁，使出兵有萬倍之威。帝悅曰：卿見更高，即如驍下敕。軍校差捧令牌，送宗保宗保再拜受命，與軍校先行。帝全羣臣下壇，仍回御營，翌日宗保坐中軍行軍下令將候。請鍾道士入帳，商議進兵。鍾道士入曰：番兵陣勢甚雄，當先令一人前往探，然後徐議攻擊。宗保乃問軍中誰敢往視大部陣？道未罷，焦贊應聲出曰：小將願保曰：汝性急之人，恐有誤事。鍾道士曰：這一回正用得此人。宗保允其行。焦贊與牙將江海議曰：今特往觀北營，君有何計教我？海曰：若無蕭后敕旨，如何爲進要往，還須假着敕旨而去。贊曰：敕旨能假，那裏討得印信？海曰：此事何難！吾蕭后內官，得其印武，我依樣刻出無訛，然後與君前往，決無誤事。贊大喜，即請用了印信，尋夜出到九龍谷，先觀鐵門鎖陣，見番帥馬榮，威風凜凜，立於將台下把守如鐵桶一般。馬榮見贊問曰：汝是誰差到此？贊曰：娘娘有敕旨，着我們探榮曰：請拿出旨來看。贊急取示之。龍榮看罷，令開陣與過。贊大叫一聲，遂過鐵經到番龍陣，大將鐵頭太歲厲聲曰：此處是何所在，汝敢來擾亂？贊曰：娘娘敕旨視，何謂擾亂？太歲見旨，遂開了番龍陣放入。贊遍觀裏面，見甬道盡鋪，變化不

常，但聞四下金鼓之聲，心內頗懼。走過白虎陣，恰遇守將何蘇儼，大喝：是誰來撞吾陣？贊曰：承娘娘敕令巡視，驚寢見旨，開陣與過。贊連忙走到太陰，見一起婦人，赤身裸體，臺上陰風凜凜，黑霧騰騰，不覺頭旋腦亂，幾欲昏迷。黃瓊女手執骷髏，將焦贊截住。贊喝曰：吾奉娘娘敕旨，巡視天門陣，汝何阻攔？黃瓊女索取敕旨看罷，始得釋放。贊從旁路而出北陣，數里之外，乃得蕭后屯軍所在。此時韓延壽偵知，亟來追捕。焦贊連夜走回軍中，見宗保道陣圖奇異，難辨往來，更有太陽陣，妖氣逼人，尤難攻打，宗保聽着，請鐘道士商議。鐘道士曰：夜觀星象，太陰陣內，當反變，先破此陣，其餘可以依次進攻，宗保曰：太陰陣有婦人，赤身裸體，此何主意？鐘道士曰：彼按爲月孛星，手執骷髏，遇交戰哭聲一動，則敵將昏迷墜馬，今破陣，先要擒着此人。宗保曰：誰人可往？鐘道士曰：金頭馬氏前去，必能成功。宗保即命金頭馬氏，率精兵二萬，從第九座天門陣入，我自有的兵來應。馬氏領命去訖。宗保又喚過八娘曰：汝部軍馬一萬，靠太陰陣而守，彼有軍出陣頭破之。八娘亦領計而行。宗保分遣已定，與鐘道士上台瞭望。却說金頭馬氏，部兵從九門喊聲殺入，恰遇黃瓊女，赤身裸體來敵。馬氏罵曰：汝乃一國名將，爲西夏王親生女，率衆遠來助逆，不爲正用，而居下賤之職，披露形體，不識羞恥，尙敢耀武來戰？縱使成事，亦何面目見汝主乎？瓊女被辱無言可答，自覺羞慚無地，回馬便走。馬氏見台上刀鎗密布，亦不敢追，與八娘合兵而回。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黃瓊女被辱尋夫

柴太郡陣中產子

却說是時黃瓊女到帳中，自思我千里而來，受如此恥辱，曾記得幼年鄧令公作伐，將我許山後楊業第六子，因鄧令公喪後，停却此姻，今聞宋軍中楊六使，是我夫也，不知將所部投降中朝，以尋舊好，助破番兵，報雪此恥矣。計議已定，次日密遣部卒送書信，投入馬氏營中。馬氏得書，持疑未決，來見令婆道知其事。令婆曰：彼不提起，我幾忘之矣；昔在河東，果有是議，蓋因鄧令公棄世，一向消息不通。馬氏曰：此女昨被羞辱，今日來降，諒非虛詐，令婆可與六郡馬商議。令婆然其言，人見六使，道知瓊女要舉衆投降，且言曾與結姻之事。六使曰：不肖幼年曾聞此說，爭奈國家重任在，還非臣子會親之日，還待殄滅北番之後，然後計議。令婆曰：汝見差矣。今國家用人之計，彼要投降，與汝相認，若阻之，使其有疑，反爲不美！今一舉兩得，有何不可？六使依其議，即修書與來人，回信約定明日黃昏，內應外合舉事接應，來人接書回見瓊女。瓊女看畢，心中大喜！次日將近黃昏，下令衆軍，整點齊備。忽陣外喊聲大震，金頭馬氏率所部，攻入太陰陣。黃瓊女聽宋軍已到，率衆從內殺出，正遇韓延壽部下巡軍大將黑先鋒來到。黑先鋒卽與馬氏交兵，只一合，斬先鋒於陣內，北兵大潰。黃瓊女與馬氏合兵一處，直殺出北陣。比及韓延壽與聯天左部下來追，却已離遠了。二人悔恨無及而回。且說金頭馬氏，帶黃瓊女入軍

中見令婆曰：「已得瓊女歸降，又勝北番一陣。令婆大悅，便與六使相見，衆人皆來賀喜。次日宗保入稟曰：「鑼師父指示陣圖，載有出入攻打之路，甚是分明；第三日甲子，乃是破陣之日，乞大人奏知聖上，親自監戰，則不肯方可調遣。」六使曰：「汝自去裁畫追兵之計，我自去奏。」宗保出來見鑼道士曰：「陣圖何者爲先？」鑼道士曰：「鐵門金鎖陣，乃咽喉之地，正宜先破；次則破青龍陣。」宗保曰：「可差誰往？」鑼道士曰：「青龍陣須勞柴郡主，鐵門陣必用穆桂英。」宗保曰：「桂英可行，吾母柴郡主有孕在身，如何破得此堅陣？」鑼道士曰：「正以孕氣勝之，管取無事。」宗保依教，來見六使，稟知調遣之事。六使曰：「軍令在，安敢違，爭奈太郡有孕，恐有疎虞，如何是好？」宗保曰：「師父道無事，可令孟良助之而行。」六使依言。宗保卽下號令，密將破陣計策與之。穆桂英柴太郡得令，各率精兵三萬，一聲砲響，二支兵鼓噪而進。衆說穆桂英帶領三萬人馬，吩咐將一萬，各提火把火箭之類，候交戰之際，火箭齊發；二萬從九龍谷正北打入，透出青龍陣後，接應柴太郡之兵。衆人依計而行。穆桂英揚旗吶喊，吩咐左右攻入鐵門金鎖陣。正遇番帥馬榮，雖將台部衆，如天崩地裂而來。桂英虛退陣營一望之地，賺敵將近，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爭至數合，不分勝負。桂英部下各望甬道齊進，鐵鬚爪一時迸作，被宋兵放起火箭，盡皆射死。鐵拴鐵鎖一十四門精兵來應。宋兵圍繞而進，北軍隊伍亂竄。桂英奮勇前進，大呼一聲，鎗刀已下，馬榮頭已落地。宋兵乘勢攻入，殺死番衆不計其數，遂破其堅陣。桂英領兵直出青龍陣。

後。且看柴太郡如何破陣，有詩爲證：

鼓衆騰崖入陣差，敵兵失算血流紅；從來聖主多靈助，致使英雄立大功。

却說柴太郡率所部三萬，來到青龍陣下，吩咐孟良曰：汝引勁卒一萬，先奪黃河九曲水，殺從龍腹向前；出引大衆打入龍頭，遞陣後出，與穆桂英合，孟良在先行。郡主分撥已定，喊聲震天，攻進左陣。守將鐵頭太歲引所部，離合厲聲叫曰：破陣宋將要來尋死耶？柴郡主縱馬殺進。兩馬相交，鬥經數合，未分勝負。忽陣後一聲炮響，孟良勒軍從龍腹截出，北軍潰亂。鐵頭太歲復兵來救，柴太郡乘勢追擊。龍鬚龍爪十四門精兵齊出，柴太郡與孟良前後力戰，不覺日色將晚，郡主鬥力已乏，衝動胎孕，在馬上叫聲疼痛難熬；部下卒兵無不失色。霎時間，育一嬰孩，遂昏倒陣上。鐵頭太歲回馬殺來。忽陣側一彪軍馬，如風雷驟將來，乃穆桂英也。見郡主危急，努力來救，交馬二合，鐵頭太歲化作一道光，而走；勢血氣衝破，桂英拋起飛刀，斬於陣內。番兵大亂，却道孟良從後殺來，屠戮大半，只走得一份回去。桂英向前救起郡主，以所生孩兒，納在懷中，遂破其青龍陣。後人有詩爲證：

戰陣纔交兵已危，桂英於此顯雄威；飛刀斬了妖元首，奪取英雄得勝歸。

桂英已得全勝，回見六使，乃勝破陣之事，郡主且得平安。六使大喜，即命郡主入後營歇息，將孩兒抱與金婆謁之。金婆看罷喜曰：此兒面貌與兄宗保無異，遂爲取名楊文廣。

吩咐媒婆，好生看養不題。却說番帥韓延壽，輸了二陣，折了人馬，即召椿岩商議。岩曰：彼纔能戰，決難破吾迷魂陣也；他若來時，管教片甲無存。延壽曰：將軍亦須用心提備，宋軍中必有精通玄理之人，萬忽輕覷。岩曰：自有機變捉他，言罷逕與呂軍師商議去了。却說哨馬殺入宋營，北兵預防，其陣甚是完固。宗保謂諸將曰：彼勢已動，正可依計攻打，乃騎鍾道士計議進兵。鍾道士曰：再破白虎陣，其外審機而行。宗保曰：誰人可去？鍾道士曰：汝父可建是功。宗保允諾，入見六使道知。六使曰：正須先身而進，以勵次將。宗保退出。次日六使全身貫帶，率騎軍二萬，殺奔北邊，攻入白虎陣內。番兵喊聲大振，如潮湧，椿岩先登將台，手執紅旗摩動，番帥燕何慶，遽開正面陣門，率兵迎敵。恰遇楊六使耀武揚威而到，兩下相交，兵器並舉，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何慶佯輸勒馬便走。宋軍乘勢而進。忽將台金鑼響處，黃旂閃開，陡然變作八卦陣，竊貞公主，引精兵圍合而來。六使見門路叢雜，進退錯亂，被何慶復兵圍殺，困於陣中；六使左冲右突，北兵矢石交下，不能逃出。敗軍印走，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此舉如何？即召焦贊謂曰：汝巡統兵去，從旁道攻入，用石槌打碎其鑼，使虎無眼，則不能視；吾自有兵來應。焦贊發憤去了。又喚過黃瓊女曰：汝部馬軍五千，從右門攻入，先把黃旗砍倒，使虎無耳，則不能聽，其陣決然潰亂。瓊女亦領兵而去。又喚穆桂英曰：汝率勁騎一萬，當中殺入，以救吾父。桂英慨然而行。宗保分遣已定，自率孟良岳陽等，於對陣接應。只說焦贊聽得六使被困，聲振

如雷，率兵攻入傍道。王遇遂將劉珂，鎖守虎眼，見宋軍殺來，下台迎敵。交馬二合，殺贊一刀砍死，殺散餘衆，將二面金鐘打得雪花粉碎，乘勢而進。適見黃瓊女從右門殺來，一刀砍死。殺倒黃旗二面，與贊會合抄入白虎陣後。幾何慶見陣勢危急，慌忙來應。穆桂英當先殺入，二人交戰，不兩合，何慶退後便走。桂英拈弓搭矢，一箭射中項下，何慶墜馬而死。霸王公主兒夫有失，正待來救。不提防陣後黃瓊女一馬殺來，手舞鉄鞭，從背脊打下。霸王公主口吐鮮血，單馬走歸本國而去。楊六使聞外面金鼓之聲，料是救兵，從內殺出。正遇穆贊屠番兵如斬瓜切菜，兩下合兵一處，遂乘勢破了白虎陣。有詩爲證：

巍然陣勢巧安排，誰想英雄瀾破來；斬將屠兵成敗快，中原畢竟有奇才。

六使殺回本陣，宗保等接應而去。次日升帳，衆將都來賀喜。六使曰：彼陣果是奇異，戰至半酣，不知去路；若救兵不至，我命難保。宗保曰：既爹爹破了白虎陣，當乘勢攻其玉皇殿，則他陣易攻。六使曰：陣內玄機莫測，須仔細辨認，而後進兵。宗保曰：孩兒自有分曉，即召令婆八娘討曰：此一回，敢勞婆婆與二姑娘一往。令婆曰：此爲王事，安敢辭却？宗保曰：陣內按有梨山老母，婆婆此去，先要擒住此人，其他易殺。令婆得黃，與八娘九妹前驅。宗保又召王貴謂曰：叔父可引所部，從正殿打入，接應李隨。王貴亦領計去了。宗保急遣已定。要見明日南北再交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五郎怒斬蕭天左 宗保大破天門陣

却說令懿部衆，揚旗鼓噪，殺奔玉泉殿。樁岩卽下號令，搖動紅旗，梨山老母乃董夫人，拍馬牽迎。兩騎相交，兵器並舉。二人馬上敵合董夫人勸騎而走，八娘九妹冲駕並進。忽然陣內金鼓齊鳴，番兵合圍而進，將令懿等困於陣中。王貴聞此消息，急引兵殺入豹陣來救。恰遇北番巡將韓延壽來到，彎弓架箭，指定敵人心窩射去。貴應弦而倒，部下馬軍被番兵殺了一半，敗軍走回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失吾正將何以立功？即遣程桂英部兵五千前去救應令懿。桂英領計去了。又令楊七姐率步兵五千，抄入腹前，破其紅燈，則敵人不知變動。七姐亦領命而行。先說程桂英殺入北陣，望見內中殺氣連天，縱騎突入，正遇董夫人力戰八娘，八娘勢漸危急。桂英架箭暗發一矢，射中其目；董夫失落馬而死。乘機殺散圍兵，救出令懿。八娘九妹合勢殺出，適遇楊七姐破了紅燈，透出通明殿前，與令懿等一同殺回。韓延壽見宋軍大勝，不戰而退。宋軍乃奪得王貴屍首回寨。宗保諸將接見，無不悲感！時王貴之妻杜夫人，亦在行陣，見夫戰死，號泣不已。六使曰：婦姆勿憂，當爲聞聖上，旌表叔父之忠，報其功績，夫人收淚謝之。次日六使進御營，奏聞叔父王貴爲破陣戰死，乞陛下旌表之，以闡後世。帝允奏，乃宣杜夫人入帳前撫慰之曰：王令公朕之愛臣，今聞戰沒，不勝憐慕！今夫人有子三歲，封爲無驍恩官，候成人之日，許其在朝任事。

。封杜夫人爲貞節夫人，警衛王貴爲忠義成國公，賜金銀纒正十二車。恩命既下，杜夫人叩謝而退，誓日辭了令婆裝藝所賜，徑回洪郎莊不題。却說宗保，來見鍾道士，再議破陣，鍾曰：「這魂陣最爲慘毒，乘今破之。」宗保曰：「弟子在將台觀望，見北營呂軍師，善能伏戰，恐難敵勝。」鍾曰：「吾有攻他計策，不必過慮。」宗保欣然辭退，即下令攻打迷魂陣，召楊五郎謂曰：「此行要煩伯父。」五郎曰：「當得効力。」即日率了頭陀兵五千，喊聲殺入迷魂陣，正遇番帥蕭天左阻住。二人交鋒十餘合，天左伴輸，放延德入陣，單陽公主縱馬舞刀來迎。不兩合公左撥馬而走。五郎驅兵趕入，五百羅漢一齊向前，頭陀僧奮力接戰，將五百羅漢誅戮殆盡。耶律唵見宋兵來戰，麾動紅旗，忽陰陣內放出一羣妖鬼，號哭而來。頭陀兵人各昏亂，不能進前。五郎大驚，念動神咒，亟率衆走回宋營，報與宗保知道。宗保曰：「師父曾言，此陣有妖術，須按法破之，乃取天書來看；要小兒四十九個，各執楊柳枝，打散妖婦三魂七魄。」宗保知其意，即下令備此小兒之數，俱要戎裝，喚過五郎謂曰：「煩伯父領此小兒入陣中，紅旗震下，割去妖婦骸骨，破之必矣。」五郎慨然而行。又喚過孟良曰：「汝部兵二萬，打入太陽陣，抄出其後，接應不軍，孟良亦引兵去了。且說五郎鼓勇當先，復率衆攻入迷魂陣來。單陽公主不敵而逃。引敵兵入陣。楊五郎直殺進將臺。耶律唵擺動紅旗，妖氣迸起。四十九個小兒，手執楊柳，迎風而進，衝散妖氣，被宋兵割去孕婦屍骸。耶律唵慌亂拋陣逃走，五郎趕近前一斧劈死；五千佛子，潰逃亂奔，頭陀兵戒刀齊落，寸草

不留。單陽公主措手不及，殺宋兵於馬上擒住。蕭天左提兵激怒來救。五郎衝出陣前。兩馬相交，連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五郎抽出降龍木，擊中其肩。蕭天左露出本形，乃是一條黑蟒也。五郎綽起月斧，揮爲兩截，作二處飛去。按天左頭發飛落黃州城，後稱火離團王；尾截飛到鐵林洞，後作河口軍師；又圖中調不題。却說是時孟良攻入太陽陣，恰遇番將蕭撻懶，交戰兩合，被孟良一刀砍之。殺散餘騎，直衝入後陣，接着楊五郎一齊殺來。遂破了迷魂太陽二陣，誅剿番兵不計其數。有詩爲證：

迷魂陣上妖氛甚，熊虎軍中殺氣豪。塞北番兵雲霧散，成功宋將血沾袍。

五郎解馮單陽公主，入軍中見宗保，道知破陣，殺蕭天左之事。宗保大喜曰：破了此陣，其外不足懼矣！因令將單陽公主押出斬之。穆桂英勸曰：看此女容貌端嚴，且見蕭后親生，不如留他，以爲帳下號召。宗保允言，遂放了公主，提調諸將破陣，喚過呼延贊曰：有玉皇殿番兵尚多，汝裝趙玄壇，攻打其中。孟良裝般元帥岳勝裝康元帥，張蓋作王元帥，劉超作馬元帥，此五人擊其左右，破他北方天門陣。呼延贊等得令，各領兵五千去了。宗保發遣已定，與六使登臺觀望。且說呼延贊等整點齊備，揚旗鼓噪，殺奔玉皇殿來，恰遇金龍太子，兩馬相交。二人鬥了數合，太子伴輸入陣中。孟良焦贊乘機而入。恰近將台，真珠白涼傘，殺氣隱隱，不敢突入。贊程率衆繞過北陣，正遇王金秀，真武旗彪動。岳勝拍馬先進，財然天昏地黑，不辨進路，被王金秀生擒而去。比及焦贊得知去救，四下番兵

圍谷而來，呼延贊見勢不利，引衆殺出，歸見宗保，備述陣勢難破。宗保默視，失去岳勝、孟良，正在憂悶，忽報二將已到，即召入問之。岳勝曰：陣內奇變莫測，一時東西錯雜，還被番人擒獲；若非孟良來救，幾至一命不保。宗保曰：內有二十八宿，七四十九盞天燈，都是燒敵之物，乃喚過孟良，謂曰：汝明日攻陣，先偷去玉皇殿前真珠白涼傘；再着焦贊砍倒二面日月珍珠皇羅旂；吾自有兵來接應。孟良焦贊引兵去了。宗保入裏六使曰：此三回必得聖駕親行，敵住玉皇上帝，大人破其右白虎，須令八殿下攻其左青龍，不肯自率勁兵破其正殿，六使然其議，即入御前奏聞聖上。王樞密進曰：陛下萬乘之主，何必親勞聖駕？須着諸將前往；如不克敵，罪在主帅。此蓋樞密忌其成功，故以此言阻之也。真宗欲允其奏。八王奏曰：陛下此番蓋爲末陣，今遇成敗將決之際，而有猶豫，何以勵諸將士？皇上正宜躬往，使敵人望風而退。社稷之計也。帝意遂決，下令準備進兵。次日鼓罷三通，孟良與焦贊二騎先入，無人敢當；直殺近玉皇殿側，孟良奪下真珠白涼傘，焦贊砍倒日月皇旂，正遇番將王金牛，王金秀，二人殺到，與宋將兩下鏖戰。孟良激怒，一斧劈死金牛，焦贊斬了金秀，部下番兵盡被宋軍所殺。後隊楊六郎，拍馬衝入，先射落四十九盞天燈，其陣遂破。二十八員星官，一齊殺出，被孟良焦贊揮刀盡屠殺之。金龍太子，見陣勢錯亂，拍馬逃走，宋帝架起翎箭，一矢射死於陣中。軍競進。宗保舉發火箭，焚其通明殿，燒死番兵不計其數。孟良等合兵一處，遂破了玉皇陣。有詩爲證。

玉皇殿勢勢難窮，破讖復交克戰中；北衆凋殘風葉落。君王一箭立奇功。

宗保下令曰：乘此破竹之勢，諸將各宜効力；令孟良攻入朱雀陣；焦贊攻入玄武陣；六使呼延贊攻入長蛇陣。軍令下，孟良鼓舞先部衆殺入朱雀陣來；正遇番兵將耶律休哥，挺鎗躍馬來迎。兩騎相交，二人戰上數合，不分勝敗。忽陣後一聲炮響，纔起張善從旁攻入。休哥刀敵不過，遂棄將器而去。孟良乘勢追擊，遂破其陣。時焦贊攻進朱雀陣，遇耶律奚底，戰上十數合，奚底敗走，被焦贊趕上一刀斬之。殺散餘衆，破了朱雀陣。楊六使率衆攻打入長蛇陣，耶律沙見陣勢俱亂，不敢迎敵，乃繞陣走出。宗保阻住，一陣兩馬相交。宋及數合，孟良焦贊等，從後殺來。耶律沙欲逃無路，拔劍自刎於馬上。時宋兵倍勇，那個不要爭功？宗保下令：攻入北營。韓延壽視天門陣殺得七殘八倒，慌忙暗計於呂軍師。軍師怒曰：汝勿懼，吾往擒之，即率本營兵卒，如天崩地裂而來。樅岩作動妖法，霎時日月無光，飛沙走石。宋兵兩眼，個個蒙昧難開。宗保君臣，困於陣內，番兵四下破進。正在危急之際，鍾道士看見，奔回本陣，將袍袖一拂，回風逆轉，吹倒番人，天地復明。樅岩望見鍾道士，忙報呂軍師曰：鍾仙家來矣！師父快走道罷了，先化一道金光去了。呂洞賓近前，鍾道士道：昨因閑言相戲，被汝毒却許多性命，好好歸洞，仍是仙從，不然孽愆難道。洞賓無言可答，乃曰：弟子今知事有定數，不可逆爲，願隨師父回去。於是鍾道士，各駕紅雲，還轉蓬萊不題。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宋真宗得勝班師 王樞密權重反奸

且却說那蕭后正營，尚有七姑仙，四門天王未破。宗保下令：八娘九妹，黃瓊女，桂英，諸部兵攻其七姑仙；楊五郎部兵攻四門天王。衆將得令，各引兵前進。八娘、瓊、桂英殺却番國獨婚公主等七人；將五郎驅衆進入，殺死耶律奇等四將，韓延壽知大勢已去，入營中報與蕭后曰：娘娘速走。四下皆是宋兵。后驚曰：呂軍師何在？延壽曰：昨已遁去，不知所之。太后聽罷，慌忙無計，乘一小車，與韓延壽、耶律學古等，望山後逃歸。楊六使知之，率衆急追。焦贊奮勇當前，趕上韓延壽大叫曰：作速納降，饒汝一死。延壽回馬再戰。不兩合，被焦贊擒住。孟良等競進，番兵拋戈甲而走；蕭后從僻路去了。此一回，正是楊宗保大戰南臺，七十二天門陣，殺死番兵四十餘萬，屍首相疊，血流滿野；百年之後，白骨如山，觀者無不慘傷！有詩爲証：

白骨交加委塞場，問人云此是征場；停驂願望添惆悵，曉帶斜暉儘可傷。

宗保既獲全勝，即收軍還營。次日坐帳上，調集各營軍馬步卒，解進韓延壽。宗保罵曰：汝誇北地第一英雄，今日何以致囚乎？延壽低頭無語。宗保曰：留此賊無用，因命推出斬之。左右得令，綁了梟首訖。宗保再錄諸將破陣功勛，遣人追問鍾進士消息，皆云：縱破北營，還不知去向。宗保始知其爲洪鍾離降世也。吩咐諸將，各依隊屯營，以候聖旨。

諸將遵令而行。自是軍聲大振，遠近驚駭。却說楊六使以諸將功績，奏知真宗。真宗曰：「朕朕班師回京，再議陞賞。」六使曰：「最難得者機會，今番人大敗而去，陛下車駕長驅，直搗幽州，政虜后圍輿以歸，萬世之利矣。」帝曰：「今番人既去，軍士久戰力疲，令憩以固根本，俟旦朝之日，再作區處。」六使乃退。越三日，睿覺下命瀋州，三路軍仍前退還。令築堅關於九龍谷，令王全節李明以所部鎮守；其餘征遼帥臣，並隨駕班師。旨令既下，軍中無不歡躍。平明駕離九龍谷，楊六使爲先隊，楊宗保爲後隊，帝與文臣居中，三軍迤邐望京師而來，正是：「旌旗動處車聲北，萬里叢中喜氣迎。」不一日已望京師不遠，文武迎車駕入禁中。翌日設朝，衆文武朝賀畢。帝宣六使至御前撫諭曰：「此舉多勞卿父子，朕當論功陞賞。」六使曰：「皆諸將協力效命，愚臣父子，安敢獨受皇恩？」帝命設宴犒軍，征北將士，楊家女將皆受其席。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次日六使趨朝謝恩，帝賜黃金甲三副，白馬二匹，錦緞一十二車。六使當殿固辭。帝曰：「此微物也，萬勿再推却。其餘建功諸將，當計議超擢。」六使乃受命而出，歸至無佞府，參見令婆，道及聖上恩典。令婆曰：「吾兒久離三關，嘗復往鎮守，以防番人不測。六使依命，即令具筵席犒賞部將。宗保岳勝等二十員戰將，坐於左席；穆桂英黃瓊女單陽公主等，二十員女將，坐於右席；楊介婆柴太顏楊六使居中列位次而坐。是日庖人進食，士女舞劍，衆人開懷而飲。酒至半酣，楊五郎起謂母曰：「不肖佛緣未滿，且喜吾弟建立大功，要我在軍中無益；今日特辭母妹，再往五台山。」

出家，令婆曰：此乃汝之本性，去留但憑裁度。於是五郎作別衆人，領頭陀自回五台山去了，不在話下。是晚酒闌席罷，諸將皆退，次早六使趨朝，奏帝欲往三關鎮守。帝大悅，降敕楊六使守鎮三關，楊宗保領禁軍，巡視京城。各各領命去了。却說王樞密歸至府中，思道：自入朝一十八年，不曾與蕭后建功立業。心生一計，入奏真宗曰：臣等陛下敕錄，未有寸功，今北番敗歸。以後諒必畏我天威，今乞陛下允其降伏，以杜他日之患。帝曰：此真見卿之忠愛。即命武軍尉周福與王樞密蕭赦前往番地開讀。二人得旨，蕭了敕文，望幽州進發。行至中途，王欲問於周福曰：此去道經何處？福曰：有二路可進，一從黃河，一從三關寨。樞密聽能，躊躇若從三關經過，必被六使所捉，不如生個計較，向黃河經過，乃謂福曰：我尚有緊要文書未取，汝代我先行，我隨後便到矣。福不知其詐，即允其言，竟蕭敕文先自去了。且說王樞密單騎出黃河，已到太原府。鎮守官薛文遇，出郭迎接樞密。樞密進府中相見畢。文遇問曰：樞密臨此有何公幹？樞密答以往大遼，取納降文書之事，太守可遣備船隻應行。文遇曰：此易事耳，遂調撥江船，過了黃河，徑赴幽州去了。再說周福帶了軍馬，將近三關地界，被六使選騎攔住，問曰：來者是誰？前軍報道：欽差王樞密，往北番公幹，汝是何人？敢來攔截。選音曰：日前八殿下有關防來電：王樞密要過番，令我等督軍防備，今果然矣。衆人一齊下手，報六使捉得細作王樞密，六使大喜曰：此賊因我指擧得至大官，不厚非忠，屢要起謀作亂，今日自墜網中，萬難輕放。衆人將周福

縛於帳前，兩邊劍戟如麻，刀鎗密布，驚得周福面如灰土，墜口無言。六使抬頭一看，怒曰：此人不是王樞密。你等衆人，何得虛報？請該校檢問罪。周福方敢應曰：將軍總命，我乃周福也。六使問其由。福曰：聖上遣小臣同王樞密往番，討納降文書。樞密失落文件回取，命我先行，而被將軍部下所捉。六使笑曰：豈有出塞而忘文書乎？此賊必知風，故設是計也，因令放起延入帳中相見。六使曰：汝記得昔日河東交濟仁美之事乎？福曰：小可頗記憶之。六使曰：汝乃吾之舊知，不必驚恐，令其酒醒，款留寨中一宵。次日送周福過三關去訖。却說王樞密已進幽州，先着近臣奏知。六日朝見皇后，皇后一見王欽，怒氣冲冠，拍案罵曰：奸佞之賊，我欲生啖汝肉，以雪此憤。每思無計能獲，今日自來尋死，喝令推出法場碎屍萬段。軍校得旨，將王欽綁起。耶律休哥奏曰：娘娘且息雷霆之怒。彼今復來，必有長議，若待其言不合，斬之未遲。后怒未息，耶律學古奏曰：王欽如樊籠之鳥，誅之何難？望娘娘寬其罪戮。后乃放起，問起來意。欽驚懼，匍匐乃曰：臣自到中國，非不盡心，奈未遇機會。今宋天子，要娘娘九州圖籍，盡歸中國，又欲發兵北下；臣恐北番覆敗之後，不能迎敵，因請其文書來見。就尋可開中國，以報娘娘之恩。后聞奏，口噴喜曰：卿有何能圖中國乎？欽曰：今幸宋廷良將，俱各道遠，只有十大空臣在朝；娘娘可復書稱說：王欽官卑，不能違意，須着大臣於九龍飛虎谷交納九州圖籍。此來而執之，再遣使奏知，挾令宋君中分天下，然後送還。宋君以大臣爲重，必允所請。遂降徐國進兵。

，管教成功也。后曰：誰人可往中國？欽曰：臣不惜一行。后即令草表，着王欽帶回，欽辭朝離了幽州，望京師進發，半路恰遇周福軍馬。王欽道：知見蕭后復命之事。福大喜，即同軍與樞密由黃河回朝。不日到京，朝見真宗奏曰：臣領命入北境，傳旨蕭后，放然類繳九州圖籍，因言此係重事，臣職卑陋，不能成久堅之盟。乞願十六朝臣，於九龍飛虎谷交獻，特令臣復命奏知。真宗聞奏大悅，即下敕着廷臣準備起行。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八賢王三關借兵 衆英雄九龍鬥武

却說時寇準柴王李御史趙監軍等，都來八王府中商議，準曰：此乃是好人之計，若去必有不測。柴王曰：聖上所命，豈敢推辭？八王曰：列位無憂，此行須從三關寨經過，見楊郡馬借軍助行，包管無事。準等大喜而退。次日十大朝官，入謁真宗。真宗曰：卿等此去，爲社稷計也，當謹慎行之。八王等領命出朝，離京望三關進發，先遣哨馬報知六使。六使令孟良焦贊，於半路迎候，不日八王與衆人將近梁門關，見彪軍馬攔路，乃是孟良等馬上高叫曰：夫若莫非八殿下否？八王近前曰：是誰攔路？速報與郡馬知。孟良即下馬，伏於路傍曰：本府差遣，令小可護候多日矣。八王遂與衆官直進三關，只見彪人馬到來，却是六使自來迎接。八王見六使才勝之喜，遂馬入帳中，十大朝臣依次坐定。當下

擺列酒席齊備，衆官舉觴而飲。酒至半酣，六使起而問曰：不知殿下與衆臣到此，有何議論？八王曰：此來欲與郡馬商議一場大計；近因聖上欲定北番，不想奸臣王樞密，領旨往見蕭后，欲獻九州圖籍以息干戈；蕭后來文，須用十大朝官，詣九龍飛虎谷，則可堅此議。聖俞已下，着我先往。思此乃甚樞密奸計，若只我等前往，正猶羊入虎口，豈能保全？今特來借兵助往，以破番人之謀也。六使答曰：目前小官正待擒此賊，以除後患，不意從黃河而去；今既用此詐計，欲欺中國大臣，小可理當以赴應，務取醜蠻圖籍來歸。八王聽罷大喜曰：有君調度，賊聖上之禍。是日衆官盡歡而散。次日，六使召過孟良，岳勝，焦贊，林鐵鎗，宋鐵棒，姚鐵旗，董鐵鼓，丘珍，王琪，孟得，陳林，柴敢，郎干，郎萬，張萬，劉超，李玉，等二十餘人，吩咐曰：此行必要動干戈。汝衆人須用心保着朝臣前往。岳勝曰：本官所論雖是，倘北番認得我等，懷疑不來投降，豈不誤了大計乎？六使曰：我有計策，教汝每人擔箱子一隻，俱裝作隨侍之人，箱內藏着軍器。下面安頓朝冠衣服，又用竹筒將上節貯水，下節藏鎗棒，番人若問，只說帶水來飲，若無事則止，倘有不幸，臨時機變，去其下筒而用兵。岳勝等受計而退。即日八王辭却六使，與衆將離三關，逕望九龍飛虎谷進發。正值初冬天氣，寒風拂面，鴻雁聲悲，十大朝官，於馬上見兩旁死屍白骨交加，斷戟殘戈無數，八王嘆曰：昔漢周在此交兵，使黎民肝腦塗地，見者無不慘然！

！有詩爲證：

兩岸猶存戰血紅。當年豪傑總成空；行入於此重關開。恨與西風夕照中。

此時消息已傳入北番，蕭后令耶律學古爲行營總管，部精兵一萬，先往等候。學古領命，率兵逕赴九龍飛虎谷，於正北下寨。次日親往營中巡視一遭，回軍中譚牙將謝留張猛曰：我觀其意，似下骨絕路，權東邊一片平陽地，堪容五六百人，可以是處擺筵，就中圍專。謝留曰：縱管此計極高！道未罷，入報十大朝官已到。耶律學古吩咐軍馬，遠遠迴避，自出軍前迎接。八王與學古馬上施禮曰：汝王在議，要獻九州圖籍，將軍意下如何？學古曰：陣前不是議和所在，明日當于軍中定奪。八王應允而退，於正南安下營寨。耶律學古回帳中，召謝張兩將曰：吾明日要行，要獻九州圖籍，舞劍鬥藝，舞劍鬥藝，就筵中決有輸贏；汝二人宜用心立功。謝留曰：憑小可生平所學，須成總管此謀。學古召太尉韓君弼謂曰：汝率勁兵一萬於各口埋伏，候有變動，即將宋臣圍定。君弼領兵而行。學古分遣已定，一面着人於谷口，備辦筵席，仍差番卒持書，詔宋營。八王曰：總管有事，請衆位大臣，面獻納降文書，並不得持寸刃相見。八王得書看畢，亦回營與番卒不題，寇準進曰：此行若非殿下有先見之明，帶得那馬部不同來，決無好意。八王曰：今雖送約，看他欲定何計？衆人遂散。次日，耶律學古於谷口等候，遠望塵土湧起，衆兵各跨駿馬而來；將近面前，學古見無重馬相從，心中暗喜，即邀衆人進谷口，相見已畢。學古舉請十大朝官，依次坐定。八王曰：蕭娘娘肯歸順天朝，且不失一國之主，誠乃蒼生之大幸也。

學古笑曰：此豈我娘娘本有，且待飲酒，從長計議；因命番官造食，樂工品奏於帳前。大吹雷，南北臣僚相會而飲。時柴駙馬坐於左正席，學古頗認得，問曰：此位莫非柴先生否？柴駙馬得即應聲曰：學生正是，將軍有何高論？學古曰：汝記先年進番家天字圖，入中朝，被公改天字作未字；蕭后發怒而動干戈，今日又來相會耶？柴王曰：汝言差矣！我主上應天順人，不數年間，克除英雄，遂成一統之盛；惟爾北番，距我中國太遠，未暇征討，致汝君臣屢生邊患，擾動生靈，震動皇威；天門陣一役，北騎倒戈而遁；那時我主，欲長橋直進幽州，與汝主面取國籍而歸，董綠我等不忍民再陷鋒鏑，竟勸班師；若蕭后知順逆之理，不聽狂夫所惑，傾心歸順，猶保一邦；不然堂堂中國，士馬精強，安肯與外境稱孤哉？改寫天字圖之爲，實出我手。事既往矣，何復言乎？學古被柴王說了一遍，略有難色，又問右正席寇準曰：曾記咸平年間，進貢錦皮暖帳，被公沉埋不奏，以致兵革相尋，非公爲之君謀乎？寇準厲聲答曰：我手上論治理政，自無暇日，那裏有心玩汝錦帳？今日欲與北番結和議之盟，請將九州圖來獻，何必講往事乎？學古曰：文書緩日交割未遲，且教番官舞前舞劍，於筵前取樂。八王曰：預言不許帶寸刃以隨，此又非鴻門會，何用舞劍爲哉？道未罷，留已應聲而出，手提長劍，於筵前抽舞。八王見勢頭不好，即叫隨侍者何在？蕭良激怒向前曰：北兵能舞劍，中國無壯士耶？我亦對舞，聊助筵。言罷，揮過劍，與謝留兩相交舞。耶律摩古見孟良志氣昂昂，自思此人必是將家，不可與之鬥，

遂曰：劍沒好處，且與我。孟良曰：要索馬射穿柳樹，隨汝意欲。謝留曰：走馬射柳，人所常見，須行巧而射。孟良曰：何爲行巧。謝留曰：將一個活人縛在柱上，望射二箭，能避者，便爲妙手。孟良聽罷，暗笑曰：此賊要暗算我，先須殺之，以挫此番銳氣。乃應曰：那猶先射？謝留曰：我先射。良慨然許之，自令人縛於柱上，呼曰：任你連放三矢。八王等看見，各有懼色。謝留離開筵前一望之地，手拈硬弓，一矢放去。孟良緊急咬住，第二矢向頂下射去；又被孟良一手撥開。謝留驚慌，再放一矢，要射其腹；不想孟良有鐵心鏡，射之不入，十大朝官連聲喝采，衆解去其縛。良孟曰：惜汝真我試箭。謝留無可奈何，亦縛於柱上。孟良滿開雀弓，扣鑲射去，故意不中。謝留自思：此人只會舞劍，不能射弓，乃曰：任汝再放二矢。孟良又放一矢，正中頂下。謝留應弦而倒，正是：無能番士能施勇，今日須教箭下亡。耶律學古見謝留失手，大怒曰：特要講和，如何相傷？喝叫衆人擒捉。只見面前轉過番騎五六百，奮勇踏進。岳勝焦贊等不勝激怒，各打開箱子竹節，取出長鎗短劍，一齊殺來。耶律學古知有提備，先自走了。衆騎被宋兵殺去一半。孟良急讓官出谷口。忽數聲炮響，韓琦獨伏兵齊起，將谷口截住，岳勝恐番兵緊困，力戰思脫。怎禁得番騎矢交如雨，人不能進，後面皆是絕路，四下山崖壁立，正是：一虎落深坑無計出，龍羅鐵網智謀疏。一翼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四郎暗中付糧草 宗保大戰北番兵

出。却說八王與十大朝臣，被圍於谷中，憂悶無計。寇難曰：當辭朝之際，衆人就知有難，如今只得忍耐，徐圖脫身之計。八王曰：今糧草將完，援兵未至，倘或番兵環虛再來，何以當之？孟良曰：殿下勿慮，待北兵畧緩提備，小可偷出谷口，回至三關，招取救兵，殲此虜虜。八王依其議，遂按甲不出。却說耶律學古，困了宋臣，與張猛議曰：我等要堅守於外，彼雖有霸王之勇，不能突出。猛曰：此計極好，恐中國知此消息，必有兵來救應，不如乘此機會，奏知娘娘，自選大兵相助，便可成功。學古曰：君論誠高。即遣番官徑赴幽州，奏知蕭后，蕭后聞奏，與羣臣商議。耶律休哥進曰：既北兵困却宋臣，此好消息也，娘娘正須發兵應之，以圖中原。后曰：近因喪國而歸，良將已皆凋摧，今鮮保駕先鋒，何以征進？道猶未罷，一人應聲出曰：小將不才，保娘娘車駕，剿滅宋人而回。后視之，乃木易駙馬也。木易近前奏曰：臣蒙娘娘厚恩，未酬所志，今願隨后南行。后大喜曰：日前台官奏道，幽州常與，該有扶佐者出，想應卿也。即下令封木易爲保駕先鋒，率領女貞面番沙陀墨水四國人馬，共十萬前行。木易受命而出，翌日蕭后車駕離幽州，軍馬浩浩蕩蕩，望九龍瘡危谷進發，不日將到。耶律學古半路迎接，進軍中拜曰：額娘洪福，將十大朝官困於谷中，近聞糧草將盡，不久被擒；臣恐中國發兵來救，特請車駕親行，定取

天下之計。后大悅曰：此回欲圍得十大朝官，足洗先年之恥。遂以軍馬分作兩大營，屯扎
那律。古統女真西番兵，屯北正；木易驛馬統沙陀黑水軍馬，屯西甫；作長圍以困宋兵。
木易在帳中自思：今宋十大朝臣，困於谷中，北番人馬若是之盛，彼如何得出？教兵離來
奈糧草已盡，終難保其危險？心下一計，寫下書信一封，縛於箭鏃，射入谷內，命其密
遣人出山後，付他糧草幾十車，準備已定，出帳前射進谷中，恰遇軍糧拾得，却是上校
箭鏃，知有緣故，揭開箭鏃一封，連往，遞與八王觀曰：
爾父再和楊延朗對首拜知八殿，十大朝臣。列位先生前：茲將北兵之盛，列位軍家
蓋身之意，不久當有救兵來到，忍耐忍耐。今付糧草二十車於白龍谷。正南交付，聊作一月
八王之給，却命人搬取，此係楊將軍所報，有糧草於山後相濟，此番幸賴此人
非兵，決保我軍無事。寇軍曰：既有糧草，當遣人探視。孟良曰：小將願往。八王允行。
孟良即率健軍十數人，乘夜來山後緝訪，果見糧草二十車；孟良探取至谷內。八王曰：糧
草且幸有矣！若無救兵來到，終是危險，汝罷計將安出？孟良曰：殿下安心，小可偷出番
營，入汴京求救。八王曰：汝去極好，亦須仔細。孟良曰：小可自有方便，即辭八王，穿
番關走出，行將一里之地，被邊騎捉住。孟良勸門不勝，被縛縶於木，見木先露。木易激

楊家將

斬箭喝之曰：「吾差汝回幽州見公主，有緊要軍事報知，爲何被人所捉？」孟良認了，應曰：「天色未明，差路徑，遺其所捉。」木易曰：「亟去便來回報。」左右連忙解放了。孟良連忙走出番營，曰：「若非楊將軍，今日一命難保。自思：欲往三關報知，必須申奏朝廷，恐日久誤事，莫若去五台山請楊禪師來援，成功較易，即抽身竟向五台山來參見楊和尚。」五郎曰：「汝緣何作番人裝束？」孟良曰：「特有一件緊要事，告知師父，淨根禪太后用詭計，賺十大朝官，圍於九龍飛虎谷，危在旦夕；今承八王下命，欲往三關求救兵，自思：子雖久，有誤大事，此五台山去彼咫尺之程，乞師父一行，同扶國難，楊五郎沈吟半晌，叫聲孟良曰：「我與汝不是冤家，何故屢次相擾？」孟良曰：「小可非爲一己之私，亦看本官分上；師父不去，若十大朝官被害，我師心上亦難自安。」五郎曰：「不待不去，奈八殿下分上，只得都衆前行。」原來五台山近朔西地方，凶頑之徒，但有犯法該死者，逃入寺中爲僧，五郎卽收用之，所向無敵也。當日楊和尚齋集寺中一千餘人，準備起行。孟良曰：「師父前往，小可再往三關報知本官，同來救援。」五郎應允，孟良卽下僻山，尋夜到寨中見六使，道知朝臣被困之事。六使曰：「我一面與兵赴援，汝卽齋裝入京奏聞，孟良得令，帶表進京奏聞。」真宗問曰：「朝臣被困幾時？」孟良曰：「將近一月，楊延朗以糧食相濟，方保無虞，今三關軍馬已發，乞陛下再遣兵接應。」真宗急得沒法，因回題在朝左右，問廷臣曰：「誰可都兵前行？」道未罷，楊次子楊宗保奏曰：「臣願往攻。」真宗大喜，遂命老將呼延贊爲監軍，楊宗

保爲先鋒。點兵五萬征進。宗保受命而退，來無依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可着八娘九妹同行。」宗保曰：「得姑娘相助極妙。」是日宗將點齊整備，孟良爲前隊，宗保爲中隊，呼延贊大軍隨後。逕往九龍飛虎谷進發。但見：一萬馬叢中軍力壯，三千隊裏見英雄。一哨馬報入蕭后軍中，宋兵長驅而來。后卽召耶律學古等議戰。學古曰：「娘娘勿憂，我這裏有四國軍馬。何憂宋兵哉？」待等分遣迎敵，務取必勝。后曰：「卿須用心調度，不宜擅次。」學古領兵而出，調着女貞國王胡杰，沙陀國大將陳深，西番國駙馬王黑虎，黑水國王王必達，都集帳下吩咐曰：「明日宋兵交戰，必須努力向前；若能勝敵，必有重賞。」胡杰進曰：「總管不必勞心，先教殺盡宋兵，方許休戈息甲。」道聲未罷，人報宋兵來到。耶律學古，卽部衆列陣迎敵，但見旂旌開處，馬上一員勇將，乃是和尚楊五郎。高聲罵曰：「殺不盡逆蠻，好好退去，尚留殘喘；不然必殛爲鹽粉矣！」耶律學古大怒，謂諸將曰：「誰先挫宋人一陣？女貞國王胡杰應聲曰：「待斬此匹夫，卽挺槍騎馬直取五郎。」五郎舞斧還戰。兩下吶喊，二人戰上數十合，胡杰力怯，撥馬便走。楊五郎驅兵掩之。北軍王黑虎舞方天戟，縱騎從中殺來。頭陀兵分兩段，遼兵圍裹而進。王必達提斧拍馬，喊聲殺來。楊五郎見四下皆是番兵，矢石亂發，衝突不透，正在危急之際，忽西南征塵騰起，鼓角齊鳴，一彪軍殺出，乃八娘九妹，與湯寧保也。八娘一馬當先，正遇王必達，兩馬相交，鬪經數合。九妹率衆從旁攻入。必達拖戟敗走，九妹乘勢追之。將近斜口，一將厲聲進曰：「逆賊早降，免遭屠戮，乃大

將呼延贊，當頭攔住。交馬兩合，必遂被擒。宋兵競進，孟良殺入北營，正值沙陀圍陳深突到，兩馬相交，兵刀才合，孟良大罵聲曰：敵賊休走！一斧劈落場中。楊宗傑見兩軍起勝番敵，催動後軍追擊。大娘奮勇爭先，迎住胡杰交鋒，絆起紅絨縶索，胡杰捉於馬上。楊五郎勒馬復回，部下僧兵，將戒刀斬昏王黑虎馬脚，撒落陣中；宋兵齊向前擒之。那律學古見勢崩落，走入營中報蕭后曰：娘娘速走，宋將英勇，四圍將帥擒剿已盡，蕭后聽罷，驚得小膽殘裂，棄營單騎逃走。那律學古與那猛拼死保護而去。後面楊宗保驅騎追襲。蕭后正走之際，坡後一軍殺出，乃楊六使之軍，長驅而來。番兵望見倒戈逃遁。蕭后仰天嘆曰：今日是吾當盡之地，汝衆善爲自計，言罷，欲拔劍以自刎。那律學古曰：娘娘勿慌，幽州尚有數十萬雄兵，猶可克敵，只爭咫尺之程，何乃便爲自絕計也？那律學古曰：娘娘從僻路奔走，吾阻住敵兵一陣。蕭后乃止，與那律學古望那谷遁去。要知蕭后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重陽女大破幽州 蕭太后自縊身亡

却說楊六使鼓勇殺來，張猛縱馬再戰，未及數合，被六使一槍刺死，部下番兵爲三關壯勇屠戮殆盡。宗保軍馬趕到，合兵一處，會議要乘勢趕去。遇木易一騎飛到叫曰：吾弟須回大馬，救取谷中朝臣；幽州精兵尚多，待我殺回，內中取事，一舉可定。六使善其

曾，卽放木易軍馬，自率部衆，入攻谷中。時韓若弼聽知北軍戰敗，撒馬奔走。孟良拍馬奮先，正遇着敵將，兩馬相交，一斧分爲兩截。谷中岳勝焦贊乘勢殺出，番兵死者不可勝數，遂救了十大朝官。此一回北兵敗勦，折去四國大馬，共十二萬；棄棄輕重軍馬無算，屍橫散亂，血滿長川。有詩爲證：

北兵敗勦勢交橫，斷截殘戈日半曠；過客莫言當日事，馬銜餘血下荒墳。

楊六使調回諸將，人人各報其功。六使下令：將我擒番將，盡皆斬首號令訖。八王等稱賀曰：若非郡馬救援，非惟朝臣不保，且損聖上威望也。六使去，聖上正因殿下被困，憂愁累日，特遣呼將軍與小兒兵救援，已賴洪福，殺得他垂首傷亡而去。八王曰：關外之事，君命有所不受；蕭后屢次爲患，可乘破竹之勢，直轉幽州，取幽州而歸，誠乃好機會也。六使曰：殿下不言，小可正待稟知；四兄曾道幽州精兵尚多，彼於內中取事，正宜發兵應之，管教成功也。八王曰：任憑主意行，朝廷重事，我當承受。六使乃下令，喚過岳勝孟良焦贊都兵先進，八娘九妹楊宗保爲前後接應；呼延贊保朝臣爲監軍。分遣已定，岳勝等率兵長驅直進。是時蕭后走，幽州，憂悶無計！耶律學古進曰：勝敗兵家之常，娘娘不必憂慮；城內糧草有十餘萬之積，精兵猛將，尚多存存；宋軍若還則止，倘再來侵擾，當與決一雌雄。成敗未可知也。后曰：四國之兵，折傷殆盡，尙何望克敵哉？不知納降，以保一萬生命。馮承相奏曰：娘娘何因此一敗，而自失志氣哉？大遼自晉朝以來，中國

懼！今雖一時撻頤，猶足稱驚，待宋兵再來，臣等背城一戰，誓取報仇。道未罷，人輒木易騎馬殺回。后命入問曰：我正慮騎馬爲宋人所襲，何以後來？木易曰：臣屯正西營，圍住十大朝臣，比聞北兵戰敗，待出兵救之，谷中宋軍殺來；當時娘娘車駕，已離正營，臣力戰宋將，與在後也。后曰：宋軍之聲勢何如？木易曰：近聞待妾來圍困幽州，娘娘須防備之，忽哨馬入報：宋兵如雲屯集，將幽州城圍繞四匝，水泄不通。乞娘娘作速定奪。蕭后變色，木易曰：娘娘勿憂，憑臣領一行軍將，定將宋兵殺退。蕭后曰：卿當用心迎戰，不宜造次，木易領命而退，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莊令公，有女號稱重陽女，因九月九日誕生，故取是名。幼有勇力，武藝精通，曾許嫁與楊六使，奈緣兵戈阻道，就擱親事。及開十大朝臣被困，就要舉兵來救，以尋舊約。當下正行之際，哨報楊六使已殺敗番兵，攻圍幽州未下。重陽女聽罷大喜曰：得此機會，見夫君必矣！卽率所部，詣宋營令人報知六使。六使猛省曰：此事吾亦遺忘，值隨事倥傯，音問不通，今旣部兵來應，還當迎接，遂令岳勝出軍前迎候。重陽女親身入帳中相見，六使不勝之喜！二人各訴往事，極盡纏綿。六使曰：戎事未安，待回見令婆，而以謹禮。重陽女曰：我初進，未立功勛，欲垂九纒，暗投於幽州，內應外合，以成其事，那馬肯許否？六使曰：賢妻若能用心，成敗在此一舉也！有何不可？重陽女欣然領所部一萬兵，衝圍南陣。岳勝孟良等虛作追趕之狀。重陽女直至城下，高聲開城，守軍軍報入城中，有一女將，殺開南陣，特來救應。蕭后命：卽與文

而出。寶陽女都騎後進，太陽處衆楊走，手起一刀，斬藥信於馬下。藥義大驚，措手不及，岳勝回馬揮刀兩截。孟良焦贊騎兵掩殺，喊聲大震。上萬戶被孟良所殺。下萬戶亂騎踏死。重陽女當先殺入，宋軍隨後進。幽州城中四下鼎沸，內官報入宮中。廡后聽得自思：吾爲一國君后，若被擒獲，羞辱無地，不如自盡，以免玷污。逕走後殿，解下紫龍襟，自縊而死。可憐遼國蕭君后，今日中宮自縊而亡。是時楊延朗進入宮中，恰遇瓊娥公主走出曰：驕馬快走，娘娘已自縊死，四下皆敵兵矣。延朗曰：公主勿慌，我乃楊令公第四子，詐名木易，蒙汝厚恩，決無相傷，公主聽罷，即跪告曰：妾之性命，惟君處置。延朗曰：公主若肯隨回中國，即便起行。不然難以效壽。公主曰：國破家亡，驕馬肯念舊情，帶妾同行，豈有不從？延朗大喜，即令收拾金珠羅翠，分作幾車，當先殺出，正遇耶律孛古走入殿庭，木易厲聲曰：逆賊休走！學古不知隄防，被延朗一刀斬之。耶律休哥聽知宋兵入城，削盡鬚髮，從後門越牆逃走了。只說楊六使親提士卒入城，掃盡番兵，殺得屍橫街道，血滿城壕。日將曠，乃下令禁止屠戮。八王等都進城中，先隨蕭后下落。人報自縊死於後殿。八王令解下，停在一旁。宗保調集衆軍，駐營城東。次日，八王六使登殿，點視宮室，將解過番國太子二人，捉得番官張華以下臣僚，共四十九員，番將三十六員。六使遣金將檻車囚起，以候解京。當下諸將皆集，楊延朗進見八王曰：小可寓居番廷十一年，今得見殿下，甚覺顏顏矣。八王撫慰之曰：今日定幽州之功，皆出於將軍，歸見皇

上，常有重封，何謂報願哉？延朗拜謝。六使曰：燕京既已平定，還當撰榜文，諭知各地方，務要悉平，然後班師。八王依議，着寫榜文，榜傳布四方。自是大遼都邑，聞幽州已破，望風歸附。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平北敵班師回朝 靖邊疆大封功臣

却說越數日，八王於宮中大開筵席，慰勞諸將，衆人盡飲而飲。延朗道曰：小可一事，稟知天未審殿下允否？八王曰：將軍有何稟議？延朗曰：自居北境，衆將皆盛意看承；今既死矣，乞將骸骨埋葬，庶報平時盡忠之德，使遠人不以延朗爲負義耳。八王曰：此將軍盛德之事，當從所請。是日席散，次日八王申奏朝廷，一面下令，以蕭后屍首，用王禮埋葬，再行備禮收殮不題。後人看到此處，有詩贊曰：

威德於人將德報，楊門豪傑幾能同？片言深得番庭慕，爲築封堂一念忠。

六使進見完進議王師，八王允言，發遣諸將，分前後隊回軍。延朗贊曰：准其起程；寇準與衆議留兵鎮守幽州城。八王曰：留兵有二不便：一者南北雜處，統屬不一，則有掣肘之患；二者離中國既遠，叛逆一時不知；莫若回京，徐定防禦之策。準然其言，即日大軍離幽州，望汴京而回。但見：一馬上紅塵隨處起，途中箕風喜相迎。一路無詞，不覺早到皇城，八王先遣人，知提督。真宗遣文武出郭迎接，正遇八王，軍馬來到。文臣孫彝

與，當先接見，並轡入城。六使人馬，屯扎郭外。次早，八王領眾臣朝見，遂上平定北番
奏章。眞宗覽罷，龍顏大悅！撫慰衆臣，甚加款美。寇準奏曰：「願陛下洪福，楊六使父
子兄弟，一心爲國，今已平定大遼，此乃不世之功；乞加封典，以獎其勞，則國家幸甚！
帝曰：朕深知其功，嘗得封贈，候頒敕擬議。八王等拜命而還。是日楊六使，與廷朗回無
侯府，見令婆拜畢。廷朗不勝哀感！乃曰：男不肯一陣之挫，困辱北境。遂將一十八年，
不想吾母皓髮盈頭，桑榆景迫，今日幸得再逢，悲喜交集。令婆曰：歧路無情。人生有此
飄零，今既相見，足慰母子之望，可着公主相見。廷朗喚過瓊娥公主入拜令婆。令婆不勝
歡喜！廷朗曰：此雖一時佳會，又賴得十分提攜。令婆曰：姻緣不偶，觀此公主，實是吾
家之配也，即令備席以爲慶賀之設。是日府中衆人，依次坐定，歡飲而散。楊五郎仍領衆
人，自回五台山去了。却說王樞密見北番已破，恐禍將及，仍假裝靈遊道人，深夜走出汴
京，直待近臣奏入，眞宗乃知，大怒曰：此賊屢起反意，朕以故人相待，不忍深戮，今又
背朕而走，遂戮羣臣商議。八王奏曰：王欽罪惡陷天，不容於誅，想其出城未遠，陛下可
令探騎追捕。帝允奏，即使楊宗保步步兵追之。宗保得令，率兵徑出北門，問守軍曾有王
樞密過此否？守軍曰：適有一道士，慌忙過去，莫非是也！宗保知其實，特騎趕來。時樞
密走到黃河渡口，梢人趕到曰：汝若急渡吾登岸，多將金寶相謝。梢人聽得，遂撐渡近前，
樞密跳上船，梢人撐棹而行。將近東岸，忽然狂風逆作，將渡仍吹回來，一連如此三次，

不能及岸。僧人曰：風勢緊急，難以過去，須待風息可行。王欽忿惱，只得匿在篷下躲避。一霎時，南路征塵蕩起，數十輕騎趕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渡夫曰：曾有一道士過去否？渡夫未應，王欽低聲曰：應他已過多時，我當領襄謝汝，渡夫曰：且首汝是誰人？明白告我，當得方便。王欽不隱，將其本末道知。渡夫聽而怒叱曰：此處因汝在朝，歷年使胥吏打擗，正裏報恨，無尋討處，今日到汝手中來也！即將渡撐近前，報知宗保，宗保差騎軍，踏到船上捉之。王樞密不能逃走，遂被騎軍細縛到岸。宗保攜王樞密回，正是，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正箇真宗臨朝，文武皆集。近臣奏知，捉得王樞密已回。帝令王樞密案進殿前，面問之曰：汝乃屢在殿前獻職，優容過多，汝欲往他國，又將生患矣。王欽抵頭無語，只求就刑戮。真宗曰：汝好佞不死耶？因問八王曰：當何以處之？八王曰：陛下可設大宴會，集外國使臣皆來，得領筵席，將此賊碎割凌遲，以助筵前一觀，庶使後人知懼。帝允奏，遂下令：着司官排列筵宴齊備，徵召外國諸臣，兩邊依次坐飲。行刑軍校，將王樞密縛於堂上，慢慢割下其肉。席中觀者，無不凜然！儼人有詩斷曰：

作孽年深禍亦深，試看今日戮王欽；蒼天報應無私眼，不使登行竟被擒。

王欽受苦難禁，亦不消數刃，氣已絕矣！帝令拋其屍骨於野，以吓彰臣，因謂八王曰：王欽往者所言，本有欺罔之意，而朕不覺何也！八王曰：夫詐似忠，以致陛下不覺；今日

王欽受刑，朝野皆爲之歡喜矣！忽報大將呼延贊夜中風寒而卒。帝聞報，不勝哀悼！乃曰：贊自入中國，勤勞王事，未嘗一日自安，真爲社稷臣也！因令敕懿，諭贈忠國公。懿人有詩贊曰：

憤仇已雪出河東，爲國勤勞建大功；不意將星中夜落，令人千古恨難窮。

天禧元年二月，真宗以平定北番將士，未及旌封。特與八王商議。八王奏曰：賞功懷遠，帝王之德事也。今四方安息，值陛下統之廣，使得謀臣勇將鎮守，誠爲社稷之長計。帝曰：往者獻俘闕下，朕猶未發遣，蕭后太子臣僚，當何以處之？八王曰：目前班師之際，寇學士等會議，欲留兵守鎮；臣以爲不便，未敢擅行。今遠人已服，陛下正當與漢國繼絕世，放他還大遼，仍自鎮守，遼軍只取其進貢，邊境自安，唐虞之治，不過如是。真宗大悅曰：如卿所論，朕不能及此？遂敕遣蕭后二太子，并所提臣僚，俱令還國。聖旨既下，番臣大悅！詣闕稽首謝恩。真宗又賜北番太子，金織蟒衣各襲，黃金寶帶。太子拜受命，即日率臣僚，還回幽州不題。翌日真宗親擬封旨，宣六使進殿而諭之曰：卿父子破天門陣，已建大功，朕未及陞擢；今有平定北番之助，當旌封典，以報汝勞。六使頓首謝恩曰：破陣平北之功，上賴陛下之福，下則軍士齊心，臣區區微勞，何敢受賜？帝曰：卿不必過謙，朕自有定議。六使拜命而出。聖日封旨敕下，授楊六使爲代州節度使，兼領北都招討使；楊宗保爲朔州節度使，兼京畿內外都巡撫。楊廷朗以取幽州功，授秦州節度使。

岳時授濠州團練使；孟良授泗州團練使；焦贊授襄州團練使；梁林授杭州團練使；柴敏授順州團練使；劉超授新州都監；管伯授揚州都監；閻均授揚州都監；劉琪授武州都監；孟得授雲州都監；林銖授授應州都監；朱銖林授襄州都監；奇珍授朔州都監；邱麟授雄州都監；陳雄授蔚州都監；謝勇授邢州都監；姚銖授授壽州都監；董振授潞州都監；郎干將軍授瓜州都監；郎萬授舒州都監；水娘授銀花上將軍；尤妹授金屯上將軍；周平妻周氏封忠夫人；延嗣妻杜氏，封節烈夫人；穆桂英以下十四員女將，俱授話論將軍其餘有功將士，俱各封賞有差。要君承平之世若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六使議取令公骸 孟良誤斬焦光贊

却說六使詣殿謝恩奏曰：「臣部下皆蒙恩命，俱各未任就職；惟臣老母在堂，乞陛下優容限期，不勝感激！」帝曰：「卿既以令婆之故，朕亦不十分催促，須候再議旨，而後赴任。六使拜受命，退歸府中。岳勝、孟良、焦贊、柴敏等，俱在府中候候。六使召岳勝曰：「今望上論功定賞，授汝衆人官職，幸值清平，各宜赴鎮，以享爵祿；上耀祖宗，下副所志，不宜造次，而誤限期。岳勝曰：「我等賴本官感息，建立微勞，今日這樣而去，於心何忍？」六使曰：「此君命恩典好事，何必言離別之情？可將本部軍馬，願從赴任者，則帶之同行。不願去者，多以金帛賞賜，回家生業。但赴任之後，務宜盡忠爲國，施展奇才，不枉爲盛世之丈夫。」

當急行勿疑，岳母聽罷，都來拜別，徑赴任所。內中有願從軍士，即日同去，不從者回鄉一半。當下只有孟良焦贊、陳林柴敢郎千郎萬等人，候等六使離京，然後起程。孟良曰：今衆人已各赴任，尚有三關寨守軍，未知消息，本官須令人報知。六使然其言，即着陳林柴敢郎千郎萬往三關寨，調回守軍，仍將積聚載歸府中。陳林等，領命而行，不在話下。時維九月，雲漢潔清，是夜六使散步於庭下閒行，仰望星河湖天，追憶部下，口占一長詞云：

慘結秋陰西風起，絳絲露濕凝望眼。征鴻幾字暮，投沙磧，欲往鄉關何處？是是雲浩浩連南北但修眉一抹有鏡中。遙分山色天涯路，江上客情已斷頭，應白空搔首，興嘆尊年誰隔。欲待忘憂鹹是酒，奈酒行欲盡，愁無極！便撥樽江水久登，澆胸臆！

六使吟罷，入西窗下，正待解衣就寢，忽扇門一聲風過，恍惚見一人立於窗下。六使即起視之：乃其父楊業也。六使大驚，拜曰：大父仙久，何以至此？業曰：汝起莫拜，我將有事說知：今玉帝憐我忠義，故封我爲威靈之神，已無憾矣！只我骸骨無依，當速令人取而葬埋，勿使旋魂飄泊。六使曰：十數年前，已遣孟良入幽州，取回骸骨安葬了，爹爹何以出此言？業曰：汝豈知蕭后設詐之事？延朗自知，汝今便可詳細問之！言罷，即化一陣凌風而去。六使疑吳半豎，似夢非夢，將近三更左側，直待天明，久見令婆，道知此事。令婆曰：此乃汝父陰靈，特來相告。六使曰：可問四哥便知端的。令婆喚過延朗問曰：

昨夜六郎見父發遣；有骸骨在於彼處，果有是事否？延問驚曰：母親不言，兒正要商議此事；自被北兵捉去，後數日番騎齎吾父首級來到，爾后與衆人商議，正怕南人盜取，以假者贗紉紅羊禍，真者留於望歸台。往年孟良所得，實是假骸骨，除是台上的，是父真首級矣。今日六弟聞是消息，豈非吾父顯靈迹耶？令婆曰：今既北番歸順，須令人取之而回，有何難哉！六使曰：若令人取，又是假的了矣！蓋吾父北番所懼，彼將爲威望之神，豈肯付之與歸？不如仍令孟良盜取，則可得也。延郎曰：汝見甚明，六使即令孟良進府中謂之曰：有一件緊要事，着汝去幹，須要用心。孟良曰：本官差遣，就赴湯蹈火豈敢辭哉！六使曰：吾知汝去足能成謀，今有令公萬骸骨，藏於台上香密，爾盜取而回，汝之功大矣。孟良應聲曰：離亂之時，尙能爲是，何況一統天下，取則何難？六使曰：汝言雖是，奈番人劫守嚴密，還當仔細，孟良曰：番人不消一斧，本官勿慮！言罷慨然而行。適焦贊聽得府中衆人，唧唧嚶嚶，似有商議之狀，乃問左右曰：本官將有何事？左右曰：侵早吩咐孟良前往幽州望歸台，取回令公萬骸骨，欲議舉葬。焦贊聽罷，徑出府外自思曰：孟良腹爲本官辦事，我在帳下多年，未有些須之勞，莫若隨後趕去，先自取回，豈不是我的勞哉？遂牽點齊備，徑往幽州趕去。此時楊府無一人知覺。先說孟良尋夜來到幽州城，將近黃昏左側，裝作番人，進於台下。適遇五四守軍問曰：汝何人，敢來此走動，莫非細作乎？良曰：日前中國天子，放北番若臣歸境，着我邊戍卒讓送。今事安息，到此消遣一回，何

謂網羅？守軍信然，遂不提防。日色將晚，孟良悄悄登台上。果見一香煙內，坐着數骨仔，焉！良自思曰：往日所盜者，果與此不同。今日所得，必是異矣！乃解出包袱，并木匣裏之，背下台來。不想焦贊隨後，即到台中，趁手摩着孟良腳跟，厲聲曰：誰在台上勾當？孟良慌張之際，莫辨聲音，只道有人拿來，左手抽左利斧，望空劈落，正在焦贊頭頂。守軍命須臾，比及孟良走之台下，並無有人動靜，自忖道：守軍真捕者，軍止！人來乎？此事可疑，徑踏近前於星光下視之，大驚曰：此莫非焦贊乎？撥轉細視，正差不差。孟良仰天大哭：特爲本官成謀，誰知傷却自家。骨縫盜骸骨，亦難贖此罪矣！道罷出徑裁節，已是二更。恰遇巡警搖鈴來到，孟良捉住曰：汝是那處巡軍？巡軍曰：我不甚番人，乃巡城老卒，不能歸鄉，流落北地，充此巡更之職。孟良曰：是吾本官之福矣！乃道：吾有一包，祇央汝帶往汴京無佞府，見楊六使，必有重賞。巡軍曰：楊將軍我素和識，敢爲帶去。因問：公乃何人？孟良曰：休問姓名，到府中便有分曉。即解下包袱，交付巡軍，再三致謝，勿誤，復來原處，背焦贊出城。巡軍即拔所佩刀，連叫數聲：焦贊焦贊，是吾誤汝，當於地下相從也！遂自刎而亡。聖看巡軍見六使，稟宗知孟良之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禁宮中讓星拜斗 無佞府郡馬歸天

可惜三關壯士，雙亡北城地內。後人有詩贊孟良曰：

英雄塞下立功時，一見番兵道莫支；今日城崗歸王命，行人到此淚沾衣。

又贊焦贊一首：

正馬南關勇自然，虜堅突陣敢當先；太平未許英雄見，致死身骸幸北邊。

當下巡軍接過包袱，半驚半疑，只得尋之覓之。次早偷出城南，徑往汴京去了。却說六
自自孟良行後，心下快快，坐臥不安，忽後睡至三更夢見孟良焦贊酒醉歸來。二人拜
曰：重蒙本官恩德，未能報稱，今特來相辭。六使驚曰：汝等何以出此言？遂沖手扯住
孟良，忽然醒來，却夢中。六使覺睡不定，擺至天明，見府中入報曰：焦贊避孟良回往
幽州。六使聽罷，頓足驚曰：焦贊係我左右，問其故。六使曰：孟良歸行，曾言若遇有人
緝捕，須下力之；彼不知焦贊去，必誤在番人殺之矣。衆亦不信。適巡軍走入府中，見
六使拜曰：小人幽州巡警，幸，前夜偶遇一壯士，付我包袱，再三叮囑，送至將軍府來，
不敢失誤，寸步不敢上。六使令解視之，乃木匣所貯金公骸骨。六使又問當時，曾聞其姓名
否？巡軍曰：問之不肯言，惶惶而去。六使令左右取過白銀十兩，賞勞巡軍。巡軍
騎尋夜往幽州查訪，不數日，回報：孟良焦贊二屍身，俱拋露於幽州城角，今日
而回。六使仰天歎曰：值戎馬經亂之日，若非二人效力克敵，焉致太平！正好安享，輒自
喪亡，傷哉！次日入奏真宗曰：臣部下孟良焦贊，爲事失誤，已死幽州，乞陛下追還官誥
。真宗聞言，深加惋惜！乃允六使所奏，仍下命以孟良焦贊有救駕之功，敕有司爲築封，

竟贈諡二人，俱忠誠侯之職。六使謝恩，退回府中。自因二人喪後，悵悵不悅，杜門歛迹，亦無心赴任矣。却說八王於幽州回軍，路感氣疾，臥養府中。真宗、時令寇準等問安。八王謂準曰：與先生輩相處數年，不啻於此分別。準曰：殿下偶爾小恙，何足爲憂？值今四海清安，正須整理朝綱，共觀太平之盛，如何出茲語乎？八王曰：大敵難逃，吾如彼何哉？準等既退，入奏帝，請於祈禱北斗之事，以保八王。帝允奏，着令寇準、柴王、主行是事。準領命，去請華鳥人建壇於禁中，依法祈禱三日。真人報寇準曰：壇上天燈，長明不滅。八殿下可保無虞。寇準暗喜，果然醮壇完滿，八王病體復痊，滿朝文武，上慶稟賀，適八王入朝謝恩。真宗親接上殿，而諭之曰：得卿平復，社稷之幸矣！八王奏曰：賴陛下福蔭，當效犬馬之報。真宗大悅！命設慶筵，禮待文武。是日君臣盡歡而散。日將晡，衆臣宴罷，護送八王出朝，來到東闕下。前導軍校報入：有一白額虎，猛從東街入，百姓驚駭！令直進東闕下。八王聽罷，出軍望之，果見人叢走開。其虎咆哮進進，頭分取過雕弓。八王拈弦落箭一矢，射中虎項。其虎得箭跑走，衆軍急趕至金水河邊，不見跡迹，回報八王。八王驚駭半時！回至府中，舊疾復發，再弗能起矣。却說六使忽感重疾，報知令婆。令婆與延朝宗、保太郡等，都來問候。六使謂令婆曰：兒此疾實難自保，令婆曰：待令醫人調理，或可安全。六使曰：昨日當晝而寐，偶過東闕下，適遇八殿下，與羣臣出朝；殿下窺狼矜弓放矢，正中兒之項下，便覺骨肢疼痛，想是命數盡了！萬望令婆，善保身體，勿

因不肯過傷。又喚宗保謂曰：汝伯延德善明天文，曾對吾言，國家未除殺氣，汝宜忠勤王事，不可枉爲楊門之子孫。宗保拜伏受命。六使囑咐已畢，願謂延朗曰：四哥！好好看承母親，今兄弟中，惟汝潤而有壽，謹記勿忘！言罷而卒，年四十八。靜軒有詩讚曰：

慷慨歸朝志願酬，將軍正爾得封侯；千金墳上無情土，野草誰能幾度秋？

御前文武官，亦各悲悼！真宗嘆曰：皇天不欲朕致太平，而使棟梁先折也！道未能，姪臣奏知：八殿下聽得郡馬已卒，憤加危症，夜五更終於正寢。真宗倍加哀念！爲之輟朝二日。寇準柴王等會，奏請八殿下，與楊郡馬封諡。柴王曰：楊郡馬輔國良將，今既棄世，當表其骸；明日須同衆臣奏之。寇準議已定。次早，約衆人入奏真宗曰：此寡人之本心也！尤願所奏，遂追封八王爲魏王諡曰懿。楊延昭成國公，乃命有司，俱用王禮葬祭。寇準等既退，司官承命而行。只見功臣將士，相繼而死，不知清淨世界，可得長久，目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西夏國議舉伐宋

楊宗保兵征遼蠻

郵說西夏遼國王李穉，深天朝已被幽州，與蔡臣商議臣；宋君混一四字不北番文歸中原，今欲乘本國人馬精強，以圖伐取，卿等以爲何如？左丞相柯仙出班奏曰：

事有可爲而爲之，則成功較易；事不可爲而強爲之，悔莫及也。臣請中國一統之盛，謀臣

良將，遮藩境；往者北番自漢晉以來，每見尊懼！宋君登基，遂致干戈日尋，渡於奔命，正被中圖所滅。今西番整鼓之衆，不足以當大朝一郡，倘若兵甲一動，致索君長驅而來，豈不聳恚火燒身，自取其禍哉？主上自宜詳審焉。道未罷，一將應聲而出曰：「不因此時進兵，而取中原，尚何待耶？」衆曰：「乃羌氏人氏，姓殷名奇，使二柄大桿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更會呼風喚雨，國人懼之！」號爲殷太歲。部下一將，名東天神，亦有妖法，能化四十九粒變身，西番號爲黑煞魔君。是日殷奇力奏：「正好乘虛伐宋。穆王曰：卿要舉兵，有何良策？」奇曰：「臣近開中圖，將十馮殘，六使孟焦已皆喪亡，沿邊守軍武備不修。一聞烽火，人皆望風而走；雖臣平日所學，聲勢及處，先教郡邑瓦解，兵抵皇城，管取一戰成功，取宋朝天下有何難哉？」穆王大悅！遂封殷奇爲正南都總管，牙將東天神爲正先鋒，汪文在虎爲副先鋒，江蛟爲軍陣使，共統十萬大兵征進。殷奇領兵而出，將羌兵操練精熟，日離西番，從雄州進發。但見：旌旂蔽野，殺氣凌空，有詩爲證：

淒淒殺氣遮紅日，金鼓聲鳴勢若雷；徒恃梟雄生怨隙，遂教正馬不西回。

殷奇兵行數日，將近雄州。雖正南十里安營，鎮守雄州者：乃郡監邱謙，聞知西番兵至，與牙將鄧交議曰：「此是西番聽得吾之本官已亡，朝中無甚良將，故乘虛入境，來寇中原。今雄州兵馬單弱，恐難迎敵。似此奈何？」鄧文曰：「郡監勿憂！城中有兵四千，當守城。不日騎將趙茂，率兵一千出城迎敵。邱謙曰：敵兵勢重，君等不宜輕動。」鄧文曰：

無妨！即與趙茂披挂完全，率兵揚旗，鬧地而出。番般見宋兵出戰，排開陣勢，馬上高聲曰：宋將作速投降，必有重用。倘若執迷，吾拿十萬大兵，將雄州踏爲平地。鄧文馬當先，指面罵曰：無端背逆，不知天命；大遼知此之雄，尚遺殺滅。汝西番且夕不保，還敢妄想中原耶？般即大怒：問誰出馬捉此匹夫？只見左哨一將，應聲而出，乃東天神。手執銀斧，縱騎直取鄧文。鄧文舉槍迎戰。兩下哨鼓，二人鬥上三十餘合，鄧文槍法漸亂；趙茂拍馬舞刀相助。天神力戰二將，全無懼色。般奇於馬軍，彎弓，一矢射中趙茂而斃。鄧文見茂中傷，拋戰逃走入城。般奇揮羌衆掩擊，宋兵折去一半，遂乘勢圍了雄州。鄧文下令：緊閉城門，入見邱謙，道知西番兵銳，騎尉趙茂中矢身亡。邱謙曰：彼衆我寡，勢所不敵，今其圍城緊急，可修表，令人入京求救鄧文曰：事不宜遲，即時修表。遣騎軍夜深出城，星夜來到汴京，投文於樞密院。近臣奏知真宗。真宗大怒曰：西番乘虛入寇，實乃大患，亟聚文武商議。柴王曰進：臣有一人，可禦番兵。帝問是誰？王曰：三代將門豪傑，金刀楊令公之孫，官授京城內外都巡撫，楊宗保也。若用爲將到彼，破之必矣。帝大驚曰：卿之所舉，實絕其賊。即下令封宗保，征西招討使；呼延顯呼延達爲副使；大將周鼎劉閔爲先鋒，發兵五萬，前進番寨。宗保領軍出朝。詣無佞府辭令婆出師。令婆曰：曾憶汝父遺言，國有兵革，須盡忠所事。宗保曰：軍情緊急，特辭令婆即行；令婆分付容機調遣，莫損先人威風。宗保領諾，出教場中，催集軍馬齊備，剋日離汴城，望雄

州進發。時值十二月天氣，朔風寒冽，但見：雪鴻飛北來聲慘切，征人面下怪禽逾。一中國大馬。浩浩蕩蕩，直抵塞河口，與魏魏列兵爭十里。其遠宗孫下寨於岸口，遣人報知城中。却說番帥殷奇，聞知消息，急付部下大將曰：「宋之援兵，旗士大營。」楊宗保久聞此人，其六使長子，文武雙全。當時破大門陣，皆其調遣。今部兵來到，汝等不可輕敵。各宜用心，若能勝之，中原不難取矣。副統鍾汪文汪虎進曰：「不消元帥出陣，小可二人，管教殺退宋兵。」殷奇即計與精兵二萬。次日汪文、汪虎於平川曠野，列陣密戰，遙望見宋軍，鳥飛雲響而來。楊宗保馬上，厲聲問曰：「封境實定，何故來犯吾地？賊營生靈，在虎答曰：「雄州近西番之地，爲傾侵奪，不得不取。宗保大怒：「願誰能出馬？呼延顯應聲請戰，挺鎗直取汪虎。汪虎舞刀交還，三三應門，三十回合，汪文舉槍來助。呼延達縛斧，從旁攻入。汪虎刀怯跑馬快走。呼延顯激怒追之。楊宗保率後軍趨進，汪文拋戟進。宋軍銳進，番兵披靡。邱謙在城上望見，西番軍敗。開東門接應，大勝羌兵一陣。宗保亦不追趕，收兵入城。文虎率敗衆回見殷奇，道知宋軍勢銳難敵。殷奇怒曰：「豈須宋人，猶不能勝，尚望取其中原乎？即欲引兵親戰。」東天禪曰：「元帥坐看小將，立退敵兵。」苟曰：「汝先列陣，吾亦隨後接應。」天禪曰：「汝且平明於城下，耀武揚威搦戰。」忽東門一聲炮響，呼延顯周福厲聲問曰：「背逆國賊，不即反兵，勦汝等無誰類矣！」天禪大怒，縱馬舉方天戟，直取周福。周福舞刀迎敵。二騎相交，戰不數合，天禪佯敗，引宋兵入陣，口念邪咒。忽狂風大

作，飛沙走石，半空中黑煞魔君無數。周福三誌一回馬急走。背後天神復兵殺來，一戟刺於馬下；宋兵大敗，死者甚衆。呼延顯慌忙走入城中，抽起吊橋，天神直殺至濠邊而回。呼延顯入城報知宗保。周福戰死之由。宗保大驚曰：西方竟有此怪異，有誰敢再出兵戰陣？道未罷，劉閔進曰：小將願見陣一番。宗保允行，就即付與精兵一萬。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東天神大戰南兵 百花女陣斬宋將

次日平明，劉閔率兵，揚旗鼓譟而出。對陣東天神大叫曰：殺敗之將，今日又來尋死耶？劉閔怒曰：妖人急退，猶可延生，若執迷不悟，殺汝片甲不回！即舞刀縱馬，直衝西陣。東天神舉方天戟迎戰。二騎交，天神撥馬而走；劉閔乘勢追殺。未及一望之地，天神作動妖法，日月無光，狂風拔木，空中魔君無數殺來。閔見大驚！措手不及，被天神回馬一戟刺死。陣中宋兵潰亂，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天神又勝一陣。率衆緊圍城池。宗保又見劉閔戰死，憤怒已甚！即下令點兵，務與敵人決戰。次日，劉引呼延顯、延達，開城而出。對陣東天神排列陣勢，上手汪文，下手汪虎。宗保坐了白驃馬，當日番陣生待面如青靛，眼若銅鈴，髮鬚似硃染，甚是可憎！宗保罵曰：逆賊你急回兵，饒汝一死；不然，屠汝如齏粉耳！東天神應問左右，此人是誰？汪虎曰：宋之主帥楊宗保也。天神曰

：那個先戰？以挫宋人之威？注文應聲而出，舉槍縱兵，直奔宋陣。宗保激怒，舞槍迎敵。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戰上數合，宗保奮勇，一鎗刺汪文落馬。汪虎見兄被害，乃大怒曰：骨肉之仇，如何不報？舉刀躍馬，奔出陣來。宗保曰：一發結果此賊。遂挺槍迎戰。交戰數合，宗保伴敗而走，汪虎趕來。宗保見其將近陣前，彎弓一矢射去；汪虎應弦而倒。呼延顯見元帥連勝，都兵一擁沖出。兩軍合戰，殺得天昏日慘，地振山搖。有詩爲證：

烈烈旌旂燦若霞，鏖鏖金鼓急忙撾，陣前避氣遮天暗，成敗斯須屬一家。

正鬥之際，東天神口念咒，頃刻乾坤黑暗，走石飛沙。半空中黑煞魔君，各執利刃殺來。宗保驚異，先自遁避。番將乘勢掩殺，宋兵大敗。呼延遠力戰，與宗保走入城中。東天都部兵擁到。呼延遠進退不迭，竟爲番人所捉，解還海雲，見元帥殷奇。殷奇分付將糧車囚起，下令部下，分門攻擊。東天神曰：宋人雖挫一陣，吾國折去大將汪文汪虎，只座雄州，豈不能下，中國如何克敵？如今之計，可令回本國，再着添兵相助，鼓勇南下，庶可成功矣！殷奇曰：汝言正合吾意。即遣騎回奏李穆王。乞添兵助陣。王問曰：近日西南兵勢若何？耶騎曰：西番兵興衆，鬥死者亦不少；此時宋兵堅守雄州，師久乏糧，王若再添兵攻興，破之必矣！穆王與羣臣商議。右相胡天張奏曰：臣有一計，使宋兵首尾不能相顧，自然退回。穆王曰：卿有何計？天張曰：可遣一人，南入森羅國借兵相助，計

以和親，彼必悅從。又遣使人往黑水國，說以得中國之後，割重鎮相謝；若得二國兵出，
州以襲其後，却令三太子再興兵應之，無有不克矣。魏王即從其計，即時遣使入森羅國，
進上金珠，道知借兵取中原之事。國王孟大能，與太子孟宰議曰：「西番求援出兵，還當
如何？」辛曰：「西番原乃婚盟之國，既許以和親，理合依准。王曰：「昔年因借北番軍馬，只
留得一分回國；只恐宋兵難敵，反惹其禍耳！」辛曰：「今中國非往時之比，諸臣勇將，已皆
凋落，此回借兵相助，必可得志。國王從之，即令孟宰帥，以兵四萬前行。時王長女百
花公主，再為過人，武藝超絕，秦王與同出兵，王允行孟宰率兵，於即日離本國，望祁州
征進不題。其時森羅國，將領其帥，差大將白聖，部兵三萬，從祁州來會。却說使臣回奏
魏王，二國各來相助，兵馬已從祁州過齊。魏王問奏大將曰：「此行定可成功！便問天張羅
可再部兵前往？」天張曰：「三太子文武雙全，可押兵相濟。魏王允奏，遂令三太子統羌兵四
萬起行。太子領命，率衆離西番，過過回離再而進。但見：「紅旂圍處番兵湧，畫角悲鳴部
落齊。」一時般元帥，每道時渴，略略探，回報：「三太子兵馬已到，於正西安下大寨，請元帥
來計議。般奇前報，即詣西營，拜見畢，三太子問其交兵如何？奇曰：「雨下交城，互有勝
負，正待太子兵到，再計斬宋人之策。太子曰：「森羅黑水一國，已各出兵，從祁山來會，
候軍齊決戰，務必勝敵。道未罷，人報：「二國兵馬已到，西圍下寨。太子即遣人費羊酒，
前詣軍中賞勞，仍勞先出兵，以襲雄城。差人送禮物，來見三國主帥，道知三太子之命。孟

等受下禮物，分付來人，拜上太子，明日請看我等出兵，先破宋軍而後取城。差人領諾，回拜不題。哨馬報入城中。宗保猶知森羅黑水二關動兵，叫張平誰敢當此軍馬？呼延顯進曰：小將願往。宗保曰：敵人勢大，你着張達助之。張達領命。宗保即撥兵二萬與之。呼延顯退出，與張達曰：森羅之衆利銳，當何以禦之？張達曰：未知蠻兵虛實，來日見陣，當作三路而進。顯然其議。次早，以葉武在左，張達在右，自在其中，三路兵一齊出城。但見：青雲旗下，蠻兵漫出塞野而來。帥將孟辛，手執鐵鎚，腰帶雙刀，高坐於馬上。呼延顯揚聲謂曰：西番背逆之寇，且夕不保，汝何故出兵應之？孟辛怒曰：宋人殺吾弟，金龍太子，今日特報仇也。葉武大怒！練鎗縱騎，直搗西陣。孟辛迎敵。兩下吶喊，二人戰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右營一聲鼓響，白聖將率所部，從中攻入，將宋兵衝斷，分爲兩截。葉武力戰孟辛不下；百花公主舉雙刀夾擊。葉武部落披靡。右邊張達奮勇搶槍救護，却被百花公主放起流石鎚，打中西達胸臆，一命須臾。番兵競進，萬弩齊發，宋軍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呼延顯身體鬆動，便回馬急走。孟辛等乘勝追殺直至城壕而止。有詩爲證。

番將猱豬馬更雄，勳王效力戰酣中；坡前已喪斯須命，窺恥於今跨草蓬。

哨馬報入般元帥軍中，道知森羅黑水二關，所部大勝宋兵一陣，齧其戰將二員。般奇大喜，與三太子議曰：宋人既敗入城，主將必激怒西來交鋒，久聞楊宗保將門之子，武藝精

勇，若只與之戰鬥，防決與亡，當用奇兵勝之，則一戰而可成功。三太子曰：公有何策成之？奇曰：昨觀地勢，離此處十五里外，有座大山，名曰金山籠，只有一條小路可入，兩邊盡是高山；若先遣重兵埋伏於此，引得敵兵進籠中，結其歸路，緊圍困之，不消數十日，宋人便盡爲餓鬼，而羅州唾手可取也。三太子曰：此計雖妙，只恐南人透透不進。奇曰：宋人未知虛實，可將營寨移於金山脚下。分遣已定，殷奇等撤圍而去不題。却說呼延顯，道知戰敗，殺死大將葉武，殺遠二員，宗保大怒曰：不識吾蠻嶺，何面目回天子？下令各將出兵，欲與西番決戰，鄧文曰：適報西番撤圍，移屯金山脚下駐紮，豈有計？元帥只宜堅守，從長出兵，豈可勝敵，勿激一時之怒，而忘遠慮耳。宗保曰：彼今備恃一勇之力，有甚見識？將君但看吾破之。鄧文不敢再言。次日平明，吩咐呼延顯見先陣，劉青坎陣，鄧文隨後，以防孟辛之衆，鄧文守城。分遣已定，自率驍騎居中。且說呼延顯揚旗鼓譟，殺奔金山，恰遇雷將東天神，列陣而待。顯馬上大罵：逆賊，早早回兵，萬事俱休！不然屠絕汝等，只爲宋人報仇也。天神大怒曰：黃頭孺子，今日休走！遂縱馬舉方天戟來戰。呼延顯挺鎗迎之。兩馬才交，戰未兩合，劉青乘隙兵從旁攻入；天神佯縮而走，顯等乘勢追之。殷奇見守人入陣，跑馬舞刀來戰。楊宗保中軍已到，怒殺殷奇。兵刀既接，奇反勒馬，望金山路逃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楊宗保被困金山

周夫人力主救兵

却說宋兵各要爭功，如潮湧進。鄧文在後，看見上前重諫曰：「賊兵不作妖法，見陣輒退，必有埋伏；且此處離城已遠，帥不遠回去，定遭其計。」宗保曰：「兵貴神速，正宜長驅而進，掩番兵之不備，則一鼓可破功也。」即有伏兵，何足懼哉？衆軍聽罷，皆勇增百倍，而沂山卻一番人遣下輜重車甲無數，宋兵不疑，一直追入壩中。日已將脯，俄而聽得信炮一聲震響，江峻伏兵齊起，截住壩口。後軍報知宗保。宗保大驚曰：「不信忠言，果中其計，即令衆將一戰殺出。」呼延顯鄧文營先而戰；山頂番兵木石矢箭，一齊亂發，宋軍傷死無數，不能得出。待至山後，却絕路，正是：「只因誤中奸人計，致使英雄一月災。」宗保與衆人被圍谷中，心下皇皇，鄧文曰：「番衆重守谷口，縱有羽翼，難以飛脫，只得忍耐以圖出計。」宗保曰：「地理不熟，而陷機穽，雄州些須人馬，猶慮不保。」曰：「邱智監聞我等被困，彼必堅守，想亦無失。只是此中糧草乏絕，恐無救濟。」宗保曰：「朝廷倚我爲泰山之重，旣爲奸黨所困，諸公可思一策，以爲保全之計。」呼延顯曰：「今應州軍馬雄盛，可令人率往求救，可解此厄。」鄧文曰：「應州賊來人往來之地，難求應，莫若遙入汴京奏知，犬軍一到，足爲番衆之敵也。」宗保曰：「番營嚴密，但未知誰可前往？」道未罷，一人進曰：「小人可往。視之乃是劉青，小名劉招之，凡事敢爲，軍中號爲劉大胆。」宗保曰：「汝有何計出

番營？劉青曰：元帥不聞孟嘗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客乎？小可龍潛形匿去。宗保大喜，即修下求救文書付之。劉青靠黃昏左側，密遣出籠原，望見番兵，集屯霧集圍守，遂變成一青犬，跑出營來。番人只道營中所畜，並無疑防，劉青得出堅壁。日已沉昏，正值番聚野地聚食，劉青走進糧草寨邊，堆積猶如邱山，取過火石，用硫磺微燭引着。搜於糧草屯裏；夜風正作，一霎時烟燄漲天，滿圍焦灼。番人望見糧草被火，亟報知主帥求救；四下慌忙。劉青偷一匹快馬，往汴京去了。有詩爲證：

圍陷金山戰陣摧，劉青勇敢有謀爲；先教糧草成烟烙，又得番營曉馬回。

嚴奇令部落救滅其火，糧草燒去一半，方知宋兵有人出營。追悔無及，因下令曉夜巡車嚴防，且說劉青不數日來到汴京，先報知樞密院。次日近臣奏知，邊廷帥將，全軍遭困，乞救兵相援。眞宗聞奏大驚曰：番人是誰主兵？有何奇異？因宣劉青入殿前問之。劉青奏曰：往日西南交兵，互有勝負，近來連遭大將歎員，元帥激怒而戰，不意番人預埋伏於金山籠畔，我軍入伏中，遭其圍困。且雄州兵勢甚急，宋軍糧草俱絕，陛下早遣援兵，庶不誤事。帝聞奏乃曰：卿且退下，待朕與羣臣商議。劉青謝恩而出。帝問羣臣，誰可部兵前行？柴王奏曰：沿邊帥，只好看守本境，難以調遣；陛下須出榜文於各門，招募投降將，有文武超羣者，亮賞錢之職，押兵前往。帝允奏。令學士，撰抄榜文，張掛各門不題。却說劉青投進無佞府，報與金婆說知宗保被困之事。令婆大驚；汝曾奏知聖上否？青曰：日先

奏知，然後來見令婆曰：主上何日發兵救應？青曰：柴駙馬奏過朝廷，無良將不堪此行，即令出榜招募新將部兵前往。令婆乃頓足哭曰：救兵如救火，吾孫遇困籠中度日如年，若得臨時招募，得知有人來應募否？若使再延一月，宗保性命休矣！言罷號哭不止。時穆桂英八娘九妹等聞知都出堂上細問因由？令婆收淚，道知宗保全軍被困之事。桂英曰：此係朝廷大事，何不令人奏知朝廷？乞發救兵。令婆曰：國無良將，欲待臨期招募，以此延行；我恐稽延誤事，故此惱悶耳！桂英曰：令婆勿憂，小妾當部兵救之。令婆曰：汝一人如何去得？八娘九妹曰：女孩兒二人願相助前往。令婆未應，堂前十二寡婦齊進曰：既孩兒有難，勸我秦人武藝，一者為朝廷出力，二者省令婆煩惱，定要救回宗保也。

將十二寡婦計開

周夫人 樁酒平之妻
具有智識

黃瓊女 樁廷囑之妻
好使刀

林夫人 名發，樁廷囑之妻，十二歲中惟此一人乃是天上紫星降世，向受九轉仙人妙法會演兵技刃之術武藝，出衆使三日飛刀百發百中，代府內外皆尊之。

單陽公主 蕭太后之女兒，為破天門陣，趕回

楊七姐 六娘之女
尙未納婿

馬賽英 楊廷昭之妻，乘
運九股練索

戴金花 小名秋娘，手錫延
定之妻，好用大刀

重陽女 亦楊六使之妻，善使雙刀

楊秋娘 徽宗之妹，武藝
高強，箭法更精

孟四娘 太原孟令公之妻，女為楊潘平次
送方力，善長軍中，厚為孟四娘

董月娥揚廷輝之妻，力精巧，有百步穿楊之能。

鄧蘭英得廷定次妻，極善槍法。

十二婦齊齋上前，令婆喜曰：我觀汝等併力同心，實堪此行。即吩咐準備鎗刀衣甲俟候。八娘九妹等，自去整點不題。却說令婆次早，入朝奏曰：臣妾媳婦等，聞宗保被困，各翼部兵前往救應，與朝廷建功，乞陛下允臣妾所奏。帝問羣臣，柴王進曰：臣慮無人應募，正欲請命是事；陛下允其奏，特教成功在即。帝大悅曰：令婆若能為朕分憂，救回元帥，當勒名金石，以表揚門之功。令婆謝恩，帝親賜金卮一對。仍下敕封楊淵平夫人周氏，授上將軍之職。部領精兵五萬，前往救援。聖旨既下，周夫人等已各整備，完全都出堂下，辭別令婆起行。令婆曰：軍情緊急，汝衆人當倍道而進；番蠻性頑，若知救兵來到，必要乘勢趕來，各宜用心，勿負聖上之命！今宗保被困已久，須先令人報知，以安其心，在此叮嚀，各宜牢記！周夫人領命，即日飲罷饌酒，一聲炮響，十二員女將齊出府，各執一桿兵器於馬上，英姿瀟灑，白皂旗下軍威百倍。真宗與文武登城樓上觀望，顧謂侍臣曰：朕今日親楊家女將出兵軍前，銳氣勝如邊將遠矣！此一回，管叫克敵。柴王曰：有如陛下所言！當日君臣各歡。只說周夫人等，軍馬離汴京，以劉青為前道，浩浩蕩蕩，望雄州進發。時二月天氣，風和日暖，但見有詩為證：

馬似飛龍承紫霧，人如猛獸逐長風，杏花撲鼻行蹤隱，野水清流急濟中。
宋兵迤邐數日，望雄州不遠，劉青曰：近城便是森羅黑水二圍營寨，夫人只好於此屯住。

楊家將

三三

，徐議交鋒。周夫人然其言，下令分作三營，着重陽女九妹楊七姐黃道安單隨公主進入，率兵二萬屯右壁；楊八娘柱夫、馬賽英耿金花四人，率兵二萬，屯右壁；自與穆桂英董月娘鄒蘭英屯四部兵一萬，屯中壁。吩咐交兵之際，互相教誨。重陽女等得令，各部兵分遣不題。却說消息傳入般元帥寨中，三太子曰：若使救兵慢來十日，宋將皆已投首，雄州破在旦夕，即召般奇商議迎敵之策。奇曰：哨馬報說，宋人皆是女將主兵，此國無良將可知矣！今彼分作三大營寨屯扎，若以攻一處，則兩兵必互相救應，須分兵前後，令孟辛白聖二將先設，審其行兵動靜，然後以計破之也。三太子然其言，即發精兵，報知孟辛等。孟辛得令，默然領諸營軍馬齊進。次日天明，於平野曠野，列陣迎敵。宋左營九妹楊七姐出營，紅旂開處，九妹馬上指敵將罵曰：胡蠻狗類，奸奸造兵，飽汝一死，不然誅滅無遺。孟辛大怒，驛馬舞鐵鑊來戰。九妹挺刀迎之！兩馬相交，二人鞍上數合，孟辛佯輸而走；九妹驅兵趕進。百花公主率輕騎從旁殺出，與九妹接戰數合，百花又敗。九妹不捨，勒騎追之。公主其刃近，取出流星鎗轉身一寇，正中九妹馬上，其馬負痛，撒蹶九妹於陣中。百花公主正待揮刀砍下，不提防楊七姐射中百花左臂，翻落馬下。宋將競前捉住之。孟辛奮力來救，劉青罕部兵繞進，森羅國兵大敗。孟辛單馬，走投白聖營中去了。楊九妹等乃勒軍回營，解百花公主入中營。周夫人曰：且將檻車囚之，俟解汴京發落。軍校得令，將百花檻囚不題。忽然黑風洞部密索戰，周夫人召集三營商議，因

問：「出兵迎敵？」重陽女應聲曰：「小將願往。」周夫人曰：「更得一人副之爲美。」穆桂英進曰：「妾身相助出敵。」夫人大悅！付兵一萬，與二人前往。重陽女得令，領兵與桂英揚旄而出，陣前搦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杜金娥大敗妖黨 殷元帥中箭陣亡

却說重陽女等來到陣前，正遇番帥白聖將，挺槍縱馬，面取宋將。重陽女舉雙刀奮勇來迎。兩馬相交，喊聲大震，戰了數合，白聖將力怯，撥馬便走。孟辛怒曰：「待捉此將，以爲吾妹報仇，舉鎗拍馬，當中接戰。穆桂英看見，急抽矢彎弓，指常敵將射去，正中心窠；孟辛應弦而倒。宋兵乘勢殺進。重陽女趕上，把白聖將一刀斬落馬下，殺戮番兵一半，其餘拋戈棄甲，各走回本國，委棄輜重無數。重陽女又勝一陣；周夫人不勝之喜！消息傳入西番營中，三太子大驚曰：「不想女將有如此英雄，一連殺勝二國，汝衆人誰敢退敵？」東天神進曰：「殿下勿慌，小可領兵出戰，務勝宋將而回。」三太子允行，即付精兵二萬。東天神率兵出陣前，勒馬橫戟，大叫曰：「宋將強者來敵，弱者不如暫退。話聲未絕，南陣上騰旗開處，一員女將，驟馬舞刀來迎，威風凜凜；視之，乃耿金花也。正是：「英雄惟恃過風馬，斬將全憑偃月刀。」大罵：「番奴速退，免污吾刀！」即縱馬直奔番將。東天神舉戟交還。兩馬交鋒，二人戰到亥心，正是，有詩爲證：

征雲黯黯乾坤暗，殺氣漫漫日月昏；逆賊敢當豪傑將，還看頃刻定輸贏。

二將一往一來，鬥不數合，東天神伴敗而走。耿金花乘勢逼近。天龍引得敵兵入陣，奮動妖詞，狂風拔木，日月無光，半空中麀君無數殺來。金花大驚，勒馬便回。宋兵夫敗陣，死者無數。天神收軍還營。耿金花走入軍中，見周夫人道知怪異之事。周夫人曰：「西方當出妖窟，有如此之術，誰敢出兵迎敵？杜夫人進曰：『妾身願往擒此妖人。』穆桂英亦請問行。周夫人大喜曰：『汝等若能破此妖術，則功成可垂萬世。』即付兵一萬。二女率兵殺出，正遇東天神在陣前揚威索戰。杜夫人一騎當先，大罵妖黨休走。天神罵曰：『殺敗之將，尚來尋死耶？』即舞戟縱騎，直衝宋陣。杜夫人挺鎗迎戰。兩女吶喊。二人戰上數合，天神伴敗退走。引杜夫人追來，作起妖法，念幾句邪咒，忽天昏地暗，狂風怒起，營中四十九個黑煞魔君，各執利刃飛下。宋兵着慌，杜夫人怒曰：『汝之邪法，只好驚嚇他人，敢在我陣前舞弄？』即念動九華真人祕訣，一霎時雷聲霹靂，滿空盡是火球，將魔君悉皆燒淨。天機復明。宋兵倍勇，如潮而進。天神氣勢頹敗，慌張無計，正待吐氣逃走，穆桂英拋起飛刀，漸落陣內；所有番兵屠戮殆盡。桂英欲乘勢殺入番壘，杜夫人曰：『且回兵，與主帥商議進取。』桂英乃收兵還營。光營敗軍走報三太子，說知東天神被宋將所殺。三太子聞天神失手，頓足驚曰：『天神有如此善戰之德，今尚死於宋家女將，正所謂勇將不離陣上亡也。』舍人何以爲計？殷奇曰：『太子勿憂，猶有五壘軍馬未動，明日保着殿下，與宋人決一勝負，便見』

鬪的。太子依其議，下令都落，傾壁而出。緝探軍報入宋營中，番人長驅而來，欲與我兵大戰。周夫人聽得，聚算女將議曰：「勝敗在此一舉，可先令劉青入金山通報知宗保，約定兩日，從內殺出，方好調遣。」劉青應命而去。周夫人喚過黃瓊女曰：「汝引兵一萬，與敵交戰，引敵人至雄州城下。吾自有兵接應，黃瓊女領計去了。又喚董月娘曰：「汝領馬軍五千，與鄒蘭英，於城邊兩旁埋伏，信炮一起，乘勢殺出。」鄒蘭英亦領兵而去。又喚過馬賽英曰：「汝引輕騎五千，各帶火具，候交兵之際，焚其營寨。賽英承命而行。周夫人分撥已定，次日鼓罷三通，令杜夫人率後軍應之。先將黃瓊女勒馬陣前索戰。兩番般奇一騎先出，手執大刀，高叫：「宋將速退，尚保殘生；若來強戰，管教汝片甲不回；黃瓊女怒曰：「汝等狗類，已發大軍屠戮殆盡，尚誇大口耶？」直舞刀取番將，般奇舉刀迎敵，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震，黃瓊女收陣而走。般奇驅衆追來。將近城壕，宋營中信炮將起，董月娘鄒蘭英二支伏兵齊起，萬弩俱發，番衆潰亂。般奇知有埋伏，勒馬殺回。穆桂英從中殺回，衝開番陣，三太子之弟，各不相顧，賽英輕兵，已出其陣後，放起烈火，正直東風驟起，霎時間，烟霧漲天，滿營皆死。哨騎報道：「宋兵已焚寨壁。三太子驚得魂飛魄散！棄敵而逃。般元帥見勢不利，只念邪法，懷中取出聚獸牌，望空敲動一聲，震動四下，黑霧中衝出一羣猛獸，盡是豺狼虎豹，衝入陣中。宋軍個個失色！各回馬逃走。杜夫人望見宋軍披靡，即念起真言，滿天中火燄齊下，將猛獸燒得四紛五落，番衆倒戈棄甲而去，恰如殘雲風

槽，枯葉霜經，賊元帥拚死突出重圍。正走之間，楊秋菊一箭當弦，正射中殷奇左眼，落馬而死。是時金山籠楊宗保等望見火起，合劉青引兵殺出，呼延顯鼓勇爭先，恰遣江蛟，變馬只一合，刺於馬下；番兵殺死大半，穆桂英黃瓊女二騎，直進金山籠下，與宗保合兵一處，乘勢追趕，殺得番兵屍橫遍野，血流如川。奪得戰馬輜重，不計其數。有詩爲證：

四面干戈戰陣連，楊門勇將定中原；番人棄甲拋戈遁，正是英雄效力年。

宋軍已獲全勝，惟呼延達預被番人所殺。周夫人乃回衆軍，城中已開門迎接。周夫人以軍馬屯札城下，自與宗保入府中相會。宗保拜曰：不孝婦姆用心克敵，姪兒幾至顛危；此一回足洗恥辱矣！夫人曰：聖上聞姪受困，無人押救，令婆閹憂終日！我等只得前來救應，不意勦盡敵兵也。宗保曰：機會難得，此去西番連州城，數日程途；莫若乘此破竹之勢，直搗其境，擒取國王以獻，千載之遇，不可失也。周夫人曰：閭外之爲，君命有所不受；但有利於國者，行之無妨！吾意正待如此。即下令兵，以取連州城。衆人得令，各整軍起行。次日平明，三軍望西番征進。是時三太子望僻路走回，奏知李穆王，殷元帥，并二國借兵，盡被中國女將勦滅殆盡，即日人馬長驅來取連州。穆王聽聽，神魂飛墜！柏樂悔曰：早不聽柯丞相之言。致有今日之矣。道未罷，宋兵將連州城圍圍三匝，水流不進。穆王即下令部落，嬰城堅守，與文武商議迎敵之計。柯白仙奏曰：宋兵聲勢極盛，西國大將盡皆授首，今日那個敢再戰？王未應，忽珠簾後一人進曰：小女願鄰乘以退宋兵。衆

觀之。乃王長女金花公主也。穆王曰：只恐汝不是衆人之敵。公主曰：兒幼年武藝會學，何倒自己志氣也？若與交鋒，自有方路破之。王允奏，再付兵二萬，公主得令，次日都衆關四門出戰。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楊宗保征伏西夏 十二婦得勝回朝

話說金瓶公主來到朔城，正遇宋女將楊九妹兩陣對列，公主謂曰：宋兵不釁時勢，深入吾地，作急遠去，免遭屠戮！九妹怒曰：該死之賊，猶未等降，尙敢來爭鋒耶？即舞刀奔馬，直奔番陣。公主稟鎗迎戰，兩騎相交，二人鬥經數合，九妹刀法漸亂，敗陣而走。公主急追趕，城上喊聲大振。楊七姐看見公主追逼九妹，緊急彎弓一矢射去；金花一命歸冥。宋兵競進，番衆死者無數，只得一半入城，報知穆王；金花公主戰死前陣。穆王惶惶失措，寢食俱廢。越二日，宋兵攻城危急，武將張榮奏曰：主公勿憂！城中兵馬尙有四萬，糧草可應一年；且宋兵雖盛，遠來運餉不給，臣願率所部出城一戰，若使能勝，則主上之福；如不能勝，君臣嬰城而守，亦長計也。王允奏，卽令張榮出兵。按張榮荒落人，極有勇力，使一柄大桿刀，入陣如飛軍中號爲鈇臂將，是日領了主命，收早率兵二萬，出城迎敵。南陣中一員女將當先出兵，乃單陽公主也。大叫番狗尙不獻城，猶來抗敵耶？張榮莫不答話，舞刀縱騎來迎。兩馬相交，戰上數合，張榮佯敗繞城而走。單陽公主盡力追之。

張榮待其來近，轉身一刀砍下。公主眼快，側面躲過，其馬跌倒在地。却得杜夫人，連忙撇起飛刀，看正張榮一砍，中其左脅，死於馬下。番兵殺死無數，乞降之聲震動原野，此見楊家女將，互相救應之能也。有詩爲證。

城下英雄勢力爭，一時失算負長征；敵人莫保須臾死，方顯楊門互救兵。

却說番衆於城上，望見張榮戰死，報入城中。穆王憤憂無地！欲爲自盡之計。左相柯白簡奏曰：宋君寬仁大度，降者無不膺爵，抗者自取殺戮。今宋兵緊屯城下，成敗已分，主公不何遣人納降？獻上國籍，連年惟出貨物，尙不失爲一國之主，此則大計也！如何效取兒女之態，自經溝壑，以取笑於外國乎！乞我主審焉。穆王沉吟半響，乃曰：宋軍無敵，依卿所奏。即令城頭緊起降旗。次日，遣人齎納降文書，請宋營投遞。周夫人正坐帳中，對衆商議西番來降之事。忽人報：番王遣使議投降。楊宗保帶喚入。使命進張前，道知其主納款之意。宗保猶豫未決！鄧文進曰：西番乃荒僻之地，無用所在；種類異皮，難供使令；元帥正宜允其降，以彰聖上柔遠人之德也。周夫人然其議，批回來書，與使人回奏穆王。穆王着臣大喜！次日親率文武官來迎接，楊宗保先進，西番君見伏道旁。楊宗保做他一國之主，扶起並轡入宮中。部落各備香花燈燭迎接；穆王端立庭階請罪。楊宗保曰：吾主上仁愛聖君，今旣歸降。若使傾心無異，必不失信封矣！穆王稱謝。是日宮中大開筵宴，周夫人率十二員女將，并部將纒入。穆王拜見畢，周夫人慰諭亦厚，衆將依次而坐。宮中大吹大

招，番官進食，番女奏樂，衆人盡歡而飲，夜深乃散。宗保安營於城中，周夫人等，屯扎了城外。又越數日，傍晚皆安，宗保乃議班師，報與各營知道。衆軍得令，准備起行。穆王送宗保真犀帶二條，珍珠奇異之物無數。楊宗保只受其帶，餘物留以進王。乃以陣上所捉將帥，俱令送還。惟有百花公主要入中國，是日大軍離了連州，西番君臣送出十里之外而別。班師將士分作前後隊而回，軍威大振，四海欽服。有詞一篇爲證：

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乃凶器，戰爲逆德。聖人之所不說，堯舜弗忍於用。乃其西番播亂，兵甲擾雄州之營，皇上震怒，上旌旗出汴城之帥。征雲冉冉，殺氣騰騰。連環塞遠，如山岳之勢；鞏重器械，獨魚鱗之甲。金鼓鳴聲，車箱匝地。六師奮力於前，三軍奮勇而鬥。金山一戰，坡軍遺圍，激烈圍中之寡婦，敢膺塞外之靈龜。周元帥運籌謀於關幙；楊七姐列堅陣於山前。斬將展旗，獨羨單陽公主；呼風喚雨，最雄杜氏夫人。馬賽英有能先縛捉之能；歌金花多教應砍劈之力。運雙刀，黃瓊女軍中獨勝；開前矢，董丹嫺塞下無雙。鄒蘭英鎗法，取番人之首；雷陽女飛刀，最敵將之頭。孟四娘英雄莫及；楊林菊氣勢超羣。穆氏桂英，施百步穿楊之巧。八娘丸妹，懷閻王鎖業之機。天生豪傑，地聚精靈。干戈西指，東天神倒旗喪命；龍豬許進，般元帥跌馬亡身。止屠部落，如殘雲掃地；斬醜類，猶病葉辭柯。番王款納，邊境爭迎。班師唱楊柳之歌聲，同旂鼓金鞍之響鑼。於戲盛哉！宋運休明，名播萬方之威武；

楊家將

二四〇

楊門奮勇，世稱千載之英雄。

行程數日，已望汴京不遠。宋之君臣，預聞捷音，帝先着郡王十派文臣，出郭迎接。宗保望柴王來到，下馬問候。柴王近前攜手上馬，並轡入城。翌日乃朝見真宗。真宗而慰之曰：卿爲朕遠涉風塵，成功不易。宗保頓首奏曰：臣賴陛下洪福，平定西番，以取國興以獻；虜州十四縣二百戶口一萬八千，租賦四百石，珍珠異物三十餘車。帝顏大悅！以所獻俘，俱發無佞府處置，因謂侍臣曰：楊門女將，俱有功於朝廷，朕當論功陞賞，以旌其忠。柴王曰：此國家之盛典，理合頒行。帝遂下敕，加封楊宗保上柱國大將軍；呼延顯等俱封典節度使；周夫人封忠國副將軍；八娘九妹等俱封翊運副將軍。仍令在公主內廷，設大宴，犒賞征西軍士。詔旨既下，楊宗保等再拜受命。是日依班列坐，君臣盡歡而散。次日宗保謝恩，回無佞府，與周夫人等參見令婆。令婆不勝歡喜！遂以百花公主配與楊文廣爲室。時文廣一十五歲也。吩咐設慶賀筵席，與衆媳婦言由。衆婦依次坐飲，至夜分乃散。惟有令婆恩典，直待文廣征服南方，而後受封。蓋自是四方安靖，海不揚波，宋室太平可冀矣！

新輯文廣平蠻全傳卷一

第一回 詐進貢南閩探宋邦 識奸謀包公讀貢表

詩曰 南閩膽大信非虛 進貢因何下戰書 詭計怎瞞包閣老 與師同罪痛加誅

自古天下之生，一治一亂，是故舍久必分，循環往復，理所然也。溯自有唐鼎革，五代紛爭，嘆國祚之不長，置生民於塗炭，洪荒剝蕩，宇內難安，炎宋之興，以火德王，趙太祖削平六合，手定中原，現紅日於天中，射陰霾而盡斂，乃鑒於狐兒寡婦之失，遂致有兄終弟代之言，大統永垂資臣輔佐。固已匹夷効順，遠近歸心矣。泊乎一十八傳，運分南北朝多失政，寇迭侵凌，國柄竊弄於奸權。烟塵頻起於沙漠，殆哉岌岌，社稷危矣。然而宋德雖衰，天猶祚趙，龍圖開任，豈朝右之無人，樂按府存，幸將門之有種，忠臣鐵面，力挽狂瀾，大帥丹心，獨擎天柱，任爾飛鴉高竊，穿雲箭百發無差，請看魏虎長驅，斬妖刀一揮而滅，此皆由宋朝養士之報，何憚乎閩兵傾國而來也哉，我且不表。

話說宋朝嘉祐年間，南閩王藍鳳高，在越鄉恃雄稱霸，那越郡係古時閩越之地，東屬大海

，南距廣東，西界江西，北連湖廣，當日正值南閩強盛之時，閩王部下左丞相蕭炳，右丞相梁玉，大元帥薛天雄，繞將姜達伍仁水盛虞忠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閩王所生子，長子藍升，次子藍飛，三子藍鳴，又生一女，名叫抱月宮主，皇后丁氏身中有孕，夢見一輪明月墜落懷中，乃產下一女，故此改名抱月宮主，年方八歲，在百花亭看月，忽然一陣狂風，將宮主吹落亭下，不知去向，侍婢忙報知閩主及皇后，大哭一場，又令人各處查尋，並無下落。閩王三子之中，惟有二太子藍飛十分英勇，兩臂有千鈞之力，自此南閩有欲圖天下之意不表。日說金精娘來歷之事，當初廣東廣州府南海縣，離城七十里，有一金山莊，莊中有一位秀才，姓金名社，娶妻林氏，尚未生子，金杜家資巨萬，性好讀書，在金山起一間書房，自己勤讀，是夜看見書館外一道紅光出現，金秀才左手提劍，右手提燈，開書館門，將地用劍插開，乃是一錠黃金。秀才曰：只願功名如意，不貪分外之財，依舊用土埋掩，轉回書房，用心勤讀，不意妻林氏有孕，至十月滿足，生下一女，生得十分美貌，又眼目聰明，金杜十分歡喜，至滿月金秀才將此女取名精娘。至嘉祐丙午科，得中進士，奉旨授任江南蘇州府吳江縣，即日走馬上任，即差四名得心家人，前到廣東搬取夫人小姐前來赴任。家人到廣東南海縣呈上書信，林氏夫人看書大喜，即日同金精娘下了大船，揚帆開棹，望蘇州而來。船至鄱陽湖，忽然風浪大作，座船傾陷，其人夫及水手死者甚多，林氏夫人幸得漁船救活性命，此時精娘年已七歲了，竟死於湖中。原來此湖有

一豎水蠅精作怪，被龍王差水手捉挈水蠅精到水晶宮問罪，水蠅精逃閃，無處藏身，故將原形脫出，將金靈符在精娘屍屍，幸遇旒聖母往瑤池赴會回洞，救了精娘到洞學法，至二十七歲，聖母曰：吾今遣你下山，你可從吾三戒：一戒淫慾，二戒殺戮，三戒酒肉。不可負了吾言；精娘領命，拜謝師父教訓，即時下山到飛鵝山掌教，名飛鵝洞。那飛鵝山在漳浦縣城外，離城一百里，地名娘子寨，金精娘娘偶於八月十五日，上山採藥煉丹，路從南閩王御花園經過，見抱月宮主在百花亭賞月，即時駕起一陣狂風，將宮主帶到飛鵝洞內，即收爲徒弟，教他法術，至十六歲之時，娘娘同抱月宮主出洞採藥回洞。娘娘曰：吾觀天文，南閩地界有數十條紅光沖起，不日你父便要出兵，與大宋對敵，宋朝能人不少，你明早收拾回家，去做你父一臂之力，亦不失你學了此數年功夫，抱月公主拜謝，至次日早，宮主對娘娘拜了四拜，娘娘取出一枝炎光梅花標交與宮主，宮主拜辭師父，出了飛鵝洞，駕起土遁，來到午門。黃門官望見變奏曰：宮主回朝，南閩王大喜。連忙宣進，宮主至金塔跪下。三呼千歲，閩王曰：吾兒昔日被風吹去在於何地？宮主曰：女兒昔日被風吹去，喜得飛鵝洞金精娘娘救了女兒。在洞學習兵法，今遣女兒下山，以助父王一臂之力。閩王大喜。宮主入宮朝見皇后丁氏，皇后一見。兩淚交流，宮主參見畢，將前事訴了一遍，皇后回愛作喜曰：若非娘娘相救，女兒性命難保矣，自此在宮中不表。再說南閩王藍鳳高，於嘉祐三年正月十五日，在銀鑾殿大排筵宴，慶會共飲：酒至半酣，閩王開言曰：

可恨宋朝屢次差官來討進貢，孤令偏將馬成鐵，假辦作商人，前去大宋打探虛實，馬成鐵回朝奏說：大宋俱是奸臣弄權，忠臣避位，武將隱逸，兵瘦馬乏。勸孤家起兵伐宋，未知乘輿意下如何。越州大將高明奏曰：大宋如此無道，即敢前來討貢，現今我國兵強將勇，個個英雄，正好起兵以奪宋室，今可略計就計。差官前去宋朝納貢，外用貢物，內用戰書，使宋天子一看，必然起兵前來，那時變他片甲無存，乘得勝之軍殺進大宋，接了宋天子，何愁中原之地不歸我乎。此乃以逸待勞，無有不勝之理。閩王大喜曰：卿所謀甚合孤意，依計而行。傳旨你們各將可將甲兵，以候大宋對敵。羣臣謝恩散筵，至次日早朝。閩王備金銀銅錫一車差番官雅里仁，帶表章及禮物入宋朝進貢，雅里仁帶了貢物起行，早行夜宿，一路無辭，來到皇城進宣化門，在節驛中住宿，至次早整衣冠帶了表章貢物，來至午朝報知，黃門官宣進，令塔跪下，口稱萬歲萬歲。奏曰：南閩王差官雅里仁前來納貢，仁宗大悅曰：南閩久抗貢禮，今日納貢可免其罪，宣差官進朝，雅里仁聞宣，來至金塔跪下，山呼萬歲，將表章禮物奉上，持禮太監陳琳，將南閩王奏章拆開於龍案上，仁宗一看，龍顏大怒，傳令將差官雅里仁處斬。丞相包拯出班奏曰：陛下看了表章，為何龍顏大怒。仁宗曰：南閩久有不臣之心，今來進表，表中言語十分無禮，可惡之極，今將表章賜卿一看。包拯謝恩畢，然後立在龍案邊，將南閩所進之表一看，其表曰：

南閩王藍鳳高，書奉大宋皇帝陛下，自古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惟有極者居之，

今聞宋國君驕臣佞，鼠輩滿朝，忠良避世，正所謂國家將敗之秋也。今我南閩鳳麟出現，文有安邦之略，武有定國之才，雄兵百萬，良將千員，正所謂國家當盛之時也。你宋朝若肯讓國於孤，則上合天意，下順人心，如其執迷不悟，大兵臨境，反悔無及矣。早爲定計，勿致有悞，以此土聞。

包公曰：此非表章，乃係戰書，南閩不服王化，陛下必差大將，起大兵前往征剿，方顯大國之威，古者兩國相爭，不殺來使，今陛下可將來使割了兩耳，放其回國，使知陛下威德並行。仁宗吩咐御前武士，將南閩來使割去兩耳，放其回國。雅里仁叩頭謝恩。仁宗曰：朕今放你回國對你主說，朕不日起大兵問罪，教你主洗頭受戮。雅里仁謝恩出朝，出了皇城，帶同從人星夜抱頭鼠竄，望南閩而回。到了南閩將宋天子大怒，欲起大兵前往征討之事，逐一奏聞。閩王隨寫文書，令差官馳往部下所屬，諭令整兵以待交戰不表。話說仁宗早朝，宣包拯見駕，包拯至殿下山呼萬歲。仁宗曰：卿家平身，賜綉墩坐下，包公謝恩坐畢。仁宗曰：南閩無禮，胆敢來下戰書，羞辱寡人，朕今欲起大兵御駕親征，未知卿意如何。包公奏曰：南閩鄙小之境，深通江海，地屬險界，宜令大將帶領大兵伐之可矣，何勞聖駕遠出。仁宗曰：卿言是矣，依卿所奏。仁宗問曰：你諳卿何人可堪爲元帥，提兵取南閩，言之未了。班中一人俯伏奏曰：臣願爲元帥，提兵征伐南閩，必然得勝回朝，未知所奏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路花王上朝保奏

楊文廣奉旨南征

且說仁宗舉頭一看，乃是國戚張茂帥張貴妃之父。仁宗問曰：卿有何能。張茂奏曰：臣自幼年學得文武全才，行軍佈陣，安營對壘，件件精通，臣今此去征討，堪三年之內，便能奉凱回朝。仁宗大喜，當殿封張茂爲平南大元帥，賜御酒三杯，掛了帥印，欽賜金花寶馬。張茂謝畢出朝。仁宗駕退回宮，包公猜疑回府。張茂帶聖旨帥印出了午門，上馬回府，此時比往時不同，前呼後擁，旗甲鮮明，金瓜月斧，將旗王令，諸大將偪將相隨左右，鳴鑼喝道，十分威風。前軍報曰：前前就是天波樓無佞府，請元帥定奪。張茂曰：吾奉旨南征，何懼無佞府，令軍士蜂擁圍道而過。再說楊文廣於二十三歲之時，化鶴逃回無佞府，隱名不出，一來爲國家多奸佞之輩，二來楊家男丁稀少，子孫故此無意功名，隱逸在家已有三十年，幸喜生有四子，長名光正，次名光勇，三名懷玉，四名懷高，四子之中，懷玉懷恩二人最猛。此日在後花園教四子武藝，忽聽鳴鑼喝道從府前經過，人馬之聲十分鬧動，文廣卽令家將出府看是何人，家將看了，入花園下稟道：啓老爺，方才鳴鑼過府，乃是太師張茂。文廣曰：焉敢如此無禮。家將稟曰：現今南閩作亂，聖上拜張茂爲元帥，領兵征閩，有聖命在身，故此鳴鑼過府。文廣嘆曰：聖上不明，焉可用文官爲帥，此去無不敗之理，此匹夫視吾家無英雄大將，故敢如此行狀。懷玉曰：張茂渺視吾家，待孩兒投在他懷

一、來爲國立功，二來可顯吾家之威風，使張茂不敢覬視吾家。文廣曰：吾觀此人未曾成功，而敢妄自尊大，僭越禮義，我兒此去見他，他必尋事來害你性命，此事斷然不可。懷玉諾諾而退不表。再言文廣長嘆數聲，回歸房中，杜月英觀丈夫愁悶不樂，備酒解憂不表。且說懷玉到房中一夜不能安睡，展轉覆枕，至五更睡過各兄弟，披掛上馬提戟，偷出後花園，望教場而來，行至教場四處寂靜，並無人馬。懷玉詢問街市之人，有一老人對懷玉言曰：張元帥昨日祭旗，今早出城南而去，衆官在十里亭備酒餞行，尚未起程。懷玉大喜，拍馬向十里亭而來，只見旌旗蔽日，盔甲鮮明，十分齊整，懷玉下馬將戟插地，將馬縛在樺上，步入亭中，守帳軍士喝曰：你乃何人，敢大胆竄入中軍帳，舉鞭便打，懷玉大怒！將守帳軍士打倒，步至筵前跑下稟曰：元帥在上，末將楊懷玉拜見。張茂曰：你是何家之子，一一稟明。懷玉曰：末將楊文廣第三子懷玉是也。張茂曰：昔年你父化鶴飛天而去，爲何尚在。懷玉曰：吾父因國中奸佞當權，故此隱逸在家，生我兄弟四人，今聞元帥南征。末將願爲前部先鋒，以效犬馬之勞。張茂大怒曰：你父私逃，暗藏家中，心甚不善，你又敢無禮逆吾將令，攪亂軍法，僭進中軍，欲刺本帥，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令刀斧手押出懷玉斬首，衆官驚訝，慌忙向前解勸。當下張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令將文廣一同擬罪，衆官少時已散。張茂曰：不殺此匹夫，吾心不安，令刀斧手押出斬首號令，懷玉見此光景。眼中流淚曰：悔不聽父親之言，致有此禍，再說潞花王帶領家將出城，在南

山打獵消遣，至中午方欲歸府。才進教場見十分鬧動，亦是懷玉命當有救，潞花王即時催馬來至教場觀看，見一隊刀斧手押下一員少將，年紀約十五六歲，生得白面朱唇，豹形虎體，恍若天將帥之才。潞花王近前喝曰：刀下留人！衆人見是潞花王，近前口稱千歲，未知何事。潞花王曰：你們斬此小將，乃是何人，犯了何罪。軍士曰：此乃無佞府楊文廣將軍之第三子，名曰懷玉，因今早強進中軍帳，欲投爲先鋒，元帥大怒，責其闖進中軍，犯了軍令，故將他斬首示衆。潞花王曰：軍士們將楊懷玉帶去南清宮審問原由，方可處行。軍士說聲領命，將懷玉帶在潞花王座後。望南清宮而來。至南清宮下馬，潞花王入宮吩咐，將懷玉押進，懷玉至此心中才安。跪下口稱千歲救命！潞花王曰：前聞你父化鶴飛去，情理如何，可一一奏明。懷玉曰：家父因奸臣當權，隱避在府。潞花王聞奏大怒曰：此奸賊欲害忠良，今必捏害文廣。吾當進朝啓奏，保舉你父爲帥，方可平服南閩，張茂又怎能哉！潞花王吩咐放懷玉，即欲進朝，奈天色已晚，明早進朝朝賀畢。仁宗開言曰：御弟乘早進朝，有何事故。潞花王奏曰：臣昨日出城打獵，從教場經過，見有一將官押在教場，將欲斬首，臣查問之，乃是無佞府楊文廣之子，名喚懷玉，昔日文廣化鶴逃歸，隱藏在家，雖有抗君之罪，當時亦被奸臣所害，故此逃避，今聞聖上與兵南征，則令其子充爲先鋒，爲圖效力，可見其忠不泯，儘可將功贖罪，念楊家累世忠良，陛下可降旨一道，着楊文廣爲帥，掛印南征，方無失誤，昔時先帝亦曾以重托任之，今南閩乃強悍之地，故敢來

下戰書，張茂不過寒儒之輩，焉能敵得南閩，那時平績，豈不發閩人恥笑！依臣愚見，張茂好不昧心，必敢奏害文廣，說他脫逃之罪，臣愿保文廣爲帥，則南閩可平矣。仁宗曰：朕亦知文廣之能，御弟所奏極是，言未畢。忽見張茂抱劍進朝，俯伏金階，口呼萬歲，臣有表章奏上，仁宗令太監將表章展在龍案上。仁宗曰：卿莫非要奏害文廣乎！張茂大驚！仁宗曰：卿乃文官，不習武備，可將帥印讓與文廣。張茂原本怕仁宗言他害文廣之罪，一時不敢爭奪，叩頭謝恩，取回帥印，再進金鑾殿繳還。仁宗即時草詔，令禮部陳益速到無佞府，宣文廣來朝。文廣接了聖旨，即時出朝，山呼萬歲。仁宗看文廣生得五柳長鬚，身穿素服，威儀可愛。問曰：卿屢代忠良，朕已盡知。赦卿無罪，封卿爲平南大元帥，統兵十萬，前去平閩，有功回朝，另加陞賞。令文廣整元帥衣冠見禮，禮部隨進金盃金甲雲靴帥轡帶，在殿與文廣穿戴，文廣跪下山呼萬歲謝恩。仁宗令禮部將帥印交與文廣，文廣跪下接印，又再謝恩；仁宗賜三杯御酒，文廣謝恩飲了。仁宗曰：南閩叛逆，來下戰書，大辱寡人，今令卿掌大兵征伐，與卿同心掃閩南閩，奏凱回朝，朕當加職封賞，卿其欽哉！文廣曰：臣受萬歲大恩，殺身難報於萬一，豈敢不盡力以報聖恩，立即叩謝出朝，點岳雲爲先鋒，此人乃番勝後裔，年方三十歲。用一枝背龍刀，重八十斤，官居驍騎將軍之職，點孟定國爲左翼，焦廷貴爲右翼，點鎮殿將軍楊唐爲運糧官，呼延顯爲副將，王貴之子王定六爲參軍，摩低苗爲謀士，又點馬殷余德王文龍楊建忠等一班勇將，及偏裨各將一同隨征

仁宗又賜上方劍一口，差人賞與文廣。令其先斬後奏！文廣遵旨拜領畢。隨即上金鑾殿謝恩。仁宗曰：卿之三子，可宣來見朕。懷玉謂宣，即時俯伏金階山呼萬歲。仁宗曰：賜卿平身，今封爲指揮使，隨征有功，回朝之日，再加陞賞。懷玉謝恩，張茂奏曰：臣聞南閩怪異甚多，遠隔萬里，勞師遠出，况又南閩久不習王化，元帥領大兵一到，罷惰天兵，必然欽服。那時與之和議，兩國安穩，豈不美哉！潞花王奏曰：陛下此事不可，南閩久不入貢，心懷不善，今又胆敢來下戰書，羞辱大國，若不除滅，後必爲患，元帥天兵若到，宜當殺滅其國，以歸其地，廣增我大宋疆土，乃爲上計，張茂冒奏，暗害忠良，理當革職。仁宗准奏。隨即將張茂革了品職。然後回宮。楊文廣回府拜見祖母太君說：孫兒奉旨南征，近要起程，先來拜見祖母，太君曰：孫兒此去平南，南方之地怪異甚多，可令你母同姑娘一同相助，方可成功，文廣拜謝，回到房中，杜月英迎接至房中坐下，月英曰：妾聞夫君奉旨南征，妾與飛雲小妹同丈夫出征，未識相公意下如何。文廣曰：母親勸姑娘同去，必定平南，你可同飛雲小姐在家奉侍祖母，以盡爲人子之禮。杜月英謹依相公，備酒與相公餞行。至次日聖旨已到，仁宗皇帝擇於二月丙午日出師，到了日期，文廣入朝辭駕，至教場中宰殺牛馬，犒賞三軍，祭奠大纛大旗畢，各官俱來餞別，文廣一一稱謝。然後入朝謝恩畢，即同其母木桂英，姑母楊宣娘，及三子懷玉，四子懷恩，並金蓮芳飛雲蕭上容等，各女將一同起程。砲響三聲，大兵望越地進發，行了月餘，看見前面一座高山上青金

光甚明。文廣問前而是何名山。衆將告曰：前面乃是武當山。楊元帥傳令衆將士在此山下安營。吾明早要上山參拜上帝，衆將領命，在武當山下安營。未知文廣上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謁武當神聖賜寶 破吳州魏化投誠

話說文廣同參軍王定六換了衣服，步上武當山。長老出外迎接至殿前。敲鐘擂鼓，文廣即拜畢，長老獻茶。文廣曰：今夜欲借你禪房安寢，要求上帝指示平南之策，長老遵命。立即打掃僧房，連忙安辦素齋相待。是夜文廣至殿焚香祝告畢，然後歸房安寢，夢見一位青衣童子近前曰：吾奉上帝之命，敬請星君到殿上，帝有旨分發，文廣不敢應答。童子在前引路，轉過一條石路，只見一座殿宇巍巍，畫棟雕樑。童子說：星君進殿。文廣抬頭一看，只見大殿內堂中坐了一位尊神，兩邊排列衆神將，文廣進來口稱上帝在上，臣文廣拜見。上帝曰：星君請起賜坐，命童子進茶，文廣飲畢謝恩。上帝曰：星君奉旨南征，此去成功非易，須要小心。吾今賜你鉄台弓一把，穿雲箭三枝。遇有飛刀邪術，可將此箭射去，可降服妖法，然後用手一招，可以收回。又有天書三本賜你，此書乃六甲靈文。你可觀看精熟，陣前自有用處。文廣大喜！拜謝上帝出殿，隨童子回帳。一路松竹成行，鶴鹿成羣，轉過曠地，又有一座石橋，橋下水聲潺潺，水底又金色鯉魚成羣遊玩，文廣伏在欄杆觀魚。

童子背後用力一推曰：星主回去罷！文廣跌落水裏，一時大驚！醒來乃是南柯一夢。自思良久，靜聽山下營中，更鼓正打三更，起來坐在牀上，燈火微明，棹上見有弓箭天書，文廣大喜，自思上帝賜我神物，此去必然成功。次日上殿拜謝上帝，即同王定六辭別長老文送他紋銀拾錠，以爲香燭之資。相辭回營，正欲發令起程，忽軍士報道，前面有一道人求見，元帥傳令請見，道人上帳參見，元帥命坐！只見那道人器宇不凡，飄飄絕俗，上前長揖告坐。元帥曰：請問道長何人，到來有何指教。道人曰：貧道張趙胡是也，因聞元帥南征，故此前來投効。元帥大喜曰：本帥才略疎淺，幸蒙不棄，軍中諸事望祈賜教，道人遜謝。元帥吩咐以禮相待，即時發令起程。再說張趙胡乃上天金童謫降凡塵，在於瓜中出世，其妻丁仙姑乃上天玉女謫降下凡，蒙九天玄女收爲徒弟，後來破黃河陣得他之力，我且慢表。且說楊元帥大兵出了三關了從南閩而來，不一日到了吳州城地界，那吳州城在汀州且歸化縣。離連江五十里，楊元帥大兵來至吳州城，離城十里扎下營寨。吳州小軍飛報進府。報與主將魏化知道。魏化聞報問何人爲帥。探馬答曰：宋朝拜楊文廣爲帥，領兵十萬，離城十里扎下營寨，請令定奪。魏化賞了探馬，今再去打聽，待吾明日出城接應。且說文廣領衆將出營，列成陣勢以待，只見南陣中炮聲；城門大開吊橋放下，冲出一隊番兵。門旗下一員番將，面如烏漆，頭帶烏鐵盔，身穿青銅甲，騎下烏錐馬，手執青銅大刀，宛如天神一般。文廣看見對衆將曰：此番有大將之材，若得此人歸降，何愁南閩不滅。自己拍馬

出陣，魏化一見來了一位宋將，頭帶雙龍盔，身披黃金甲，騎下白龍駒，手執點銅槍，面
白髯後，五柳鬚，果然有元帥之材。文廣喝曰：番將何人，魏化曰：吾乃南閩王部下，吳
州地大將軍魏化是也。你乃何人？楊元帥曰：吾乃大宋天子親子平南大元帥楊文廣是也。你
主不守臣節，投戰書於大宋。我主大怒！差吾領兵南來問罪，將軍何不棄暗投明，不失封
侯之位，魏化聽了大怒！舉刀便砍，文廣舉刀相迎，戰了八十餘合，文廣暗暗稱奇。自料此
將只宜用智取，不可力敵，心思一計。撥馬望岡下樹林而走，魏化催馬隨後追趕，文廣見
魏化趕來，將馬一拍，望樹林而入，魏化追入林中，將近文廣身邊，文廣驟開拔出流星鎚
來。魏化馬上打來，魏化招隔不及，那馬中鎚一鎚，咆哮一聲，四蹄躍起，將魏化跌下馬
來。文廣卽下馬扶起曰：吾觀將軍有此英雄，何不棄邪歸正，投降大宋，平閩之日，富貴
共享，豈不美哉。魏化大喜曰：蒙元帥不殺之恩，自當盡心歸順，待末將回去聚集衆將，
明日開城投降，迎接元帥入城。元帥曰：將軍如此甚妙，正是良將擇主而事，言未畢。只見
三郎懷玉同呼延顯領兵入林中來，恐妨元帥有失，及至林中。見元帥與魏化並馬而行，衆將
不知其詳，元帥傳令鳴金收軍，回至中軍帳坐下，衆將參見畢。元帥曰：魏化已降。明日
便好進城。參軍王定六曰：番將初降。未知其心。元若要進城，宜當隄防，恐有詐計。元
帥曰：軍師此言甚是，吾觀此人忠耿必無詭計，明日大兵進城，不許擾害百姓，違令者斬
，衆將應聲得令，話說魏化提兵回城。至中軍帳坐下。對衆將曰：宋朝乃英明之主，楊文

廣禮賢下士，吾已歸降大宋。你們愿從者相隨，不願從者聽其自便。衆將曰：願聽將軍之令。魏化大喜，令軍士換了大宋旂號，至次早開城迎接楊元帥。元帥入城查明倉庫錢糧，出榜安民，犒賞三軍。記降將魏化頭功，在吳州駐馬三日，令魏化家眷居住吳州勿移，又令陳伯凌鎮守吳州城池，未至越州。元帥傳令離城五里下寨三軍傳令。三擊炮響安下營寨。此城在汀州府上杭縣永定地界，古跡猶存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獻計策魏化入越州 願歸降高明遵母命

話說越州探馬連忙進城內，上帳稟曰：啓元帥，大宋天子差楊文廣爲帥領兵十萬來至吳州，魏化獻關投降，今大兵已至楊州城外，安下營寨，請令定奪。高明曰：魏化不仁，貪生怕死，未逢大敵，先已投降，真怕死匹夫也；傳令番兵謹守城門，待吾明日與宋兵戰過勝負，番軍領命，準備明日空戰不提。且說文廣至次早，吩咐衆軍飽餐早飯，傳令排隊出營。三聲炮響，領兵來至楊州城下，討戰只見鞞砲一聲，城門大開，冲出一隊番兵，排成陣勢，旗下一員番將，頭戴金盔，身穿金甲，面如重棗，口下微鬚，手執與丁棗楊槊，騎下青鬃馬。元帥君見嘆曰：不意閩方有此大將，方敢下戰書於我國，上前便問番將何人？高明答曰：吾乃閩王部下，越州城主將高明是也。來者莫非楊文廣乎？楊元帥曰：正是本帥，高明曰：你主是何道理，侵我疆土，你若知死，卽速退兵，免作刀下之鬼，不然殺你片甲無

存。宋陣上岳雲大怒！拍馬向前喝曰：元帥休得與他鬥口，待末將擒此匹夫。高明抬頭一看，見宋陣上冲出一員大將，頭包綠巾，金額眉，身穿金銅甲，騎上青駿馬，手執青龍刀。高明喝曰：來將何名？岳雲答曰：吾乃平南大元帥楊正印先鋒官岳雲是也。高明舉鞭便刺，岳雲挺刀相迎，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楊元帥鳴金收軍，二將俱各回營。楊元帥回到中軍帳坐下，岳雲上帳稟曰：末將方欲擒了高明，元帥何故收兵。元帥曰：吾觀此將與將軍交戰，未見勝負，只恐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故此鳴金收兵，欲圖一計以擒此將。元帥問魏化曰：將軍你必知高明之着落。魏化曰：高明乃是越州城六十里外高陽岡人氏，事母至孝，文武全材，高明在越州爲官，其家屬本不在城內，今日我軍初到，諒高明家眷，不知其詳，他父親高重應，與末將父親有八拜之交，末將幼時亦常到他家問於其母，今待末將到高陽岡，誘高之母前來。何怕高不降。元帥曰：此計甚妙，將軍速行此事。魏化領令帶了五十名軍士，預備車馬，暗從高陽岡而來，到了高陽岡，進入莊訪問，果然高明家眷尚住莊中，魏化大喜！至莊門口，令門公通報，高太太請魏化入內，魏化至堂中，見了太太，近前行禮。口稱伯母在否，小侄魏化拜見。高太太曰：久不與賢姪相見，素時掛念在懷，今日到莊有何見諭。魏化稟曰：現在大宋起兵征伐吾國，宋兵將近越州，高賢弟守城，不敢遠離，故特托小侄前來搬取老伯母及家眷，進越州城內安置，方保無慮。高太太十分歡喜曰：有勞賢侄了。隨吩咐收拾家中細軟，同媳婦李氏，孫兒高容帶同家丁女婢，共二十

餘人，出了莊門。魏氏扶太太上車，李氏亦上車，高容上馬，將細軟安在車中，一同起身離了高陽莊，望越州大路起程，行了半日，高太太舉頭一看，只見前面一座大營，旗幟招展，具是宋軍旗號，一時着驚鳴聲停車。軍士乃是宋兵假扮不容太太吩咐，送至宋營而入，魏化上前請老伯留下車。高太太曰：賢侄此所營寨，却是何地。魏化稟曰：不瞞伯母，宋朝起兵征伐南閩，侄兒已經投降，但是高弟自崇猛勇，不肯歸順，吾奉楊元帥之令，請老伯前來。望老伯寫書一封，叫賢弟前來歸降。共扶明主，不失封侯之位。高太太曰：宋天子乃仁德之君，降者得其所矣。遂下車同魏化進入軍中帳，楊元帥聞知，出帳迎接入後帳，木桂英楊宣娘一同相見，行禮坐下。桂英曰：小兒文廣言及令郎高將軍十分英勇，兼有大孝，故請太太前來。勞煩寫書一封，教令郎前來投降，一家團聚，共力平閩。富貴必然永固，豈不美哉。高太太十分歡喜，隨寫書一封，交與木桂英，木桂英交與楊懷王道：孫兒你將此書交與父親，令人前到越州投書見高將軍。懷王道：到軍帳稟知，文廣歡喜，隨令偏將謝牛前去越州投書，謝牛領命，出營上馬望越州而來，魏化請高明之兒高容拜見。元帥大喜觀看高容生威風，後日亦且將門之子，即令後帳款待高明家眷。且說謝牛來到越州城下叫曰：吾奉元帥之令，特來下書，守城軍士聽見，忙進帳稟知，高明令開城放入。謝牛入城進中軍帳行禮畢，將書呈上，高明將書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書付吾兒知之，古人有言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宋乃仁德之君。英名昭著，吾

兒自恃血氣之勇。陷你母於圍圍之中，令速來降。可免你母性命。危在旦夕，你其聽思之。

高明看書着驚曰：何人用此毒計，吾不能不能降矣。張主呵！非臣不忠，勢不得已也。

謝生道：吾母已在宋營，焉有不降之理，明日迎元帥入城。謝生離了高明，上馬回至宋營稟知。文廣大喜！次早便領軍來至州城，見城上換了大宋旗號，高明出城迎接元帥進城，高明參見元帥，記了高明功勞，查問糧餉，出榜安民，犒賞三軍，高明入後堂見母親張氏跪下曰：累及老母受驚了。高太太曰：元帥禮賢下士，你母亦無受驚！吾兒你可隨軍立功，你母回家眷就在越州居住，我兒可將此事稟知元帥，高明領命來中軍帳稟知，文廣大喜！在越州養馬三日，然後起程，浩浩蕩蕩望福梁殺奔而來，兵馬至福梁城，前軍稟報，元帥傳令讓城裏安營，未知如何攻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福梁城兩軍相對壘 二太子臂上中飛刀

詩曰：福梁城外雲紅，兩陣排開殺氣冲。自有飛刀能破敵，桂英相助建奇功。

却說楊文帥大兵至福梁城外安下營寨。番兵探馬飛進福梁城，入左丞相府中報知，左丞相蕭炳，登即入朝奏知閻主。南閻王問衆公卿曰：孤家自料兵精糧足，軍雄將勇，故敢下戰書於大宋，不意惹了宋天子之怒，差楊文廣爲元帥，與兵問罪。已打破孤家吳州越州兩處城池，自今大兵臨境而來，孤家之國將危矣，卿等有何計策。蕭炳奏曰：我福梁城番兵

尚有二十萬，戰將尚有百餘員，今可令元帥薛平、雄領兵在外，扎下營寨，勿令宋兵近城，宋兵遠來糧草不絕，若停一年空戰，宋兵必然退回，那時我等用大隊番兵掩殺其後，宋兵必大敗矣。閩王準奏：隨令薛平、雄爲元帥，姜達爲先鋒，點起番兵五萬在教場祭旗畢。出兩梁城，隨城五之安營，大兵想知楊元帥，元帥回報，卽提大兵出營排開陣勢。百陣金鼓齊鳴，旗門四處。元帥抬頭一看，見番陣旗下一百番兵頭戴獅子盔，身穿青銅甲，手執宣花斧，騎下五花馬。楊元帥用鞭指曰：你主久有不臣之心，意欲反叛，吾奉旨前來問罪，你可速奏你主獻城投降。免你一死！如執迷不悟，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薛平、雄曰：你主貪心侵奪吾國，吾今日與你勢不兩立。楊元帥曰：你乃何人，敢如此大膽胡說。薛平、雄曰：我乃南王駕下大元帥薛平、雄是也。與斧便砍，宋陣中衝出岳雲，提青龍刀敵住。番陣上平條姜達推動戰馬，舞槍助陣，宋陣上魏化提刀架開，番將余忠執竹節鋼鞭，宋陣上虞玉挺起書戟接戰。番將伍仁提槍出陣，宋將馬殷擋住，兩下鼓聲大震，埃塵滾起，殺得日色無光，各顯武藝，大展神威，喊聲振動山岳。楊元帥立陣門下看，見衆將殺得難分，一時接納不住，提起金槍望薛平、雄直挑。平、雄用斧架開。番將見文廣出陣，木成提大刀來助。被文廣抖擻精神，一槍刺木成落馬下。宋兵近前將木成取了首級。楊懷玉與余忠大戰三十合，把戟往下一刺，余忠腰上中了一戟，轉馬便走。伍仁與馬殷大戰三十合。伍仁被馬殷一鎗打中面門，墜馬而死。姜達與魏化大戰三四十合，姜達抵敵不住。回馬便走。薛平、雄與

戰百餘合，未分勝負。楊元帥暗暗擡起流星鏡，薛天雄不及隄防，手臂中了一鎗，連忙撥馬逃回本陣。宋兵追殺，番兵死了千餘人。楊元帥見日色已晚，傳令鳴金收兵。此一陣宋兵大獲全勝，薛天雄收拾殘兵進營，至初更時分。番帥薛天雄先鋒姜達守營。連忙到福梁城叫開城門，進入銀鑾殿，令太監入宮奏知。閩王藍鳳高正在西宮，與蕭妃言論宋兵征閩之事。忽見太監入宮跪下奏曰：薛元帥在銀鑾殿，欲見陛下有事奏聞。閩王傳旨，宣薛天雄到西宮見駕。薛天雄聞宣，來到西宮跪下，三呼千歲。閩王曰：賜卿平身，你出城與宋兵交戰勝負如何？薛天雄奏曰：臣奉命提兵出城，與宋兵大戰，失了大將木成伍仁，偏將數十員，帶傷者甚多，臣被文廣打中一鎗，敗走回營，今特來請罪。閩王聞奏，十分着急。後面二太子藍飛在側跪下奏曰：父王不須憂慮，待臣兒出戰，殺他片甲不回。閩王曰：兒有此本領，實稱孤意，但須要小心。藍飛領旨，是夜同薛天雄暗暗出城來到番營，衆將等俱各迎接。太子曰：衆卿平身，傳令衆將各回帳房安寢，待明早出營與宋兵見過離雄，衆將應聲得令，各回帳房安寢。且說楊元帥大勝，記了衆將功勞。至次早楊元帥領大軍至番營前討戰，只聽見三聲炮響，營門大開，冲出一隊番兵，排開陣勢，兩陣對圓，旗門開處，只見番陣上衝出一員番將，頭戴束髮紫金冠，兩邊雉雞尾，身穿紫金甲，騎下紫騮馬，手執青銅刀。楊元帥拍馬向前問曰：番將何人？藍飛答曰：吾乃閩國二太子藍飛是也，你宋人何故奪吾疆土，十分可恨，你可速收兵回國，不然殺你片甲無存。楊元帥曰：你又不

守臣節，意存反叛，故吾提兵前來問罪，今南閩之地已歸了我宋朝了，你還不知悔悟。藍飛大怒，提刀便砍，岳雲提青龍刀接住，戰了二十合，藍飛果然十分利害。孟定國見岳雲抵敵不住，拍馬出戰，薛天雄架斧擋住，焦廷貴提雙斧出敵，姜逢提槍接住，兩下鼓聲大振，喊殺連天，一場交戰，正是棋逢敵手，將過良材。岳雲與藍飛大戰六十合，岳雲抵敵不住，馬回逃走，藍飛隨後趕來。宋陣上楊懷玉挺戟接住，交戰二十合，楊懷玉自料不能取勝，回轉本營。藍飛隨後趕來，懷玉將戟按在馬鞍上，取出寶彫弓，扣上牙箭，轉身望藍飛咽喉射來。藍飛聽得弓弦聲響，箭已近了，用大刀將箭撥地下。懷玉見箭不中，再抽出狼牙箭扣上弓弦，望藍飛面門射來。藍飛用手接住。懷玉看見着驚！驚的遍身冷汗，懷恩一看，連忙舉方天大戟擋住，戰上二十合，藍飛一刀砍下，懷恩欲躲不及，臂上着了一刀，連肩帶甲削去一片，負痛敗走回陣，藍飛隨後趕來。文廣舞槍縱馬上前喝曰：休傷吾兒，挺槍直刺，藍飛提刀相迎，戰上百合不分勝負，焦廷貴與姜逢交戰三十合，焦廷貴一斧將姜逢劈頭砍下，墜馬而死，孟定國敗走回營，楊元帥見日已晚，兩下各自收兵，楊元帥回營查點兵馬，損失數百人。楊元帥閉坐營中，令人取出金槍藥，懷恩敷之。元帥問衆將曰：閩王之子藍飛十分勇猛，吾不能取勝，將如之何。王定六言曰：番將性甚驕敖，今日得勝，夜間必無提防。今夜往劫番營，必能成功。元帥曰：此計甚當。立即傳令高明魏化領兵一千，人騎枚，馬摘鈴，三更時分往劫番營不題。再說二太子得勝回營，薛天雄進

驚。薛天雄曰：太子英勇，天下莫及，今日一戰，眼見宋軍肝腦塗地，是誠主公之洪福也。吩咐備酒與太子賀功，飲至二更，各人大醉回營安寢。至三更時分，見號炮響，宋軍拔開鹿角，從番營殺入，火把點得光明如晝，宋兵從中軍直殺而進。太子藍飛在夢中驚醒，連江上馬出營，天雄亦提斧上馬保隨太子，余忠提鞭上馬出帳。正與高明相遇，高明提槊打。余忠舉鞭相迎，戰上十餘合，余忠被高明一槊打死馬下。魏化與藍飛大戰三十合，魏化敗走，高明與薛天雄交戰四十合，高明亦敗走。高魏二將回營稟知曰：藍飛薛天雄果然十分勇猛，故此不能取勝。楊元帥十分憂慮，忽見木桂英出帳。元帥言曰：番王有一太子名叫藍飛，十分猛勇，被他連取數陣，今夜劫營，又被他殺敗，故此憂愁。木桂英曰：待明日你母同姑娘出陣，必獲全勝，楊元帥大喜！再說藍飛見宋兵已退，計數番兵失了千餘人。藍飛大怒曰：宋軍每用詭計，故每每敗績。一夜鬧一場，十分可恨，至天明藍飛到宋營前討戰。宋兵報知，元帥令懷恩到後帳，請出木桂英楊宣娘出營相助，木桂英聞請，便同宣娘上馬出營，元帥同三軍將茶陣前一字排開。藍飛見宋陣上來了二位女將。藍飛喝曰：女將何人。木桂英曰：吾乃平南大元帥楊文廣之母木桂英是也，將刀對殺，藍飛提刀相迎，戰了二十合，木桂英自料不能取勝，撥馬便走。藍飛隨後趕來，桂英在懷內取出一枝柳葉飛刀，祭起空中，只見紅光罩下，藍飛不及提防，手臂中了一刀，負痛撥馬敗回本陣。楊元帥令旗一招宋兵齊進，殺死番兵不計其數。桂英用手一招，收回飛刀。

傳令得勝收兵。再說藍飛敗回帳中，叫痛不止，薛天雄十分着急，即令偏將守營侍奉太子，隨即趕回福梁城中奏報；未知啓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顯神通趙胡吹角 求法寶公主借旛

詩曰 陰風慘淡鬼神愁 百萬陰兵殺不休 響角一聲魔盡散 妖旛借得又尋仇

却說閻王正坐在宮中；忽見太監進宮跪下奏道：薛天雄要奏軍情，不敢擅進。閻王即宣見駕。薛天雄入宮跪下奏呼千歲畢。閻王曰：太子行兵勝負如何。天雄曰：二太子果然勇猛無敵，先與宋人交戰，陣陣得勝，後來宋營中來了兩員女將，一名楊宣娘，一名木桂英，出陣與二太子交戰，不意二太子手臂上中了飛刀，宋營女將法術多端，二太子在營叫痛不止，臣特來奏知。閻王聞報十分着驚！忽見抱月公主奏曰：父王不須憂慮，女兒有仙丹能醫得王兄痊愈。宋營中有此妖術，女兒若不出陣，安得宋兵遠退。閻王曰：我兒須要小心。抱月公主全身連忙披挂，結束停當，同薛天雄出城來到番營。衆番連忙出營迎接至帳中參見畢。忙到後營看視二太子藍飛，果係被刀所傷，即取出仙丹一粒，用水一碗，將丹研破，在藍飛手臂敷之，立刻痊愈。宮中對二太子曰：待明日娘子出陣，殺得宋兵片甲不回。與二王兄報了飛刀之恨。二太子大喜！次早抱月宮主同二太子藍飛、元帥薛天雄、三總炮響，大開營門，到宋營前排開陣勢討戰。只見宋營中三尊炮響，營門大開，沖出一隊

宋兵，排開陣勢，楊元帥在旗門下，見衝陣上來了一員番將又一員女將，生得玉面朱唇，頭戴金鳳冠，身穿綉金甲，頭上兩枝雉雞尾分爲左右，腳下三寸金蓮，騎下雪花馬，手執金槍，勒馬向前道：你宋將傷吾王兄，故哀家今日提兵出陣，爲王兄報復刀之仇。楊元帥駭道：番女乃何人，通下姓名。宮主答曰：哀家南閩王之女，抱月宮主是也。舉槍便刺，宋陣上岳雲提青龍刀架開，大叫賤婢休得無禮，搭上手便殺。兩下鼓聲齊鳴，喊聲大振；戰上二十合，宮主自料不能取勝，回馬詐敗，岳雲不知是計，隨後趕來；宮主伸手在懷中取出梅花鏢轉身射來，岳雲看見，將身一閃不及，左臂上中了一鏢，岳雲疼插難當，回馬奔入本陣。宮主拍馬趕來欲刺岳雲，孟定國提刀敵住，戰上十餘合。宮主撥馬又敗走。孟定國曰：番賊極要走，那裏去。隨後追來；宮主見孟定國追近，取鏢在手，望孟定國面門射來，中在兩頰上，血流滿面。翻身連忙逃走，宮主舉起金槍，從背後刺來；張趙胡拍金龜舞劍敵住，救孟定國回陣。大叫曰：你傷吾將，看吾寶劍。公主提槍接戰，戰上二十合，宮主撥馬又敗走，張趙胡在後追來，抱月宮主再取出梅花鏢射來，張趙胡大罵賤婢，別人怕你用鏢，我張趙胡不怕，取出一葫蘆念動真言，向鏢一招，聽見一聲霹靂，倒插在葫蘆內，宮主看見大怒！又再發一鏢，又被張趙胡收去，宮主舉手無措。大罵曰：妖道你敢破吾法術，吾與你誓不兩立，提槍向張趙胡胸中挑來，張趙胡用劍架開，又戰上十餘合，宮主復詐敗而走，張趙胡又追。宮主來在懷中取出一包黑白紙拋起空中，念動咒語，喝聲起！忽

見一陣陰風一捲，無數鬼兵，青面散髮，各執大刀闊斧掩殺而來，宋兵大敗，自相踐踏，死傷無數。張趙胡取出牛角一吹，只見半空中天神降下，青面金剛大漢手執降魔杵，把鬼兵亂打，打得鬼兵現出原形，乃是黑白紙剪成的。張趙胡念動真言咒語，將寶劍祭在空中，毫光閃閃殺下；宮主看見，連忙下馬借土遁而走。楊文廣劍砍為兩斷，張趙胡見宮主逃走，用手一招，收回寶劍。楊文廣分旗一展，宋兵趕殺過去，番兵大敗逃走，蓋飛同薛天雅敗回營中，宮主亦到。蓋飛曰：宋兵難敵，寶劍寶貝又失，似此如之奈何。宮主曰：王兄不須憂慮，待小妹去飛鵝洞哀求一個精娘娘，借得寶貝，以退宋兵。王兄緊守營門，勿與他交戰，吾此去不消一日，便回營。蓋飛大喜，宮主相辭，出了營門架起土遁，望飛鵝洞而來。再說文廣得勝回營，陞坐中軍帳，對張趙胡曰：今日交戰，先生大展神通，方能得勝，今番女敗回，必然別有一端交戰，須想一計，才能擒服此番女。謀士李伯苗曰：此番女一敗，銳氣已衰，可於今夜三更時分，番軍必無提備，一陣可獲全勝。參軍王定六曰：奉先生之計甚妙，元帥依而行。楊元帥曰：現今岳先鋒及孟將軍二人皆傷，如何醫治，張趙胡曰：不妨！連上在葫蘆內倒出兩粒仙丹，令軍士用口咬破，敷在岳雲孟定國受傷之處，立刻痊愈，上馬拜辭軍時，元帥大喜，傳令馬般為頭隊，余德為二隊，懷玉懷恩為三隊，各領兵一千，待三更時分往劫番營，四將應聲得令。是夜二太子蓋飛悶坐中軍帳，自思宋兵此等英勇，兼有高人道士在內，想來南閩不保；時已三更，方欲入帳安寢，忽聽營

外喊聲大振，火光齊明，宋軍拔開鹿角，望中軍殺入，番兵果然無備，被宋兵殺得如斬瓜切菜一般，二太子着驚！且喜尚未脫甲，連忙舉刀上馬出營，遇着頭隊馬殿已到，提金鑕便打，二隊余德亦到，舉刀助戰，兩下夾攻，薛天雄聽見宋兵劫營，一時着驚，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提斧向前抵敵，懷王懷恩已到，截住接戰，懷玉懷恩兩枝方天戟，如兩尾蛟龍一般，薛天雄見營寨已破，無心戀戰，撥馬便走，不意馬失前蹄，把薛天雄跌翻在地，懷玉趕到，一戟刺中前心。薛天雄死在馬下；二太子無心戀戰，殺闖一條路，望福梁城而走，至城下叫開城門，番兵觀看正是太子，連忙開城放入，這一陣殺得番兵十去八九，餘者投降，只剩得三百餘名番兵，跟隨太子入城。藍飛入後宮來見父王跪下奏曰：臣兒提兵出戰，與宋兵交戰不意大敗，妹妹寶貝俱失，現往飛鵝洞借寶未回，今夜宋兵又來窺寨，薛天雄陣亡，孩兒殺開一條血路，走入城中，前來請罪；閻王聞奏大驚！傳旨令蕭炳把守東門，梁玉守北門，宣天祥守西門，黑歧龍守南門，連夜點兵一萬，守住宮闈，時至五更，只聽見城外炮響連天，楊文廣領大兵近城安了營。且說宮主架土遁，來至飛鵝洞口，收住遁光，連忙入洞至寶座前跪下。口稱師父在上，弟子稽首。金精娘娘見是抱月宮主連忙問曰：徒弟到此何事。宮主曰：可恨宋朝起兵征伐我國，被他攻打十分利害，大將番兵被他殺得無存，今大兵已到福梁城，徒弟出城與宋兵交戰，神鏢已失，法術被他所破，殺得弟子大敗，今徒弟到洞欲求借師父寶貝，以退宋兵。金精娘娘曰：我此數日觀福梁城紅光

沖出，已知宋兵到了羅梁城，日前多蒙你父王四時有進糧草，與我洞中應用，况你又是我之門下，自然相助於你，令侍女進丹房，取出一面迷魂旛來，侍女領命取出，交與抱月宮主。金精娘娘曰：此旛乃是我洞中煉成的，旛上有四十九張符印，上陣交戰之時，此旛向敵人面上連搖三下，則敵人三魂就散，昏迷墜馬，被吾所擒，待至一時三刻，然後回魂，你帶此旛下山，若得勝萬事全休，若不得勝，待你帥父下山來擒宋將便了。抱月宮主執旛拜謝帥父出洞，裊起土遁欲回本營，至福梁城外，見宋兵已在城外安營，方知本營已破，連忙駕遁光入城至銀鑾殿，見父王在殿議事，即收了遁光，至殿中三呼畢。閩王一見大喜曰：女兒仙山借寶貝，未知可有否。宮主曰：蒙帥父賜下寶貝，明日出城與宋兵見過雌雄。閩王於宮主拜見娘娘。再說楊元帥陞坐中軍帳問衆將曰：今日是何將軍出陣討戰？孟定國上帳曰：末將前去討戰，建立頭功。楊元帥曰：將軍你雖勇猛，但番將雖敗，詭計多端，兼有邪術，宜一位將軍相助，方可全勝。趙寧上帳曰：待末將前去代孟將軍掠陣。元帥曰：趙將軍你去甚妙，二將願聲得令，提兵出陣到城下討戰。只見三聲炮響，城門外大開吊橋放下，沖出一隊番兵，爲首一員女將，孟定國認得是抱月宮主，即提刀便砍，宮主提鎗架開戰五十餘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迷魂旛迭擒宋將

細妖索縛斬番奴

詩曰：妖魔一見便魂迷。宋將遭擒未放歸。幸得宣娘仙索妙。番奴誅却解重圍。
却說宮主與孟定國戰十餘合，左手執鎗，右手取迷魂旛，孟定國連搖三下，只見定國一時昏迷墜馬。番兵向前縛了。趙寧看見沖出，欲救定國已救不及了。宮主舞鎗直取，趙寧戰上十餘合，又將迷魂旛搖動，趙寧一時昏迷，跌落下馬，番軍向前縛了。宮主大獲全勝。入城平銀鑿尉奏曰：父王在上，女兒出陣生擒兩員宋將；閻王大喜！令將宋將二員殺落天牢待殺。宋兵，然後定奪。且說宋兵敗回入帳跪下稟曰：趙孟二將軍殺擒。楊元帥大驚曰：是何番將這等英雄，一時間連擒吾兩員大將。有宋軍裏道：番城內出陣乃是抱月宮主，交戰之時，手執一面黃旛，連搖三下，趙孟二將軍回昏迷墜馬，被他所擒。至次日福梁城大開，抱月宮主同二太子藍飛出城，至宋營討戰，宋兵報知，楊元帥聞報大怒！帶領衆將一齊出陣，只見旛旗五色，劍戟齊明，擺開隊伍，元帥勒馬進前，看是抱月宮主。元帥喝曰：你這賤婢，昨日用妖術連擒吾二將，今日本帥拏你屍尸萬斷，方消吾恨，言未畢。只見宋陣中高明舉金丁棗陽槊便打，宮主舞起金鎗接戰，戰十餘合，宮主把迷魂旛一搖，高一明時昏迷墜落馬下，宮主挺鎗徑刺下，余德沖出用大刀架開大喝曰：休傷吾將。宮主看見，一鎗望余德心窩刺來，余德提刀敵住。二人接戰十餘合，宮主又取迷魂旛連搖三下，余德昏迷墜落馬下，將欲刺下，只見呼延顯推開坐騎。大聲喝曰：賤婢勿傷吾將，照面舉鎗便刺，宮主又將鎗架開，把戰馬一拍，跳離數步將旛連搖數下，呼延顯昏迷墜馬，被番

兵縛回營中收禁。宋兵搶前，只改得高明余德回營，宋陣中衆將見逐魂奪利害，面面相覷，不敢出戰。抱月宮主見宋將不出戰，挺鎗照文廣刺來，張趙兩將金龜一拍，飛出陣擋住，宮主又與張趙胡戰上十餘合，又舉鎗向張趙胡面一搖，見張趙兩將全然不動，原來此處能迷父母所結精血魂魄，張趙兩將是瓜裏出世，那有精血，因此搖不動迷他，張趙胡見宮主搖他不動，取出葫蘆念動咒語，葫蘆內烈火齊起，把宮主煎燒，番兵大敗，死無餘數，宮主同二太子敗走入城。楊元帥見高明余德回見，元帥說道：抱月宮主有迷魂幡十分利害，似此如何抵敵，正在憂慮之間，忽見木桂英出帳，楊元帥忙迎接坐下。木桂英曰：我兒不須憂慮，待你母與姑娘明日出陣擒之，元帥大喜！令三軍準備明日交戰，計擒番女。一夜安歇無辭，至次早三聲炮響，木桂英楊宣娘上馬出陣，只見番營中二太子藍飛，帶了二隊番兵，開城沖出罵戰，宋陣上魏化一馬當先，大叫番奴看刀！舉刀向藍飛便砍，藍飛提刀敵住，戰上三十合，魏化抵敵不住，高明向前助戰，藍飛力敵二將，全無懼色，余德馬般一齊出陣圍住藍飛，一場大戰，殺得塵埃滾滾，喊聲振地，鼓聲如雷，二太子被圍在內，左衝右突，上顧其身，下顧其馬，無妨干碍。宮主看見，連忙提刀相助，宋陣中見宮主出陣相助，木桂英沖出接戰，戰上十合，宣娘在隊內暗將細妖索祭空中，華光閃閃，在抱月宮主頭上罩下，宮主與木桂英正在亂戰之際，不及提防，被細妖索落下，宣娘念動咒語，用手指定細妖索，將宮主縛住，木桂英手起一刀，將宮主斬死，宣娘用手一招，收回細妖索，二太子藍飛被衆人圍住。正在亂戰之際，聽見有人墜馬舉頭一看，正見宮主陣亡，即時大驚！撥開一條血路沖出，被岳先鋒擋住去路，舞刀便砍道：番奴走那里去，藍飛

此時人困馬乏，手慢一步，被岳雲一刀殺死馬下。番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僅有幾百名番兵逃走入城報知，丞相蕭炳正在東城督兵守護城池，聞報二太子並宮主陣亡，一驚非小，連忙進銀鑾殿跪下奏道：「臣奉旨守護東城，聞報二太子並宮主俱各陣亡，剩餘兵百餘名進來，餘皆俱損失。」閻王聞奏大叫一聲：「暈倒在龍床。」御監連忙教醒。閻王曰：「不想太子宮主盡被殺害，眼見國家將危矣，衆卿有何計？」蕭炳奏曰：「臣有兒子名叫蕭翰，年紀雖輕，武藝過人，現今國家在危急之際，可差臣子出城抵敵，臣又堅守城池，城中糧草尚有十年之資，宋兵持久必然退回。」大太子藍升奏曰：「待臣兒與蕭翰共退宋兵。」閻王降旨宣蕭翰見駕，蕭翰俯伏三呼。閻王曰：「目下宋兵臨城，你父保舉卿出城退宋兵，今封卿爲保國大將軍，同太子出城共退宋兵，蕭翰謝恩；即領兵一萬，同大太子出城，紮城扎下營寨。再說楊元帥得勝收兵回營，至中軍帳坐下，對軍帥張趙胡曰：「番兵此等大敗，諒城中亦無甚勇將，本帥明日點齊大軍，進攻福梁城，未知軍師意下如何。」張軍師曰：「元帥言之甚當。」至次早元帥陞坐中軍帳，宋兵跪下稟曰：「福梁城中又有番兵出城排開陣勢討戰，請令定奪。」元帥曰：「是何將官出陣，建立功勞，偏將王文龍請令出戰，三聲炮響，開了營門，沖出陣前大聲罵曰：「殺不盡番狗，不知死活，尙敢營前討戰。」蕭翰提一雙八角銀鎚，縱馬向前抵敵，戰上三平餘合，王文龍抵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番兵乘勢掩殺，宋兵大敗，王文龍入帳請罪。元帥曰：「福梁城是何將官宣遣等英勇。」王文龍跪下稟曰：「番陣上一員小將，手執八角銀

鎗，十分英勇，故未將抵敵不住。焦廷貴曰：此等小匹夫便敢如此猖獗，待末將出陣，拿此小嬰兒有何難哉！遂提雙斧上帳請令。元帥曰：須要小心。焦廷貴應聲得令，上馬出營，只見一位小番將，在陣前耀武揚威，焦廷貴大怒！提雙斧上前喝曰：小匹夫莫走，我焦爺來取你首級，舉斧便砍，蕭輪舉鎗架住，方戰十合，蕭輪起左手銀鎗一起，對焦廷貴打下，焦廷貴忙將雙斧往上一架，架不住，被鎗尾擦住手臂，墜落馬下，翻身扒起，走回本陣。蕭輪大笑曰：你這無用之輩，亦稱一員將官，可羞之甚。吾今也不追趕，縱一鎗把你打死，亦壞了我的鎗，焦廷貴敗走入中軍帳下請罪。稟曰：番將果然驍勇，末將戰敗而回，元帥尚未回言，只見帳下搖動一員將官，乃懷玉也。上帳稟曰：待孩兒上陣擒此番奴。元帥大喜曰：吾兒須要小心。懷玉應聲得令，領兵出營擺開陣勢，兩陣對開，懷玉抬頭一看，見番陣這員將官，頭戴紫金冠，身穿白綾甲，騎下白龍馬，手執一枝八角銀鎗，懷玉將馬勒住向前喝曰：番將何人？答曰：吾乃南閩王左丞相之子蕭輪也！你乃何人？懷玉曰：吾乃平閩元帥之子楊懷玉是也。言畢提戟便刺，蕭輪用鎗架住，回手一鎗朝懷玉打下，懷玉用戟架開，兩人大戰，懷玉一枝戟如蛟取水一般，點點滴滴，並無差錯，蕭輪兩枝鎗如兩隻獅子搖頭之狀，步步有法，並無遺失，並無遺失，各展英雄，戰上二百合，不分勝負，日已將晚，二人對戰不息，大太子傳令鳴金收軍，蕭輪回至中軍帳曰：末將方欲擒此末將，太子何故鳴金。蓋升曰：我觀小將軍與宋將交戰將近一日，力已困乏，故此收軍，待明

日出陣擒之。蕭翰領命，回入後帳安歇，再說楊懷玉回入中軍帳稟曰：孩兒奉令與蕭翰大戰二百合，日色已晚，番陣上鳴金收軍，孩兒故此回軍。元帥曰：蕭翰如此勇猛，將何計搆之。李伯苗曰：番將有勇無謀，何不用陷坑之計搆之。元帥曰：先生之計甚是，不帥夜計而行，未知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番邦將被執詐降

楊元帥乘機生計

詩曰：番將蕭翰勇莫當，軍前被執詐投降。欲將詭計擒元帥，須識商機早預防。

却說楊元帥陣帳，是晚傳令軍士，漏夜在營中掘下陷坑，令楊懷玉明早詐敗，引蕭翰到陷坑之所將他擒獲，不待有誤。軍士應聲曰：得令。漏夜預備已候。題詞再說次早三聲炮響，懷玉提戟上馬出陣討戰，番兵上帳稟知，蕭翰登卽上馬沖出，暗思懷玉如此英勇，料難取勝，待今日詐敗，用翻身鎗擊之，計議已定，拍馬上前，懷玉一見蕭翰，提戟便刺，蕭翰用鎗架住，兩下戰數亂響，戰上三四合，蕭翰轉馬便走，懷玉心中疑感，自料蕭翰與我大戰成日，今分高下，今日大戰竟自敗走，莫非亦用陷坑之計，但我心細跟隨，你亦無奈我何，縱馬橫戟趕來，將近番陣不遠，蕭翰聽見馬鈴聲已近，忙用鎗轉身打來，喝匹夫看鎗！懷玉吃了一驚，用戟一接叮噠一聲，懷玉假意裝作傷，望本陣而走，蕭翰諒是懷玉中鎗敗走，隨後趕來，懷玉走過陷坑，勒馬加上三鞭一縱跳過，蕭翰在後趕到一聲響亮，

遑人帶馬跌入陷坑，宋軍四伏左右，用鉤鏈搭將蕭輪鉤起，用大索縛了，番陣上藍升觀看蕭輪，人墜落陷馬坑，挺鎗沖出欲救蕭輪，被文廣截住，與鎗望心窩挑來，藍升掄鎗接戰，戰了三十合，楊文廣盡力一下，將藍升刺落馬下，宋軍向前取了首級。乘勝追殺，番兵大敗，四散逃走，元帥掌得勝鼓收軍回營，陞坐中軍帳，宋兵押蕭輪至帳前。元帥曰：將軍年少英雄，本帥十分愛慕，現西閩之地已歸我宋朝，諒此孤城不必破，將軍若肯投降，正是良臣擇主而事，上不失英雄之志，下可保家眷性命，豈不美哉！蕭輪暗思：善今日被擒，若不投降，必受所害，不如詐降，然後尋下迷罔之計。乃言曰：小將區降，元帥大喜！親解其縛，分付備酒壓驚。至次日楊元帥陞帳，令點魏化攻打南門，高開攻打東門，余德攻打西門，王文龍攻打北門，各領宋兵一千，架起雲梯，焦廷貴手執藤牌，一身當先，親冒矢石，登程而上，左丞相蕭炳，右丞相梁玉，傳令番兵用火炮檣木石子，強弓硬弩打下，焦廷貴及宋軍不能得上，一連攻打三日，城不能破，反失兵馬無數。元帥納悶在中軍帳，即傳令蕭輪進見，蕭輪至帳前參見畢。元帥曰：本帥進攻福梁城不能破，將軍必知其虛實，若有計策能破福梁城，將軍之功非小。蕭輪曰：末將深知城中之虛實，吾父親現今職居左丞相管東門，今元帥放小將回城，小將說父親投降，獻了東門，外攻內應，福梁城必破矣。元帥曰：將軍若肯如此，真萬世之奇功也。將軍速還行之，蕭輪領命。出宋營下馬，望福梁城而回。至城門大將曰：軍士疾快開城，吾乃蕭輪是也。番軍入福府跪下稟曰：小將軍

回城來了。蕭炳曰：我兒被擒，吾正在憂慮之際，今得回城，千萬之幸。對番兵曰：小將軍可有人馬帶來否？番軍曰：小將軍單人獨馬回城。蕭炳曰：令番軍圍城放入，蕭翰至城中連忙至父親面前跪下。賊中流淚言曰：孩兒失機被擒，假意投降，每懷脫身之計，今文廣教我來求父親投降，外攻內應，孩兒故將計就計，逃回來見父親。蕭炳曰：擒文廣在此一舉矣！再說閔王聞報大太子藍升陣亡，蕭翰被擒，十分悲哭！疊倒在龍床，內侍忙救回醒，自此每日思想無計，昏昏坐在銀鑾殿上，自料國將亡矣。忽見左丞相上殿奏曰：臣兒蕭翰被擒，假意投降，欲圖便刺殺楊文廣，今文廣數日攻城不下，無計可施，密令臣兒回來說老臣投降，獻了城池！外攻內應，老臣累代受主公大恩！安肯叛心，即使碎屍粉骨，亦不能報萬一，老臣今用一計騙文廣入城，就城中殺之，此乃出其不意，宋軍必然被臣等所殺。一鼓便可成功。閔王曰：孤家三子宮主俱失，心神混亂。丞相既是要用，且當盡心竭力，勿負孤家所托，蕭炳叩頭謝恩出殿，發下令旗，弔南城黑歧龍，西門宣天祥，北城梁玉前來聽用，又寫書一封，令番兵去宋營內下書，番軍領命出城，望宋營而去。且說文廣坐在中軍帳，與衆將議論破城之事；忽見軍士跪下稟曰：番軍上前來下書，元帥卽令喚入，番軍進中軍跪下稟道：小的奉蕭丞相之命，特來下書，將書呈上，楊元帥將書拆開一看曰：你去多多拜上蕭丞相，說本帥不用回書，今夜三更時分火光爲號，本帥親提大軍前進，番兵叩謝回到福梁城將文廣之言逐一稟知，蕭炳大喜！賞賜小番軍，預備今夜劫殺宋軍。

。再說參軍王定六進言曰：蕭炳累世相國，安有反叛之理，恐有不測，元帥宜當謹慎，不可落他詭計。元帥曰：因吾累攻福梁城不下，我也知蕭炳之子蕭翰不肯真心投降，我故遣其回城，今夜必將西南北三處城門盡調轉東門，以爲劫殺宋軍之計，其西南北三處城門必無准備，吾乘虛攻之，福梁城必破矣，此乃出其不意，攻取無備必獲全勝。衆將曰：元帥果然神機莫測，孫吳不及；是夜元帥令魏化攻打南門，高明攻打北門，楊元帥同懷玉懷恩、余德攻打西門，焦廷貴隨後接應，令點老弱軍五百從東門而入，以爲疑兵。且說蕭炳在東城，候至三更時分，只見一隊宋兵近城而來。蕭炳大喜曰：楊文廣果然中計了！開城放入老弱軍入城，聽見號炮一響，番兵喊殺，將宋軍老弱殘兵亂殺，未知此計後來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宋兵攻破福梁城

閩王逃走飛鷄洞

詩曰：福梁城內四門開，欲驅天兵入網來。將計誰知翻就計，教人深服將門才。

却說番兵跑至馬前跪下稟道：丞相不好了！西南北三處城門俱破，宋軍已入城中，蕭炳着驚！只見丞相梁玉跑馬走來道：今夜中了敵人之計，可速入朝保奏，逃走一方，再圖相議。蕭炳令蕭翰擋住南門，宣天祥擋住西門，黑歧龍擋住北門，蕭炳梁玉入朝，來見閩王。跪下奏曰：臣今夜誤中敵人之計，今夜宋兵已破城池，進入皇城而來，主公可與臣等逃走。飛鷄洞，哀求金精娘娘起兵復仇。閩王曰：今宋兵進城，何處可逃。蕭炳曰：老臣差大將擋

住西南北三城，惟有東門可逃。國王聽見號炮連天，火光照耀，心中忙亂，不及帶內宮家眷，只同蕭炳梁玉出殿上車，令領仁牙里祿高天江高天壽蕭士簡等五人保駕，點了數十御軍從東門而出，望飛橋洞而來。只說魏化攻打東門，直殺轉東門而來，遇住蕭輪，魏化揚刀便砍，蕭輪舉鎚攔住，戰上三十合，楊文廣已到。催動戰馬大罵曰：蕭輪匹夫反覆小人，今日還不下馬受縛，提起金槍便刺，懷王懷恩疑方天戟相助，將蕭輪困在該心，蕭輪左冲右突，不能得出，被文廣一鎗挑落馬下，番兵被宋兵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高明攻入南門，轉東門而來，至中途遇着宣天祥，提鎧攔住，高明舉梁相迎，戰上二十四合，宣天祥被高明一槊，打死於馬下。余德攻打北門，至半途遇着黑歧龍，提鞭攔住，戰上三十四合，被余德手起刀落，砍為兩段。此一夜殺得番兵大敗，三太子藍明因馬失前蹄，死於亂軍之中。至天明元帥入福梁城中，出榜安民，換了大宋旗號，查明倉庫糧草，令運糧官收管。又令天牢內放出孟定國趙寧呼延顯三將，登時放出，參見元帥叩頭請罪。元帥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何罪之有，三將拜謝，元帥令王文龍領兵一千，將閻王家眷盡行打平天牢，又令余德領兵一千，將閻王各臣子家眷盡行收禁，又令探子馬打聽閻王，及一班奸臣逃往何方，然後行兵追祭，所得御庫金珠財寶玉器碼瑙，及夜明珠裝載上車，令李文祥解寶往京獻上，即時拜表報捷，李文祥接了表章，解押寶器，拜辭楊元帥望汴京而進。又令王定六開一倉之粟，賑濟飢民，又將宮女趕出，令其各歸家以尋父母。且說楊元帥是早

陣帳，傳令大排筵宴，慶賀得勝，登記功勞，衆將酒至半酣。元帥曰：本帥蒙衆將協力已得福梁城，未知閩王逃往何方，使本帥心中憂慮。參軍王定六曰：福梁城已破，閩王雖逃，不久被吾等所擒矣！元帥曰：吾看兩閩地闊，此去二百餘里有一洞，名曰蝶子洞，洞主鬼月姑，恐閩王逃往此洞，又有一番爭戰之事，故本帥慮之。張趙胡曰：蝶子洞遠在海邊，久不習閩王號令，今閩王國敗家亡，縱使逃至此洞，鬼月姑必不肯容他，此事不必慮憂；吾所慮者，此去南邊有座飛鵝山，山中有一洞，名曰飛鵝洞，洞內有一位仙姑，名曰金稱孃娘，法力廣大，閩王四時有俸銀糧米奉助，孃娘若知其徒弟抱月宮主被殺，必來報仇，我等營中雖有道德高強之人，恐非金精孃娘敵手，我故慮之。文廣曰：軍帥所慮甚是，待本帥發兵追殺閩王殺之，方免後患，張趙胡曰：元帥之言甚善，可速行之，隨即令王文龍領兵擒閩王，王文龍應聲領命，帶兵五千星夜追趕，由南邊大路而去。李伯苗曰：我昨夜仰觀天象，見我營中將帥本命星昏暗不明，由西南二方紅氣沖起空中，紅氣內有數點將星隱現欲墜，此回追趕閩王，吉凶未卜，元帥可酌量之，方可進兵。張趙胡曰：閩王無禮下戰書於大國，以臣犯君，皆逆無常，故元帥奉旨平南，今閩地十已得九，譬如破竹，數節後，自當迎刃而解，吾主洪福齊天，何愁閩王不速授首。元帥若再行軍，縱有傍門之術，左道之人，必有賢能之士以除之，元帥又何患乎。元帥曰：二位軍師之言有理，傳令暫且駐兵福梁城，待王文龍回報閩王消息，然後進兵。且說飛鵝洞金精孃娘在寶座上靜坐，

一時心血來潮，心中疑惑，在袖中屈指一算，十分着驚曰：福梁城已破，吾寶具迷魂已失，徒弟抱月宮主陣亡，十分大怒！隨即點起洞中衆徒弟等，望福梁城而來。將近福梁城，只見前面有一隊敗殘番兵，如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碌碌而來，娘娘令徒弟近前問之，却是閩王帶了一班人臣，及番兵番將，徒弟連忙轉報，金精娘娘隨令徒弟奏知閩王，一同到飛鵝洞相見，徒弟領命，前到駕前奏知，閩王聞奏大悅，合兵一處，望飛鵝洞而來，未知到洞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戰飛鵝岳雲遭劫數 化道院妖怪逞神通

詩曰：大戰飛雲喪岳雲，金精於此布妖氛。化出道院清幽甚，幻境當前誘害人。

却說閩王來至飛鵝洞進入洞中，閩王坐下，金精娘娘向前稽首，閩王回身陪禮，分賓主坐定。閩王眼中流淚曰：不意孤家被宋朝殺得大敗，國破家亡，三位太子已死，抱月女兒陣亡，孤家無處可逃，現在左右丞相保駕，死裏逃生，求娘娘相救，感恩非淺。娘娘曰：貧道聞福梁城已破，徒弟被害，宋軍如此無禮，故此領衆徒弟出洞，欲到福梁城與宋兵見過高下，今至中途，恰與大王相遇，大王可安心在此洞中，待吾將番兵點齊，出洞與大宋見過勝負，然后再請大王回轉福梁城，方顯得我飛鵝洞之法力無邊。閩王十分致謝，忙取出玉印寶劍交與娘娘，娘娘在洞外安下營寨，即時查點番將，尙有宣天祥牙里祿達答江白奇光

碩仁等五員大將，偏將十員，番兵衆徒弟等尚有萬人，糧草是閩王帶來的，尚有五千車，娘娘隨備辦後洞，與衆大臣圍王安住。再說王文龍引兵追趕上王聖飛鵝洞，見閩王同娘娘入了洞中，文龍不敢強兵，回軍至福梁城，入中軍帳裏，請元帥定奪。文廣聞報，即令金蓮蕭上容古飛雲三位左將。同孟定國守住梁城，又令岳雲余德高明焦廷貴魏化呼延額馬殷趙寧楊懷玉懷恩等，大將數十員，點起宋兵十萬，殺奔飛鵝洞而來，離洞不遠，安營扎寨。至次日番兵報知，金精娘娘聞報大怒！領兵出洞，排成陣勢，楊文廣拍馬向前舉頭一看。見番陣上旗下一位道姑，頭戴魚尾金冠，身穿八卦縐絳衣，騎下梅花鹿，手執寶劍，恍然有神仙之狀。張耀胡在側對元帥曰：吾觀此人行止華光，容貌清奇，腹中必有妙術，請元帥須要提防。元帥點頭，將鎗擺動，勒馬進前曰：道友請了，娘娘曰：請了，來者可是楊元帥否？元帥曰：正是大宋平南大元帥，道友何人，娘娘答曰：吾乃飛鵝洞金精娘娘是也。楊元帥曰：本帥因閩王不守臣節，下戰書於大宋，故吾主忿怒。今吾發兵問罪，今閩王國破家亡，大夏將傾，逃走避在你洞中，望道友將閩王獻出，本帥即時收兵回國，萬不敢驚惹飛鵝洞，豈不美哉，望道友熟思之。娘娘曰：你宋人自恃強勇，將吾閩王城池打破，將士受害，視我閩方如同芥草，故我提兵出洞，一來爲南閩衆將出氣，二來爲我徒弟抱月親仇，三來救閩王復國，你宋人可速退兵便罷，不然使你身首異分，那時悔之晚矣。楊元帥聞言大怒曰：本帥好意相勸，憐你是道門中人，不忍加害，你反執迷不悟，還不知本帥

的利害應？娘娘大怒，把鹿一拍，舉劍便砍，宋陣上楊文廣身軀沖出一員大將，手提寶龍刃敵住，大喝一聲，妖婦莫走。回手一刀砍下，娘娘用劍架開，兩下大戰，賊聲大振。戰上三十回合，娘娘自料不能取勝。回鹿便走，岳雲不知是計，隨後趕來，娘娘看岳雲趕來，取出一個葫蘆，將蓋揭起，念動咒語，倒出烏豆，變成金甲大漢來擒岳雲，岳雲看見大驚，舉刀便望金甲神人砍去，不意金甲神不畏刀斧，向前將岳雲拖下馬來，娘娘祭起飛劍，將岳雲斬了階級。元帥看見岳雲被殺，兩眼流淚曰：岳將軍自征南關以來，建許多功勞，不意到此身喪沙場，甚為可傷；方欲出馬報仇，只見身邊余德沖出，提刀接見，大喝一聲：你殺吾大將，今日替岳雲將軍報仇，與娘娘戰十餘回合，娘娘取出葫蘆。倒出金甲大漢，將余德拖下馬來，番兵走前將余德殺死，娘娘將劍望元帥砍來，張趙胡連忙將金龜一拍，大喝一聲：勿傷吾元帥，吾來也，娘娘抬頭一看，見是位道人，頭戴道髻，身穿道服，騎下金龜，生得飄然絕俗，娘娘按劍問曰：來者道友何人，張趙胡曰：吾乃軍師張趙胡是也。娘娘曰：你我俱是道門教下之人，你請回去，勿惹局外之事，若你我動手，豈不失了道家情面。張趙胡曰：休得多言，看劍，舉劍便砍，娘娘執劍架開，兩下開戰，上十餘合，娘娘取出葫蘆念起咒語，又把拋起，變爲金甲大漢，向前來拏張趙胡，張趙胡取出一個葫蘆念有詞，見葫蘆中放出一個烈火。把金甲大漢盡行燒滅，娘娘大怒！即在腰間取出一枝打神鞭，祭起空中，如蛟龍飛舞一樣，望張趙胡頭上打下，張趙胡看見，將金龜

一頓，閃開雙翅，飛起空中逃走，元帥傳令鳴金收兵，娘娘亦不追趕，掌得勝鼓回營，令番兵入洞奏報勝仗。再說楊元帥回營升中軍帳。元帥曰：不意今日失了兩員大將，軍帥又敗陣，十分可惱，令軍士收了岳雲余德屍首安葬。是夜元帥進後營稟知木桂英，備言戰敗之事。木桂英曰：我兒不必發慮，待明日你母同姑娘出營擒之。元帥大喜，退出外帳安息，至次日宋兵入帳稟曰：妖婦在營外討職，只見木桂英楊宣娘出帳，各披挂結束。領兵出營，文廣亦帶同衆將出營掠陣，將隊伍擺開，金精娘娘見宋陣上來一員女將，年紀約有六旬。娘娘便問道：來者女將何人。答曰：吾乃昔日大破南天七十二陣木桂英是也。你這妖婦不守道戒，挺起妖術傷我大將，怕你不善終。娘娘微笑曰：吾此處不比得幽州，你休要執迷，木桂英提刀便砍，娘娘舉劍相迎，戰上十餘合，木桂英暗想：那妖婦法術多端，先下手為強，主意已定，發馬便走，娘娘隨後趕來，木桂英取出飛刀祭起，望娘娘頭上砍下，娘娘微微冷笑曰：此等小術焉敢在此擺弄，用手一招，飛刀執在手中，木桂英取出紅羅套索祭上，空中萬道紅光罩下，娘娘用手袖一招，把紅羅套索收在手袖中，木桂英看見兩件寶貝爲他所收，連忙取出陰陽扇，向娘娘連扇數下，娘娘全然不動，木桂英此扇一面紅，一面白，紅屬陽，白屬陰，扇陽則扇是火，扇陰則扇是水，再將亂扇，只見上面水火光燒來，下面大水淹來，娘娘即時念動咒語，在冰火中毫無畏懼，原來金精娘娘能五遁之術，此陰陽扇之水火。卽五行中之水火，故金精娘娘不懼；乃微笑道曰：木桂英你之寶貝不能

傷吾，看吾寶貝如何；在腰間取出打神鞭，祭起空中，電光閃閃落下，木桂英臂上中了一鞭，疼癢難當，連忙取了陰陽扇，借土遁而走，娘娘隨後趕來，宣娘縱馬沖出截住，提刀便砍，娘娘舉劍相迎，二人戰上三十回合，宣娘念動咒語，祭起金光石，望娘娘面門打來，娘娘伸手一接，宣娘看見大怒！又取乾坤尺打來，只見一道金光，望娘娘頭上頂來了，娘娘在袋中取出乾坤剪一紈，剪尺俱落在娘娘手中，宣娘着驚！連忙取出斬妖劍，祭起空中，金光燦爛砍下，娘娘將身一搖，頂上一朵烏雲沖起，斬妖劍不能下來，宣娘忙用手招，收回斬妖劍。娘娘笑曰：你之法力不過如此，若有寶貝可一齊演來，吾何懼哉！娘娘隨即念動咒語，祭起網仙索，意欲回營，忽然不見了戰場，只見一條大路，並無人行，忽然間露出一座道觀，殿宇巍巍，宣娘下馬進入殿中，玩景已久，不見有人出來，心中十分疑惑，自思莫非妖婦用移山倒海之術不成，我若不走，恐被他所擒，心中計議已定，即時念動五雷神咒，駕起遁光而逃，未知逃回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飛鷄山損兵亡大將 碧雲奉命送金丹

詩曰：金精特法獨稱強，宋將多員受損傷。不有金丹先預食，楊家姑嫂亦遭殃。

却說宣娘只聽見後面雷響，依舊現出戰場，宣娘回頭一看大驚曰：若不是我有先見之機，必被他所獲矣！娘娘分付收軍回洞，楊元帥亦鳴金收兵，木桂英宣娘俱到營中，元帥迎接。

坐下，元帥曰：今日陣上妖婦打神鞭打中母親臂上，今如何醫治？木桂英曰：我已取出他丹食下，今已全愈，不須掛心；卽同宣娘回入後帳。再說元帥坐空帳中滿心憂慮，張趙勒曰：那妖婦不但法力高強，而且寶貝甚多，十分利害，故難取勝。李伯言曰：妖婦此日連勝數陣軍勢驕傲，必然無準備，今夜可去劫其營寨，妖婦雖有法術，黑暗之際，有法亦難施，有寶亦難發，倘或被我等所殺，則禍根就去矣，此計或者成功亦未可知。元帥曰：先生之計甚妙，就令高明爲頭隊，焦廷貴爲二隊，領兵五千前去劫營，吾自當提兵隨後接應，高朗、焦廷貴應聲領命，準備劫營，是夜三更時分，高、焦二將領了兵卒，大動殺，馬橋鈴聲悄悄響，番營而來，到了番營，宋兵拔開鹿角，喊聲殺入。果然番兵無備，宋兵殺入，將番官兵亂殺，娘娘在夢中驚醒，連忙穿了道衣，上鹿提劍沖出，高、焦二將已到，高朗提鞭要打，焦廷貴舉起雙斧便砍，娘娘手提寶劍來迎，黑夜之間，不辨東西，有法難施，娘娘一時着驚。攔鹿走出圍外，在懷中取出月光珠祭起空中，宛然如一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娘娘在陣上，手拍頭看，見高明與番將宣天祥大戰，高明手起鞭落，將宣天祥打落馬下，娘娘大怒，祭起金磚望高朗頭上打下，高朗不及提防，被八角金磚打得頭腦迸裂，墜馬而走，焦廷貴回馬便走，娘娘隨後趕來，又祭起八角金磚，從焦廷貴頭頂打下，焦廷貴一時看見，大叫一聲，吾命休矣！一時滾在馬上，泥丸宮已開，頭上現出原形，乃一隻黑虎，將金磚用爪接住，娘娘一見着聲，回鹿領殘兵回洞，少頃焦廷貴在馬上精神稍定，心中十分不解。

此時楊元帥領兵已到，一同回營，焦廷貴上帳稟知，未將今日兵劫營，大獲全勝。殺死番兵無數，不意高將軍被妖婦用金磚打死在馬下。元帥聞言流淚言曰：高將軍自泉州投降，建立大功，不意今日損身報國，誠爲可惜。元帥令軍士收回屍首安葬，是日娘娘大怒，提兵自來營討戰，宋兵報知，元帥氣得怒髮沖冠，提兵出營排開陣勢，司馬鞭指罵曰：你只妖婦自稱其能，不知已死在眼前，尚不自悔，莫走看槍，果槍便刺，娘娘舉劍相迎，戰上三十回合，娘娘將左手誅神劍祭起空中，用手指定欲斬元帥，趙寧看見，沖出欲救元帥，不意劍已落空，將趙寧斬落馬下，元帥方欲鳴金收兵，不意馬殷提起金鎗，沖出大陣聲喝曰：妖婦休走，馬將軍來取你性命，舉起金鎗便打，娘娘舉劍敵住，戰上十合，娘娘將左手白光劍祭上空中，一道白光罩下，將馬殷頭一轉，只見馬殷頭已落地，身坐馬上，望東而行，娘娘一看驚，拍鹿回陣，收兵入飛鵝洞，衆將接見，迎前參拜。娘娘嘆曰：宋營中俱是能征慣戰之人，法術高強之客，各懷忠烈，故南閩殺得如此大敗，想來此等大戰，就是數年，宋兵亦難退回，不如我今夜在營外排下一座黃河陣，寫書一封，差人前去宋營，激怒文廣，他看書中，必然一同來打黃陣，那時吾一網打盡，豈不美哉！衆番將曰：娘娘神機莫測，所見甚明，娘娘即令番兵督造將臺，制旗幟，寫書靈符，打點佈陣，此言慢表。且言楊文廣收回兵馬，入營座在中軍，眼中流淚曰：不意今日又失趙寧馬殷，此馬將軍乃皇上親點，到軍前相助的，不意今日亦被妖婦所害，本帥親馬將軍頭已落

地，身在馬上望東而去，未知如何，令焦廷貴領騎兵追趕，去看馬將軍屍首如何，焦廷貴領命，上馬帶了軍士從東邊趕去，看見前面馬般坐在馬上踴躍而行，焦廷貴看見着驚！大聲叫曰：馬將軍你之英雄已蓋世矣！今你之頭何處去哉！馬般靈魂已散，一時墜馬，鮮血淋漓濺出，焦廷貴令將馬般屍首扛回，進營稟曰：未將奉命追趕馬般至五里路途，只見馬將軍屍身墜落下，令將屍身扛回在營外，楊元帥令軍士將馬般趙寧安葬。次日早楊元帥在中軍帳坐，忽見宋兵入帳稟曰：營外有一女童求見，楊元帥令請入，一見認是碧雲仙女，行禮坐下。宣娘曰：未知師兄到此何事。碧雲仙女曰：奉萬娘娘師父之命來前，送有金丹在此。師父分付曰：前面黃河陣已到，恐有不測，教師弟若要入陣，須食此丹，師父分付送一粒金丹與木桂英食之，碧雲仙女把仙丹取出交與宣娘，宣娘收了金丹，碧雲仙女相辭出營，宣娘叫聲再謝，碧雲仙女駕起彩雲，回蓬來山而去。日譌番兵入洞稟報曰：小的奉令築台，及備辦旗幟，今已明白了，特來繳令，娘娘大喜！是早點起二千名番兵，在飛鵝洞外排成一座黃河陣，此陣中造一土台，擺列香案，桌上排一斗迷魂沙，兩邊又有幢幡一枝，並劍印在臺上，外案五行，安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外陣安合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東方插旗一面，旗上畫一條青龍，南方插紅旗一面，旗上畫朱雀一隻，西方插白旗一面，旗上畫白虎一隻，北方插烏旗一面，旗上元武一隻，中央插黃旗一面，上畫騰蛟一尾，又帖靈符一道在旗上，令番兵一千守內陣，一千守外陣，未知佈陣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第十二回 宋將被困黃河陣 軍師取救鳳凰山

詩曰 黃河陣上水連天 宋將齊淹實可憐 迫得軍師親取救 拜求法術請神仙

却說金精娘娘內陣令大將遂挺江把守，外陣令大將碩仁把守，安排停當，娘娘畫符念咒，發起掌心雷，雷聲霹靂，用劍把令牌三敲，將清水對陣一洒，只見陣中烟霧騰騰，洪水滾滾，金光一時電閃，十分奇妙；就在陣中寫戰書一封，差番兵到宋營下書，番兵到宋營對軍說明，隨引中軍帳跪下叩頭，將書呈上，元帥將書拆開一看，書曰：

飛鵝洞洞主金精娘娘致書於楊元帥帳前，吾聞戰攻者在於將帥，兵之貴者在於陣圖，自素時以來，與你宋兵交戰，未分勝負，今吾在洞口排下一陣，你若有道德之士可進吾陣，以決勝負，若能破吾此陣，吾將蜀王獻出，如或不能，可速收兵回國，免受恥辱，你其知之。

楊元帥看書大怒！欲斬下書之人。王定六曰：元帥且息怒，自古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原書批回可也。楊元帥恕之，即時舉筆在案上寫了二句，對番軍曰：你去對妖婦說，看書便知，番軍領命，帶書回到黃河陣中，見金精娘娘跪下稟曰：宋元帥吩咐，教娘娘看書便知，娘娘接書開看，書尾元帥批有二句，先看陣，後破陣，娘娘賞賜番軍，在黃河陣中等候不表。是日元帥入後帳，請宋桂英宣娘出帳，同張趙胡李倚苗王定六，帶領衆將一齊出營。

看陣，抬頭一看，只見紅光萬道沖出，果然一座惡陣，番兵雖然定少，却有千軍萬馬之狀，楊元帥曰：未知此陣何名。張趙胡曰：此乃黃河陣，外安八門，四方五色旂幟，正是惡陣，宣娘曰：吾觀此陣按有八門，分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遁甲之法，可從生門而入，從開門而出，此陣可破。張趙胡曰：吾觀此陣紅光沖起，其中必有變化之妙，宜當提防，元帥曰：軍師之言甚善。宣娘曰：待明日吾同嫂嫂提兵破之，是晚各歸帳房安寢。至次早元帥升帳，木桂英宣娘結束停當，文廣點起一千軍兵，隨宣娘破陣，文廣同張趙胡出營掠陣，木桂英宣娘來到陣前，宣娘即將昨日萬壽娘所賜下二粒金丹，自己食一粒，將一粒送與木桂英食之，一同進陣，宣娘將馬加一鞭，從東方青龍旗下殺進，只聽陣中金鐘一響，碩仁挺起金鎗擋住，二人在青龍旗下大戰二十回合，木桂英舞刀助戰，碩仁抵敵不住，望陣而走，木桂英從東方震門旗下殺入，牙里戰鬪鎗叉來敵住，戰上二十回合，又抗敵不住，望黃河陣而入，木桂英宣娘亦從陣中而入，金精娘娘一見木桂英宣娘入陣，連忙發起掌心雷，雷聲霹靂，一時陣外變成汪洋大水，直淹而來。木桂英宣娘念動咒語，借起水遁騰騰而上，洪水淹他不着，娘娘在臺上見大水不能淹，他連忙將旛搖動，手抓一把迷魂沙，望宣娘頭上一拋。宣娘即時昏昏迷迷，墜落陣中。木桂英看見宣娘被陷，自知陣不能破，方欲逃走，被娘娘亦將沙拋起來，即時昏昏沉沉，人事不知，墜在陣中，宋軍有隨進陣者，已死在黃河陣內，餘者逃回本陣報知，元帥見母親姑娘陷在陣中，兩眼流泪，收軍入

營至中軍帳言曰：吾母親及姑娘困在陣中，待吾提兵殺入陣內，救出母親姑娘。張趙曰：元帥不可性急，貧道暗算了一卦，令堂及姑娘大遭無妨，尙有數日之災，待災難已滿，便得出陣，陣中變化多端，待吾明日出陣觀其動靜如何，或能破此陣救出二人，亦未可知。元帥十分憂悶，一夜難眠，不能合眼，至天明俱各飽餐戰飯，隨諸軍師出征，元帥及衆將出營觀看軍師入陣如何，張趙出了營前，在袖內取出綠金龜，其細如銀，按在地上用手一搨，只見金龜在地上展開二翅，忽然如大鵝，張趙曰：騎上金龜言曰：金龜，吾欲進入黃河陣，果見飛起二翅從黃河陣而入，碩仁在紅旗下方朱雀門內看見，大鳴一聲曰：何方妖道欲來討死麼？提鎗便刺，張趙提劍相迎，戰上十合，碩仁退入陣中，張趙轉身從離宮門旗下而入，只見金鐘一響，牙里祿來接戰，戰上二十回合，牙里祿望陣中而入，張趙遁入陣中。只見洪水汪洋直淹而來，張趙金龜愈飛愈高，洪水不能淹他，金槍娘燒在臺上，看見是張趙忙把幟幡一搖，手提迷魂沙一把，望張趙頭上打下，張趙被打，墜落金龜之下，那張趙乃是瓜中所生，並無魂魄，一時墜落不能傷他，張趙見陣中利害，不能得破，隨同清水遁逃走，那金龜十分古怪，見張趙墜落陣中，竟然飛出陣來，至宋營前等候，張趙回營看見金龜，用手一拍，金龜兩翅一合，其細如銀，即將金龜收在袖中，同元帥等進入中軍帳。元帥曰：今日軍師入陣可能破此陣否？張軍師搖頭曰：此陣變化多端，鬼神難測，可緩緩圖之。元帥聞言十分憂慮，是夜在帳中展轉不能寐。

憂愁百結，忽然想起一計，自言自語曰：軍師今日進陣，說此黃河陣變化無窮，騎金龜飛入，又復飛出，好其容易，莫若今夜瞞過衆將，盜取金龜，騎入黃河陣，觀看母親姑娘事體如何？或者乘勢可破此陣，亦未可知，若有變動，我即騎金龜走回大營，他將奈我何？主意已定，連忙進入帳房暗取金龜，自己披掛結束停當，提了金龜，悄悄出寨後門，將金龜用手煽一下，金龜二翅展開，其大如鵝，元帥騎上金龜，此時星光明，照耀如同白日，元帥對金龜言曰：金龜可隨入陣，只見金龜二翅展開，望傷門白旗下兌位而入，頌仁一見大喝曰：你是何人，夜間到此何事。文廣不答，舉起金鎗將頌仁刺下，頌仁不隄防，被文廣一鎗刺死在地，至白虎旗下，牙里祿方欲喝問名姓，被文廣一鎗亦挑落馬下，再復一鎗結果性命，娘娘在臺上靜坐，忽見陣勢大亂，月光下一員大將逢人便刺，娘娘一時大驚！連忙念動咒語，發起掌心雷，霹靂之聲響亮，黃河陣轉動，娘娘取出黑沙望文廣頭上打下，只見一陣黑光圍住，元帥一時昏亂，墜落陣中，金龜十分古怪，飛出黃河陣將身一扭其細如銀暗暗飛入帳房，臥在馮趙卣床中，文廣被陷在陣中，一道怨氣冲上九霄，值日功曹連忙奏知玉帝曰：今夜武曲星陷在黃河陣，請旨定奪。玉帝降旨：命太白金星帶一粒還魂丹，駕起清風而來，至番營接落黃河陣中，將丹放在文廣口內，即駕轉清風回靈霄殿復旨。且說金精娘娘在台上。見一陣清風飛過，此是月色業已沉落，看不分明，想起宋將爲何黑夜打陣，我娘娘亦不怕你，隨取月光珠一粒祭起空中，如一輪明月，在台上觀看。

久，並無動靜。用手一招，收回刀光，不以爲意。至天色將明，番兵入報，知昨夜宋陣，疑軍里謀，顧仁二將軍一齊殺死。娘娘曰：二將不肯小心，以致如此，分付番將謹守陣門。說宋營中，至次早柴將奔到元帥帳，等候元帥發令，不意日高三丈，不見元帥擺帳，焦廷貴大步進入帳房，聲聲罵詈，乃是孤枕空床。焦廷貴亂嚷曰：元帥偷走了！快慰懷玉聽見十分着驚，張軍師曰：小將軍不須着急，待我推算一卦，便知端的。張趙兩屈指一算，連道着驚曰：夜間元帥睡了，竊將，盜吾金龜入黃河陣，今已陷入陣中，懷玉快慰放聲大哭。張軍師曰：二位小將不須悲傷，元帥不該絕，必有神人相救，但此陣法力無窮，甚是難破。今貧道回轉鳳凰山金剛洞，語知岳妻丁仙姑前來協助，方可破此陣。營中之事，可托李豹苗先生，及魯軍王定六辦理，必須緊守營門，不可出戰，貧道此去三日，隨可回營。隨別了衆將，出了營門，騎上龜飛騰而去，行了一日，來至鳳凰山金剛洞，敲了金龜入洞，丁仙姑看見迎接坐下。丁仙姑曰：丈夫回家看坟墓可安泰否？張趙兩曰：我一向下山，尚不回家，因路過武當山下，遇見楊文廣奉命南征，我在馬前投効相助，蒙楊文廣十分恭敬於我，拜我爲軍師，留在帳中，凡有機謀俱與我相議，不意飛鵝洞金豹娘排下黃河陣，此陣甚是難破，是以回山計議，不知計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金精娘大施妖術

四仙姑共破黃河

詩曰 四位仙姑共下山 祥雲駕起到塵凡 黃河陣上交戰 殺得金精大敗還

却說張趙回山，對其妻丁仙姑言及黃河陣利害，欲求其妻下山相助一臂之力。丁仙姑曰：昔日你要回山之時，我先已言說，南宋有一場交戰之事，金精娘娘法力廣大，叫你不必惹事，你今果然惹出一場是非，你妻亦無奈他何！張趙曰：賢妻雖之言雖是，我今悔之無及，望乞夫妻之情下山破陣，以救文廣，丁仙姑被他曉過。即言曰：我有結拜姊妹七人，待吾前去相請，若有幾位姊妹肯下山相助，方能破得陣。張趙胡曰：既如此，賢妻可速起程，丁仙姑辭了張趙，駕起祥雲望仙山而來，先往蓬萊山白鶴洞何仙姑處，隨到青巖山斗闕洞紀仙姑，及五龍山青蓮洞白仙姑處，備言相請共破黃河陣之事。三仙姑欣然許諾，丁仙姑大喜！相辭出洞，即時駕起遁光，回韓金剛洞進入洞中，張趙胡迎接坐下。張趙胡曰：賢妻去請衆仙姑，未知肯下山否？丁仙姑曰：我姊妹何仙姑紀仙姑白仙姑三位喜悅，相約來營相會。張趙胡曰：既如此，俺夫妻先到宋營以待，即時入丹房收拾寶貝結束停當，女童看守洞口。夫妻二人出洞，張趙胡不騎金龜，同丁仙姑駕起遁光，驟然營而來。不一時來到宋營，住遁光，衆將迎接坐定，懷玉懷恩分付迎接，停一時間，只見東方彩雲片片，紅光數朵冉冉而來！丁仙姑曰：各姊妹已到了。仙姑出營迎接，空中軍帳行轎坐下。何仙姑曰：我下日時，張長老有言昔日，宣娘往仙山求借還魂丹之時，看紫金鉢盂寶在宋營，可取來。懷玉稟曰：姑娘留在黃河陣中，紫金鉢盂現在營中聚寶廟內，待末將

取來。言畢入後帳取出紫金鉢盂呈上，何仙姑收了鉢盂，對衆仙姑言曰：我姊妹等今日下山其破黃河陣，也是犯了殺戒，此處非我等所居之地，可速進陣與妖婦見過高下，便可回山。丁仙姑曰：謹遵姐姐法教。何仙姑曰：今日若要破陣，我等姊妹須分四門而入，方能破得，衆兵將只在陣外，見紅光沖出，便是破陣，那時方可殺進陣中，到了陣中先將破陷的將帥扶回營中，我等回營自有仙丹救活，衆將應聲得令，參軍王定六李伯苗張趙胡等，領了衆將出營，等候陣中消息，何仙姑分付明白，同三位姊妹到黃河陣前叫曰：金精娘娘出陣答話；只聽見陣中金鐘一響，金精娘娘拍鹿出陣，擡頭一看，見來了四位仙姑。

第一位蓬萊山白鶴洞何仙姑，乃是八仙中之仙姑。

第二位青鸞山斗闕洞紀仙姑，係是北斗中之仙姑。

第三位鳳凰山金剛洞丁仙姑，就是道門中之仙姑。

第四位五龍山青蓮洞白仙姑，是蓮池仙姑締佛門。

却說金精娘娘到宋營前，對衆位仙姑言曰：列位道友，吾與你等並無仇怨，何故下山與我對敵！何仙姑曰：你排下惡障，陷浸宋朝元帥，逆天行事，故我等下山前來相救。娘娘曰：你自恃法力，可能破吾此陣乎？何仙姑笑曰：此陣是掌中之物，欲破便破，有何難者！娘娘大笑曰：你等早來受死，回鹿入陣，何仙姑騎紅鸞從東方青龍旗下而入，至陣中只見黑水滔滔直淹而來，何仙姑騎紅鸞飛上空中，水不能傷，娘娘大怒，舉起纛幡一搖，

何仙姑頭上現出一朵青蓮，原來如此，此旖一搖，則人三魂七魄開散，迷沉墜落陣中，李何仙姑現出一蓮，蓮花燦爛，安然無事，娘娘忙將黑沙望何仙姑頭上壓下，只見烏雲迷空，黑光滾滾，何仙姑忙取紫金鉢盂祭上空，光華萬道，將黑沙藏住，一聲響亮，鉢盂內冲出一條青光，一時間黑沙化爲飛灰；且說紀仙姑騎一隻金鶴，從離位朱雀下而入，只見陣中紅水洋洋，變成大海，紀仙姑騎在金鶴背上，安然微笑，娘娘一見大怒，連忙念動咒語，發起雷聲，將旖連搖數下，紀仙姑頭上獻出數粒金星，如明珠一般，安然無事，娘娘大怒，取出一斗黑沙從空中壓下，紀仙姑取一斗祭上空，紅光萬道，此斗乃魁星所賜之斗，因紀仙姑掌管斗母宮，故有此斗，即將黑沙藏住斗內，一聲響亮，一條雷氣冲出，黑沙化爲飛灰，隨風而散。再將丁仙姑騎一隻彩鳳，望西方兌位白虎下而入至陣中，只見陣中白水茫茫，一望無涯，丁仙姑之彩鳳愈飛愈高，水不能浸，娘娘念動咒語，用手一指，只見霹靂一聲，陣中白光冲出，四面刀劍直射而來，又將旖搖動，那丁仙姑將身一搖，身上一朵彩雲冲出，刀劍不能傷近其身，娘娘見丁仙姑坐在彩鳳背上，安然無事，將一斗黑沙壓下，丁仙姑連忙取鎮洞八寶葫蘆祭上空，金光閃閃，瑞氣千條，將黑沙祭入葫蘆內，聽見葫蘆一聲響亮，冲出一條白光，黑沙已無踪無影。且說白仙姑騎一隻白鶴飛起，從乾方坎位黑旖下玄武而入，至陣中見黑水漂漂，如長江大海之狀，白仙姑坐在白鶴背上，水愈大白鶴愈上，娘娘念動咒語，玉掌一開，五指上閃獻出五道金光，一手將靈

應擡脚，白仙姑把一盞，吐出舍利珠一粒，沖在頭頂上，金光萬道，彩雲護體，娘娘見佛姑坐在白鶴背上，安然無事，又將黑沙望白仙姑頭上淋下，曰：仙姑取出玉甌瓶祭上空中，只見五色霞光吹起，將黑沙吹入玉甌瓶內，忽見瓶中，一聲雷响，黑沙化為烏有，娘娘大笑曰：你等破我黃河陣，吾豈與你侑，下臺上梅花鹿，提劍殺來，四位仙姑提劍相迎，戰上十合，何仙姑祭起雌雄劍，紀仙姑祭起大罡尺，丁仙姑祭起混元鏡，白仙姑祭起降魔杵，在半空中大聲齊響，金光燦爛，各從娘娘頭上打來，娘娘將身一搖，化出一條長虹，沖天而去，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犯邪淫金精初破戒

求釋放小將詐聯婚

靜曰：陣上交鋒遇玉郎，捨歸強逼共成雙。誰知夜靜魚難餌，一脫金龜更遠颺。

却說金精娘娘，既回飛搗洞去，四仙姑用手一招，收回寶貝，玉定六張趙勒李伯苗，在營前觀看黃河陣已破，紅光沖出，妖婦已逃遁，隨傳楊懷玉懷恩入陣，扶文廣木桂英，直娘回營，又令魏化焦廷貴提兵追殺，番兵二千名俱死乾淨。懷恩懷玉，托回木桂英文廣，直娘來至營中，懷玉懷恩放聲哭道：孩母親父親，桐姑娘口中無氣，四肢脫肉，面色金黃，陷在陣中一月，看此光景，安有再活之理！張軍師曰：小將軍不須啼哭，四仙姑回營自有救法，一時聞四位仙姑俱各回營，懷玉懷恩跪下流淚曰：多蒙仙姑大展法力，攻破黃河陣，十分

感激，但我雙親及姑娘雖是救回，已如死去，如何是好！仙姑曰：你父親有天降賜他迷魂丹在口內，木桂英宣娘二人，有萬壽娘娘賜他金丹腹內，不致損壞身體，我出洞之時，令白鶴童子取得還魂草，我今已帶在此，可取清水一碗來和藥，自能醫得，懷玉大喜！連忙取出清水一碗，何仙姑將仙草放在清水中，盡力磨了半時辰，就令懷玉用鬚針將三人之口開，即將仙草水灌下，只見文廣木桂英宣娘三人飲了此水，漸漸還魂，何仙姑分付將三人扶回營房安養，何仙姑曰：今日黃河陣已破，我等姊妹各回仙山而去。張趙胡向前對跪位仙姑言曰：黃河陣雖破，妖婦尚存，望仙姑暫屈仙駕片時，待擒了妖婦，然後回山，未知尊意如何？何仙姑曰：吾等姊妹殺戒未滿，擒妖婦尚要再出數陣，但是宋營非吾等所居地，可在此處山上，築起蘆蓬一座，我等姊妹安居其上，待擒妖婦之後，然後回山。張軍師傳令曰：魏化速到山上築蘆蓬，魏化領命，帶領五百名軍士到山中，不一時間，便築完備，回營繳令，張軍師令安排香花燈彩各件齊備，是日將晚，四位仙姑相辭衆人，來到蘆蓬居住。且說宋營中元帥因身體未健，不敢出戰，金精娘娘每日在營前辱罵，一連二十餘日，宋兵更是不出。是日却是四郎懷忠鎮守營門，聽見妖婦這等辱罵，心中大怒，提劍上馬，帶領一隊宋兵出陣前罵曰：妖婦休得胡說，我小將軍來取你性命！娘娘靈頭一看，見宋營中出一員少年將官，生得面白唇紅，頭戴東髮紫金冠，兩邊兩條綉袋，身穿銀色鎧甲，套

在雲紅袍，騎下白龍馬，手執方天戟，生得十分俊秀，看之令人可愛，娘娘一見懷忠三

言散，才隨驅揚。拍鹿向前問曰：來者宋將何人？小將密曰：吾乃平南元帥楊，第四公子懷恩是也。妖婦你自棄邪術，殺吾大將，胆敢在營前辱罵討戰，甚為可恨，提劍便刺，願娘用劍架開曰：小將軍且慢動手。我一言相問，懷恩曰：有何話速言，勿延吾志。娘曰：請開將軍養養幾何，懷恩曰：吾年二八了，娘心中十分歡喜，就欲言及婚姻一事，又恐莽目所視，羞慚無地，心中暗生一計，提劍迎住，殺上二十餘合，在袖中取出十條套索，祭上空，在懷恩頭上罩下，念動咒語，用手一指，喝聲疾！只見一位金甲神人，把懷恩擒落馬下，番軍向前縛了，娘娘收兵回洞坐定。密計叫女婢分付曰：你家娘兒揚小將軍，生得美觀，欲與他長成百年之約，未知他意下如何？今就令你前去為媒，說成此親事，若得姻緣成就，我自當重賞，你可為我小心辦理，女婢應聲領命，直出帳房，到營後監禁之所，喝派番兵，見一位將軍果然生得如潘安出世一般，自說道：莫說我娘兒見他動起邪心，若此俊秀郎君，人人可愛，但未知他果從其言否，待我向前言說，觀其應對如何。遂近前向楊小將軍笑嘻嘻曰：恭喜將軍！賀喜將軍！懷恩曰：被你牽到此，為何言出喜事。女婢言曰：小將軍有所不知，我家娘兒見將軍少年俊秀，又兼武藝精通，在陣中見將軍十分憐愛，故不忍傷害，是以捨了將軍回洞，意欲與將軍結為佳偶，故差小婢前來說合。若肯與娘兒成爲夫婦，便把闔王獻出，舉洞投降，是以小婢前來賀喜，望將軍熟思之，懷恩聞言沉吟良久，自思若不從他，性命難保，如若從他，又恐爹娘見怨，倒不如假意相從以

爲脫身之計，且隨自密曰：多謝姑娘美意，吾自盡性命，但此事務宜放我回營，稟知父親，然後成親。你將此言爲我轉達，娘嫌我女只領命，還怕人帳將懷恨之言細細稟知。金精娘娘曰：此事便當依從，令將懷恩放了。懷恩進帳，娘娘一看，果然好一位俊秀郎君，此時淫心發動，連忙下帳，就懷恩之手，扶入帳中坐，令番兵備酒與小將軍壓驚。原來娘娘素食齋，今淫心已發，竟同懷恩飲酒開葷，自破戒，酒至半酣，娘娘帶些酒意，春情已動，竟舉小將軍相推就，但懷恩定婚之事，乃爲脫身之計，今見妖精這樣光景，即忙起位相辭。娘娘十分難捨，即言曰：將軍此去，約定何日再來完姻。懷恩曰：八月十五日爲期，便到飛鵝洞成親。娘娘曰：將軍却是何日壽辰，懷恩一時不知是計，即答曰：我十月十五日寅時生的。娘娘大喜曰：將軍此去稟知父親，可速前來與奴家成親，屆期奴家在洞中安排花燭以待，望將軍勿負百年之約，臨別贈言，須安緊記。懷恩曰：娘娘既然盡心相待，自以此後不必出兵。娘娘曰：將軍不棄妾心，既結婚姻，兩家俱成一體，安有出兵之理。懷恩告辭，娘娘令將蓋鞍馬匹交還。懷恩拜謝上馬出洞，娘娘送出洞口，叫曰：將軍回營稟知父親，切莫遲滯，以失佳期。懷恩應聲，娘娘請了，回馬望宋營而去。娘娘悶坐無聊，不入洞中。且說精元帥在中軍帳坐，忽見軍士慌忙跪下稟曰：令精妖婦在營前辱罵討戰，四公子十分大怒，領兵出營與妖女大戰，若妖婦所擒，請令定奪。文廣聞報，隨要點兵出營與懷恩報仇，乃欲出營，忽見軍士入帳跪下稟道：楊小將軍回營了，元帥傳令喚入，懷

應至中軍帳跪下稟道：孩兒今日被擒，妖婿欲將孩兒與她結拜夫婦，方肯放回，孩兒假意相從，所以得放。今回來稟知父親。文廣大怒曰：此妖婦自盡法術，殺盡大將千數員，又排下惡陣將你父母及姑娘陷了，多蒙四位伯伯相救，死中得活，仇恨入骨，今你與她私議姻親，本將你斬首以按軍法，你念你年幼無知，暫寬其罪，令你即起程回京，到無佞府中與祖母相聚，再不准你在營，與此妖婦相見。木桂英宣娘張趙胡向前相勸，文廣只是不肯，即差兩員偏將備辦馬匹，監押懷恩赴京，不准遲延。懷恩眼中流淚，拜別雙親姑娘，及衆將等，中營望汴京進發。張趙胡曰：今妖婦淫心已動，乘勢令軍士四處買得淫鼠數百隻，放上飛鵝山，此鼠其形如白兔，且雌雄相交數次，妖婦此時閑暇，日夜望完婚之期，淫心難守，必然出河外散悶，倘見淫鼠，心中愈添妄想，淫亂行軍，其中自變，然後用計擒之，易如反掌。楊元帥曰：軍師此計妙，隨取銀一百兩，令軍士買得淫鼠放上飛鵝山，衆忽放下淫鼠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救淫鼠軍師獻計

射草人小將歸天

賊曰：請出見鼠童加忿，焚香祈禱，祈禱良緣不遂成羞怒，毒手親來射草人。劫盡金精娘，娘有懷恩回營之後，按兵不動。又不見小將軍消息，愁懷百結，自思莫若出洞，余云來打探楊小將軍消息。二來親看景，以解愁懷，主意已定，暗帶幾名將士出洞，頭要執箭，為萬萬處淫鼠化牡交加，引動情懷，春心萌起，一時心中亂跳，自言自語曰：楊小

將軍你爲何約了奴家婚姻之期，這等久延，令人難測，便度我馬到年，我知小將軍可出思
念奴家否？心中悶悶不樂回到洞中，日只是長吁短嘆！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到八
月十五日，姑娘喜悅十分，備辦酒筵花燭，抱房成親，不意待至日暮，並不見小將軍前來，姑
娘曰：小將軍想是白日不敢前來，今夜必來成就姻緣了，不意待至夜深更涼，並無動靜，
姑娘一夜和聲似癡，將近五鼓，倚榻而眠，只見小將軍笑臉，蹣跚入洞而來，姑娘一見笑曰：
小將軍你來何遲，使奴家懸念已久，即時相抱上床，忽然驚覺，却是一夢，此時慾火難
禁，舉頭一看天色已明，心下着驚曰：小將軍背了奴家之約，未知何故，待我算來，便知
分曉，屈指一算大怒曰：懷恩背約，逃回長安，欲擇良緣，楊郎楊郎呵！你從從我親事，萬
事皆休，你冷背約脫逃，負了奴家，想你性命且休矣！隨時傳令小箭，將洞中樂器一箇小
臺，備下香花燈燭菓品，用草裝成楊懷恩形像，年庚八字藏在草人腹中，草人身上懸起三
盞燈火，一日三次在草人面上念咒，作法燒符。弔了懷恩三魂七魄，要至七日完滿，若夜
姑娘手執桃木弓，搭上穿木箭，至草人面言曰：楊懷恩小將軍呵！這是你負了奴家，自取
此禍，休要埋怨奴家無情，念動咒語，先一箭射左目，又一箭射右目，再一箭射了心竅，
將燈火打碎，草人燒化，心中十分不忍，回到帳中悶坐不題，再說四郎懷恩，同負良傷，病
行了十日，來至雲陽驛，是夜在床上安寢，忽然心驚肉跳，頭眩目昏，四肢如火一般，心
神恍惚，言語迷亂。至次日昏昏沉沉，如醉似癡，自言自語曰：吾不從前求教有此命，且

病中一連數日，並不思飲食，鬚倒卧床。至第七日之三更時候，正值娘娘射殺草人之時，懷恩在驛中忽然叫痛，雙目流血，眼睛透出雲時間血溢七竅，疼痛難當，大聲一聲吾命休矣！口吐鮮血而亡，衆人見懷恩這般慘死，無不墜淚。驛官連忙報知雲陽鎮總兵陳錫，陳總兵帶同知府沈梅來驛中觀看，令人備辦棺木收殮，又令兩員偏將其狀押懷恩趕文書，騎千里馬星夜趕回宋營，報知楊元帥。元帥將書開看，放聲大哭，驚動後營木桂英宣娘懷玉俱放聲大哭，衆將無不慘傷。正定六日，小將軍既死，乃是爲國忠心，名標竹帛，今可令人運棺柩進京安葬，楊元帥令偏將百佳馳往雲陽驛，連小將軍棺柩進京安葬，再佳領命，星夜趕去，行了七日來至雲陽驛，百佳趕忙入衙。拜見陳總兵，呈上楊元帥書信，陳總兵看明書信，至次日沈知府吊了工伙人等一百名，運懷恩棺柩回京，行了兩個月來至汴京，百佳入城進無佞報知令婆，令婆眼淚汪汪，隨令值日皂門官奏知聖上，一面令家丁將懷恩安葬南山岡，十二寡婦同令婆前來看葬畢，忽見家丁報到，聖上差禮部王德用前來祭奠，祭畢。令婆同王德用入朝謝恩。十二寡婦回驛無佞府不題。再說文廣在中軍帳中對二偏將說，吾兒在驛中無事，無故昏昏沉沉，至第七日夜間，七竅流血而死，想來甚是可疑，莫非被人暗害而死，心中十分疑惑，隨問軍師張趙胡曰：我四子懷恩得病而死，上說趙胡曰：貧道已算出此事，小將軍不從親事，被妖婦用草人將公子拜射而死，貧道無法可救，亦是天數耳。楊元帥曰：妖婦害死吾兒，吾與他誓不兩立了，連忙提兵出營，到洞山討賊。

飛鷹天邊，山雷驟起，一類元神不覺妖婦封，上生時，出營助陣。且說娘娘在洞內，綉脚，香煙可洞，墮下裏白，私啓娘娘洞外，宋兵馬詩職，十分急迫。娘娘大怒曰：宋將如此無禮，吾寧與他乃是仇敵，不隨金番，果出洞，成陣，宋兵馬，娘娘撥鹿，出陣。宋陣中，陳記光見娘娘出陣，提鎗，娘娘心，急刺來，急，娘娘用劍，開，戰，自，有，餘，合，娘娘在，棧中，取出，月光珠，與陳記光，而，擲下，來，陳記光，見了，月光珠，墮馬而亡，楊元帥大怒，拍馬，衝出陣來，罵道：你欲謀吾兒，爲夫，吾兒不從，你只妖婦，用草，本，將吾兒，拜死，我，今，領兵，爲子報仇，把你這婦，碎尸萬段，古，消吾心中之恨，娘娘曰：以夫休得，出，說，提劍，便砍，文廣提鎗，攔戰，兩下大戰，只見陣雲布密，塵埃沖，一，出，趙元帥有失，金龜一，拍，沖出，向前，提劍，助戰，宋陣上，楊建忠，挺大刀，字，延，顯，楊，延，貴，帶斧，楊，懷，玉，魏化等，各執軍器，出陣，把娘娘圍在，核心，娘娘將劍，祭上，空中，用手，一指，變化，三十六枝神箭，在空中，飛舞，文廣取出，穿雲箭，射上空，中，一聲雷響，劍光，全散，娘娘，用手，收回，神箭，楊元帥，收兵，回營，娘娘亦，卽收回，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自傷殘番兵 誅大將 報怨仇 宋陣出陰兵

詩曰：本精屏盾自傷殘，只爲心迷色慾闖，無計思量來劫寨，陰兵截殺却回還。
加說金精娘娘，回營，晝夜，燃火，難禁，遂，將番將牙里仁，入帳，以成，雲雨，停有一月，亦番兵，知覺，尋事，令，將雅里仁，押出，斬首，以塞，衆番兵之口，又停一月，淫心，頓起，又，帶，番

將高大江入帳中，成其恩愛，高大江乃是少年勇將，十分中娘娘意思，日夜在帳中交歡，實其壯勇，慾情難制，如漆似膠，相愛相親，約有二月之久，是夜乃隆冬天氣，物燥風高，洞後一時起火，燒了糧草車。番兵連夜入中軍帳跪下稟曰：現在洞後糧草失火，請娘娘定奪救火，此時娘娘在帳中，正與高大江行樂，被番兵一破，娘娘一時大驚，連忙穿了道服，出帳點起番兵，到後帳救火，一時火光頓息。明早娘娘身坐中軍，命番將把高大江斬首示衆，番兵一聲答應，將高大江綁了，高大江罵曰：吾未犯罪，何事殺我？娘娘曰：你私通敵人，放火燒我糧草，還說無罪。高大江曰：吾乃盡忠之人，豈似你只淫婦，娘娘大怒，喝令速斬，并將昨夜報火番軍一齊斬首畢，退回中軍帳。番將燧天海對衆將言曰：娘娘此等淫慾妄行，必然被宋兵所敗，我等若不早圖脫身之計，必為刀頭之鬼。番將蕭士簡曰：宋兵四面巡查甚嚴，你我欲逃何處安身？燧天海曰：安南國與我國素通往來，今可逃往安南，暫爲藏身之計，是夜燧天海同蕭士簡領了本部番兵出洞，守洞軍士見自己軍兵，亦不敢阻擋，放他出去了。且說安南國王名叫本奇大王，清早離帳，見司馬空丞出班跪下，三呼千歲畢。奏曰：宋天子差楊文廣爲帥，征伐南國，城池已破，南國王藍鳳高逃走飛鴉洞，今日閩王駕下盛天海蕭士簡二將，前來我國安身，請主公發兵。安南王曰：孤家若奪此二將，恐閩王一絕，宋將必移禍於我國，豈不費出千戈，而不容留，又恐失了前日兩國相和之議，此正是進退兩難之際，司馬空丞孤謀之。司馬空奏曰：臣有一計，主公

可將此驕將安在城外寨中，且勿與他相見，可令人到南園打聽消息，若是閩王得勝，他差人前來我國，我等迎接於他。閩王必然大悅！若宋得勝，可遣酒筵令閩將相見，埋伏斧手殺之，主公可修降書一道。及將首級解到宋營，楊文蔚必然喜悅！此正爲兩全其美之計。宋奇王曰：卿言正合孤意，可爲辦理，司馬空領旨，且說娘娘坐了中軍帳，一時着驚，番兵番將不知去向，忽見番王跪下稟道：昨夜盛天海蕭士簡等帶了本部軍士，望安南園而去。娘娘曰：番兵見我屢敗於宋將，是以逃走。待我等候三更時分，等我單人獨馬劫奪宋營，殺個盡絕，方面法力無窮！是夜娘娘騎梅花鹿沖出洞外，在懷中取出一個葫蘆，念咒咒語，倒出無數黑草拋落地下，一手一指喝聲變，只見黑豆在地下翻上數次，變出數千鬼卒，直撲宋營而去。將進宋營，聽見陣愁鬼哭之聲，一陣陰風吹起空中，走出幾員大將，一個少年執戟，正是懷恩，馬前一位大將，生得面紅，手執金鎗，正馬馬般，又一員大將，手提青龍刀，正是先鋒岳雲，又有高明余德趙寧，各駕起陰風，將宋營前追殺番兵，兩下大戰，只聽見一聲炮響如雷鳴一般，陰兵沖散鬼兵，懷恩提戟望妖婦便刺，娘娘舉頭一看，見懷恩顯聖，即時大驚！回鹿便走，懷恩進入中軍帳來，元帥床前跪下，口稱孩兒懷恩拜見，眼中流淚稟曰：今夜妖婦起鬼兵來劫宋營，孩兒同衆將已經殺退了，但妖婦用草人射死孩兒性命，父親速提大兵爲孩兒報仇！懷恩又曰：今已五更了，鷄聲報曉，父親保重身體，孩兒去了，出營雲霧而去。文蔚在夢中大呼曰：吾兒言尙未畢，爲何出營而去。

，卽時起床欲起開懷恩，一時跌落床下，慌惚驚醒，乃是黃河一夢，時已天明，穿上袍甲，坐中軍帳，衆將參見畢。元帥曰：昨夜夢見吾兒懷恩來帳前言說，妖婦往劫宋營，是他殺退，未知虛實，卽令魏化出營打探，只見營前遍地是黑豆，甚爲奇怪！元帥曰：吾兒今日顯靈，同衆將陰魂殺退鬼兵，我想衆將生死一同忠孝，亦可名垂竹帛，吾兒卽我替他報仇，吾當從其所請，今妖婦淫心已動，番兵離散，明日點齊大兵殺上飛鵝洞，捉了妖婦以報吾兒之仇。且說娘娘回洞，想今夜用法又不能成事，悶坐帳中，時閻王已知此事，忙出洞拜見娘娘，娘娘出洞迎接曰：貧道稽首了，不知大王到此有何見諭！閻王曰：孤聞宋兵勢大，娘娘敗陣，番兵已散，似此孤之性命難保！娘娘曰：主公不必憂慮，我此洞乃飛鵝之形，擂鼓吹角，則吾洞便籠飛騰，宋兵縱有百萬，他亦無奈我何。閻王大喜！相別進後洞而去。娘娘點起番軍，二十名擂鼓，二十名吹角，宋兵若到此，你等可把鼓擂角吹，吾自有法力以退宋兵。再說文廣提了大兵，三聲炮響，殺奔飛鵝洞而來，到了飛鵝洞口聽見鼓角齊鳴，一時間不見飛鵝洞，只見空中一片黑霧罩住，宛然聽見有言語一般，並不知洞府何處去了。等候一月，並無下落，楊元帥鳴金收兵，回至帳中十分納悶，一連十日俱是如此。文廣問軍師張趙曰：我看此洞乃是地龍所結成了一隻飛鵝，故此擂鼓吹角飛上空中，人不能近，此乃地龍氣所結，法術亦難以成之，若得一人暗投入洞，洞中之人無防，將飛鵝洞兩邊二座小山圍搗崩，飛鵝可破矣！但此時無賢士可去。李伯苗曰：此事惟吾可去。

之。張趙胡曰：李先生腹內智謀，非孫吳莫及，此去定然成功。但妖婦淫心已發，可惜先生存了洞壘，倘未如意。李伯苗曰：多蒙元帥知遇之恩，無以爲報，祇使把高麗刺去，所不惜，但願此去成功，有以報效耳！元帥忙起拜謝曰：先生肯如此爲國，誠爲百世奇功也。分付立即備酒送行，伯苗暢飲大醉，用刀刻了詞表，入帳房，打辦行裝，要往飛鵝洞而去。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扮道裝假意成佳偶

識龍脈暗地掘飛鵝

諺曰：潮去高巒扮道裝，先生才貌悅金娘。飛鵝空有奇形勢，龍脈朋來掘掘像。却說楊元帥備酒，在中軍帳與李伯苗餞行，停一時間掛帳，元帥見李伯苗頭戴一字烏道巾，身穿皂道服，腳踏草履，手執魚鼓，宛然有道家之態。元帥曰：先生以樣扮裝，果然有神仙之氣像。伯苗曰：我此去飛鵝洞百日之期，元帥就差精細軍士一百名，遠帶鋤頭利斧，狗血穢物，在飛鵝洞半山谷口埋伏，若有機會，吾當掘壞飛鵝洞崖壘，墜了他的風水，然後同小軍等暗暗回營。楊元帥曰：先生之言甚妙，事不宜遲，就此送別。伯苗登時拜辭元帥，暗從後營而出，轉行小路來至飛鵝洞口。對番兵諺道：請你送張娘娘說，有雲中山隱漢求見，軍士入帳跪下稟曰：啓娘娘，帳外有一位道長求見。娘娘曰：請他進見。李伯苗進入洞中拜見，口稱娘娘在上，貧道稽首。娘娘回頭一看，見是一位俊秀風流其人，心

中十分歡喜！說道：「誰道你是何人？到此有何事故？」李伯苗曰：「吾乃雲山地界雲南省隱道徐仁便是，因雲游海外，到此困憊。聞娘娘與宋兵交戰，故欲投帳下，相助娘娘一臂之力！娘娘一見，春心已動，眼中流情，遂大喜曰：『若得道長相助，吾之幸也；』竟留帳中備齋款待，其夜與娘娘同枕，約有十日之間，即令李伯苗爲軍師，督管糧草。番兵全無疑，原來娘娘能知未來過去之事，因淫心大動，精神恍惚，故此失說，以致李伯苗所騙。伯苗住了兩月之久，不時在洞中洞口觀看地勢，巡察地方，以及出入門戶，番兵報知娘娘說：徐仁十分謹慎，辦事十分詳細，娘娘大喜！以爲心腹之人，因那夜三更時分，明月如晝，李伯苗暗至洞口，番兵喝道：『你是何人，伯苗答道：』吾乃徐仁奉娘娘之命，出洞巡察洞後，你們可速開洞門，軍士無令開放，李伯苗出洞來，走到飛鶴半山谷中，果見有宋兵埋伏，伯苗咳嗽一聲。衆問曰：『何人在此，伯苗應曰：』吾乃李伯苗。衆軍近前道：『我等奉元帥之命，在此等候先生。』李伯苗曰：『你們可隨我來，宋軍應聲得令；』隨伯苗在飛鶴洞而行，經過個月，路徑已熟。則時先行引路，暗從右邊而來，到了一座外山岡，又令軍士將狗血糞物潑下，軍士一齊動手，先將糞物潑下，後掘起一條小水溝，連忙從飛鶴洞後偷過左邊山岡，又令軍士將狗血糞物潑下，再掘了一條水溝畢，分付回營，時已五更了，行近宋營，只聽飛鶴洞一聲響，如雷鳴一般，左右兩座小山俱已崩陷，兩條小水溝流出紅水如血一般。且說金精娘娘在帳中安寢，忽聽見山崩地裂之聲，在夢中驚醒，連忙穿了八卦道袍

，墜坐中軍帳，傳番兵點起燈球火把，四下查看何處響聲。番兵領命，點起火把，出洞外處處巡查，忽然在火光中，見兩邊左右二小山崩陷。連忙入帳稟曰：啓娘娘洞外二小山俱已崩陷，娘娘大驚曰：左右二小山岡乃是我洞中飛鵝二翅，今被崩裂，則我洞不能飛騰，但此二座小山，何以無故崩裂，十分憂疑，連忙在袖中屈指一算，即大怒曰：原來宋兵假扮徐仁，暗入洞中敗我飛鵝穴，安肯與他干休，立刻點起番兵出洞報仇。再說楊元帥是夜在帳中，聽見飛鵝山一聲響，如山崩地裂之狀，十分驚恐，令宋兵出營打聽消息。宋兵入帳稟曰：李先生同軍士回營。元帥大喜！迎接進中軍帳坐下，元帥曰：先生入飛鵝洞事體如何？李伯苗即將夜間掘陷飛鵝洞之事逐一說明，元帥十分喜悅！備酒賀功，酒至半酣，宋兵入營報道：娘娘營外討戰，文廣大怒！領兵出營排開陣勢，娘娘拍鹿冲陣罵道：你宋將假扮作野道，混入洞中，敗我飛鵝穴，我與你誓不兩立，提劍便砍，文廣便欲挺鎗敵住，身邊閃出王文龍大刀擋住，大叫妖婦勿傷吾元帥；我來也！兩下刀劍交加，戰上二十合，娘娘在袋中取出金磚祭空中，一片金光，從王文龍頭上打落馬下，娘娘又舉劍直冲宋陣而來，張趙胡執劍便住，喝道妖婦，你今日計窮力竭，還不知死麼？娘娘亦不回答，執劍便砍，張趙胡接住，戰上十回合，娘娘祭起打神鞭如蛟龍一般，望張趙胡打下來，趙胡看見將金龜一拍，騰起空中逃走，元帥看見舞起金鎗，望娘娘挑來，娘娘舉劍相迎，戰上十合，娘娘在身中抽出打神鞭祭在草中，望文廣頭上打來，文廣着驚，回馬便走。

，走不及，背上受打一鞭，敗走回營，宋兵兼番兵冲殺，死了一半，娘娘用手一招，收回打神鞭，得勝回營。張趙胡亦回營，取出丹藥與文廣食之，一時間藥氣冲入，三十六骨節立刻全癒，元帥令人收拾王文龍尸首，安葬飛鵝山下，妖婦法力多端，寶貝利害，如何抵敵！張趙胡曰：元帥不必憂愁，待我明日到蘆蓬請四位仙姑回陣，共擒妖婦。元帥大喜曰：軍師所言甚妙！俟明日請仙姑出陣，必能擒獲妖婦矣！未知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收法寶攻陷飛鵝山 領殘兵敗走蝴蝶洞

詩曰 仙姑聞請出蘆蓬 圍住飛鵝四面攻 法寶被收山又陷 遠逃蝶洞悄潛踪

却說張趙胡至次早整頓衣冠，來至帳上拜見仙姑。何仙姑曰：亦莫非要請吾姊妹助陣，以擒妖婦麼？張趙胡曰：仙姑果有先見之明，敢煩仙姑相助一臂之力。何仙姑曰：你可先去飛鵝洞誘敵，我們在此處等候，以擒妖婦。張趙胡叩謝，下了蘆蓬，直至飛鵝洞討戰。番兵報知，娘娘大怒！領兵冲出，拍鹿冲陣罵道：張趙胡你乃我手中敗將，又敢來討死麼？張趙胡並不回答，舉劍便砍，娘娘舞劍相迎，戰上十餘合，張趙胡且戰且走，將近蘆蓬，只見四位仙姑騎飛禽出陣，各舉劍便砍，把娘娘困在垓心，娘娘抵敵不住，取出金磚祭上空中，望何仙姑頭上打下，何仙姑看見念動咒語，用手一指，將金磚收入袖中；娘娘看見寶貝被他收去，又取出打神鞭祭空中從祀仙姑頭上落下，紀仙姑一看，取出乾坤圈，並

打神鞭拋上空中，一道光華亂捲，將打神鞭收在圈內。紀仙姑用手一招，收回乾坤圈法寶，娘娘大驚，忙跳出圈外，取出一個如意圈祭起空中，紅光一轉，望了仙姑頭上打下，了仙姑取混元錘望空中拋起，只聽得一聲響亮，將如意圈打成粉碎。娘娘大怒！在懷中取出月光珠，光臨臨的從白仙姑面門打來，白仙姑在腰間取出密袋，把月光珠一轉，只聽得一聲響亮，月光珠已落在袋中，娘娘大驚！將身一閃，只見金光一拂，不知去向，原來娘娘得起遁法，收回飛鵝洞，入洞中見閻王曰：不意宋營中來了四位仙姑，法力無窮，難以抵敵，飛鵝洞已破，大王今可隨吾往蝶子洞安居，方保無事，閻王無奈，同蕭炳梁玉出飛鵝洞，金精娘娘用簾一張，安在地上，令閻王與丞相在任簾上，娘娘念動咒語，用口一吹，只見一陣狂風吹起，縹緲縹緲，把閻王送到蝶子洞而來。蝶子洞王鬼月姑見閻王到來，即迎接閻王及娘娘入洞。行禮坐下，閻王曰：無被宋軍殺得大敗，宮破家亡，無處安身，幸逢金精娘娘相救到此，欲借洞中之兵，以退宋朝人馬，未知如何主見。鬼月姑曰：吾洞亦屬大王所管，但是洞中之兵不成入體，又屬軟弱，不能抵敵宋兵，怨失了不妥之計，愿大王思之。閻王曰：鬼月姑不肯出兵，十分憂慮。娘娘曰：大王且看數日，蝶子洞若是不肯出兵，待我往見吾師挑花聖母，求其下山，擒伏四仙姑，餘者宋兵雖多，亦不足懼，王公且勿憂慮，閻王無奈，只得暫住安身。再說四仙姑見娘娘遁去，遂領蘆篷，張趙四迎接坐下。何仙姑曰：妖婦變化多端，難以收服，待我寫書一封，令宣娘前去雲夢山水簾洞借照妖鏡。

及天羅地網方可收伏此妖。丁仙姑曰：姐姐所誇甚善！何仙姑即時寫書一封交與張穆胡，回到宋營稟知元帥，文廣大喜！將書接了，入後帳見木柱英宣娘稟曰：孩兒奉仙姑之命，有書一封，要托姑娘前去雲夢山水簾洞借天羅地網及照妖鏡，宣娘喜悅！將書接在手中，拜了嫂嫂，出了宋營，借去遁雲夢山而去，不一時至雲夢山收住遁光，舉目一看，山水清秀，鶴鹿成行，松竹青幽，真是仙家之所，至水簾洞立在洞口等候，一時間只聽得洞門開了，走出一位道童，頭纏仙髻，來至洞門外對宣娘曰：你莫非宋營楊宣娘麼？宣娘聽了一驚！向前作揖問曰：仙童你何以知我名。仙童曰：我師父昨日在洞中打坐，說今日中午有宋營宣娘到洞借寶，吾故知之。宣娘曰：煩你通報。仙童曰：隨我進來。宣娘來至蒲團前，王禪老祖出位相迎，分賓主坐下，王禪老祖令仙童烹茶畢，言曰：我寶亦皆過了一劫，分付仙童進丹房取出照妖鏡，及天羅地網交與宣娘，宣娘拜謝老祖，出了水簾洞，起遁光，望宋營而回。未知借此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逃東海水蠍現原形 放金精仙姑饒死罪

詩曰：天羅地網一齊施，正是金精授首時。姑念講情聊免死，仙家原本是慈悲。

却說宣娘不一時來到蘆蓬收住遁光，入蘆蓬拜見四位仙姑，行禮坐下宣娘曰：弟子奉命到雲夢山借寶前來復命。何仙姑曰：妖婦法力多端，變化無窮，甚難擒伏他，今日守在螺子

洞，洞主鬼月姑不肯出兵相助，必不敬禮於他，妖婦必然忿怒！又要逃往別處討救兵，若被他逃脫，則必有一場大戰，今可在蝶子洞口排下天羅地網陣，等他出洞即將天羅網捨他，不至被他逃走。丁仙姑曰：此計甚妙，宜速行之，何仙姑令紀仙姑守南方，自仙姑守東方，丁仙姑守西方，宣娘守北方，自己守中央，令張趙胡騎金龜抱照妖鏡四處照看，分付宋兵一千在陣外圍住，恐蝶子兵出相救，再說金精娘娘在蝶子洞中，見鬼月姑不肯出兵，又不禮敬，他十分大怒！暗對閻王曰：鬼月姑怕宋兵勢大，不肯相容，大王可忍耐幾日，待會道前往桃花洞，拜求師父相救，方可脫此難，閻王曰：孤家在此洞中如坐針氈，娘娘早來相救，免得孤憂悶！娘娘曰：大王放心，貧道此去，只堪三日，就可回來。閻王大喜！娘娘相辭出洞，即時駕起遁光望東而去，不意已入天羅地網，只聽一聲雷響，天羅地網一開，上接三十六天，下接七十二地，四面現出銅牆鐵壁。妖婦誤入此陣，如鳥之入網，魚之上釣。乃大驚曰：吾自恃法力無邊，海不聽師父之言，致有今日之禍，連忙拍鹿望東而逃，只見紀仙姑騎金鶴，向前喝道：妖婦你今日休想活命了，提劍便砍，娘娘舉劍相迎，戰上十合，紀仙姑在八卦袋中取出天罡尺，祭上空中，金光閃閃打下，娘娘大驚！兜轉鹿望南方而走，紀仙姑用手一招，收回天罡尺。丁仙姑看見娘娘已來，即拍起彩鳳近前罵曰：妖婦走那裏去，提劍便砍，娘娘料劍敵住，戰上五合，丁仙姑在腰間取出混元鏡祭上空，紅光一拂打下，娘娘大驚！回鹿望西而走，白仙姑看見，祭起降魔杵打下，娘娘

驚！從空中回鹿望北而走，宣娘提劍敵住，戰上十合，宣娘祭上綉仙索，娘娘大驚！從空中飛起，何仙姑看見，暗出紫金鉢盂祭上壓下，在娘娘頭上罩下，華光萬道，雷聲一響，娘娘頭上被打一下，墜落梅花鹿，死在陣中。何仙姑曰：妖婦已死，衆姊妹可將天羅地網陣收了，即時念動咒語，發起掌心雷，四仙姑將天羅地網陣收了，忽然娘娘頭上九宮出一道白光，起在空中，地上屍首不見，化了一隻水蠍，望東方而走，張趙剛在照鏡中一見大叫曰：妖婦變成一隻水蠍，望東方而走，何仙姑曰：妖婦逃走，禍根尚在，衆姊妹可速追趕前去，免生後悔，四仙姑各騎飛禽趕來，至了一處，只見白水茫茫，乃是東海水蠍從海中而入，四仙姑連忙下了飛鳥，何仙姑念動咒語，把紫金鉢盂拋落海中，變成一隻毛蟹精，騎上毛蟹壳上趕來。紀仙姑將一枝白蛟劍念動咒語，把下海中，一時神劍浪起，化一條獨角蛟龍，即時跳在蛟龍背上趕來。丁仙姑將蒲蘆拋下海中，念動咒語喝聲變，只見葫蘆化一隻大烏龜，即跳上烏龜背上，烏龜展扇四足趕來。白仙姑在斗袖中取出一石子，拋落海邊灘來。四仙姑一齊追趕，忽見海上浮橋一畝困在中央，娘娘變成原形，乃是一條水蠍，藏在水田草中。且說梅花山碧幽洞桃花聖母靜坐蒲團，閉慧眼一看，見何仙姑氣從東而來。歎曰：我非不念師徒之情，致你如此受辱，因你犯吾三戒，致你今日如此衰敗，事已至此，吾當出洞相救，不然必受輪迴之苦，吾心甚是不忍。隨令仙女看守洞門，聖母出洞駕起雲光，來至東海采然見娘娘已現出原形，正在危急之際，聖母連忙取出手袖一條，

放在海面，用手一指，化出一畝水田，以爲娘娘藏身之所，聖母在雲端之內以待四仙姑；再說四仙姑齊趕來，何仙姑舉起雄雞劍，紀仙姑舉起白蛟劍，丁仙姑舉起斬妖劍，白仙姑手執伏妖劍，欲殺娘娘。桃花聖母曰：仙姑且請住手，何仙姑抬頭一看，正是桃花聖母在五彩祥雲之內，四仙姑拱手曰：聖母請了，未知聖母到此何事。桃花聖母曰：此金精娘娘乃是吾之徒弟，因他下山之時，吾有分付，叫他依從吾戒，一戒淫慾，二戒殺戮，三戒酒肉，他今背吾囑付之言，致有今日之敗，發你等殺得如此敗亡，可謂至極之甚也；吾念師徒情分，心中十分不忍，故此化出一畝草田與他藏身，你又十分追趕，欲盡絕其性命，吾心何安仙姑若不相容，貧道情已難捨，就在東海邊上，與仙姑賭過高下，這時休怪貧道無情。四仙姑齊應曰：娘娘不守清規，敗壞紀綱，自恃法術，殺害生靈，逆理亂常，排下惡陣，陷沒天朝福將，我等無奈下山破了殺戒，亦是不得已耳。今聖母欲將他收回本洞，我等安有不從之理，聖母請了，我等各回仙山而去，四仙姑拱手作別。撥回水勢，望東海岸而去，桃花聖母見四位仙姑已去，卽時念動咒語，用手一指，就把手袖與娘娘原形收回洞中，駕起祥光；至碧幽洞口收住遁光，進入帳中，把手袖展開，倒出臥在地上，聖母念動真言，吹一口仙氣，只見水竭地上在連跳數次，依舊化成金精娘娘，桃花聖母責罵一場，就禁入八卦爐中煉丹，不許出洞。再說四仙姑駕走禽，回至東海岸邊，各收法術，駕上飛鳥回轉宋營而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了塵緣衆仙回洞府 帶捷表狹路遇奸臣

詩曰 金精收伏了塵緣 稽首軍門謝衆仙 各回洞府雲歸去 忙問差人報報先

却說楊元帥同張軍師宣娘木桂英等，迎接四仙姑上帳坐下。何仙姑曰：今日妖婦已去，蝶子洞不用費力了，此處非我姊妹久居之地，今闔方已平，就此告辭，各回洞府。文廣木桂英宣娘張趙胡李伯苗等衆將一齊拜謝，四仙姑起身出營，何仙姑騎紅鸞，紀仙姑騎金鷄，送丁仙姑騎彩鳳，白仙姑騎白鶴作別，駕起祥雲，各回洞府。宣娘又將天羅網及照妖鏡，送回雲夢山水簾洞王禪老祖收還，隨同宋常不表。且說楊元帥同衆將回營，入中軍帳議定攻打蝶子洞之計，至次日點起魏化呼延顯楊懷玉焦廷貴，提兵三千，攻打蝶子洞，洞主鬼月姑聞報大驚，即時請出藍鳳高來至帳前曰：吾洞中軟弱之兵不堪交戰，今娘娘已死，宋兵欲來攻打吾洞，我想此舉，乃是大王貪心過度，欲奪宋朝天下，打了戰書，致大宋天子大怒興兵圍罪。此是大王自惹一場是非，以致損兵失將，大王自作自受，不可過累我蝶子洞一洞生靈性命，不由分說，令番將將闔王及丞相一齊驅出洞外。闔王無奈，方出蝶子洞有一帶之地，竟發呼延顯引兵圍住，將闔王藍鳳高，及左相喬炳，右相梁玉掄住綁縛，解押至來營，呼延顯入帳稟知：敗元帥，末將在蝶子洞口已擒闔王，及左右二丞相，前來請功。楊元帥大喜，將藍鳳高押在囚車。解往福梁城，以待回京候聖上發落，即將喬炳梁玉斬

首。元帥曰：蝶子洞畏我兵威，不敢叛逆，將閩王君臣逐出，本帥想來，可寬其罪，未知軍師意下如何？李伯苗曰：元帥所論兵法甚合，正是元帥威德並行，至次日蝶子洞鬼月姑令番將哈里李來索營進貢降表。元帥大喜！收了貢禮降表，令哈里李回蝶子洞報知洞主，隨傳令明日收兵，轉回福梁城，發軍一齊勇躍大喜！至明日張趙曰曰：貧道與元帥知遇之恩，相隨征閩，今閩方已平，元帥大功已成，貧道就此告辭回山。楊元帥曰：本帥自從得了軍師，指教多方，其功非小，今閩方已定，正好同本帥回京受享宮貴，以報相助之恩。張趙胡曰：貧道初遇元帥時，不過只願相隨元帥平閩，以報知遇之恩，高官厚祿非貧道所願也！即時下帳拜謝，元帥眼中流淚，不忍分別，張趙胡曰：元帥不須心煩，來日京中再會，言訖騎了金龜作別，回鳳凰山金剛洞而去。元帥即令大兵起程，押了閩王望福梁而回。兵至福梁城，孟定顯出城迎接，是日在城中大排筵宴，厚賀功勞，此時楊元帥在福梁城駐扎大兵，四方番兵聞知，無不傾心歸附。安南國木奇王聞閩王被擒，十分驚恐！隨召司馬察丞相，殿曰：閩王被擒，宋兵大獲全勝，現文廣頓兵福梁，不肯回兵，必有犯安南之意，卿有何良策！司馬空曰：前者南閩蕭盛二將逃來我國，恐走了消息，發宋將得知，文廣必提兵來犯我國，誠有不便，莫若宣蕭士簡察天海，來朝令刀斧手，將二將斬了首級，令人解往福梁城，又差官一員備降表貢禮，前去元帥處投降，文廣必然喜納。木奇王曰：卿言甚善，依計而行，隨令一百名刀斧手在銀鑾殿下，隨傳旨到城外驛中，宣蕭士簡

慶天海見獨，二人聞宣來至銀鑾殿朝見，願我主千歲千歲！本奇王曰：刀斧手何在！刀斧手忽然突出，將蕭盛二將斬了首級，用木匣藏了。差司馬空爲使，帶降表貢獻，一路上直望至福梁城而來，不一日來至福梁城下，宋軍盤詰畢，報知元帥，楊元帥卽喚入，司馬空丞相進入中軍帳行禮畢。元帥曰：你是何人，到此何事，司馬空曰：我乃安南駕下左丞相司馬空，奉王上之命，進下降表及貢獻，兼南閩逃將蕭士而盛天海二人首級前來投降，望元帥詳納。元帥曰：丞相在館驛中安置，待奏聞聖上請旨定奪，停兩日又見暹羅國哈里國，俱畏大宋兵威，俱來進表納降，元帥卽拜本奏上，遂令楊建忠帶本往京，楊建忠乃楊文廣族姪，卽時奉令帶十名軍士拜辭。元帥曰：現在各邦在此等候聖旨定奪，將軍以速爲妙，楊建忠領分出營，上馬望汴京而來，日夜兼行，行了兩個月已到汴京，進宣化門來至午門，時仁宗剛至退朝，楊建忠求及投遞本章，遂一條大路欲到節驛安息。只見一頂大轎前遮後擁甚齊整，轎內坐着一位官員，生得狼眉大目，見了楊建忠，令軍士前來相請，建忠相隨進府，十分猜疑不定，那官員接楊建忠至書房坐定。言曰：將軍奉旨平閩，可是南閩平復了？楊建忠曰：南閩已經平復了，奉元帥之命，有表進上，不意來遲，聖上業已退朝，未知大人却是何人？那官員曰：吾乃當朝太師張茂是也。原來那張茂就是當年要害楊懷玉，後被潞花王解救，奉了天子，將他革職，後張貴人日夜在天子面前哀求保奏，仁宗料張茂心已改過，又漸漸陞，他今居太師之職，此特對楊建忠說出名字，建忠聞是張茂

十分疑，就裏辭別。張茂曰：將軍差矣！此時朝中之事，即外邦之表章，封爵去夫辦理，今將軍所帶表章，又是緊要之事，莫如就將表章交與老夫，隨即入內廷奏知，聖上便可發付與將軍回轉南閩，豈不爲美！建忠曰：此乃未將本分之事，焉敢有勞太師。張茂曰：爲人臣者，既受爵祿，爲國辦事，將軍之事乃國家之事，豈說有勞之極。建忠聞張茂之言，句句有理，參卑詞語說，認以爲實，竟將身中黃包袱解開，將表章交與張茂，張茂接了回入後堂，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忙令家人備酒在花園望月亭，又點二十名壯勇家人，在花園中伺候，連忙回到書房，請楊建忠入後花園，建忠來至後花園，只見酒筵豐盛，建忠作驚問曰：多蒙太師欲代末將奏聞聖上，爲何欲飲酒。張茂曰：老夫乘早入朝，至此刻方回，尙未早飯，腹中飢餓，令備小酌與將軍共飲一杯無妨，建忠無奈坐下，與張茂共飲。茂曰：老夫隨即入朝奏知聖上，將軍不須疑惑，共飲一時久。建忠見此光景，心中十分展轉，忽然想起昔日欲害楊懷玉之心事，心下一時着急。即起身對張茂曰：老太師位不肯爲末將轉達天聽，可將表章交還末將，明早奏聞可也。張茂曰：我有一計，欲求將軍，將軍若肯依老夫之言，保將軍富貴不少。老夫昔在楊文廣之子懷玉革職爲民，想來無計害他父子，金水橋邊今日再遇將軍，見將軍這樣打扮，定是南閩代表來京，故請將軍到此，欲將本章收贓，假寫書信一封，說文廣自稱南閩王，令你帶書前來，暗暗搬了家眷往南閩，因你盡忠守國，不肯與反叛之人同謀，故在老夫衙門出首，要害文廣一家，保將軍富有千鎰。

，宜居一品，未知將軍意下如何？楊建忠聞言大怒！將桌上酒盞用足踢倒，杯盤落地，打得粉碎，大罵曰：你這老賊敗壞欺君，陷害忠良，明日與你這老賊盪殿辨明曲直，舉步向外便走。張茂喝曰：與我拿下，只見家丁齊出，兩邊長及絆鈎馬索，將建忠絆倒在地，家丁向前拿下，將楊建忠縛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害忠良張太師匿表 搜府第包相國伸冤

詩曰 奸佞施謀起毒心 埋屍匿表把冤伸 楊家非籍包公救 只恐功成禍又臨

却說張茂將楊建忠令家丁縛了，懸梁發落。張茂曰：從善者釋放，不從者立即死，楊建忠歎曰：不意今日墜於老奸賊之手，就是一死也是爲國盡忠，豈肯從奸賊之惡毒，張茂大怒！令家丁用馬鞭拷打，又分付建忠此來必有隨從之人，恐其走漏消息，你們出去假意說。太師賜他們酒食，引他到後花園將他餓灌醉，隨從之人一齊害死，方絕後患，家丁領命出府來尋，且說建忠隨從之人，見建忠入張府許久，並不出來，牽着一隻千里駒，自早至上午未食草料，飢餓亂躍亂跳，一軍士名叫王世交，對牽軍中言曰：此馬飢餓難當待我牽到青草之處，與他食草，你們留幾人在此伺候將軍。內中有四人言曰：五人在此等着，我等同去，立即死回，四人同王世交牽馬到城邊青草地上，將馬放了吃草，觀着景緻，五人觀之良久，想將軍進張府諒亦回轉，王世交對衆人言曰：你等在此看馬，我到張府衙門打聽

即起步望張府而來，誰想此五人牽馬方去，只見張府家人來叫道：楊將軍隨從之人，你將軍現在我大帥府中宴飲，恐你們飢餓，分付我們帶你們一齊到後花園賞賜酒席，五人大喜道：我們好造化，即隨張府家人至後花園，果見酒席豐盛，五人向前快食快飲。不覺大醉，足酸手軟，被家人縛了，將五人拋落古井，以通禍根。且說王世交來至府前不見五人，心中作驚，不知將軍出張府否，姑且在此等候，有人出來問其消息，停了一刻間，只見張府一老家人從內面出手提酒瓶，王世交到了照壁後忙進前一揖曰，敢問老伯，方才有一位楊將軍入府，爲何至今不見他出來，老人家把他一看微笑曰：你問得着人，我生平十分好善從不害人，若聞到別人，性命休矣！我實對你說，此楊將軍與太師有隙，今日自投羅網焉得能生，方才有五個軍漢，太師用酒灌醉驅他入府將五人害了性命，你若是楊將軍跟隨之人可速逃，不然性命亦難保全！王世交聽見一驚，即拜謝老人家，舉步望城而來，對四軍士說：俺楊將軍入張府已經害了，我們是帳下一小卒，焉敢與太師作對，軍士一聽，各人深懼，牽了馬匹望宣化城而出。不查包文正公日落歸鄉勸農，至中午回城，至宣化門將入城門，見有幾個軍士牽一匹良馬，銅鈴安轡俱全，係是軍中之馬，包公在轎中，看見喚隨衆人可將只幾個軍士，並此四千里馬拿下，趙虎應聲領命，向前牽了幾匹軍士並馬，餘者三人混走出城，包爺回府即時點鼓升堂，令將此兩個軍士拿來，軍士至案前跪下，包爺曰：你兩個叫甚麼名字。答曰：我王世交。又一個答曰：我乃陳文豹。包公曰：你二人

出城何事？王世交曰：我乃京中城外七十里住居，身充禁軍，因入城辦公回家，有失迴避，望大人赦罪。包公大怒曰：何在吾案前尚敢如此胡說，此一匹千里馬，鞍轡銅鈴一色俱全，明是遠方來將軍所騎之馬，想來必是東京暗做細作，你尚敢假詞假罪，你將此馬是何人所騎，其人暗藏在何處，好好實說出來，免受重刑；分付取夾棍來，兩邊答應一聲，猶如雷響一般，走出幾個黑漆漆的大漢，將夾棍拋落地下，王世交一見，三魂飄蕩七魄浮浮，叩頭曰：小的情願實招。包公曰：你實招來。王世交曰：小的本是京城軍士，隨楊元帥出征南閩，今南閩已破，閩王被擒，元帥領兵福梁城內，番邦各國畏元帥之兵威，俱各納表投降，進貢獻物，元帥不敢擅專，差楊建忠將軍星夜帶表上京，奏知聖上請旨定奪，來至午門，聖駕退朝，轉身回金水橋邊，遇着張茂假意相敬，賺入府中，竟欲謀害楊將軍，小的探聞張府家人，始知其事，現今楊將軍陷入張府後花園中，此係實情，毫無虛狂，望大人詳察開恩，伸其冤屈！包公曰：此詞是真，令將二、監押在府中。且待明早奏聞天子，又恐楊建忠今夜遇害，隨令龍帶頭二百名民壯，登時上轎來至張茂府前，令將張茂府前圍住，包公直入內堂，張茂迎接堂中坐定。張茂曰：丞相星夜到吾處，有何事故？包公正色曰：聞太師謀害楊建忠，望太師放出。張茂曰：老夫衙中並無楊建忠，丞相休聽外面小人之言，黑夜私搜大臣府宅，明早你與我面呈朝內訴知聖上，你之罪亦不小。包公氣得虎鬚直豎，不由分說喝道：手下衆人與我搜來，民壯點起燈球火把照廳如同白日，將張

府園處搜尋了，惹至後花園有五個屍身，在枯井內。包公搜尋明白，即時上轎回府，那時文武各官員盡知，潞花王府中也知道了。至次早，更潞花王入朝，文彥博、呂子喬、張茂、王文源等出朝迎接，潞花王率朝房坐定，王文源曰：未知千歲今日上朝何事？潞花王曰：吾聞得張太師欲害忠良，今日上朝觀看天子如何處置。張茂在堂低頭不語。少時包公亦來，進了朝房，拜見潞花王，口稱千歲。潞花王曰：卿平身，可聽見景陽鐘鳴，龍鳳鼓響，仁宗天子駕坐早朝，衆公卿跪下山呼萬歲畢。仁宗天子道：賜平身。侍立兩旁，忽見包公出班奏曰：臣啓陛下，臣昨日奉旨出鄉勸農，至日午後回城，將入宣化門，忽見有軍士牽馬一匹，行跡可疑，臣拿府中審問，正是平閩大元帥楊文廣差的楊建忠，到京進表。至了午門，聖駕回宮，楊建忠欲回館驛，路逢張太師假意誘他到府中，將楊建忠縛在花園望月亭，十分拷打，欲絕其命，又將隨從五人盡行拋落枯井中而死。經臣審驗，有潞有報，臣昨夜先搜張太師之府者，恐走漏風聲，張太師聞知，必然將建忠害了，豈不誤了國家大事。仁宗聞奏，龍顏大怒，隨宣張茂，張茂跪下三呼萬歲畢，仁宗開言：朕未嘗虧負於卿，卿何其奸詐至極也。張茂對曰：臣昨早朝回家，至途中遇了楊建忠，臣與他有一面之交，請他到臣家中備酒筵相待，不意楊建忠酒性猖狂，將老臣玉杯金盃，盡行推落在地，臣一時怒氣沖心，未及奏聞，先將楊建忠拷打，臣之罪也，臣該萬死，望陛下詳察，未知仁宗天子如何發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施國法奸佞充軍 詔班師英雄封爵

詩曰：害人終害自家身，國家何曾赦佞臣。此日平南齊洗甲，封功燕翼顯皇仁。

却說仁宗聽了張茂之奏，即宜楊建忠見駕，侍衛將楊建忠扛至金階下。楊建忠曰：臣受拷打重傷，不能俯伏，就此山呼我主萬歲！仁宗曰：卿酒筵中辱罵大臣圍成，醉後將玉液水漿污毀，擅打大臣，何其無狀太甚也。楊建忠奏曰：臣自奉楊元帥之命，日夜兼行，來至京中，焉敢有飲酒之理，臣到京來至午門，聖駕回宮，臣意欲回館驛，路遇張太師問臣情由，請臣到府，他詭代臣入內宮轉達天廷，臣又想此表章乃要緊之事，十分大喜！將表章即交太師，太師將表收藏，假意寫書一封教臣假意出首，楊元帥自稱爲閩王，令臣前來搬取家眷，欲害文廣一家性命，臣想不忠不義之事，雖死亦不從他，太師一時大怒！將臣細在望月亭拷打，欲絕臣之性命，望萬歲詳察。瀟王出班奏曰：臣知張茂昔日自充爲元帥，欲擇兵征閩，有楊文廣之子懷玉，欲充爲先鋒，張茂即欲殺之，幸遇臣打獵回城，方救回懷玉性命後，又聞楊文廣詐死在家，臣保文廣爲帥奪了他兵機，他心中懷恨欲害文廣一家性命，此係實情，倘不思南閩強悍之國，以楊文廣之勇謀，尚且血戰十年，方能平服此國，張茂乃一介書生，誠不自諒，今又胆敢欲報私仇，而害國家大事，論罪應夷三族，以儆不忠誤國之臣。張茂俯伏金階，只求性命，仁宗心裏欲教張茂，不敢啓齒也，仁宗曰：論

張茂諫該萬死，念其奉君有勞，免其死罪，發往領軍充軍，張茂謝恩。仁宗即命禮部主簿用代詔桂圖，令將閩王挈京，及藍鳳高正法，其小部番酋俱推其投降，諭文廣擇吉班師，德用領旨，帶了從人即時起程，望福梁城而來，又降旨令陳百祥管押張茂，詞家眷即時起身，望領南進發。包公跪下奏曰：臣未奉旨，先搜大臣宅府，雖是有功不能無罪，將功抵罪，理當革職。仁宗曰：卿在朝有建大功，爲朕分憂，有罪何來。路花王曰：包拯爲人忠直並無私曲，陛下可革其職，則臣可也。仁宗傳旨：包拯未曾奉旨，先搜大臣宅府，罰俸四月，包公又奏曰：張貴妃屢向陛下求降其父，必欲內外串通，陰害忠良大臣，不能無罪。仁宗天子聞奏：心中着了一驚，即對包拯曰：張茂奸與貴妃何干，卿太爲慮了，路花王曰：昔日張茂已離革職，若非貴妃在陛下面前讀解飾詞，豈惑聖聽，張茂今日，焉有太師之職，張貴妃不能無罪矣。仁宗無奈，傳旨將西宮張貴妃貶爲鳳美人。太監陳琳接旨，進入西宮宣讀，張貴妃謝恩，連忙換了服色，眼中流淚到慶陽宮而去，慶陽宮宮女連忙引張貴妃入宮居住，包公謝恩，仁宗駕回宮，各位官員俱散班回府，包公拜謝路花王，楊建忠在包府養病，包公又出銀五兩，令備棺木收拾五個軍士尸身安葬。再諭楊文廣在福梁城，忽然宋兵來報曰：聖旨到了。楊元帥連忙排香案迎接聖旨，王德用在案前宣讀詔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將軍闖外之寄，軍中殺伐之威，爾楊文廣奉旨征閩旂開得勝，馬到成功，朕十分喜悅，爾閩王藍鳳高叛逆不臣，罪在不赦，着即解京正法，其閩王家眷，

及各臣子家眷，姑且法外施恩，一體釋放，其餘各國小邦，准其傾心歸順，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今南閩已平，卿可班師奏凱，到京之日受封高爵，欽哉。

楊元帥謝恩畢，然後備酒款待王德用，酒筵中楊元帥問及楊建忠代表進京之事，王德用曰：楊將軍幾乎被茂所害，幸公察出情由，奏聞聖上，將張茂充軍，楊將軍在包府調養；元帥曰：若非包公相救，吾家性命休矣！十分感激，包公不題。且說楊元帥收了各國貢禮，打發來使各回本國，即將閩王家眷及各臣子家眷一體釋放，以示恩厚，傳令將南閩王藍鳳高押上囚車，准備明早起程解京。至次早三聲炮響，大軍動身，元帥令尚書王彬鎮守福梁城，催動人馬望汴京進發，所過州郡俱來迎接，不一日軍兵到了汴京，將軍馬扎在城外，楊將軍同眾將進入皇城，至午門，皇門官上金階跪奏曰：臣啓奏我主萬歲！楊元帥奉旨征閩，得勝班師在午門候旨，仁宗大悅！宣進楊文廣至金階跪下，口稱萬歲，臣楊文廣見駕，願我主萬萬歲。仁宗曰：卿平身，賜綉墩坐下，楊文廣謝恩畢。仁宗曰：你平閩十載，功勞浩大，卿可將功勞冊呈上來，朕自當論功升賞，朕今傳旨賜宴在顯慶殿與卿賀功，令文彥博也孫相陪慶賀大功，酒至三杯，楊文廣在殿前跪下謝恩。又奏曰：臣奉旨征閩，損失大將甚多，臣之罪也。仁宗曰：卿忠心爲國平服南閩，何罪之有！至是陣亡衆將，朕當賜廕封襲，令其子孫爵之，以答其報國之忱，楊文廣連忙謝恩。仁宗次早上朝，衆文武山呼萬歲，仁宗宣楊文廣同征閩衆將至金殿聽封，楊文廣領旨率領衆將金殿階跪，山呼萬歲。

仁宗分禮部官開讀聖旨封。

楊文廣為平南王

楊懷玉為威遠侯

王定六為靖南侯

呼延顯為忠勇侯

李伯苗為輔信侯

楊唐為昌寧侯

孟定國為定南侯

魏化為歸順侯

焦廷貴為安南侯

楊建忠為信勇侯

張趙胡為護掌教大神仙

何仙姑 丁仙姑

俱為無量大神仙姑

紀仙姑 白仙姑

木桂英封為郡君一品夫人

楊宣娘封為郡君一品夫人

方飛雲小姐封為二品夫人

金蓮小姐亦封為二品夫人

蕭上容小姐封為二品夫人

追封

番雲封為忠勇侯

余德為輔翼將軍

楊懷恩爲無敵將軍

王文龍爲輔義將軍

馬殷封爲輔勝將軍

高明爲輔順將軍

趙寧封爲輔德將軍

其餘一班偏裨將佐俱受封加職，所有陣亡將士均一律追封，其陣亡軍士之家，俱一體賞恤，令將南閩王藍鳳高押出午門外斬首示衆，又令將福梁城所得銀兩，俱分賞征閩軍士，其餘明珠寶器收入庫中，又令楊文廣到教場祭奠旂纛，及陣亡將士畢，大排筵宴犒賞三軍。其間到無佞府優游飲酒，以樂天年。

攝文廣平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定價每冊四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衛

聚

賢

發行者

說

文

社

重慶陝西路十九號

印刷者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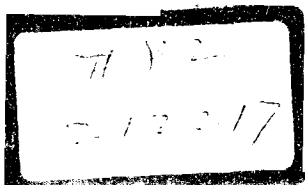
文

社

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

經售者

說文社出版部
中國文化服務社



說文出版社
廣告

銅模——頭號字，貳號字，叁號字，肆號字，老五號字，六號字，老五號正楷字——俱全。

機器——對開機三付，四開機一付，圓盤機五付，切紙刀一付，打紙型機二付，鑄字爐四付，石印機二付。

印書——每月可排三百萬字，可印五百令紙。

雜件——銀行簿記支票各種表冊彩印石印

附設——廠內設有機器修理處，南岸彈子石設有銅模印刷材料製造所。

出品——印刷清楚，交貨迅速。

地址——重慶中一路八十六號。